

二月天，春雨绵绵。

江南，即将春回大地草长莺飞。而山东北部，仍然天寒地冻，罡风刺骨，草木还没有抽芽。

卫河（运河）的水位，正日渐升高，往来两京师船只，也日渐增加。

德州，是运河在山东地境最后一处大埠头，山东西北境最大的一座城。往北流四十里，便流入京师地境，不但是市面最繁荣的一座城；也是两大练兵站之一。

城东的德州卫与德州左卫所居住的卫城，比州城还要大些，因为要容纳在此地集训，以便前往京都接受校阅的军队。

州城本身周约九里，外城则周约二十里。

加上卫城，以及北面的皇帝行宫，总面积之大，可想而知；

如果槽船在此地停泊过夜，城南的安德驿码头，可能有腐有艘大小船只停泊，真够热闹的。

这星、也是济南至京都的陆路中枢，名实相符的水陆交二远大埠、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繁荣城市，流动人口最多的龙蛇混杂鼠食场，社会治安复杂混乱理所当然。

午后不久，天色尚早，码头停泊的船只不多，大部分是时近县市的代步舟。

新丰村霍家的代步 J 咄，静悄悄地停泊在河神庙的南面厂远处。河神庙一带，是商业区的中这种 J、船用桨，通常一个人部可使用，两个人操作更好，“乘坐十个人。中间力催成舱，前后透风，可以蔽雨而已，不住宿。

霍文恭是早晨将舟驶来的，何时回村，得看他的情绪而也很可能在城里住一两天。

新丰村距城不足二十里，位于运河东岸。如果不用船只步，脚程快一个时辰便可到家。

他已经二十岁出头，生活已可自主。在新丰村，霍家不是大户。

他老爹有三百余亩地，只能算是 J、康的农户。但在新丰，至德州，霍家可是有名气的人家，身分地位与众不同。

老爹霍占魁，曾经中了乡试的举人。

他，五年前便在县试中了秀才，另；时他才十六岁。之后，子俩便不再进一步参力烤试，不再求取功名。

父是举人，子是秀才，所以他已经是士人之家，从下再受官府派谣役，打官司上衙不必跪下来磕头听任宰而且有座位。

读书参力烤试中举，只是纯粹为了提高身分地位，不受脏迫的处世手段而已，根本不想进一步求官逐利。

由于不再参力。考试，删霍家的大，没挂有进士第匾额，没竖立旗杆，也避免招摇。

名义上，霍文恭是本城的秀才，而且是不再就学，不再参加乡试的老秀才。其实，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哪能算老？

他更不像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更不像眉清目秀的秀才，人高马大，

手长脚长，猿臂鸢肩；浑身活力充沛蹦蹦跳跳，粗眉大眼鼻直口方，毫无秀才的娘娘腔味道，标准的山东大汉、一餐可吃两斤肉，十个大馒头。

在北门的州学舍就读，他是所谓廪生（公费生），成绩中等，礼乐射御书数都不怎么出色，每次考试都在十名以下（州学舍名额二十）。

但在码头上，与地方的泼棍打架，他却是最出色的一个，一点也没有文味，拳打脚踢黠悍狂野，三五个泼棍，决不敢和他动拳脚舞刀子。

他在州学舍读书的三年中，本城的城狐社鼠，谁也不敢到州学舍，找那七八个学生的麻烦（学舍另有私费附读生六十名）。

他提了一个柳条篮，出了码头区，沿河堤向南走，折入一条小径，百十步有一座土瓦屋。

屋前的小广场，有一位满头白发，身材高瘦，装了一条木腿的老人，坐在门外的棚架下整理钓竿，看到了他，老眼中流露出笑意。

他三步作两步抢入棚下，取下雨笠丢在一旁。

“管伯伯，给你老人家送来十斤肉脯，二十张烙饼，一坛酒。”他笑吟吟地打开篮盖指指点点，“还有一条羊腿呢！准备去钓鱼钾”下雨鲤鱼都出来觅食，天快黑再去。”

白发老人放下钓具往堂屋里走，右脚的木腿似乎没有多夕不便：“听你爹说，你准备往京都去见见世面？”

“没有决定往北还是往南。”

他领先往内间的厨房走：“我到厨下替你老人家沏壶茶，来的茶叶，是从江甫来的货船，七请八求才弄到的西j龙井茶。三包，每包要二两银子，天杀的混蛋！简直就像“劫。”

“哈哈！二两银子买一斤西湖龙井茶，你还嫌贵？开玩笑。

；正的西湖龙井本山茶，二两银子你能买到一两，已经是天助便宜了，只怕你上了当，买的是假龙井，沏出来你就知：是否受骗啦？”

白发老人管伯伯大笑：“二十年前我在杭州，已经买不到仙茶了。

那位杭州知府，每天都派人坐镇茶园，一两也不许外流。

偷摘茶叶，一律五大十板枷铐三天示众。

“总有一天，我会把茶场所制好的茶叶，全部弄出来。”

“蠢才，你做事是这样烂的？”

“我又怎么烂啦？”他在厨房大声问。

“你这一来，岂不坑了茶场那些昔哈哈？……”

白发老人说：“我虽然曾经是一代老邪怪，但自问一生行，不曾坑害过无辜的可怜虫，专与强梁作对。武功不如我人，我都不会做得太绝，”“伯伯的意思……”

“你不会等茶叶进了府衙，且收进知府大人的官舍，再把茶叶弄出来吗”凡是用强梁手段强行霸占那些茶的知府大人十之八九是用来巴结权贵的，你懂吗？”

白发老人的话，不折不扣的邪怪口吻。

其实多少年来，也许几百年都是如此，凡是出任杭州的一郡令尹，谁不把龙井本山茶当作禁膏？即使这位令尹自己不喝茶，他的上司权贵，也会命令他把茶当供品奉献。

龙井本山茶生产的茶园，只有那么十几亩地，一年出产不了三两百斤、其他都是杭州附近几县的产品，冒充龙井本山茶出售而已。

，这并不代表强行霸占龙井本山茶的知府大人，都是巴结争刮嘘的稀少特产，普通平民百姓怎么可能享受得了？

作为奉献给朝廷的贡品也不够呢！

沏来一壶茶，一嗅到茶香，老人大摇其头。

是京都凤阳人喜饮的六安茶。”

专人指指紫砂茶壶：“你看看里面的茶叶，一定是一旗一枪，)与龙井的雨前一样，但要粗大些。

不过，已经是不错的六安茶了，正式的茶名叫贡尖，也叫皇尖。六安茶的第二品，已经接近贡品的品质了。

真正的贡品，产于仙人冲、黄溪涧、乌梅尖、蒙渡湾几处山区，每年四月八日，官府上贡之后，才能开始贩卖。”

~。”作者人家跑到山东来喝茶，已经被人看成怪物了。”他揭开空陷了一眼，然后斟茶，“我也跟着你老人家喝了几年茶，也成了怪物啦。山东人间酒，罕见有人喝茶~在山东，如果想找茶坊，走遍全城，恐怕也不见足迹，酒坊却一家连一家，喝三五碗酒脸不改色平常得很。

“谈喝茶，和你谈有如对牛弹琴，呵呵”老人喝了一口茶，转过话锋，“也许，我比你先离开。”

“管伯伯要走？”他一怔“是的，在这里一躲就是六个年头，得重园江湖了断是非了，我不想把债带入坟墓。你师父要我把太上神壶怜给你，你已经有了七成火候，求精求纯，”得看你日后是否用大恒心大恒力苦练了。”

“也许我该去找我师父。

“你找不到他，恐怕他已经找到三神山，或者上了西昆仑，得到、不死药，修成大罗金仙，像徐肾伴在世河消失啦！这几天你最好不要到城里来。”

“怎么啦？”

“城里来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可能是些羽翻必数的牛鬼蛇神。你年轻气盛，弄不好会生是非气平静，但掩不住脸上的警戒神情，“我居住在城市、用意就是留心江湖动静，那些人是个什么路数，我一眼就可以看穿他们。红尘邪怪管元魁并没脱离红尘，最终必定了断在红尘的人欠下的债务。”

“可不可以让小侄也承担一些责任？

“开玩笑。”老人正色说，“大丈夫恩怨道义一胁扰。而且，你自愿相助承担的心态也错了“这……”他愣住了。

“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债务是何性质，更不了解其中是非黑白。如果我欠的债，是丧尽天良杀人放火所造成的债务，你能昧着良心承担吗？

“你老人家在说笑话。”他展颜笑了，“至少)我知道你老叟家、不是能做出伤无吝理，丧尽天良恶毒坏事的人，所以……”

所以，就认为理，定在我的一方？”

老人红尘邪怪摇头苦笑炉%膊往里弯，感情用事。日后你得农天下各地浴历磨练“态必要的范围内，为苍生做一些有益的事，你这种感情用事的住格相当危位。你今天回去？”

州城新建不足百年、当年规划得颇为完善，城墙都是从老县饮拆。老城在东南数十里的陵县。街道方方正正，区域划分界限分明，但比起老城的气魄，却又差了许多)故城制6于颤鲁公，城门内起真城，前障掩蔽内外，其尾相连，周二十余里，壁堦高深极为雄伟。拆除后迁建今址，缩小了一情，目下的城址，原称长河故城或小胡城。

城外码头区，则显得有点凌乱，河仓排列不一，店铺的门面也参差不齐。清船如果在此停泊，满街都是人，彻夜灯火通明，喧哗嘈杂盛况空前。

本来他该从南门进城，但看到河上有不少船只下航至码头，一时兴起，改道走水西门。

人哪能不好奇？尤其是好动的精力充沛的年轻小伙子。

老人红尘邪怪告诉他。城里来了一些不三不四的牛鬼蛇神，勾起了他的好奇心；逛逛街也许可以碰上这些人呢？看这些人到底有何可疑的征候。

将接近安德驿码头，突然看到河心有 J 傻单桅快船，正将帆降下，一看便知这艘船正准备靠岸。：

“决船，指那种仅载人的单桅单舱小型轻舟。

运河自杭州北抵京师，沿途的河流流向不定，本身并非一条直通南北的河流，而是连贯各地河流的航行水系而已，所以有些河段向北流，有些河段流向南。

北航的船只，如果碰上逆风，或者逆水，大型的船只便动弹不得，必须靠大桨行驶，极为辛苦，碰上大逆风只好停航等候。

而这种轻便快舟，自备有八至十二只长桨；不需张帆也可行驶，所以称快船，也称蜈蚣快艇。

舱顶的桅杆中段，那面小小的七星黑旗，引起他的注意，心中一动十二只长桨急速划动，整齐画一，劲道雄猛，向码头的北端民用泊船处破水飞驰。

“那面黑旗代表什么？”他心中纳闷，喃喃自语，仙上直就生于斯活于斯，足迹不曾超越州城百里以外的地域多上学在城内，放假就回新丰村老家，少与州城以外的人接触，所以有出外游历磨练的打算。读书人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作希望和目标，他也不例外。

他不懂的事多着呢！小黑旗仅引起他的注意而已，并没有进一步了解的打算，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着手了解，不再多想，泰然继续行程，心目中对这艘快船，留下些少印象与疑‘问。

雨已经停了，他将雨笠挂放在提篮上，露出没戴儒中的头部。码头停泊的船只不多”大街上不再拥挤。

后面脚步声一紧，有三个人跟上来了，左右一挟，鼻中嗅入淡淡的幽香。

是三个人，两女一男，肩腋下挂了包裹、手中各持有一把收拢的油纸大伞，一个长布卷。

三人都穿了羔皮短袄，布帕包头。

两位女的脸蛋红润，五官灵秀）年纪轻轻似乎稚容未褪，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具有强烈的吸引异性魅力，那只晶亮的秋水明眸灵活得很。男的是身材壮实雄伟的中年人，虬须泛黄根根翰立，一双怪眼精光四射，有慑人的威力。

“小兄弟，请问贵地有一位姓黄的黄世仲黄大爷，他的家在何处？”中年人宏亮的大嗓门扭头向他询问，“他是德州的粮商。“哦！黄世仲？他不是粮商。”

他对本城的知名人物相当熟悉，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人：

“他们家开当铺与荐头店，兼收印子钱，不是什么大爷。”

“哦！”中年咧嘴一笑，“某些人的眼中，大爷的称呼与世俗不同的。他

家在何处？”

“你们往前走，街中段有一座河神庙，向庙北的店铺一同便知，他们家的店面就在那附近。”他一面走，一面伸手向北面指指点点，热心地解说。

傍在他右首并肩而行的两位少女，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捕捉他脸上的神情变化。

他对黄世仲并无成见，虽则黄家在本城，是人见人厌的问题人物，那与他无关。他是实话实说，黄世仲哪配在本城称大爷？

“你带我们去好不好？”中年人进一步要求协助。

“抱歉，我要从水西门进城，就在前面，不顺路。街只有一条，错不了，往前走便是啦！其实没多远。”

他歉然拒绝，也确实不顺路，水西门就在前面不远，他必须赶着进城。

谈说间，已并走了百十步。

左前方的码头泊了一艘船，船头有几个人向上眺望，早就看到他们四个人，有说有笑并肩向北走。

有两个人沿跳板登上码头，有意无意地走向街心，挡在他们四人必经的进路上。

而且，挡路的意图明显，双手叉腰并肩一站，两双神光似电的大眼，目迎他们接近，脸上也有冷笑的表情。

街上行人往来不绝，谁也懒得留意不相干的人。

远在二十步上，中年人终于发现两个有意挡路的人，脸色突然一变，向两位少女打手式示意，脚下迟疑。

两个少女一怔，也脸色一变。

“嘿嘿嘿……”

那位留了大八字胡的中年人阴笑：“山与山不会碰头，人与人早晚会碰面的。陈老兄，你往北跑得太远了吧！飞象过河捞过界？嗯？”

“嘿嘿嘿……”

虬须中年人也阴笑：“对，人与人总有一天会碰面的。你中州双奇走在一起，所以神气起来了。”

“呵呵呵……你的人比我们多一倍呢！”另一位留了三络须的中年人怪笑，扫了霍文恭与两女一眼。

“陈某忙得很，无暇和阁下计较。”

虫 L 须中年人陈老哥，息事宁人的态度有示弱成分：“在大庭广众问挑衅，你们中州双奇先天上就占了天大便宜，一亮名号，地方上的可敬公的人们，首先就与你们坑洼一气，甚且狼狈为好，陈某哪斗得过你们呀？以后再说，早晚有一天会狭路相逢的，现在该你们神气，嘿嘿嘿……”

侧方不远处，站着一个荆钗布裙，并不出色的少妇型村妇，五官匀称，但脸色腊黄带有病容。

“在大街上拦路挑衅，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少妇笑吟吟他说，“德州的可敬巡捕们，并不知道中州双奇是老几，会按当街行凶现行犯逮捕法办，我就是现场目击的证人。动手啦！可敬的中州双奇。”

“这泼妇厉害。”留八字胡中年人向同伴说。

“你现在才知道呀？毒娘子的绰号岂是白叫的尸留三络须的中年人音笑：“如果你见识过她的花蕊毒针，恐怕连命都要丢呢！”

“你要见识吗？”毒娘子问，笑容依旧。

“你敢当街行凶？”

“谁能指证我行凶呀？”

“他可以。”留三络须的人向南面一指。

往来的人匆匆而过，街道也宽阔，几个人围在一起斗嘴，并没引起行人的注意。

街南十余步外，有一个身材修长，穿了皮袍背着双手的中年人，远远地驻足向这一面注视，脸上有似笑非笑的表情，一双大眼神光湛湛，有一股慑人的气势流露。

皮袍不宽大，但梳了道士舍，如果皮袍换成青道袍，就像一位方外老道了。

“炼魂修士詹清尘。”毒娘子脱口轻呼，惊容可见，“两位居然带了保嫖呢！这算什么呀！”

话未完，人已远避而走。

虬须中年人陈老兄，已先两步偕两女从另一侧绕走了。

霍文恭后一步动身，泰然自若离去，这些人的过节与他无关，所以走得心安理得。

但在中州双奇眼中，却认为他是夷然无惧，昂然阔步示威性地离去的。他总算知道什么叫做牛鬼蛇神了。什么中州双奇、毒娘子、炼魂修士，一听绰号便知不是好路数。

那位钓鱼的老人管伯伯，是他恩师的好友，绰号叫红尘邪怪，听绰号便知道也不是好路数。

一早他就到了泊舟的码头，偶然扭头向半里外的驿站码头瞥了一眼，看到在一排红色的驿舟中，泊了=艘中型怪船。

驿船是红色的，俗称传驿快船。在河上航行，任何船只皆必须回避让出航道。

这艘怪船比驿船大一倍有余，双桅，三舱，装饰华丽，壳上部漆了一条两尺宽的红边线。船两侧建有高舷墙，两边，共开了二十个设桨架的小门，可使用二十支大桨行驶。

前舱插了几面旗帜，最大的一面旗上黑下黄，中有金色的团龙图案。

玄黄天子龙旗，大明皇室人员所使用的旗帜，玄黄代表天，龙表示是天之子。

另一面大的是走蠢三角旗，赤红如血，中间是寅黑丝绣的飞虎图案，是军旗。

当然，这并非是制式的军旗。他对这种怪船不陌生，最近几年，偶或可见这种飞驰而过的船只，权威比驿船更高。

“咦？”决马船怎么在此地停泊？该在行宫码头停泊才对呀！

出了什么事？”他自问。

。“行驶运河的船只，以及沿途各埠的人，都知道这种称为，决马船的皇家快船，专门行走两京，是所有的船只中，速度最快的名符其实快舟，有时必须夜航，任何船只皆需回避。这种船的前身，是锦衣卫的制式军用卫风快船。

沿途的各府州官员，皆奉命全力保护这种快马船。

德州城北的河岸旁，建了一座皇家行宫，是本城最豪华最美仑美矣的建筑，由德州卫派兵警卫，仅供皇帝出京都往南京巡幸时的宿处，警卫森严，

闲人不许接近。

皇帝很少出京，仅有永乐大帝生前曾经在这里驻晔，之后便供应皇子皇孙过往时歇宿。专用的码头，也只有皇家或各地王府的船只可以停泊。

往来两京的快马船，也在行宫码头停泊。

十年前，曾经朱火焚毁了偏殿，德州的知州大人被撤职查办，以下的大小官吏跟着倒楣。

今天快马船停泊在驿站码头，所以他感到诧异。

看船上静悄悄仅有两名警卫的光景，估计这艘快马船可能是昨晚赶到的，而且必定从南面上游下放的，从北面上航的话，一定会在行宫码头停泊。

那面军旗，也是以往没有的。

事不关己不劳心，他不再多想，上了自己的小船，立即解缆架桨驶离码头。

北风劲烈，细雨靠靠，河水奇寒澈骨，一个人架舟相当吃力，好在是顺流而下，他应付裕如。

驶出四五里外，河堤已尽。河堤在这里转向东延伸，直伸至数百里外的大海。

许久许久以前，黄河夺卫河从这里向东入海，堤本来是捍卫古黄河的。后来黄河又改道，河堤便废了。

河面辽阔，两岸不再有堤，全是密密麻麻的调林衰草，干沽的芦苇一片焦黄，偶或可以看到村落的形影，罕见有人在可岸活动。

河上船只往来不绝，他的小船悠然下放，轻灵地滑水逆风疾驶，浪花溅湿了他的蓑衣。

前面有一艘速度时快时慢的八桨快船，后面半里左右，也有一艘破浪急驶。

他哪有闲工夫留意其他的船只？反正谁也不妨碍谁的航行。返家的水程二十里，他也不急于赶路。

后面隐隐传来金锣声，引起他的注意，转首回望，看到了快逾奔马的快马船，正张帆鼓风疾驶。

锣声是警告挡在航道上的船只让出航道，有几艘船只纷向岸边闪避，乖乖让出航道。

“驾舟的舟子高明极了，居然能张帆逆风行驶。”他心中暗暗喝采。

河面宽，船身构造特殊，就可以张帆逆风行驶。利用帆的阻风角度控舵，用之字形航线就可驶八面风。但一般船只，根本不可能像快马船一样张帆逆风航行，风大些就得停航。

海舟可驶八面风，没有风就可能光瞪眼任由船只漂浮，除非有大桨可用，不然就成了死鸭子。

他的小船本来就靠东岸行驶，不在航道上无需回避，重新将注意力放在前面，突然大感惊疑。

这一带前后百里河面，他熟得不能再熟了，两岸的村落和景物，他一清二楚。

东岸有一条大道，贯通山东京师，绕过四十里外的桑园口，便进入京师的沧州南境。

大道在这一段，距河岸约有四“五里，不可能看到，也不可能有人在河岸出现，附近没有傍河的村落。

前面两三里的河岸高坡调林前，隐隐约约可看到有灰黑色的人影走动。

河湾的枯苇丛中) = 连续驶出五艘八桨蜈蚣快船。府上人与舟子，皆穿了附近不可能看到的油绸水靠，省上系有隐约可辨的兵刃。

……”“这是什么玩意？水贼？”他自问台“ ”据他所知，这一带根本不可能有水贼。

德州有官兵巡逻，官道附近有一座十二连城，(距城十里))也派有官兵驻守，十年前山东响马造反，占，据了十二连城)”剿寇总指挥马中锡，在这里招降巨魁刘六。

之后一直由德州左卫派兵驻守。

更远些，卜四十里外的桑园口，是安陵废县的故城，也有官兵驻守。”有大水驿良店官驿，有储粟的河仓。所以这以北四十里河上河下，绝不可能有水贼窝藏。

前面那艘快船，不但不让出航道，反而往外移，有意阻挡航道。

后面那艘大船，也故意阻挡飞驶而来的快马船。

：“怎么一回事广他已看出不寻常的警兆。

金锣声狂鸣，渐来渐近。

“这些人竟然准备下水。”他惊呼。

。三艘蜈蚣快艇上的人)皆爬伏在两舷外准备沿下水)

水冷刺骨，即使穿了水靠，也支持不了片刻，人必定会冻僵下沉)如要支持稍久些，一是喝几口高粱烧”。或者吃少量的砒霜。

发现警兆已嫌晚了些，缺乏经验因此反应也慢了。船轻水急；’所有的船只，除了他这一艘小艇之外，全部卯足了劲飞驶，冲浪回旋。

他陷入船阵中，脱不了身“他们在计算快马船。”他终于明白原因了，奋力操桨向河岸冲。

罡风凛冽，河广云低，激浪如涛，=船跃雨急，这一冲船首疾转，狂风掀走了他的雨笠，露出面孔；他双手操两桨，本能地想放左桨护帽，船猛然转侧、16跃一艘蜈蚣快船从斜刺里冲来，舟上的人看清了他的面孔。

这瞬间，他也看清了舟上的人；

“)是这个人，他认识我们，毙了他！”有人大叫~后面那艘快船，也破浪冲到。

快马船上的人，已发觉有变，纷纷持刀抢出，船速增剧卜已势如奔马接近左后方不远处，与前面斜撞而出的快船即将接触。

他看清的人“，正是在码头、向他询问黄大爷住处的虬须中年人陈老兄，以及两位美丽的少女。尤其是两位少女的身影，留给他的印象颇为深刻，所穿劝柔软贴身水靠，把阑体暴露得凹凸分明，曲线玲珑动人心魄。

。他哪曾见过这种养眼的奇景？一怔之下险象立现，左桨坠水，船首下插。”

”、一、这瞬间，足有五把飞刀)，从四五个穿水靠的人手中发出其中)位少女也掷出一把。

两艘船斜向相错，船跳动激烈。数量多的飞刀、才能有机会将目标击中，所以有五个人不约而同发射，五把飞刀像纲般破空汇聚。

呐喊声与杀声同时传到，快马船已被第一艘蜈蚣快艇撞及，穿水靠的人包括舟子，跃上快马船的右舷，刀斧钩叉纷纷与船上的警卫接触。

他欠缺搏斗的经验，无法应付突然发生的多种危急状况，大事休矣。

笠飞、桨掉、船起即落、侧转斜倾并向下钻，飞刀齐至，身形不稳。

生死关头，激发他的求生本能，丢掉了右桨，双手外张，猛然像抱柱一样一合，身躯像是突然缩小了一倍，沉重厚硬的蓑衣像大而无当的外壳，他缩小了身躯藏在壳内像乌龟遇敌缩头藏脚。

有两把飞刀贯入蓑衣，三把落空。

同一瞬间，小船尾部一升，船头扭转入水。

他没入水中，蓑衣向上漂浮。

蜈蚣快船斜冲而过，冲向杀声震天的快马船。

德州城沸沸扬扬，闹翻了天，官兵、丁勇、捕快……大批出动，人仰马翻。

快马船在西岸的河湾被寻获，东岸就是驻有一些卫军的十二连城。

在兵马云集的德州附近作案，水贼的胆子未免太大了。

这一带的治安，自从山东响马白衣军造反被剿没之后，治安日渐恢复安静，这两三年从没发生过大案，根本不可能有水贼滋生潜伏。

皇家的快马船被劫，那还了得？

快马船半搁在岸上，破坏得不堪使用了。船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留下二十一具护船官兵的尸体。财是什么？没有活口可以调查。

经调查结果，由经过的船只船夫口中，知道当时共有五艘蜈蚣快船，四艘中小型快船，向快马船围攻，水上水下厮杀，无法估计到底有多少人打劫快马船。

被其波及来不及脱出的过往船只，被撞翻的也有七艘之多。

其中包括了新丰村霍家二少爷，被滤为老秀才霍文恭的代步小船，二少爷不曾返家，可能已遭没顶，凶多吉少。

消息瞒不了人的，事后州人知道的是：快马船确是皇家的，没错。

但船上所留下的证物，却是“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的。

那面军旗，是威武副将军朱彬的。

只有官方的高阶层人士，才知道这位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是荒淫无道的当今皇上正德皇帝。

威武副将军朱彬，就是众手所指，人人皆曰可杀的国贼江彬，赐姓朱，是正德皇帝的干儿子。

去年六月，江西宁王举兵造反，天下骚然。

七月二十六，宁王兵败新建，被王阳明先生活捉。

八月二+日，正德皇帝亲征，在出京四天到达琢州时，接到玉垠 BANdi 的捷报，立即下圣旨下许发布，他要下江南自己去捉，捉已经被囚禁了的堂祖叔宁王定壕。

叛乱已经平定了四个月，正德皇帝目下仍在南京“御驾亲征”，征得南京的人怨天恨地，征得江南的漂亮大闺女人人自危。

“整个江南与江西水深火热，迄今忻徐是军管戒严期，没颁布叛乱已经平定的圣良。

这艘快马船到底运送了些什么进京，成了各方瞩目的话题。

打劫的水贼，毫无疑问是外地来的。这批数量庞大，组织周详严密的水贼，也成了众所注目的目标，谣言满天飞。

口回二更天，红尘邪怪的屋中一灯荧燃。老少两人在堂屋品茗，外面漆黑的夜空大雨如注，风雨声震

撼着大地，两三里外的州城在风雨中沉睡。

霍文恭不胜愤怒地，将昨天进城以后所发生的窜，以及今早在河上所经历的凶险，有系统他说出。

河上所发生的一连串急剧变化，像是在同一瞬间发生，处理凶险事故毫无经验的他，手忙脚乱哪应付得了？

= 仅雨笠被突然吹掉的最简单事故，他也慌了手脚，怎么放手丢桨去抢抓吹掉的雨笠？一顶雨笠所值几何？一根桨的价值，足可买二十顶雨笠而有余。可知这完全是反射性的动与饱8的价值无关。

总算他不是笨蛋，飞刀将及体，船即将覆沉的生灭关头，他丢开一切，神功骤发全力自保，救了自己的命，大难不死。

桌上摆着一把单刃八寸飞刀，一个设有油绸衬里的百宝革囊，以及从囊中取出的钢镖《小刀、附有火石火刀纸煤卷。的火诏子、盛药瓶.....

飞刀是他落水之前，透过蓑衣击中他的石肋，被护体神功反震，落在他手中的。

百宝囊是他从二个由水中向快马船接近，恰好刚从他身旁经过的人身上摘取的。

那个身穿水靠，背上有一把分水钩的人，水性超凡，但。并没发现百宝囊被人近身摘走，可知他的水性，比那个水性高明的水贼更高明。

“你所说的人，我没有印象。”

红尘邪怪老眉深锁：“中州双奇，好像听说过这种绰号。

我很少与一些后生晚辈打交道，在这里也一躲就是六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些人凭你的口述，我实在无法揣测他们的底细来历。”

“那个弥陈老哥的人年纪也不小了呀？”

“年纪不小，并不表示他闯道的时日长远呀！”

老人家拨弄着桌上的物品：“这些杂物，都是极为普通平常，随处可以买得到的常用品，飞刀钢镖都没刻有信记，一般的铁器店都可以订制，兵器店也可以买得到。劫船的水贼，不可能使用特殊的，或者能够追查的有信记武器，以免被行家追查。那姓陈的与两个女人，用飞刀杀你，用意就是灭口，因为你认识他们。”

“管伯伯，你是说.....”

“如果让他们知道你没死，这.....”

“日后有麻烦？”

“那是一定的。”

“我不会密告他们呀！”

“他们即使真的知道你不曾告密，也不会相信，只有你死了，他们才能高枕无忧。

你爹办丧事，这件事做对了。”

红尘邪怪摇头苦笑：“至少在一年半载之内，你家附近都会有眼线潜伏伺伺。”

“他们不相信我死了？”

“他们组织庞大，派人伺伺并无困难，一年半载内你家如果没有其他异样活动，他们才能放心。今后，你.....你得到亲友家避风头.....”

“不，我去找那个姓陈的。”他咬牙说：“如果我的太上神罡晚发一刹那，

我的尸体已经沉落江底了。反正我打算外出游历磨练，晚走不如早走。”

“你的姓名面貌……”

“我改用小名。”

“那必定一查便着。”

“那就改名。唔！我觉得霍然这个名字不错！

“连籍贯也得改。我告诉你用何种手段，又从何处获得可乱真的伪路引……”

破晓之前，他乘夜走了。

黄世仲在德州名声很臭，本城的稍有身分人士，对这个恶棍深恶痛绝，把他看成瘟神，把他当成教育子弟的活榜样。

但在河上下游的泼棍痞氓口中，却是不得不敬畏的大爷。

在其他各地的英雄好汉心目中，他五爪蚊黄世仲的名号颇有份量。

河下游十余里，出了惊世的大劫案，皇船被劫，死了许多不幸被波及的无辜。外来的水贼作案，本来与他无关，但他却躲到城里的私宅享福，与外界隔绝。

在行家看来，这是心虚的表现，他应该出面更加活跃，派一群牛鬼蛇神替官府找线索。

内神通外鬼，本地的龙蛇，绝对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

因为劫船水贼人手众多，组织庞大，出动了众多人手和船只，布置周详决非临时起意作案，本地的牛鬼蛇神，事先怎么可能完全蒙在鼓里，得不到任何风声？

他的私宅在城西南的信义坊，是一座三进四院的大宅，但家中人丁少，子女据说都到外地成家置产了，留在家中照料的，只是些奴婢，平时他也很少在家住宿，因为他的一妻一妾。已在三年前先后逝世了。

其实，那些名义上的奴仆，都是他的保嫖打手，而且几乎都是在外地背了案的男女，改名换姓以奴仆的身分，安顿在家中以掩人耳目。

白天，这些外表温驯的奴仆，都在家规规矩矩处理家务，左邻右舍都觉得他们是好人，称职的奴仆，没有任何异处。夜间……左邻右舍哪知道邻居夜间的事？

寒风彻骨，细雨绵绵，天一黑家家闭户，街道上已罕见有人行走。

黑影像无形质的幽灵，飘入似乎空间无人的黄宅。

各处灯火全无，整座宅院黑沉沉内院的大院子门廊上，唯 J 的警卫藏在廊柱后，目光监视着院子、两厢、屋顶檐水滴落的声音，扰乱了听觉。像这种天气，根本不可能有人入侵，鼠窃也偷风不偷雨暂停作案、在寒雨中走动滋味确是不好受。

警卫并不因天气恶劣，而大意疏忽，”显然曾经受到主人警告，这几天可能有事，必须侍盼当心。嘶有的人都必须提高警觉。

“可是，这位警卫不想被雨淋湿，守在门廊上不到院子走动，监视得到远处各角落，却看不到近的处所。廊前有五级石阶，表示房屋的底基，高出地面三尺以上，黑影沿墙根伏地滑行，体积小得与正常的火不成比例，真像一条可以变形的无壳蜗牛，潜抵廊下无声无息。

站在门廊上的警卫，做梦也没料到所站处的壁根下有人，知道也看不见。

黑影暴起，闪电似的抱住了警卫，抱住之前，右掌已先一刹那按上了

警卫的顶门，应手昏厥。

警卫毫无发出警讯的机会，仅感到眼一花便失去知觉，既没看到人影，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昏迷的)。

黑影将人拖下廊；塞在壁根下)推开可供警卫出入的侧、堂门，消失在内院深处。

2

黄大爷绰号称五爪蚊，爪功非常了得。

蚊本来是四爪，五爪便接近变龙的阶段了，表示他是一方的蚊龙，早晚会成为可以飞腾变化的真正强龙，主宰德的大局。

内院本来不许有男、醜出，家中已经没有内眷居住，固此不禁男、隧来伺候，三个名义上的女，不便与他夜间独处。

两个男(鹏他在内堂品茗聊天，两男(戌实是他的”脂得力保漂。

离家至河神庙店堂坐镇，贝蜗有兼打手的店伙保护。那些收印子钱的店伙，如狼似虎人人害怕。

“大爷，你那紧张兮兮的神情，实在令人担心不安，没事也会出事，悍的保漂，口气有，点不满，啡不肯把，蝉告诉我肌我刚；能替你拿主意分劳解啦，到底为了什么尸“别提了，烦人。”

脑乙烦地猛揉他天生的尖脑袋，蚊据说只生一只独角：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码头乱糟糟，我也心中乱糟糟，如此而已“劫快马船的事，公人在码头戒备，与大爷无关呀！让他们乱吧！他们不可能怀疑大爷涉嫌，担心实无必要，张捕头知道是外地来的水贼，不会找大爷要线索的。”

“毕竟影响生意呀！怎能不烦？”

“到底是哪一方的混蛋，跑来咱们的地面，做下这么严重的大案？大爷真该积极些，刨出他们的根底来，他们哪将咱们德州的好汉放在眼下？哼！欺人太甚。”保漂忿然地发牢骚。

“不是强龙不过江，你敢挖他们的根底？哼！”他瞪了保漂一眼，口气有警告味：“凭他们所表现的实力，把德州的鱼暇吃光轻而易举。你少给我出馊主意，这件事不许任何人插手调查打听，知道吗？”

“十答.....

“出了事，你们自行负责。”

蒙面人出现在堂口，虚掩的门开了又掩上。

灯火明亮，蒙面人浑身泥水，包头蒙面，仅露出一只明亮锐利的眼睛，真像个从坟墓里钻出来的行尸或厉鬼。

“对，自行负责，好汉做事好汉当。”蒙面人刺耳的怪嗓门带有鬼气，“所以我来找该担当负责的人，幸好没跑错地方。

喂！你们还没睡？”

三人大吃一惊，两个保漂跳起来，一闪即至，一左一右粒开马步准备扑上。

“咦？你是什么人？”

五爪蚊抢出喝问，从衣下拔出一柄防身尺二小匕首戒备。

“来找你讨消息的人。”

蒙面人瞥了左右两个保镖一眼，挥手示意要他们退。”我希望大家能心平气和善意地沟通，不想动手动脚打得头破血流。

“你打上门来，要讨什么消息？”五爪蚊警觉地问。

蒙面人赤手空拳，紧身衣裤被泥水湿透，身上如有任何兵刃也瞒不了人，所以一看便知是赤手空拳。

、而他不但有两个保镖，手中还有一把匕首，因此 = 一点也不害怕，沉着地套口风。

“河上劫皇船的消息。”

“混蛋！我怎会有消息？”

“全城都有你的蛇鼠活动，城外也是你的势力范围。劫贼来了一大群人，你居然说没有消息）那些人能逃得过你的耳目吗？你要我相信你毫无所知？”

“去你娘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亮名号。”

“我.....你就叫我蒙面人好了。我能找得到你五爪蚊黄大爷，当然是有来头的，神圣，你如果咬定什么都不知道.....”

“那又怎样尸“这.....，我会用手段让你招出来.....”

五爪蚊发出一声暗号，利用他说话的机会，在一声暗号下，三人同时猛扑而上。

= = ，表面上看，是三人齐上，三方聚合，其实是两保镖先半步出手，四条粗胳膊一抄，像是顽童抱柱，更像蜘蛛抱蛋。

五爪蚊落后半步，匕首从中递出。

人如果被保镖抱住，匕首将毫无阻滞扎入胸口。

蒙面人浑身泥水，真不易抱住，滑溜溜不受力，像用筷子夹泥鳅。

四手一合，蒙面人毫不费力地向下滑，像是突然失去踪迹，隐没在地层下了。

“时.....”

两保镖却狂叫一声，分向两侧飞退、抛起，“啪啦哦”摔飞出丈外。

五爪蚊刚发觉人影从匕尖前消失，还来不及有所反应，两保镖已突然分开，扎出的匕首落空，沪失的人影却出斑在右侧，“叭”一声给了他一耳光，打得他眼冒金星，接着脉门一震，匕首脱手。

“砰噗噗”一阵暴响，他在瞬息间，肚腹挨了五六拳，速度骇人听闻，像是五个大拳头，同时重击在肚皮上，身躯却又无法暴退，原来右臂已经被扣牢，扣的劲道极猛烈，几乎肉裂。

“顺.....”

他闷声叫，上体下俯：“救.....我.....”

两个保镖无法救他，已昏倒在壁根下。

又是两记闷响，肚子又挨了两拳。

他的气功火候不差，差的是没有机会行功，自第一拳及肚的瞬间，他便失去行功聚气的机会了，他还没修至神功功发的境界。

“不.....不要打.....了.....”他哀叫讨饶。

“你愿招供吗？”蒙面人把他拖倒，一脚踏住背心沉声问“我.....我发

誓，我……我真的不……不知道，你打死我也……也是枉然。”

“试……”

“饶我，我给你银子……”

“我要你招供。”

“你杀了我吧！我……我真的不……不知道蒙面人傻了眼，显得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想脚下用劲却又不忍心。”

“毒娘子与姓陈的混蛋，你也不知道？”蒙面人稍一迟疑，立即另起话题。

五爪蚊心中一寒，打一冷战。

“你……你是中州双……奇？”五爪蚊惊恐地反问，知道赖不掉了。

虬须中年人与两少女，大概将街上冲突的事说了，如果硬着头皮否认，肯定会大吃苦头。

“你想好了，快回答。”

“他……他们从河对面走了，改走广平府南下，要到何处我不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五爪蚊知道赖不掉，乖乖吐实，“放我一马，我……不关我的事。”

“什么不关你的事？”

“劫皇船的事。”

“他们有多少人？”

“他们人手少，我又无力相助。据我所知，他们参加了，可是人手少近不了快马船，被那些人吓走了，几乎所偷来的船也被撞沉。他来找我，便意在拉我下水帮助他。”

“他不是那些人一伙的？”

“不是。”五爪蚊肯定他说。

“那些人到底是何来路？”

“我如果知道，定遭天打雷劈。”五爪蚊一急，发起誓来了，“我也不敢打听，以免惹火烧身。我所知道的是，抢劫的人不止一批，有好几批人，临时凑合联手出击，利益均分。陈老哥那些人是否也参加了，我的确不知道，他的船落了单却是不假，我有人在东岸目击，所以猜想他是被那些人吓走的，确否我可不敢保证。”

“你这家伙好似鬼，真真假假令人无法判断。”

“是你逼我说的，我也的确一知半解……”

“去你的！”

脑门一震，五爪蚊便失去知觉。

两保镖是摔昏撞昏的，所以醒得也快。

两人七手八脚，救醒被打昏的五爪蚊。

“我要到外地躲一躲避避风头。”五爪蚊惊魂初定，便气急败坏叫嚷：“这个蒙面混蛋，问口供是生手，再来的必定是行家，咱们就没命了。快，马上走。”

“不是中州双奇？”保镖不死心追问。

“如果是那两个嫉恶如仇的侠义道混蛋，咱们哪有命在？”

五爪蚊恨恨他说：“他们一旦认定坏事是你做的，你费尽口舌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武断成见，逼棋的手段会让你做恶梦。”

他们是取口供行家中的行家。少废活了”得尽快离开，迟必遭殃。”

河上往来的船只甚多，找目击者毫无困难。

出事现场的两侧河岸，也可以找得到日击的村民。

船贼得手之后，泊西岸弃舟从陆上撤走已无疑问。

毁坏了的快马船搁浅在西岸，更是有力的线索。

一治安人尺与有心人、，在蠢力便放在贼人起旱的西岸，有志一同向西岸追踪，一窝蜂往西岸赶。

改名为霍然的霍文恭，也走上这条路。

绕往南，是景州的故城县境，属京师而不是山东的地境，德州的治安人员不能、也不想自我麻烦越境办案，勉强进行，后果自负。

他这一辈子除了德州之外，没到过其他城市，人地生疏，真有何去何从的感觉。

他只知道往南追踪，走一步算一步，沿途向村民打听，有些什么人往南走。

这一带是冀鲁大平原，举目四望，天连地地连天，没有任何诗地丘陵作方向指标，他只能见路即走，身在何处他并不计较。

走了一天，似乎亘经迷失在原野里了、傍晚时分，天已放晴，到了一座小村，一问之下，才知道已经到了京师冀州的枣强县南部。

小村叫小屯，北面三十余里是枣强城。

再往南走，百十里便是广平府地境了。

借宿的农宅主人告诉他，昨天曾经看到有不少人南行，大地解冻，春雨提早降临，田地里的麦子即将破土抽芽，日地里经常有人巡视整理，有陌生人经过一看便知，是些什么人就无法知悉了，村民们通常少管闲事。

次日一早，他背了背囊就道。

各村镇间的道路，都可通车马，却不是官道，极易迷途。

他相信劫船贼既然乘船而来）弃船衍走，不可能远离槽河南下，必定沿河各州县南移返到贼巢、所以问清去向，迈开大步奔向南面的清河县。

近午时分，田野渐稀、前面不见村影，树林旷野取代了广袤的麦地，荒野似乎直伸至天尽头，道路也愈来愈窄小，许久许久不见有人走动了。

“该死！我一定走错路了。”

他开始感到焦躁，脚下一紧。

穿越连绵的野林，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声叫喊，声源似乎并不远，但弯曲的小径不能直视，树林挡住了视线，不由自主地脚下加快。

又传来两声金铁交鸣，是兵刃交击声。

他心中一动，止步略为思量，最后往树林一窜，绕往金铁交鸣声传来处。

一他并无应付意外变化的经验，更没有与人用兵刃搏斗的机会，极在州城与一些城市恶少，无聊地动动拳脚，手脚用劲有分寸，而且打了就跑嘻嘻哈哈形同儿戏，哪会真正与人拼命搏斗？

他夜探黄家，可说是第一次用重手揍人，出手神意合一，得心应手深得快狠准秘诀，当然出手也有分寸，不想真的下重手伤人。

有人拼兵刃，他知道必定出了重大事故，他一个外人，公然闯进去可能引起误会。”凭常识他采取了隐身在旁看究竟的行动，借草木掩身窜走如飞。

三个中年人，面对五个彪形大汉，每个人都佩带有刀剑，杀气腾腾，所带的小包裹，各放在路两旁，可知都是外地人，并非附近村落的人在此械斗。

彪形大汉的五个包裹中，有一个有盖的麦箩，一根扁担，大概是由两个人抬着走的，份量不轻。

面面相对刀剑相向的两个人，气喘如牛口中蒸汽形成一阵阵白雾，可知交手搏斗了相当久的时间，正在绕走寻找进手的空门，也乘机调和呼吸储劲待发。

一声沉叱，彪形大汉突然猛扑而上，剑发狠招上下交征，第一剑攻咽喉，第二剑攻小腹，久斗之后，仍然劲道十足，剑光连发气势猛烈。

中年人哼了一声，扭身闪过第一剑，单刀斜沉，“挣”一声格开第二剑，身形借力急旋，刀光一闪，劈风声慑人心魄，人影斜掠出八尺外，刹住马步扬刀转体向敌，再冷哼了一声，随即神情一懈。

右肋衣裂血现，裂了一条尺长的裂缝，鲜血快速地透红了衣衫，从裂缝沁出向外流。

另一名彪形大汉抢出，扶起倒地同伴的上体。

“老七，撑着点，我替你裹伤。”大汉重新将其同伴摆平，急急替同伴解衣，“伤并……不……重……”

最后三个字说得有气无力，像某些地方漏了气。

肋骨断了好几根，内脏冒出创口，刀锋可能深入四寸以上，血如泉涌状极可怕，即使有仙丹也救不了，骨肉内脏一厕糟。

“救……我……”老七的求救声几不可闻。

“咱们并肩上，拼死他们。”为首的彪形大汉怒吼，挥剑凶狠地扑向最近的一名中年人。

有人被杀，唯一可做的事，是挥出致命的刀剑，替死去的同伴报仇，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所有的人，皆以麦箩为中心，在四周全力生死相搏，都没有离开现场的打算。

片刻的雷霆相搏，人体在刀剑下分裂、死亡。

最后，剩下一名中年人与一名彪形大汉，仍在麦箩旁对峙，都频临力尽境界，而且都受了不算严重的伤，挥出的刀剑已经有气无力了。

在几声刀剑交击所发的巨响中，一旁出现神色惶然的霍然。

尸体与血星味令他有作呕的感觉，两个倾余力仍在苦斗者的表现也令他困扰。

“喂！你们在干什么？”他大声呼喝，“住手！你们想死光他对死人并无多少恐惧，不像一般人见了尸体便魂飞天外。这一带的村落，不论男女老少，对死人都怎么介意，人死是极为平常的事。

十年前山东响马造反，白衣军掀起全国杀戮的大风暴，整整杀了三年，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三过南京两薄京师，纵横万里烽火漫天。

德州附近正是山东京师的主战场，兵马数度往来城镇成墟，几乎每户人家，每一座村镇，都有一半人死在这场浩劫中。

所以看见尸体便大惊小怪的人，才是不正常的胆小鬼。

那时，他的新丰村老家，全被夷为平地，全村的人皆避入德州城避难。

德州城坚壕深，兵强马壮，勇猛无敌、三度死守保住了州城，一直不会陷入白衣军手中、他看过的尸体成千上万，对死亡没有多少恐惧。

无缘无故你砍我杀，在旁目击毕竟不是愉快的事，因此他出面喝阻。与本性良善悲天悯人无关。

从小他见过大多的死亡，他甚至怀疑人的本性，并不如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认为荀子的性本恶颇有见地。

“决来助我》脏物咱们均分。”

中年人大叫，“挣、一声崩开彪形大汉砍来的一剑，抢进“一刀猛劈，把大汉逼退八尺，但也无力继续攻击。

如果是普通的乡民，看到有人互相用刀剑砍杀，“地下又摆了许多尸体，早就味得魂飞天外飞奔逃命，哪敢上前喝阻？

所以中年人向他求助。

“脏物他一怔，走近瞥了包裹和麦笋一眼，“什么脏物？”

“皇船上的脏物……呕……”

中年人分心和他说话，没料到彪形大汉，突然用尽剩余的精力，扭身将剑扔出。向侧一仆：拾取同伴遗落的另一把长剑。

剑急剧翻腾两匝，锋尖恰好转向前，贯入中年人的右肋，锋尖贯体五寸以上。

霍然的目光，仍未离开麦笋，听到叫声不对。这才看到中年人肋部中剑。

“岂有此理！”

他怒叫。远在四丈外一闪即至，一脚踏住彪形大汉伸出拾剑的右时，俯身一耳光把大汉打得头向下一仆，起不来了。

扶起中年人，他摇头苦笑，重新将人放下，长叹了一口气，锋尖在腹内造成可怕的伤害，五脏一团糟，大罗天仙也救不了内脏已烂的人。

“命中无……无时莫……莫强……求……唉……”

中年人虚脱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全身开始松弛，双目瞪得大大地、头一歪便停止了呼吸。

“你这句话说得也太晚了，至死方悟。”他黯然地站起，向彪形大汉走去。

宿命论者无力抗拒世俗的不平，万般无奈只好认命，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但有些人顽强地不承认命定，不顾一切与命抗争，确也有效地改变命运。获得辉煌的成就。

本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

凭他一个又穷又苦的农家破败子弟，没饭吃只好做和尚喝粥苟全性命，如果他一直当和尚认了命，会有什么结果？不饿死才怪。

强求失败的人也多，这位中年人就是失败者之一。

彪形大汉并没昏迷，只是晕头转向控制不了自己的活动，挣扎了片刻，总算能撑起上身准备站起。

他大踏步走近，一把揪住大汉的背领，助大汉站起，像拎着一头猫。

这瞬间，他突然放手，星目中神光乍现，随又呼出一口气神色恢复原状。

他这一刹那的神色变化，极像一头猛兽突然发现有威胁性的异物接近。

彪形大汉重新跌倒，挣扎着爬起双手箕张，发出兽性的咆哮，凶猛地扑上了。

双手一分，拨开大汉的双手，掌一合，双风贯耳按住了大汉双耳，下面一膝盖顶在大汉的小腹上，手一松，大汉呻吟着仰面便倒。

“我要知道你们为何在这里你打我杀。”他卸下背箩沉声说：“你最好从实招来。”

“去你娘的！”大汉咒骂着爬了两步，伸手抓拾地上的长剑。

他一脚将大汉踢翻了两匝，劈胸将人抓起，在小腹上捣了两记短冲拳。

“扼……啊……”

大汉狂叫，拼命抓打他的手。

“再给你几下。”

他的拳头重新在大汉的小腹进退。

“呕……呕……”

大汉挨一下叫一声。

身侧人影幻现，是一个佩剑挂囊，肋下有小包裹，像貌凶猛穿青袍，留花白小胡子的中年人。

“不要再打他了，再打他就剩下半条命，派不上用场了。”

中年人冷冷地阻止他再动手。

“那个死了的人说有赃物。”他放了大汉，指指死了的中年人，“所以他们一定不是好东西，死了这许多人，我要明白：

其中缘故，以便报案处理。”哈！你不像是曾经参与的人。”

中年人阴森的目光，凌厉地审视着他。

“参与什么？”他粗眉深锁。

“算了算了，不知道就不要管闲事。”

“可是……”

“老夫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中年人阻止他询问：“老夫已跟踪他们两天，打算让他们顺利地到达地头，没料到离开他们到前面的村落找食物，不到半个时辰就出了意外。

现在，老夫只有靠你了。”

“什么意思？”

你和这个叫出山虎朱雄的贼首，替老夫把他们的包裹与麦箩抬着走。他们的目的地，是走徐州前往泗州，他们是泗州的悍贼。”

“要我替你做脚夫？”他大声抗议。

“只剩下你们两个人，当然你得充任脚夫。”中年人沉声说，“难道要老夫和出山虎抬？~“我拒绝，我……”、……

“你给我闭嘴，以免惹我生气，把你揍得半死，抬不动这些东西。出山虎这群悍贼，抢劫时不幸死了七个人，只剩下五个，在这里由于我的离开，而出了大意外，老夫正在生气，你最好乖乖听话。”

“我……”他向后退。中年人哼了一声，大袖一抖，一股无形的可怕劲道迸发，把远在丈五六的他，震得斜飞而起，“砰”一声摔倒在丈外滚了两滚。

他毫无提防，也没料到对方突然以袖劲袭击，而且可伤及将近两丈外的人，劲道之猛烈，骇人听闻，那根本是令人难以宣信的绝世神功，事先毫无聚气行动的预兆，在瞬间功发如雷霆，内力修为的火候惊世骇俗。

他一蹦而起，野性要发作了。

“哈哈哈哈……”

狂笑声突从侧方传来，入耳令人觉得脑门欲炸，耳膜欲裂，有出现短期间的晕眩现象，音波的猛烈骇人听闻。

他呼出一口长气，野性消失了。

中年人哼了一声，警觉地拨剑戒备，对发出笑声的人、显然怀有强烈的戒心。

“哈哈哈哈……”狂笑声绵绵不绝。

彪形大汉狂叫一声，抱着头倒下，再叫了一声便失去知觉，禁受不起笑声的震撼他略一迟疑，也大叫一声往地下一躺。

一声长啸，中年人也用啸声回敬，用的是啸声九法中的大激，暴发出的音量不逊于笑声。

支撑了片刻，棋逢敌手。

笑声与啸声终于消失，一旁出现一男一女，也是携了兵刃包裹的人，不是本地的乡民。

男的穿一袭灰袍，佩剑似乎相当沉重，年约半百出头，胡子也泛灰色，相貌清瘦，有点仙风道骨豹气势，一双鹰目冷电慑人。

女的穿两截村姑装，黑油油的秀发，编了两很大辫子垂下双肩，灵秀的面庞十分出色，身材高窈呈现健美的线条。

十六七岁的大姑娘，荆钗布裙也掩不住动人的风华，一举一动，皆呈现出青春活泼的气息。

如果不是天气冷身上穿得厚实，定可将玲球透凸的胴体呈现无遗，那一双灵活明亮的大眼，具有吸引异性的无穷魔力。

“他娘的！”

中年人用剑向来人一指；“笑魔君，你也学会用卑鄙的手”段，出其不意用慑魂魔笑偷袭了，真不要脸。”

“哈哈哈哈！这叫做有样学样呀！”

笑魔君的笑声不再具有慑魂威力，嘲弄味十足：“我亲眼看见你，突然用排山袖把那个年轻人。出其不意拍飞出丈外，没错吧？你唯我神君葛杰，也算是魔道中出类拔孳的名宿，威望比我笑魔君傅雷只高不低，你能做我为何不能？何况我的慑魂魔笑，哪撼得了你这功臻化境的神君？”

“毙了你这牙尖嘴利的混蛋。”唯我神君怒叫，猛然身剑合一疾冲而上。

笑魔君哈哈一笑，左闪、右旋，半途长剑出鞘，“挣”一声暴震，封住了跟踪追袭的一剑。

再一声长笑，远出丈外，避过唯我神君左袖的一记急袭，劲烈的袖风激起一阵劲流，掀起袖袂有如作势凌风飞去。

“厉害！”

笑魔君并没反击；一面游走一面嘲弄：“想不到两年不见，你的排山袖威力更惊人了，居然能掀起我的袍袂，有意替我掸掉尘埃，谢啦？你是多此一举，这几天春雨绵绵，哪来的灰尘呀！”

又一声暴震，有火星飞溅，两人又拆了一剑，迸发的剑气像是起了一阵小旋风。

年轻女郎不理睬两个老魔的恶斗，似乎已经知道，两老魔谁也奈何不了谁，懒得理睬，泰然自若走近彪形大汉，注视片刻，踢了抱着头想站起来的大汉一脚，把大汉重新踢倒。

“果然是涇州贼的首领，出山虎朱雄。”

女郎狠盯着大汉，语气语大：“听说你们最先登上快马船，抢得的东西最多。说！

你们抢到什么稀世宝物？”

出山虎一看是一个年轻少女，怒火上冲，猛地双爪一伸，像猛虎扑羊贴身扑上了。

女郎一扭娇躯，右手便扣住了出山虎的右手脉门，一声娇叱，出山虎莉不住脚步，向前凌空飞翻，砰然大震中，摔翻出两丈外，地面似乎也为之震动。

霍然摇摇晃晃地爬起，不住用手揉动着脑门。

“你也要扑上来吗？”

女郎笑吟吟向他招手：“上啦！虎扑羊莽牛头悉从尊便。”

“男不与女斗。”

他拒绝出手：“我不是他的人，与我无关。”

、“我知道，我和我爷爷，是跟踪唯我神君来的，你们打交道的经过，我一清二楚。

你能对付得了出山虎，应该比他高明，我要试试你的斤两，别怕，上啦！”

“你把他摔飞出两丈外，我怕你。”他向后退。

“怕也得上，不然我要把你打得叫皇天。”

女郎笑嘻嘻地一步步逼进：“你生得一表人才，年轻力壮，不要做胆小鬼好不好？我不喜欢懦夫。”

“我不要你喜欢……”他扭头便跑。

女郎一声轻笑，像是用缩地术，脚一动便紧附在他身后，纤手搭上了他的右肩，五指一收。

上当了，纤手没用上内力。

他从小就与玩伴们打架，身怀绝技但不敢使用。

顽童打架通常讲究贴身攻击，他学有专精技巧圆熟，而且经验丰富，打擂台稳赢不输，与德州的地棍打群架，他指东打西摔跤斗牛门门皆精，每次都是胜家。

他不进反退，背部出其不意撞入女郎怀中，身形前俯下挫，右手向后探，一把扣住女郎的右脚，身形后仰挺身扭转而起。

女郎重心立失，惊叫一声仰面便倒。

他身形一扭之下，放掉女郎的脚，乘势扑上，把女郎压在下面人双手扣住了女郎的脖子。

变化太快太突然，女郎已来不及有何反应。

“再撒野就掐死你。”他凶狠他说。

女郎险红耳赤，先是凤目一瞪，接着“扑啼”一笑，似乎觉得被他压住，是糞为新鲜奇怪的事，居然不准备解脱，更不想反击的。其实校斜压极易解脱，不可能被制住，略一翻滚便可脱身。

“你敢掐死我？”

女郎也伸手扣住他的脖子：“试试看？还不拿开你的手他反而脸迂耸旅、放手跳起来，奔向自己的背箩，先脱身再说，这里已用不着他管闲事了。笑声悦耳，如影附形。

他抓住背箩的手，巧妙地一挑=弹，背箩突然贴身侧向后方飞抛，身

形随后疾转。

女郎的快速身法真像个附身的鬼，紧附在他身后，乘他俯身抓背箩的机会，再次施用戏弄性的手法，纤指点向他的右笑腰穴。

又上了亿豹当，背箩贴腰后飞。

女郎唯一的应变方法，是不得不改抓突然撞来的背箩，变生意外，反应出乎本能。

背箩又大又重，要抓住还真需要相当劲道，决非一般女人所能办到的费劲事，被背箩撞伤手或撞倒极有可能，但女郎却。一把扣住了。

他扭转的身躯柔软地仆倒，从背箩下钻出，一手勾住了女郎的左脚，肩顶住膝盖用了一分劲。

一声惊叫，女郎再次失去重心仰面便倒。

两次都用扣脚压迫的技巧，把女郎轻而易举摆平，这是近身搏斗中极为普通的，而且好笑的机灵手法，毫不费劲而功效奇佳的所谓巧打。

第一次扣住脚腔，下裆压迫膝盖；第二次是勾住脚胜，肩压住膝盖。两次速度都快，被制的人非倒不可，除非被制的人，膝部可以反弯。

或者，能先一刹那曲膝沉下马步女郎倒下时，背箩从上空飞越、后扔。

他虎跳而起，也从女郎的上空跳越，一把抓住仍在飞的背箩，撒腿便跑。

人影在侧方乍现，腿突如其来。

他大叫一声，丢掉背箩扑地便倒。

是一脸愤怒，却又脸红耳赤并非真怒的女郎，伸腿将他绊倒的，以牙还牙还以颜色。

“不要伤他！”

高叫声传到：“我们需要脚夫。”

女郎在一旁蹲下，扭住他的右手贴背制住了。

“再撒野就掐死你。”

女郎模仿他的语声，模仿得维妙维肖，忍笑的可爱俏模样，可惜他头被叉住后颈，脸压在地上无法欣赏。

一旁出现剑垂身侧的笑魔君，似乎忍住笑不住摇头。

“你怎么和这个蠢蛋斗牛？”笑魔君可能已经看到他们交手的情形，不以为然，“这蠢蛋有几斤蛮力，把出山虎打得半死，你居然有和他比力的兴趣，丢人现眼。头，你真有出息啊！”

不远处也轻拂着剑的唯我神君，似乎没有扑上来再次狠拼的打算。

“你是一代魔头，所生的女儿哪会是好货？”

唯我神君一脸不屑状，说的话带刺带损：“你这宝贝女儿不小了吧！有女怀春，她在打情骂俏呢！你知不知道？”

女郎愤怒地跳起来，这次是真的发怒了，一把抢过笑魔君的剑，身形动如闪电，一眨眼便到了唯我神君面前，身剑合一来一记飞星逐月攻上盘，剑上风雷骤发，激怒中出手劲道极为猛烈。

唯我神君脸色一变，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仓卒问不敢硬接，闪身走偏锋反击，剑取女郎的左肋，避招回敬快逾电光石火。

女郎的身形疾转，不可思议地摆脱左肋的剑尖，剑光一闪，光临唯我神君的左背琵琶骨。

唯我神君掠出丈外，在千钧一发中脱出圈外。

“笑魔君，你这鬼女儿的剑术向谁学的？”唯我神君脸色不正常，大惊小怪，“她居然比你高明，而且霸道诡异，这怎么可能？”

女郎两剑走空，也大感惊讶不再追击。

于哈哈哈哈哈！算你走了狗运，幸而不会曾堂出彩。

“笑魔君得意地大笑，“她向剑魔许天化学剑六年，已获魔剑神髓，如果不以内力以神御剑，连我也招架不住。不客气他说、你的先天气碱，火候也不见得比她纯，御剑的真力并不比她浑厚多少。”

“噢！许老魔不是遁入黄山韬光养晦了吗？”

“什么韬光养晦？他在下苦功，要把六合神罡修至更上一层楼，发誓要和逍遥修士尚老邪尚自然，找地方真正拼个高下，修炼勤得废餐忘食了，精进不少呢！”

“他最好不要出山兴风作浪，你这个鬼女儿也最好不要用他的魔剑横行霸道。”唯我神君悻悻地收剑入鞘：“天下大乱，你们这些邪魔外道，如果乘机兴风作浪，那些侠义道混蛋，便会大声叫糟，高举侠义之剑，向咱们这些人挥剑大嚷伸张正义了。”

“哈哈！你害怕了？”

“害怕我会来赶热闹吗？”

“说得也是，你不是胆小鬼”“你父女俩……”

“我们跟在惊天一剑张元坤，炼魂修士詹清尘几个人后面来的，人跟丢了，却跟上你们几个别脚货。算了，咱们打不得；别让那些侠义道高手名宿笑掉大牙。咱们一起把出山虎这群强盗，所劫得的财物押往泗州城，保证那些侠义英雄会寻踪跟来，他们有德州的公门人供给消息，一定会从后面跟来撒野。”

“咱们这些邪魔外道，真的不能再互相火并了。”

唯我神君苦笑：“据我所知，那些侠义道高手名宿，名义上是乘船防止歹徒为害行旅，骨子里却是受到袒护国贼江彬的混蛋收买，暗中保护运送搜刮得来的珍宝船上京。

我一听到消息就冒火，所以跟来了，即使强盗与黑道的人不下手，我也会给他们几分颜色涂脸的。”

“哈哈！据我所知，惊天一剑那些人，这次丢人丢到家了，快马船出事，他们的船仍然泊在德州码头，还在调查一批黑道好汉的动静呢！”

“也难怪他们栽得很惨。”

唯我神君一脚踢破一名贼人的包裹，金饰珍宝撒了一地：

“快马船上的人，根本不知道有人暗中护送，五更天到达驿站，把供应的食物补给品搬上船，=吃饱了立即启程，并不在驿站歇息半天。惊天一剑那些人措手不及，被这意外的情势慌了手脚，来不及启航动身，一步错全盘皆输。“很可能是那批黑道好汉，有计划地把他们拖住的。”

笑魔君冷笑：“快马船上，一定有劫船人的内应。不关我们的事，咱们处理这些赃物)只有两个人可充脚夫，你也得帮上一手。”

“该死！你既然也在暗中跟来，为何不出面制止这几个黑道小辈黑吃黑？”

唯我神君不满地埋怨：“让他们火并，结果人都死了，没有人充任脚夫。咱们赶热闹，并非为了财物，岂能沾手携带这些珍宝？”

“我是跟踪你的，你去找食物，我同样要填五脏庙，出事时我和你一样

不在现场，你怎么怪起我来了？可恶。”笑魔君怪叫小一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发生，怪谁也解决不了问题，好在还有两个人；”唯我神君不再埋怨，向出山虎一指，“你，把这个包裹收拾包决，把所有的包裹全放在麦箩上’，和那个体小子抬春走。快”出山虎把他们的对话，听了个字字入耳，所提出的一些、名号，皆是当道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只听得心中生寒，怎敢再逞强？乖乖过来收拾踢散了的包裹。

“你想闲着吗？”

女郎向在一旁竖眉瞪眼的霍然，俏笑着推了他一把：“你的背箩最好丢掉，我相信里面绝不会有值钱物品。到了地头，随你抓一把金饰，就可以补偿你十倍损失而有余。”

“‘傻小子，你最好放乖些。”笑魔君在旁怪腔怪调提警告，“我们都是不讲理的邪魔外道，你碰上了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你只要听话）”就不会受到伤害，不管你是否愿意，反正你必须承认某些强权。我这个小女儿叫傅玉莹，俏皮捣蛋非常难缠，你已经惹火了她的，再不听她的，保证你以后日子难过。”

“罢了！”他叹了一口气：“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认了，你们是强权，真晦气。”

他不愿丢弃背箩，拾起先背上。

“找把刀，砍树枝做肩担。”他向出山虎大叫大嚷，在出山虎面前他也是强权，“你我轮流挑着走，所有的包裹做一头，麦箩做一头，挑着走比抬着走方便得多。你是最弱者，你先挑，每人挑一个时辰。”

“对，肩担做长些”唯我神君把五六个包裹堆放在一起：“你们都年轻力壮，挑三五百斤该无困难，这些包裹体积大，其实并不重。包裹里有三分之一是金饰珍宝，”之外是衣物与旅人的日常用品，重量有限，体积却大，捆在一起看来一大捆，其实并不重。

霍然抓住麦箩的担绳，怔住了。

“糟！很重，不能挑，包裹太轻了。”

他这才明白，出山虎这些悍贼，为何用抬不用挑。挑，必须两头重量平均，一头重一头轻，怎么挑？

“是什么玩意笑魔君走近，开始解捆绳。捆绳与担绳是分开的，各不相关~掀开萝盖，所有的人怔住了。

几个包裹，把中间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姑娘挤住，小姑娘浑身被锦帛裹住，动弹不得，五官特别灵秀，惊恐的神情惹人怜爱。

“出山虎，你给我滚过来。”唯我神君向正在捆包裹的出山虎怒吼：“你们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沿途掳劫女人？

该死！”

出山虎打一冷颤，畏畏缩缩走近。

“这是快马船上几个被囚禁的女人之一。”出山虎惶然说，“我救了一个，顺便带走而已。”

“什么？你……”

“前辈，你们恐怕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傅玉莹冒火地揪住了出山虎的衣领，要攫人了：“你们抢劫皇船，我们高兴，不会为难你，更不会杀你们，但你们……

“傅姑娘，先别生气。”出山虎急叫：“你们一定不知道快马船的内情，

所以大发雷霆。这些女人，正是皇帝在扬州大抢女人的受害者，是国贼江彬所挑选，最美丽的几个少女之一，准备带回京师皇店，训练之后让皇帝享用的。我们如果不带走，她们仍是死路一条。”

傅玉莹一生气，把出山虎摔倒呀着小嘴猛跺脚。

两老魔默然。”同时叹了一口气。

扬州所发生的事，已传遍天下了。

3

正德皇帝在十二月十二日到达扬州。御驾亲征却不急催兵马南下。

其实无需催兵马南下，叛逆宁王早在七月二十六日，被王阳明先生活擒囚在南京，皇帝却仍然宣称正在挥军亲征，叛乱仍未平定。

皇帝在扬州玩了二十四天，大开无遮无耻大会，仿效他在京师所开的皇店百花楼教坊（妓馆）故事，摆肉屏风大跳天魔之舞，在场的有他的心爱太监、武士，番僧（包括少林的高僧）老道、优伶、几个干儿子和佞臣。

由国贼江彬（他的干儿子改名朱彬）出面，揪住扬州知府大人的耳朵，勒令交出户口黄册，按册点名，把扬州的十三四岁美丽的处女，以及有姿色的寡妇，一一锁拿押往皇帝行宫。

这叫做“遍刷”，遍刷阳州的处女与寡妇。

最后挑选出有姿色的好几千女人，昏君奸臣把行宫弄成原始世界，足足躁躏了二十四天，方心满意足发驾南京。

包括国贼江彬在内的）群奸臣，不但挑选美女，也大刮特刮金珠室玩，抄家遍搜见了就拿。

扬州全城在哭泣，皇帝却乐歪了。

天下都是他朱家皇帝的，他爱怎样就怎样。

被劫的这艘快马船，其实就是国贼江彬的。

引起的公愤也是可想而知的，先后有十二艘快马船，在南起淮安府，北迄天津卫的运河各段被劫，死伤惨重，但正德皇帝却无动于衷。

这艘快马船被劫，出乎主事人意料之外。

主事人不按宿站歇宿，用意就是让有意劫船的人，把握不住快马船的行动，没料到反而落在劫贼的暗算中，笑魔君与唯我神君，怎能不知道扬州所发生的那些天怒人怨的悲惨事故？除了叹息之外，他们能说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造孽啊！”笑魔君仰天呼叫，笑不出来了。

“这个皇帝，怎会做出这种天怒人怨的事？绝子绝孙哪！”

唯我神君也黯然叹息。

正德皇帝在众手所指，天下人诅咒中，果然绝子绝孙，回京途中在淮安钓鱼落水暴病，回到紫禁城咯血而死，而他的堂弟嘉靖帝，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正德皇帝一生中，躁躏了成千上万个女人。

这些受害的女人中，有他的臣下的妻女，有大户人家的女人，有乡村

僻地的妇女，有……结果，女人玩多了，三宫六院没有一个女人替他养出一儿半女，他本人也仅活了三十二岁。

“你把她怎么办？”笑魔君盯着出山虎厉声问“老前辈，她是你们的了。”出山虎吓了一跳，打一冷颤惶然说。

“把她放了。”

“遵命。”

“噢！你们在此地放Tta，她能不死？”霍然在一旁冷笑：

“她有多大？十三或十四？她恬得了？”这鬼地方似乎人烟绝迹，一定有狼。冰冻狐狸解冻狼，她一定成为狼的美味食物。

至少，她必定会饿死。”

“哦！把她送交刚才觅食的村庄。”

“老前辈，你又来了。”

“你这蠢蛋什么意思？”笑魔君大为光火。

“把她交给村民，村民铁定会报官，官府得到她，怎敢不将她送回扬付的官府，敢不将她送到南京献回给皇帝？”

“这……”笑魔君傻了眼。

“你笑魔君笑不出了吧？”霍然居然调侃笑魔君，自己却忍不住笑了。

“你这蠢蛋并不蠢呢！”笑魔君盯着他怪笑，义你说该怎办？”

“那是你们的难题，不关我的事。”他双手一摊：“我落在你们手中，自身难保。”

“混蛋！你是第一个出面、干预出山虎与那三个小辈黑吃黑的人。、我们如果不出面”。这些金珠与美女，=都应该由你打己是吗？”

“你一个成名前辈，怎么说这种赖皮话？”他大声理直气壮抗议：“我孤家寡人，活得逍遥自在，金银珠宝在我眼中没有多少价值，对美女我认为是累赘。我出面干预，并不表示我要负责处理。老天爷要你们及时出面，你想赖也赖不掉，除非你能使时光倒流，不然改变不了命定的事实。你在这里神气地喳喳呼呼，这可是错不了的事实，认了吧！前辈。”

“我揍死你这蠢蛋。”

“揍死我你仍然得解决问题。”霍然一跳近丈，避免挨揍：

“你不是魔道名宿吗？宰了她岂不省事？听说所谓魔道……”

“莹丫头，打烂这蠢蛋的嘴。”笑魔君火爆地大叫。

傅姑娘躲在一旁掩口窃笑，懒得理会。

“确是难题，傅老哥。”唯我神君苦笑：“如果我知道有女人，我更不会提早出面。

本来就打算跟这些强盗到泗州才出面干预，怎料到会出意外？这可好，麻烦大了，这么一个柔弱的小女孩，怎么带呀？”

“叫他的女儿把人背走呀！”霍然又出主意：“带回家做丫头使女，岂不比重新把羊送人虎口，多一分阴德？你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要我背？你要死了。”傅姑娘大发娇填狠盯着他，“我的弟妹我也不会背过呢！

哼！要背的话，背的人一定是你，对，你背。”

“背死了反正有你们负责，我不在乎。”霍然满不在乎卸下背箩，“经过乡村城镇，我大叫大嚷你们是贼～背着人往小巷子一钻溜之大吉，背回家做……做烧锅暖脚的还真不错。”

烧锅暖脚，意指做妻子老婆。

“你敢？”

“出山虎，你背。”傅姑娘找上了出山虎。

“你不怕我也背着人溜之大吉？”出山虎愤然问。

“你不敢。”姑娘得意他说，“你是强盗，膨时可以宰了你，不至于心中有愧，你更不敢在城镇求救。所以，你必须为自己的生死打算。”、“不能用背的，那会引人注意。”出山虎哭丧着脸，“一旦引起民壮丁勇的疑心加以盘查，我这个强盗受不了，你们也不会好过，你们如何向官府解释？如果能背，我们还用得着把人藏起来，费手脚派两个人抬？”

“别说了，出山虎，咱们认了，还是抬着赤几较稳当些。

霍然不想再横生枝节，“弄根长树枝。”把包裹也放上一一起抬。

等到了城镇，雇小轿就省事啦！”

不久，一行众人急急就道。

、至于如何安置小姑娘，大家心中无数，谈来谈去不会有结果，以后再说。

回人暮时分，在一座小村借宿。

农舍主人相当好客，把整座西厢让他们安歇。西厢有三间房，足以安顿他们四男两女。

晚膳毕，小姑娘精神转佳，肚饱身暖而且不再受惊吓，不再像受惊的可怜虫）但仍然心有余悸）倦缩在房中不言不语像哑巴，任凭傅姑娘多方劝慰，也不想口答任何问题。

傅姑娘缺乏耐心，京许放弃询问家世根底的念头。

一早就道，准备当天赶到清河县。

天色暗沉沉，没放晴也没下雨，满天阴霍，好在没刮风，也不怎么冷，正是赶路的好天气。

这一带的小径，由于平时乏人行走，极少看到足迹车辙，田野也罕见，全是旷野调林，似乎愈走愈荒僻。

十年前的兵灾，把这一带小村落夷为平地，逃散了的人，不再返回重建村落，田地都成了杂树野草丛生的旷野，连废弃的村落也无迹可寻了。

近午时分，仍然未发现村落打尖。

穿越 = 处旷野，前面是一处调林地带，好像是五六年生长的榆树林，没有人照料的野林，“后面有人跟来，在赶路。”

走在最后的霍然，偶然回顾发现有人跟来……

出山虎抬前面，闻声扭头回顾。

旷野中蔓生着野草、荆棘、小树丛，视界仍可及两三里外，透过草梢枝头，隐约可以看到快速走动的人影，而且数量不少。

“是江北水上的朋友，闹江龙一群人。”出山虎不安他说：

“他们晚到德州一天，没赶上十二连城河面的劫船行动，来意不善。那杂种把大江以北的河上买卖，当成他江北好汉的禁宵，不许他人插手牵羊，谁染指他都会大动干戈。

他一定循线索追来了，大事不妙。”

“怕什么？一切有我们担当。”笑魔君傲然他说一群乌合之众，何足道哉？他最好识相绑另（惹我生气）哼“生气你就会把人笑死，很厉害。”

唯我神君说的是反话：“老哥，你如果把江北实力最强大，人才最盛的黑道第一大组合，看成乌合之众，会吃大亏的。闹江龙以重金聘来的一些保镖，都是武功超绝的了不起牛鬼蛇神，如果是倾巢而至，咱们凶多吉少。即使来的保镖不多，蚁多咬死象，你的笑声能支持多久？算了吧！咱们快走，找岔道暂且回避。”

笑魔君笑不出来了、不等催促脚下已自动加快。

见路即走，不久便折入向西的一条岔道。

出山虎与霍然抬着人和包裹，健步如飞拼命赶。

唯我神君为人狂做自负，绰号称唯我。

但绰号夸大是一回事，现实情势又是另一回事，碰上真正的恶劣情势，就不敢吹牛唯我独尊了。

蚁多咬死象，也许形容得过火，不可能有真正咬死象的情形发生，但确有好汉也怕人多的事实存在。

笑魔君的慑魂魔笑，威力确也令人胆寒，但威力不能及远，百步外伤不了人。

最木的缺点是所耗内力过巨，支持不了片刻。唯我神君就不怎么害怕、禁受得起度笑的短期间震撼。

敌众我寡，他们只好改变成回避，但并不真正恐惧，情势危急，他们仍可脱身远走。

一口气远出二十里外，不知身在何处了。

后面没有人追来，可能已经将追踪的人摆脱了。

霍然是唯一不相信，追兵已被摆脱的人。

“他们走在前面，无意中发现追赶的江北群雄，对方在后面循踪追赶，怎么可能不早一步发现他何 19 即使追错了方向，不久便会发现错误，重新回头找踪迹，紧楔不舍继续追踪的。

但他也不介意，他有情势危急，便见机脱身的把握，有信心肯定没有人能拦得住他。

他的思路，突然转落在小姑娘身上。

麦箩内的可怜小姑娘惊吓过度，几乎要变成白痴了，如果被江北黑道群雄追及，他能丢下这个小姑娘不管吗？

再就是他希望追来的人中，有他的目标叫陈百川的人，或者那个什么毒娘子。早找到这些人，就可以了结一场恩怨，便可放心地邀游天下，自由自在任意所为啦！

他一点也不担心笑魔君这三个人，有信心随时皆可摆脱他们的控制。

两个老魔虽说是魔道中人，其实并不是坏人恶魔，从言行中便可了解他们的性格，连傅姑娘也不是心狠手辣的魔女，留给他的印象不算恶劣，但也没留有多少好感。

总算找到一处小田庄，午餐有着落了。

急如星火，必须尽快远走高飞~，摆脱后面的人追踪，走得愈快愈远愈安全。

金珠与美女，都是黑道群雄必欲得之而甘心的召标。其他参与的人，也有志一同全力以赴。

他们携有五包裹的金珠珍宝，麦箩内也数量不少，箩内还有一个小美女。

据出山虎说，快马船上有许多盛珍宝的木箱。他你] + 个人杀上船，只打破一只木箱，各用布中包了一些带走。

另十有几位小美女，咱们顺手牵羊背走了一个，之后便上岸远走高飞。有七名同伴死在船上或荷岸，没有机会把尸体带走。

登船抢劫的人甚多，各有统属互不相让，见人就挥刀攻击，到底有多少人参与，谁也不知道。

如果被人追及，对方实力强大，那么，珍宝和美女决难保全了。

两老魔一点也不重视金珠美女，只想借劫皇船事故出口不平怨气。

皇船既然有人捷足先登，事实上他们心中大快。所以如果要他们杀出山虎这些强盗，他们毫无兴趣，也下不了手。

珍室与美女既然无意地落入他们手中，他们当然不甘心再拱手让给其他人。

保全金珠美女的念头，促使他们采取了走避的行动，本来心中没有愤懑，没有不安，但被迫久了，心中逐渐感到不耐啦！

“我留在后面，看看到底是些什么杂碎。”唯我神君终字忍耐不住了，自告奋勇闺衣后面了解情势，) 咱们像漏网之鱼，像活吗？”……“：

“犯不着，葛老哥。”笑魔君反倒还沉得住气，“等他们来了再说，咱们三把剑再和他们讲理。”“喂！如果大批歹徒们杀来了，我和出山虎，可不可以丢掉金珠美女各自逃命？”走在后面的霍然大声问，“出山虎是强盗，他杀人如屠狗。我害怕，我……”

、“好吧！情势不利，如果我们挡不住，我允许你们各自逃命。”唯我神君慨然他说：“出山虎只能算是三流人物，你或掷勉强可名列二流，要求你们与超绝的高手拼博，未免不近人情。你没杀过人？”

“见鬼啦！我这一辈子，从来就没用过真刀真枪与人交手。

杀鸡杀鱼，我会。

“难怪你身上没带刀剑。”

一我真该捡一把刀剑带上防身的。”他悻悻他说)

“武功太差，带刀剑反而会早些送命的。”

“至少可以唬比我差的人呀！”

“狗屁！”出山虎在前面粗野他说，“唬错了人 1 便会自寻死路，你如果不想杀人，就不要拔剑拔刀，唬人反而会招致对方的反感，死得更快，你唬得了谁？”

“他娘的！我一定唬得了你。”他也粗野地回敬，“我一看你运剑的手眼心法，便知道你是一个大草包。”

“算了，我怕你。”出山虎忍气吞声：“事实上你的确比我高明，抢近身的速度，快得像鬼，而且力大如牛。如果你想做强盗，我愿意让贤，把当家首领的位置让给你，你做老大我老二。”“狗屁！你居然想诱惑我做强盗？岂有此理。”霍然大声叱喝。

天终于黑了，所有的人皆大冷天汗流浹背，拼命侠赶，天知道到底走了多远的路？

一猪宿的小村有七八十户人家，所有的材舍皆破破烂烂，连年烽火，民穷财尽。

村正拨出一栋空屋给他们安顿，送来了膳食热水，派了两位大嫂替他们张罗，一切弄妥才告辞走了。

内堂点起菜油灯，分住两厢四间房。出山虎和霍然，分配在近厨下的耳房安顿，一睡床一睡麦杆铺设的地铺，马马虎虎将就些。

天色尚早，众人在堂中聊天，用意是想逗小姑娘宽心说话，以便了解小姑娘的身世，才能决定如何安置小姑娘的办法，当然以送小姑娘与亲人团聚，是第一优先，小姑娘是扬州人已无问题。傅姑娘与小姑娘排排坐，无限怜惜地挽住了小姑娘的肩背半拥在怀。

小姑娘的精神，比昨天稍好些，灵秀的面庞减少了些愁容哀伤神色，发育还没停匀的娇躯逗人怜爱，如果脸上愁容尽消，还真称得上有十分姿色的可爱小美人。

刘、妹妹，你如果不说出你的身世，我们实在无法安置你，怎能送你回家与亲人团聚？”傅姑娘柔声诱使小姑娘说话，予你已经脱离险境，不要再害怕。我们都不是坏人，我们会保护你平安回家。哦：你姓什么？”

小姑娘畏缩的目光。总算投落在傅姑娘的脸上了。

“我……我姓……姓李，叫。……叫李秋燕、小姑娘声如蚊鸣，令人难以听得真切。

“你是扬州人吗？”

一是的，我……我家在牧爱坊6”小姑娘终于不再畏缩害怕了，“街西不远就是府学舍。我爹是府学的教授，有……有翰林庶吉士身分。”

“什么？你爹是有身分的教授，怎么可能被挑选迫害？”傅姑娘大惊小怪。

“大姐姐……”

小姑娘悲从中来，泪下如雨，偎入傅姑娘怀中，语声悲切：“不论是官宦人家，或者升斗市民，没有人例外，官兵如狼似虎，按户籍黄册挨家点名捉人。藏匿闺女与寡妇的家属，一律当街吊起来毒打，限期交人）交不出二律打得半死枷铸示众。大姐姐，我……”

“不要哭，不要哭。”傅姑娘轻拍小姑娘的肩背抚慰：“你放心，事情已经过去，皇帝已经不在扬州，我们送你回扬州与家人团聚。”

“我爹娘恐……恐怕生死难卜……”

“回去就知道了。”

“天啊！官府是……是否会追究呢？大姐姐。”

所有的人傻了眼，你看我我看你作声不得。

大明皇朝户籍管制之严酷，空前绝后，迁徙侨居另加管制，没有充分的理由，决不允许迁徙移居。

每十家联保，任何一个人犯法；十家连坐。离本城本府百里以外，必须有充分的理住申请路引证明。

“姑娘已被皇家轨选，”必定台玖黄栅中注记除名，把她送回家，天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结果！

天地间亡命多的是，官府只管制得了良善的子民。

亡命必须有生存生活的条件和环境，这种条件和环境，决不适合一个弱不禁风的十三四岁小女孩存活，必须有强力的手包庇与保护。

在座的人，除了霍然和小姑娘之外，都是亡命，不理睬王法的不法之徒。

他们的生存环境特殊，有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身分掩护，活得比良善的人安逸，但也非常凶险，随时都有丢命的可能，所以称为亡命。

如果小姑娘被送回家，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敢匿报。扬州知府不敢，街坊里正更不敢。

皇船被劫，小姑娘是如何安全返家的？谁该负责？

“让我带她去泅州泽国吧！那一带躲一百年也无人过问。”

出山虎突然冒失他说。

“该死的！你要她做压寨夫人？”傅站娘柳眉一挑，凤目睁圆，“你们带走她，本来就存心不良。再胡说八道，我砍掉你的虎头。”

“要安顿一个人，小事一件，问题是……”唯我神君欲言又止，“是有点烦人。”

“问题到底是什么？”笑魔君追问。

“小’厂头不大不小、孤苦伶仃，与咱们有交情的人，都是不干好事的亡命，弄假身分证件毫无困难，难在她不适宜生活在亡命之家。”唯我神君说出困难所在，“我们不是伸援手救她、而是害了她。一只要有门路，什么合法的证件都可以弄到手，伪造的也可以派上用场，使之变成合法的真品。

当然，正正当当的良民，是不敢涉入这种犯罪事件里，各地的特权人物与豪霸，都有化非法为合法的能耐，所以唯我神君说是小事一件，弄假身分毫无困难。

霍然并非是毫无见识，但插不上嘴。据他所知，他老爹的好友红尘邪怪管元魁，就是以伪造的非法证件，在德州侨籍了六年，一直平安无事。

也许，是官府不屑理会，一个只有一条腿的老废物吧！治安人员也懒得去查根底。

但他作不了主，心中暗自思量对策。

他家里的几个长工，就是在响马贼过境时，家破人亡成了流民的人，以后才重新办理人籍的，是不是真是老黄册中的本人，官府从不追究。

从离乱地区取得散户证明，以便至某一地方落籍或侨籍并不难。

一阵急剧的犬吠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似乎全村的狗，都群犬吠声骚动起来。

有狼或狐狸人村被犬发现，就会出现这种骚乱。

笑魔君倏然变色而起，立即解剑改系在背上。

“那话儿来了。”唯我神君向外抢。

玉莹，守在这里。”笑魔君也向外走，“不，爹，女儿出去。”

傅姑娘不管她老爹是否答应，闪电似的冲出门外去了。

“熄灯，注意小丫头。”笑魔君向霍然下令，“躲好，先不必惊慌，我在屋顶，有警招呼一声。”

“笑魔君一走，霍然不熄灯，到了吓得缩成J团的小姑娘身旁。

“我带你进房躲起来，不要怕。”他伸手去挽小姑娘的手臂。

小姑娘浑身发抖，惊恐地投入他怀中。

“天啊！他……他们为……为何如……”

如此迫……迫害我？”小姑娘哭泣着哀叫。

“老天爷是帮助恶人的，小妹妹，不要向天哀求。”他紧抱着小姑娘，感到眼前膝脆，一阵心酸，“不要怕，我一定保护你，安静，安静……”出山虎有剑=到门外伸头囚望，看到笑魔君屹立在对面刀屋顶上，黑暗中看不真

切，掩上堂、卞了桌边，欲言又止，一脸尴尬相。

“你想说什么？”霍然讶然问。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划空长啸，显然双方已有所行动了。

“咱俩溜走吧！”串山虎壮着胆说：“我去他们的房里，偷叮包珍宝均分。来的人一定很多，两个老魔双拳难敌四手，挡下住的，咱们何苦跟着遭殃？”住宿时，盛金珠的包裹，全放在两老魔的房内。防范出虎和霍然弄鬼，两老魔显然并不信任他两人，明暗间预作圣防。

“你给我闭嘴！”霍然沉叱，“贼性不改。如果被两老魔发你死定了，给你一座金……十座银山，你也无命享受。”

“你不要不识好歹。”窗1不党心，娄木就把小姑娘让带走。”

什么：你这混蛋这小丫头美得出奇。难怪会被选送皇宫。我在徐州有朋：

友人徐州的教坊有扬州帮、苏州帮、河南帮、本地帮。”把她卖入扬州帮教坊，一定可以卖三五百两银子，我就有了老本……”

小姑娘抱住他的虎腰，哭泣着死不放手。

出山虎一蹿而走，咬牙切齿挥剑冲上，抓住机会剑出灵蛇吐信，攻他的背心。

他向侧一闪，扭身一脚疾飞，踢中出山虎的握剑手腕，剑抛至壁根下：

“你们干什么？”突然出现的笑魔君厉声问。

出山虎的右小臂断了，抱着手臂惊恐地向厢房退。

“这混蛋贼王人。”霍然再次破口大骂。”他要带李小姑娘逃走，带至徐州找朋友，卖给教坊的什么扬州帮，说可以卖三五百两银子做老本。”

出山虎扭头便跑。笑魔君左掌虚空按出，哼了一声，老眼中冷电四射。

“呢……”出山虎叫了一声，向房内一栽，再“哇”一声卜喷出大量鲜血。

“我就知道这恶贼靠不住。”笑魔君冷冷他说：“你带小头进我房里躲起来。小伙子，来了很多人，确是江北的一群人渣。另有一群不明来历的人，蹊在他们后面赶到的。

如果情势危急，你……带走小”r头，凭你的良心好好对待她。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子弟，不要让我看错人，好自为之。”

人影一闪，笑魔君走了。

霍然一咬牙，拾起出山虎的剑，没收了剑鞘插在腰带上，半抱半扶把小姑娘带到笑魔君的房中他的背囊也放在一起，把小姑娘半哄半吓安置在一旁，快速地动身打包裹。

背囊不要了，物品打成包裹以便携带。

“带些珍宝日后给你做嫁妆。”他将一只盛金珠的包裹，打入自己的包裹，再将另一只系妥在J、姑娘的背上”‘是你应该得的，者天爷也不会反对。”

撕开棉被做带，稳妥地把姑娘背上系牢，自己的包裹则系在胸腰前，顺手扇熄灯悄然外出。

“小姑娘，你听着。”他郑重他说，“那些歹徒恶棍，是混灭天良的人，为了金珠美女，他们会毫不犹豫舍死忘生搏取。

现在，一切得靠我们自己，已经委（了生死存亡关头，我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你千万要沉着，不要惊慌叫喊分我的心，你能办得到吗？，“恩公，我……我……”

“我姓霍，不叫恩公。说，说你办得到。”

“霍……霍爷，我……我办得到“办不到也一定要办到。现在，小妹妹，闭上眼睛，一切有我。”

向外一跃出了小院子，一鹤冲霄扶摇直上屋顶。

回

日面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快速人影，傅姑娘与唯我神君，只感到心中一凉，暗暗叫苦……>、。

黑道上朋友所使用的传讯芦哨，此起彼应从四面八方传来。

在屋顶窜来窜去的人，轻功似乎一个比一个高明，窜上跳下飘忽不定，逐渐向他们借宿的房舍接近。

一定有人找村民要口供，必定找到此地来的，危机逐渐接近，是时候了。

果然不错，最先三个黑影，出现在对面的农舍屋顶，向他们的居住处沉静地观察：

“屋子里的朋友，”何不现身赐教？”有人舌绽春雷叫嚷，“凡事都可以商量，当可找出解决之道，在下江北闹江龙吕大江，专程请教不伤和气。”

又来了三个人，然后又是四个。

后面农舍的屋顶，也陆续有人现身。

“朋友，我们已经查证确实，你们毙了涇州那群毛贼不少人，从他们手中，接收了他们从快马船中，所劫走的许多珍宝和美女。”

闹江龙继续加以说服：“分金同利，独食不肥；公平分配，在下交你们几位朋友。

这笔买卖，本来是咱们的，你们抢了先，理该获得应有的一份：：吕某是讲道义的人，绝不会亏待诸位的。”

右怜舍屋顶上有人，左怜舍也有。四面八方大包围，人数可见的已有五十出头。

“这几个小辈不识相，另一人大声叫，“不知死活。老大，过去几个人，把他们毙了岂不少费唇舌）兄弟当先。”

“老郭，不必操之过急”江龙捡自脸，“我相信他们五个男女。一定明财势知利害，不会做愚蠢的事。会接受咱们的要求商谈解决之道。”：

一到手的金珠美女，他们怎肯放弃？为名为利，都值得敝头颅洒热血争取。”

先前发话的人，继续扮黑脸：“他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何必浪费口舌？他们不敢出面打交道。妄想躲在下面用暗器死守，可知定是见。不得人的小辈，下去几个人下去毙了拉倒。”

“诸位，不可自误？”闹江龙语气一变：“别以为你们毙了涇州几个毛贼。就以为自己了不起。给你们十声数，给我滚出来西话。

笑魔君只有三个人可用，怎能应付四面八方五六十个凶悍的黑道群雄？伽果出去打交道，其他三方的人同时发动抢入屋中，后果难以想像。

十声数尽，一声长啸，五个人大雁似的飘蓓，好高明的平沙落雁身法，飘降时悄无声息。

五比五，所以飘落五个人。

两栋农舍之间，隔了一座中型晒麦场，地方广阔便于施展，正是搏斗的好场所。

毫无疑问地，下面各处屋角墙下都有人潜伏。

不得不出来了，不然对方必定向房舍涌入。

“好高明的轻功。”踱出的唯我神君朗声说，“看来，今晚我唯我神君，过不了这一关。”

并肩迈进的五个人，脚下 = 慢。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 代邪魔唯我柿君。”

中间那人独自上前：“简直岂有此逐义咱们叫骂了者半天，你阁下居然忘了自己的名头身分，扮胆小鬼任由搏笑怒骂，修养到家。他娘的！今晚我山海夜叉替你除名。o 山海夜叉，天下五夜叉排名第三的恶魔。

唯我神君大吃一惊，比名头，他就比山海夜叉少几分份量，武功也差了一段距离。

身后傅姑娘从暗影中掠出，再一闪便超越唯我神君。

初生之犊不怕虎，她知道唯我神君有点心虚，这个山海夜叉的名头，比她老爹笑魔君更响亮些。’她不怕，有勇气向顶尖的高手名宿挑战。

“我将先一步替你这个什么夜叉除名。”她亮剑向前无畏：

她迎上：“你这丑怪的夜叉浪得虚名，仅凭相貌狞恶丑陋吓唬人而已……”“、”一声怒吼，山海夜叉火杂杂地挺雁翎刀冲进；傅姑娘银铃似的语音十分悦耳，说的话却能激得凶暴的人发疯，怒极冲上就是一刀斜劈，哪将一个小女人放在眼下？刀沉力猛，算定可将姑娘连人带剑砍成数段。

人影一闪即没，剑气从左臂压体。

一刀落空，眼前人影幻没。

“嗯……”山海夜叉脚下沉重，总算稳下了马步。

“咦？”有人发出惊呼。

山海夜叉身右，多出一个人，是傅姑娘，剑贯入山海夜叉的左肋，人体八寸以上，马步前弓后箭，左手向侧上方斜扬，保持出剑的姿势，气势与姿态美极了；这一剑神乎其神。

“我姓傅，傅玉莹。”

何人……门下“千可奉告。”

姑娘拔剑斜闪。

“嗅……”山海夜叉本叫一声，向前一栽。

喘了她！？对面的另一个人厉“，”上！……

当家，下令进攻。”屋顶有人大叫。

苇哨声乍起，四面八方同时发动攻击。

长笑声震天，慑魂魔笑发威了。

杀声震天，呐喊声雷动。

（入陷入混战的重围，大势去矣“！

摊太黑耐舍参差，任何角落皆可隐身遁迹，混战人多的一方不见得有利口问

回倾关头，一个懦夫，也；已可能变成勇者。一个连缕蚁也翩储的人，很可能一刀砍下一个人的头颅。”

叶见了血便昏倒的人，很可能夷然无惧在血、肿浴血。

右些人则相反：面对危险便自行崩溃了。

蓉然便是勇者，他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顺背上没有一个 J、姑娘需要保护，他也要为自己的生死存仁杀出一条生路来。

……山东响马三年战祸，山东、京师、河南、湖广、南京……几乎大半壁江山，死的人千千万万。

他的家乡德州附近，尸堆满河血流成泊，城镇乡村十室九空，新丰村逃走不及的人，死了十之五六。德州围城战，运河的尸体浮满河面。

所以，他对死亡并无恐惧。

虽则他从没杀过人，但潜意识中，却有绝不许别人杀他的观念存在。他生到世间来，不是为了被人屠杀而降生的。

五个黑影向小院子飘降，他毫不迟疑地从暗影中冲出，剑左右分张，奇准地拍中两个人的耳门。

再向前一冲，一个人断腰。另两个连他的人影也没看清，耳门颈背一击便昏迷仆倒。

他用的是剑脊，用剑身抽打拍击。

五个人一冲便倒，如汤泼雪，说快真快，最后一个人还没倒下，他已跃登屋顶，一声冷叱，把屋顶上准备往下跳的两个人，拍中腰脊向下飞坠。

人化轻烟，他从屋后跳下，向暗影中一窜，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无法用剑锋杀人，那些人太软弱了，任由他予取予求，没有任何人能向他攻出一剑半刀。

他却不知，他卯足了全力，一举一动快逾电闪，那些人根本没看清他是人是鬼。

他用剑身拍打，得心应手如获神助。至于那些人是死是活，他就无法估计了。

挣脱金钩走蛟龙，身后的杀声与他无关了。

4

破晓时分，越过一条小桥，从前面树林的树隙中，可以看到村屋的形影。

他大汗彻体；脚下已有点不俐落了、奔跑了一夜，见路即走，连方向也摸不清，怎知身在何处？搪他的估计，没有人能追得上他、其实根本没有人追他，也没有人知道他背着人远走高飞：

笑魔君三个人，已经把志在抢夺金珠美女的人，吸引在村中奔东逐北，谁也没看到他突围脱困。

他仍然心怀警惕，小心翼翼穿林向村落走去。小径宽而直，有车马的痕迹，可知已经远离荒僻地域，到达人烟辐辏的城镇附近了。

“小妹妹，你醒了是不是？”他扭头问，感觉出小姑娘在他背上蠕动了几下。

“我……我睡了片刻。”小姑娘的声音有了生气，不再惊怕得发僵，“天是不是亮了”“是的，天快亮了）我仿已经脱险，得我地方歇息买食物充他一怔，脚下一慢：

原来 J 啪娘在亲吻他的颈背：异样盼感觉震撼着他。出了树林，他脚下迟疑。

那是一座村庄，有高高厚实的庄墙，只能看到墙头后面的屋顶，可能有好几十户人家，小径是绕庄而过的。

这种建有庄墙的村庄，通常不欢迎陌生人闯入，自卫能力甚强，排外性也高。他帜大清早闯进买食物，很可能被拒于庄门外。

人地生疏，他必须找地方买食物歇息，奔波了一夜，铁打的人也受不了饥火中烧的折腾。

庄门紧闭，但在他离开小径，折入通向庄门的大道时、庄门拉开了一条缝，出来了两个人。

“喂！你是什么人尸一名庄丁打扮的人大声问。

“路过的人，想借宝庄买食物充饥。”他大踏步接近，“小可赶了一夜路，又饥又渴……”

“哎呀！这种天气，你背着人赶夜路？危险。快进来，我们替你找地方安顿。”

“谢谢兄台，小可感激不尽。”他大喜过望，这个庄子的人真可爱。”

客官别见外。敝庄经常有旅客经过，但很少进来走动，因为距城太近，通常来去匆匆。”庄丁领他进庄，向左进入像是宾馆的房舍，有两名少年正在洒扫）热诚地请他在客院歇息。

有一位大嫂前来照顾女眷，小姑娘梳洗毕显得容光焕发，大概知道危险过去了，不必再担惊受怕，忧虑一空，自然愁容尽消。

接待他的庄丁不在，大嫂与两少年都十分客气，并没询问他的来历去向，让他感到像是受到朋友的招待，而非异乡作客。

热腾腾的食物直接送入客房，那位大嫂对怯生的小姑娘似乎极有好感，嘘寒问暖照顾得无微不至，还特地替小姑娘多备了一份可口的浓汤。

餐罢已是日上三竿，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大嫂收拾餐具时，告诉他庄主不久之后，将前来会晤宾客。

主人一早见客，而且是一个路经此地，请求投宿的陌生旅客，是颇为稀罕的事，可知这座庄子的主人，好客而且大度非常难得。~果然不久之后，两位庄丁陪同着一位穿了皮袍，人才一表的中年人）笑吟吟地进入小客厅。’他从容房抢出，欣然趋前长揖为礼~“呵呵！老弟台稀客，不必客套，请坐。”中年人不等他开口道谢，笑吟吟地抢先打招呼回礼，肃客就座，“听说老弟台偕令妹奔波了一夜，在下该让老弟台歇息之后才来致候的。”

“还支撑得住，不需多作歇息。只是舍妹困顿需要安歇，稍后再向庄主面致谢忱。

小可姓霍，名然。途经贵地，出了些意外，被迫赶了一夜路，打扰贵庄多蒙庄主款待十分感激。可否请问庄主尊姓大名？尚请赐示铭感心坎。”

他说话有点文制，毕竟有点秀才味）

自入庄接受招待，迄今他仍不知道庄主高名上姓，处身何地。

接待的庄丁、大嫂、两少年，一听他问及便含笑摇头，一句届时自知便敷衍过去，显得有点神秘，颇为反常。通常作为地主的人，第一件事便是告诉陌生人，这是什么地方，主人姓什名谁？

“敝姓魏，魏北辰，敝庄的庄主，这里叫南漳庄。

主人豪爽他说，交代得干净俐落：“霍老弟背着令妹连夜奔波，令妹似

乎已经十四五岁了吧？应该雇车或者雇驴是不是？但不知贤兄妹从何处来，又要往何处去？”

他的手，似乎无意识地松弛下来，十个指头舒张，像是失去知觉了。

他的心脉搏动，也变得舒徐平和。

魏北辰豪爽坦率的神情，极易获得陌生人的好感。但在他的感觉中，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本来他心中保持警觉，有所发现之后，立即暗中松弛警觉，心脉的搏动与气血的流畅，不但恢复一般的正常水准，而且更为平和畅顺。

他知道，他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吸引、过滤，魏庄主豪爽坦率的背面，另有一种黑暗幽邃的影像在游移闪动。

更令他立即松弛警觉的原因，是他感觉一种无法解释的异样压力，在他体内体外构成一种神秘力场，以他为中心不住回旋、波动。

这难以解释的力场脉动感觉，只对某一种特殊体质的人发生作用，或者对曾经找寻、探索、甚至修炼的人，才能感觉出这种压力。普通的人，对这种神秘力场浑然不觉。

许多飞禽走兽，都具有这种感觉力，似乎是它们的本能，先天下就有接收这种压力的感觉器官。

当飞隼即将穿林的前一刹那，林中的各种小鸟，必定突然鸦雀无声，寂静如死，毫无动的象迹。

人如果恰好身处林中，唯一可见到的是，飞隼像淡淡的灰黑色箭矢，穿林而下斜贯树隙一闪即逝。

如果能听到一声尖叫，就表示有一只倒媚的、蛰伏在枝叶间的小鸟遭了毒手。

他就属于特殊体质的人，曾经找遍搜索、修炼过这种神秘力场的人。

使用与接收，性质是殊途同归的。各具神通，看谁的道行。

能修至立即松弛，感觉不出压力存在，便不会诱发反抗的另一种力场出现，就表示他是般普通的人，一个感觉麻木的人，不知道自己正受到神秘力场的控制。

如果他无法自我控制，感觉中便会本能地发出反抗的抗拒力场，那就是警觉心。

心神一动，心跳便会加‘决，手的肌肉便会发生波动，掌心可能冒汗，眼中会出现警戒的光芒。

这位魏庄主，在用神意探索他内心的秘密，以及情绪的变化，有此必要吗？

他提高警觉，但不能让对方探测出他神意的波动。

“舍妹体弱，正打算雇车或驴呢。小可兄妹从山东来，要前往清河县。”他神色泰然自若，也没有什么好瞒的，“途中碰上一群强盗，险些遭到不测。”

“老弟从山东来，往清河？”魏庄主追问的口气，显然有不相信的意思。

“是呀！”

“但你们却是从南面来的”“南面？小可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

“你知道清河县城在何处？”

“不怕庄主见笑，小可从没到过清河呢！”

“清河在东南方约百余里，你却从南面来”“噢！这怎么可能？”他吃了一惊，方向错得不可以道里计呢！

“该说你是从清河来的。你知道这是何处吗？”

“庄主不是说贯庄叫南漳庄吗？”

“对，南漳是早年的称呼。漳河经常改道，咱们附近几州县，在冀南大平原中最低洼，目下已成了漳东啦！敝庄东北偏东约二十余里，便是迁建了三十余年的南宫县城，旧城已被大水冲掉了。你如果继续往北走，可以到达京师呢！你要到清河，简直是南辕北辙。”

“老天爷！我竟然走上了相反的方向。”他叫起苦来，“南下变成北上，错得太离谱了。”

“夜间走错路是常事，并不足怪。”魏庄主脸色突然变得阴森冷峻，豪迈的笑容消失无踪，冷冷一笑盯着他，“我相信你的话不假，但不能无疑。”

“噢！庄主的意思……”

他心中一动，知道即将有变故发生了，魏庄主的神色变化，就是事故将要发生的先兆，必须提高警觉严防意外。

那种神秘的微妙压力，已经消失了。

“你知道魏天枢是我，对不对？”

“魏天枢？”他坦然摇头，“没听说过。庄主的大名，不是北辰吗？”

人不是“通常取名，古代只有一个字；所以古代的人，都是单名。

字，才取两个字以上，当然也有些人只取一个字。号，字数比较多而复杂。那么，北辰是庄主的字了？”

“该听说过北斗星君吧。”魏庄主答“那是传说中的主死之神呀”“不要给我装糊涂。”魏庄主沉叱，声色俱厉。

“噢！庄主，我没说错呀！”

“你知道北斗星君这个人，或者踩探这个人，是吗？谁派你来的？”

“噢！庄主怎么胡说？”他讶然反问。“我从山东来、沿途受到一大群槽河的水贼追杀，历尽凶险，第一次离开本乡本上，没认识几个人，怎知道北斗星君是指神呢！抑或是指人，与庄主素昧平生，走错路途经贵地而已，庄主请勿误会。”

魏庄主用奇怪的眼神，不转瞬地向他凝视良久。

他也用坦然的神色，留意魏庄主的反应。

那种神秘的压力增加了一倍，眼神探索的压力增加三倍。

他说的是实话，没有增加抗力的必要。

当然）必需引发另一种情绪波动，表示对魏庄主的错误指控，流露惊讶与不安的反应。

“潜河水贼？”魏庄主终于说话了，打破沉静凝视已久的僵局。

“是的，那是他们自行说出来的。”他无意隐瞒，也用不着隐瞒。

魏庄主扭头注视一位随从。随从微微颌首。

“晤！有这么一回事。”魏庄主转向他说，“潜河在东面百余里而已，风声传播是很快的。”

“他们的首领，听他们说是叫什么闹江龙。”他进一步说明。

“我曾进一步查明。迄今为止，你所说的话，绝大部分是真的，但仍需详细查证释疑。在本庄处理紧急事务期间，你必须留在本庄暂住，直至事务解决，才能决定你的去留。”

“庄主的意思……”

“有一些人，正确的说，是危害本庄的人。这些人已陆续向本庄展开行

动，本庄也在布置天罗地网。你的出现，也可能是巧合，但我们不能大意，必须慎重处理。不管你是否与他们有关，我都必须计算是否有利用的价值。我已经上了年纪，对杀戮已没有多少兴趣，所以不想采取宁可杀一百，不可放走一个疑犯的手段对付你。”

“可是，庄主……”

“你不要说了。”魏庄主整衣而起：“你们暂时住在宾馆，不可随处走动，尤其不可擅离宾馆，以免在送性命。我们要赶路……”他心中大急。显然将有重大事故发出，而且是杀戮与血腥事故，他怎能留在此地，扯入这些可怖事故中？逃避灾祸，是求生的本能，他也不例外，不想刚逃出杀戮屠场，又闯入刀山剑海。

“我已经决定了。不许违抗。”魏庄主在厅口转身：“你练了武，身强力壮，但根基太差，只会舞枪弄棒而已。你的小妹弱不禁风，像受惊的可怜小鹿，按理对方绝不可能派你们前来踩探。但事关本庄的存亡，不能按常情估计情势发展是否合理。

对你们没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已经情至义尽了。”

不等他再分辩，魏庄主带了两随从走了。

客院立即出现一个健壮的警卫，要他不可外出。

招待他们的那位大嫂也不见了，换了一位举动灵活的年轻健美女郎。

他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

“世间怎么会有这许多是非，我怎么偏偏接二连三碰上了？也许真的流年不利，触了煞撞了邪！岂有此理。”他喃喃自语大发牢骚。

如果他是江湖人，如果他见过世面，便可知道魏庄主如此对待他，是如何宽厚有人情味了。

“任何一个豪霸，任何一个具有竞争性的组合，对待影响他生存的疑犯，所采用的手段必定是暴烈的，会令人不寒而栗。

把一个无辜折磨死，绝不会觉得良心有愧，都是玩“绝不可放走一个疑犯”把戏的专家，“把宁可杀一百”的手段视为金科玉律。

变相囚禁在宾馆，确是天大的恩惠了。

悄然推开小姑娘歇息的内房门，他注视床上的小姑娘片刻，叹了一口气，心中很乱。

他可以一个人穿透天罗地网远走高飞，有信心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但身上背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

小姑娘睡得正香甜，露在外面秀丽的面庞，呈现安详恬静的表情，似乎不知人间有丑陋险恶。

他能为德不卒，独自一走了之？

“我该怎么办？”他心中自问。

其实他不需回答，他知道该怎么办。

第一个念头是：又得找一把剑。

当他杀出重围时，便把剑丢掉了，以便减轻重量，尽快远走高飞。现在，他又需要剑了。

悄悄掩上门，他回到隔邻的卧室。

这些珍宝，是否可以用来买命？”他的目光，落在那两包珍宝上。

通常，金银珍宝都可以买命。

没钱请郎中治病，死得一定很快。

没钱买食物充饥，也会死得很快。

没钱在上公堂时打通关节，很可能在挨刑棍时被打死。

谁说金银珍宝不能买命？说这话的人一定是疯子。

把这些金珠送给魏庄主，魏庄主会不会放他们一马？

答案令他怀疑，世间有些人，对金珠是无动于衷的，他就是其中之一。

魏庄主不会进一步盘问他，也没向小姑娘诘问身世。

他的包裹，连那位大嫂也懒得瞥上一眼，更不用说打开检查了，可知南漳庄的人，根本不在意他所带的东西是啥玩意。

有时候财物露白，反而会丧命。

魏庄主不像一个可以用金珠收买的人。

用金珠买命，很可能收到相反的效果，很可能尽快把他们宰了，名正言顺没收他们的金珠，金钱珠宝固然可以买命，但用得不当反而会送命。

“罢了，我也不能这样做。”他放弃用金珠交换性命的念头：“万一弄巧成拙，岂不成为笑柄？”

金钱保命与用剑保命，殊途同归。他已经拥有金钱、得设法拥有刀剑。

多一种保命的方法，就多一分保障直至入暮时分，仍然毫无动静。宾馆也不再接待其他的旅客，静悄悄和平安溢。

他想外出看看庄中的形势，一出厅便被警卫所阻止了。

等，是唯一可做的事，等候灾祸临头，或者等老天爷慈悲给予生路。

南漳庄地处冀南低洼平原，地当两条大道的中心。东走南宫、冀州，北走新河，南可抵清河、咸县，西出矩鹿、顺德府各州这是说，仇家可以从四面八方向这里集中。这种平野中的村庄，唯一可自保的凭藉，是深宽的护庄河，和可靠的坚壁高垒。

南漳庄的庄墙，是一座城池的标准缩影，拽起飞桥，闭上庄门，可承受兵马八方攻击，坚守十天百天不怕断水绝粮。

三五十个外地陌生人，想打这种与世孤立的坚固庄院主意，根本就无孔可入，接近踩探也毫无作用。所以兵荒马乱期间，小队贼兵根本懒得在这种村庄费心，攻坚是得不偿失的蠢事。

魏庄主敢接待陌生人，不是愚蠢地引狼入室，而是希望能把对方踩盘子安内线的人弄到手，可以了解对方的根底虚实。

霍然不是他所要的人，他颇感失望。

十字路口在庄北里余，一整天经常有人来来往往，却没有意图进庄的人，等得令人心焦。已经知道对方紧罗密鼓准备蠢动，而又毫无所见毫无动静，沉不住气的人，必定有所举动。

派出一些人担任远程警戒，就是手段之一。

两天，三天，毫无动静。

护庄河冰雪早已融化，但水温仍然其寒彻骨，不可能潜入接近庄墙，用木笊又逃不过墙头警戒的眼下。

但魏庄主知道霍然曾经与水贼发生纠纷，便增强监视护庄河的人手，防患于未然，墙根水际，加装了一些防泳防爬的设备，阻绝来人从水上接近。

其实，没有任何一处可以称为天险的地方：；一般的材落城 1 镇，也不

可能长期死守。

南漳庄可以封锁不许外人进入，不可能不与外界接解，日常生活不能中断，田地的生产也不能停止。

冬麦已届抽芽期，地里的的工作得开始准备，农具的整理与日常用品补充，都得到南宫县城借办采购。

这天近午时分，一队串乡的小贩光临南漳庄。

三丈余宽笔直的乡村“小”径，在两旁栽的不是榆就是杨，在树下停几辆车，也不会妨碍交通。南漳庄不许外人进入，串乡的就庄门外的路旁，将货物摆出，便成了临时市集。

小锣声、博浪鼓声、铁搭链声、八音小罗声、本行呛喝声……组成动人的交响曲。

这些合组成的串乡小贩，包含了各行各业，上至绞罗绸缎，下迄补锅补碗，一应俱全。

交通工具的组成，也蔚为大观。

有的步行背背，有些用担挑，有些用手提，有些用骡马载负，有些用设架的大车、小车，手推双轮车，手拉车，手推的单轮车一轮明月……各式各样，各有专业，一看便知他们卖些什么。本行呛喝与各种音响道具，更是两三里外便知他们是干啥的，不会弄错。

北庄门大开，庄中的男女老少一涌而出，整个冬天不出门的大闺女，也带着弟妹们嘻嘻哈哈出了庄门，沐浴在难得一见的仲春阳光下。

这种串乡队，有时也参加各地的市集。而那些附近三十里没有市集的乡村，才是他们谋生的主要市场。

南漳庄距南宫县城二十余里，附近没有市集，必须到县城采购，来回驾车也得浪费一天工夫。因此，便成了串乡队的好主顾，十天半月来一趟，风雨不改。

今天，不许进庄。

连摇着博浪鼓，背负着货箱，专做妇女百货生意的小货郎，也不许进入。

魏庄主是很小心的，风雨欲来情势不明朗，仍需小心戒备，派了一些庄丁前来担任警戒。

一个时辰后，串乡队走了，这才发现有六个男女孩童失踪，显然被串乡队中某些有周详计划的人，将孩童藏在货车中带走了。

派出飞骑追赶的十六名骑士，追到县城沮丧地返城。

全庄陷入纷乱中，魏庄主麻烦大了。

次日已牌初，两骑士出现在庄东门，在庄门外的庄桥勒住了坐骑，高坐鞍桥向庄门冷然眺望。

出来了三个庄丁打扮的中年人，怒形于色大踏步过桥走向两骑士。

“咱们受托带书信给魏庄主，你们要不要收？”

第一名骑士笑吟吟抢先打招呼：“投到就好。咱们负责送到地头，不需面交，不等回音，收不收无所谓。”

“谁的书信？”庄丁怒声问。

“看了便知。”

“阁下尊姓？”

“捎信的人没有身分地位，何必丢人现眼？”

“如果在下拒收呢？”

“原书捎回。”

“阁下……”

“你们到底收不收？”骑士不再笑。

“收。”庄丁大手一伸。

骑士从怀袋中，掏出一封书信，手一抖，书信飞旋而出，飞出三丈空间，速度甚快呼啸有声，飞旋的速度劲道惊人。

如果接不住，必定飞落护庄河，当然也可能伤手，急剧飞旋的书信，肯定会像刀一样锋利，飞行的路线不稳定，不容易正确地抓住。

“果然不愧称指断魂。”

骑士似已知道庄丁的来历：“南漳庄卧虎藏龙，如想冒失地硬闯，咱们所付的代价必定惨重。”

“兵不厌诈，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骑士得意他说：“你带过兵，屠过城，你所用过的残酷手段是否合乎天理，你自己知道。信在下送到了，告辞。连声马嘶，两匹健马人立而起，两蹦跳转向后，在得意的狂笑声中，绝尘而去。

“我知道主事的人是谁了。”指断魂向同伴咬牙说：“八年前我们就该宰了他的，老大一念之慈，让他带了妻子远走高飞，留下了祸根。”

“你是说神枪大保沈标？”同伴一点便悟。

“应该是。”

、指断魂说：“这个飞信示威的人，我听说过，九成九是神手翻天王鸿飞”；十余年前，他就是神枪太保在江湖为恶的老搭档。刚才他不用扔手发射书信，存心卖弄用挽手发出。挽手不能借力用技巧，必须凭真本事见功夫，可用的劲道，比扔手少十倍。他居然能在丙丈外伤人，可知手上的劲道如何惊世骇俗，所以我猜出他的身分，将是咱们可怕的劲敌。”

“回去和老大商量对策，看恶贼的书信怎么说。”

“天杀的！咱们有人质在他们手中，看来……咱们日子难过。”

处境恶劣，当然日子难过。

信上所列的条件很简单：八年前，响马白衣军主帅刘六兵败邱州，被当时担任民壮指挥的魏天枢，掳获了的七车金珠宝玩，必须全部归还。

七车金珠宝玩，是刘六元帅劫掠河南湖广，所获的十余车珍宝的一部分，被魏指挥掳获私底下吞没了，并没呈交官府。

具名确是神枪太保沈标。刘六兵败邱州，神枪太保当时是刘六的前锋大将军。具名的名衔，仍然是前锋大将军。

七车金珠，谁知道到底有多少？要全部交出，岂不是有意为难吗？这当然不简单。

第二件条件也简单，要魏庄主单人独骑，三天后午正，将七辆盛金珠的大车，牵至南面十里的柳条沟，等候接收，以交换六个孩童。

大车需用双马的两套车，魏庄主一个人，必须将车用绳串在一起牵引前往。道路笔直平坦，魏庄主非常了得，可以办得如果魏庄主拒绝，过期后不但杀人质，而且在以后的时日里，长期对镇南漳庄，庄民出来一个杀一个，等候机会杀入庄中屠庄。

午膳之前，魏庄主光临宾馆。

这次，魏庄主不再用绝技探索霍然的内心奥秘，神色冷肃，与上次会晤判若两人。

“在下特地来道歉的。”

魏庄主开门见山道出歉意：“仇家已经露面，是在下的早年仇家，加上兵乱期间的是非。经过八年漫漫岁月，他终于查出我的根底，大举前来报复，错怪你兄妹俩，十分抱歉。午膳之后，我派十位弟兄，护送你们远出十里外，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你们这就拾掇准备上述，我送你们两匹坐骑，权算补偿这几天对你们的亏欠吧！”

这几天霍然和小姑娘，除了不许离开宾馆，暂时失去走动的自由外，事实上受到颇为礼遇的款待。

他已从招待照料小姑娘那位女郎口中，知道昨天串乡队掳走六名孩童的事。

“哎呀！舍妹连小驴也没骑过，怎能乘马？”他大感不安。

南漳庄与仇家的恩怨，不关他的事，魏庄主有能力处理自己的恩怨是非。他所想到的是，如何可以平安离开南漳庄，交通工具如果是马，他宁可不要。

“这……可就难了。”

魏庄主忧形于色：“对方经过多年调查，从他们能利用串乡队的情形估计，他已有充足的人手，四周可能已布下封锁的打击小组，防备我把家小送至外地避祸。你们如果不能尽快远走用卜……·我已经自顾不暇，哪能派众多人手护送你们远走？”

“小可仍然背了舍妹乘夜动身，庄主请不必为小可忧心。”

他表明态度，“庄主对孩童被劫掳作人质的事，又有何应付的打算。”

“哪能有两全的打算？”魏庄主长叹一声，“他们的要求，我根本无能为力。”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算了，没有什么好说的。”

“庄主，如果我兄妹被他们拦住了，而我对你们的恩怨一无所知，如何向他们解释我们是无关的？”他提出重要的问题，“知道来龙去脉，至少在心理上也有所准备，思量对策呀！”

“那些人都曾经当过响马贼，杀人如儿戏，不会听你的解释，你唯一可做的事，是尽快逃出他们的控制外，别无保全性命的良方，要不，你可以在敝庄暂时住下来。但我不能保证，我这座南漳庄能守得了多久。”

“小可坚持要知道经过内情。”他郑重他说。

“唉！一言难尽……”魏庄主将概略的经过说出。

十余年前，北斗星君魏天枢，与神枪太保沈标，同是大河两岸的闯道好汉，同是黑道之豪。

双方为了利害冲突，经常发生铲除对方羽翼的血腥事故，积仇难解，双方都誓将对方逐出势力范围外。

有一年，北斗星君捉住了神枪太保夫妻，北斗星君不想斩尽杀绝，一念之慈放走了他们。

之后，山东响马白衣军造反，天下汹汹漫天烽火，各地的丁勇皆参与

这场全国血腥的战争。

北斗星君本名魏北辰，户籍在冀州。

大乱期间，他必须返回原籍，向民壮指挥部报到，他是冀州民壮编制内的小队长，职同官兵的百户。

各地民壮不可能仅负责固守本城，剿匪官兵所经处，皆用强制性的调遣手段，公然接收民壮驱为前锋。结果，民壮很可能从此天南地北，在官兵的指挥下，在天下各地苦战……

北斗星君这一队民壮，被边军许泰大将军（正德皇帝的另一个干儿子朱泰）指挥，在山东、河南、湖广血战两年。他的一队人死亡殆尽，所属的民壮补充皆来自天下各州县，身边已经没有他冀州本籍的子弟。

上级指挥官早已不是许泰，两年来换了好几个人，反正拨归何人指挥他谨无选择、只能听天由命。

白衣军巨魁刘六刘七围邱州，他这一队民壮隶属督谱都御史张绪指挥。战况空前惨烈，决战十日尸堆成山血流成河。

白衣军本来就以骑兵奔袭为主，很少攻坚，攻邱州损失惨重，第十一天溃败撤围远遁。

那时，北斗星君是奉命追击的前锋。他并不知道死对头神枪大保，是贼首刘六的前锋大将军。

白衣军的辎重，全落在官军手中，辎重中有贼首们所掳劫的财物十余车，子女金帛损失殆尽。

白衣军债灭，魏庄主返回冀州故里，弄到假证件，以征战成残名义从民壮除名，便携家带着，收容往昔豪霸时代的残余弟兄，在南宮县落籍，建了这座南漳庄，规规矩矩种庄稼，想把北斗星君魏天枢的往事忘掉。

他想忘掉，别人并没忘。

“不论是白衣军或者官兵，有志一同皆把裹胁的民众，以及杂牌民丁壮勇打前锋，死掉大半之后才发起攻击。”

魏庄主无限哀痛地接着说。“我那一队冀州子弟一百七十余人，转战两年已死伤殆尽。当时被动令追击壮勇中，可能有十个州县的人，谁敢掳获军需据为己有？能有什么地方藏匿？”

追击前锋又哪有时间停留？辎重都由后面的正式官兵接收。我们直追至河南光山，我那一队人只剩下十、名。神枪大保认为我吞没了七车金珠珍宝，简直是岂有此理。

邓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恐怕这只是他报复的借口而已，最终门的是要你的命。”

霍然的故乡德州，所经历的三年兵灾；惨烈的情景，仍然长存在记忆里，当时他虽然仍是少年，对惨烈的战火已有深刻的认识。“也许吧！”魏庄主失声长叹，“那一。场滔天大灾祸仍然未了，我仍得接受荡漾的余波伤害。”

“庄主的打算”“对那六位被掳的孩童，我无能为力……”

“即使你能给他七车金珠珍宝，仍然救不了六个孩童，你也免不了一死。”霍然摇头苦笑，“似乎你即使报官，也解决不了困难。报官有用吗？除非我能捉住他一些首脑人物，一同解往县城报案。而且，官府也奈何不了他们，他们散处在偏僻角落。

来几个捕快吓唬得了谁？”

“他们真的可能已经封锁了你这甫漳庄。”

“那是一定的，所以你必须在我的子弟掩护下，快马加鞭远走高飞。”

“走不了的。”霍然肯定他说。“恐怕连你派出护送的子弟……也难活着返回；”“这……我可以多派几个……”

“不必了，请允许我和舍妹，在贵庄暂时安顿。”

“可是……很可能玉石俱焚……”

“那就让我兄妹与贵庄共存亡吧！魏庄主，我还可以操刀自保呢！”

“你的确有几斤蛮力。”魏庄主笑了：“要我背了一个人奔陵一夜，恐怕连爬都爬不动了，即使背的人，是一个娇弱的小女孩。”

“庄主能查出孩童藏匿的地方吗？”他转移话锋，“能救出入质，已赢了一半。”

“那怎么可能？天知道该派多少人去搜寻，又该往何方搜寻？”

“而且派出去的人，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他风趣他说：“你们的人不宜四处侦查，碰上了唯一的结局是你死我活。我是外地人，我能。给我两天工夫，我去找踪匹。”

“什么宁那不旨是我坑害死你吗尸魏庄主大惊小怪，)你以为是在捉迷藏？你所要面对的人1，是杀人如刘草的黑道巨霸响马贼首，你……”

“让我去担任吧！庄主。”

“断然不可。”魏庄主断然拒绝，“你听着，给我乖乖地呆在宾馆里，不要在外面乱走。等到他们蜂涌而来，你再和我们在庄中和他们决死。”

“庄主……”

“别说了。”魏庄主拂袖而起，“连我的子弟派出去也派不上用场、你一个外地人，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能查出人质藏匿的处所？不要不知自量，把你的小命留着，照顾你的小妹妹吧！”

“给我两天工夫……”

“白痴！”魏庄主扭头笑骂。

5

夜深沉，全庄化寂。

在床上沉思，他能眼看六个孩童被杀而无动于衷？答案是肯定的嗽不能不管。

思路回到他练武的目的上，他在自问：噶武仅为了强身自保，筋骨强健多活几年？

师父逍遥修士，以及指导他练功的红尘邪怪，从来就不曾灌输给他这种淘私观念，所以要他离家夕咄在天下历练，不至在世间白活一场。

练武如果纯粹为了健身与自保，实在用不着浪费一生大半精力，投入苦练的：以生活里，另附苦练的裕，绝不是一个资质平凡的普通人，所能承受得了的~规律的生活，注意饮食卫生，清心寡欲生的欲望)，奉公守法，同样会活得如意，活得健康。

世间活得最久、最长寿的人，没有一个是所谓练武的人，练武人反而

死得最快，而且短命。

运动（练武也是运动之一）伤害，会促使上了年纪的练武人痛苦地活。

内家接近刻：派流的人、最大的愿望是修炼成神竹，据说神仙可以不死，但谁也没见过真的有人成了仙。

如果见多！那一定是在庙堂的神龛内，不存在于莽莽人间世，只存在于人的欲望梦境中。

他一跃而起，开始穿衣拾掇。

拉开房门，一个人扑入他怀中。

“天啊！这么冷的天，你在等我？”他紧拥着不住颤抖的姑娘柔声低语。

“大哥哥，你……”“你一定要去吗？”小姑娘哽咽的声音令人怜爱。

“是的，我一定要去。”他低沉坚决的语音坚强有力，“我不能坐视，我不是冷血的人，我会良心不安。这件事会成为我的梦魇折磨我一辈子，会因为我曾为了这事尽力而受痛苦折磨。”

“我知道，你是我心目中的神的化身。你救我，也是这种心情，所以我仍然活着”……”。

“不要说这种话，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大哥哥，你一定要回来。”

“我如果不回来，魏庄主会照顾你。他曾经是横行天下的一代之雄，他有能力照顾你。”

“不，我等你，你……”

“我会回来的，你放心。”

“我会求神保佑你，你一定要回来。”

“是的，我会回来，因为我挂念你……”

“大哥哥，亲我一亲好吗？”

他在捌占娘沾满 1R7X 的娇嫩面庞，匆匆亲了一吻，再紧紧拥抱，轻拍佃撇的肩背几下，松开拥抱，踏入茫茫的黑暗中。

回护庄河的水好冷好冷，

但他一点也不在乎，脱了个精光，夜裤鞋帽举在头顶上，无声无息游过。

之后，是十分艰苦的体能、韧力、技巧的大竞赛，长期沕坚苦卓绝大搏伞）在一望无泽，平坦一无遮掩的麦地爬行，留意任何声息动静。

他必须神不知鬼不觉，远离南漳庄。

南漳庄外围，夜间必定有接近监视的伏桩，任何快速移动的物体，也逃不过静伏潜候的监视者耳目。幻形变化，只是夸大的形容词。

监视的人，也必定是行家高手，耳目之灵，不见得忧他差，所以他必须特别辛苦些）以免打草惊蛇。

他并不怕有人拦藏，怕的是打草惊蛇以后活动困难。

破晓时分，他已远出十里外。

口一早，照料他们的女郎

魏小芳，领了一位大嫂，替他们送来漱洗的热汤水。

小姑娘拉开房门，卓然俏立，眼红红地但没有悲伤的表德“芳姐，谢谢你。”她嗓音有点沙哑，接过热气蒸腾的水桶，“稍后带我去见庄主，好吗？”

“噢！你……你的气色……”小芳颇感吃惊。

“很差，是吗？我一夜没睡。”

“没睡？大冷天……”

“我在替我大哥祈祷，求神灵保佑他平安顺利。”

“哦，你大哥起来了？”

“他昨晚出庄去了，去设法救那六位小孩。”

“哎呀！”小芳惊得跳起来、扭头便跑：“我要去禀报。”

“带我去，芳姐。”

白麦地是一望无涯平坦辽阔，但视界并非一眼便看到天尽头，中间有一排排树木挡住视线。所栽种的榆、槐、杨、柳，一方面可作为田地的界限，主要却是为了作建材的木材来源。至于裂林，效用更广。

因此，视界仍然是有限的，能藏身的地方也多，藏三五匹马轻而易举。

五匹马藏在果林内，有一个人看守，如果不入林察看，绝难发现不时蹄蹄喷气的马匹。

看守马匹的人，全身裹在羔皮大袄里，风帽只露出一只眼春，倦宿在一株梨树下，不时抬头看看天色，起身走动写络筋骨。

晓色朦胧，动的物体就可以吸引人的注意。

这人在活动手脚，马座也不时在动，把一个黑影引来了，巨灵飘忽像鬼噬。

监视南漳庄的人，必须在天亮之前，远撤出十里外，避免庄中派出的搜索队堵住。

天将破晓，负责看守马匹的人，活动手脚之后便是检查坐等候潜伏的人撤回。白天的监视人员由另一批人负责，撤后便得返回藏匿的地方。

正在检查马匹的鞍具，身边突然多了一个人。

“我帮你）老兄。”身旁的黑影说。

这人吓了一跳，反应甚快，疾退三步脱出危险圈外。一声剑吟长剑出鞘。

“什么人？鬼鬼祟祟，干什么的？”这人有剑在手，胆气一壮。

黑影是一个仅穿了夹袄的人，两手空空，一看便知是生活景况不怎么好的村夫，看不清面貌）黑暗仍未消逝，要站在切近才能看清。

是不是自己人，倒是容易辨认的，这人一看外型，再一听声音，便知道不是自己人。

采取严密的警戒，扬剑待发警觉心甚高，反应迅速，“帮你的人呀！‘你在这里守夜太辛苦……”

“去你娘的！你是南漳庄的人……，喝骂声中，剑光疾吐，剑吟似风雷，一招乱石崩云骤下亲手，本来下垂的剑身猛然挑出、飞起、迸射，从下向上吐出铁雨钢流）吐出死亡的激光。

眼一花，返剑的手腕被抓住了。“叭”一声脆响，一耳光清脆响亮干净俐落。

黑影是霍然，辛苦有了代价。

他已经搜遍了东面和北面，附近十凡里可能有人潜藏的地方，果然被他发现看守马匹的人，知道是贼人夜间临时聚会的匿伏处。他需要活口，要了解情势，活口最可靠、“砰”一声大震，他把俘虏摔倒。是一个身手非常高的中年人，当然比他差了山大段距离，一耳光先把对方的神智打乱、再摔翻把身心的精力打散。

新城地势高些，原址本来叫飞凤冈。

日城在西门外略偏北三里余，目下仅有幸没冲塌的十几座房屋，洪济寺与普同寺，孤零零地仍在废墟耸立，但已破败不堪，大耳禅师所建的宝塔，像在与天比高。

南宫县不是商业城，以农业为主，但官道四通八达，算是颇为繁荣的城市了，旅客出入城门，很少引人注意，真可算藏匿的好地方。

霍然也是陌生外地人。他在西大街的一座小客栈投宿；他的旅游证件都是合法的，仅名字利用关系加以更改而已，旅行不受管制。

“当天）他在城中游荡，留意县前街的柴家大宅。大宅，一定很大，至少比四合院更大，不难打听：

察看柴家大宅的格局，他心中有数。这种小地方城内的大宅，其实并不大，多了几座院子而已，比城外南漳庄那种大宅，差得太远了，片刻便可走遍每一角落。

前街后街他重新勘察了两遍，这才满意地回客栈歇息。

回掌灯时分，柴家大宅的

西院内堂，灯光明亮温暖如春，取暖的火盆炭火甚旺。

主人是一位美艳的中年妇人，长裙短袄天姿国色，成熟女人的高贵风华极为动人，可惜脸色有点苍白，却不用胭脂掩饰。

另两位年华双十，打扮也极为出色的美丽少妇，美丽的面庞莹洁红润，透露出健康青春的神彩。

另一侧的交椅上，是一位更年轻，更富青春气息，健美活泼神情流露的少女，穿了水蓝色绣云雷花边紧身劲装，恫体玲玫透凸十分惹火。

客人是三位年已半百出头的中年人，一个比一个健壮，一个比一个强悍，相貌也狰狞，粗眉巨眼胡须翰立，凭长相和魁梧的身材，就可以把胆气不够的人吓得惶然走避，怪眼中的精光更具有慑人的威力。

“为首那人腰间所悬的皮套袋中，盛有一根两尺二寸紫金套筒枪，必要时可以突然弹出，枪尖可以弹出出一尺二寸，成了全长三尺四寸的致命金枪。

这位仁兄，正是曾经横行大河两岸的黑道之豪，一度曾经参加响马贼的神枪太保沈标。

他大部分人手，不分昼夜皆派往南漳庄，监视庄中的动静，用不着他费心。

主人九幽狐胡五姑，是他的好朋友，也是贵宾，请来对付魏庄主的主将。

北斗星君会邪门妖术，只有九幽狐可以匹敌。九幽狐邪术的道行极高，对付北斗星君绰绰有余。

其实九幽狐的武功，也比神枪太保高明。

神枪太保另有住处，带了一群党羽在东街一座大宅内藏匿天黑才出来走动，把所得的”消息告诉贵宾。

因为九幽狐爱洁，而且自视极高，不屑与他那些爪牙打交道，那些爪牙没有一个能让九幽狐几个女伴看得顺眼。

“沈老大，有何动静消息尸九幽狐喝了一口茶、笑吟吟流新城地势高些，原址本来叫飞凤冈。

旧城在西门外略偏北三里余，目下仅有幸没冲塌的十几座房屋，洪济寺与普同寺，孤零零地仍在废墟耸立，但已破败不堪，大耳禅师所建的宝塔，

像在与天比高。

南宫县不是商业城，以农业为主，但官道四通八达，算是颇为繁荣的城市了，旅客出入城门，很少引人注目，真可算藏匿的好地方。

霍然也是陌生外地人，他在西大街的一座小客栈投宿。他的旅游证件都是合法的，仅名字利用关系加以更改而已，旅行不受管制。

当天，他在城中游荡，留意县前街的柴家大宅。大宅，一定很大，至少比四合院更大，不难打听：

察看柴家大宅的格局，他心中有数）这种小地方城内的大宅，其实并不大，多了几座院子而已，比城外南漳庄那种大宅，差得太远了，片刻便可走遍每一角落。

前街后街他重新勘察了两遍，这才满意地回客栈歇息。

回掌灯时分，柴家大宅的

西院内堂，灯光明亮温暖如春，取暖的火盆炭火甚旺。

主人是一位美艳的中年妇人，长裙短袄天姿国色，成熟女人的高贵风华极为动人，可惜脸色有点苍白，却不用胭脂掩饰。

另两位年华双十，打扮也极为出色的美丽少妇，美丽的面庞莹洁红润，透露出健康青春的神彩。

另一侧的交椅上，是一位更年轻，更富青春气息，健美活泼神情流露的少女，穿了水蓝色绣云雷花边紧身劲装，胴体玲珑透凸十分惹火。

客人是三位年已半百出头的中年人，一个比一个幢壮，一个比一个瞠悍，相貌也狰狞，粗眉巨眼胡须戴立，凭长相和魁梧的身材，就可以把胆气不够的人吓得惶然走避，怪眼中的精光更具有慑人的威力。

为首那人腰间所悬的皮套袋中，盛有一根两尺二寸紫金套筒枪，必要时可以突然弹出，枪尖可以弹出二尺二寸，成了全长三尺四寸的致命金枪。

。这位仁兄，正是曾经横行大河两岸的黑道之豪，一度曾经参加响马贼的神枪太保沈标。

他大部分人手，不分昼夜皆派往南漳庄，监视庄中的动静，用不着他费心。“。主人九幽狐胡五姑，是他的好朋友，也是贵宾，请来对付魏庄主的主将。

北斗星君会邪门妖术，只有九幽狐可以匹敌。九幽狐邪术的道行极高，对付北斗星君绰绰有余。

其实九幽狐的武功，也比神枪太保高明。

神枪太保另有住处，带了一群党羽在东街一座大宅内藏匿天黑才出来走动，把所得的”消息告诉贵宾：

因为九幽狐爱洁，而且自视极高，不屑与他那些爪牙打交道，那些爪牙没有一个能让九幽狐几个女伴看得顺眼。

“沈老大，有何动静消息尸九幽狐喝了一口茶：笑吟吟流露出心中的愉快，“你像叨住了一只鸡的黄鼠狼，一定有好消息。”

“呵呵！狐狸才叨鸡，黄鼠狼咬鸡当堂吃。”神枪太保得意地大笑：“消息还不能断定是好是坏。一整天，南漳庄毫无动静，既没派人到县城报案，也没派人四处搜寻肉标的下落。毫无动静弓！人生疑，令人摸不清他的意向，不派人搜寻，我就捉不到活口，很可惜。”

“也许北斗星君真的害怕了，准备用七车金珠换回人质，所以毫无动静，你何必生疑？九幽狐的估计相当乐观：“我另有主意，逼他死心塌地受你摆

布。”

五姑，你又有什么好主意。”

“你何不求周小妹助你一臂之力？”九幽狐指指明眸皓齿的美丽少女，“请她前往南漳庄走一趟，向魏庄主提出严厉警告，可以避免你和他那些亡命弟兄拼死，减少你那些弟兄的损失，岂不是上策？”

“胡前辈，不关我的事。”周小妹并不因九幽狐叫她为小妹）而称对方为大姐，却称为前辈：“我是跟来看热闹的，做一个旁观者，希望见识这个号称主宰人间生死，法术惊世的北斗星君，是否浪得虚名。”

“周小妹，你如果出面，对你日后声誉威望的提升，形势必定大好。”九幽狐说，“我对斗北斗星君并不热衷，他那些弟兄恐怕不会秉可贵的江湖豪气，和我们公平地了断，很可能明枪暗箭齐施，相当具有危险性。

多事不如少一事，你曲面轻轻松松便可解决）岂不皆大欢喜卜汰群人混战厮斜者实说不论输赢，所付出的代价一定不会小。”

“你的意思我明白……”

“你根本不明白。”

九幽狐抢着说：“江河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你老爹已取代了大河两岸的豪霸地位，老一代的豪霸不见得很甘心，北斗星君如果卷土重来）肯定会威胁你老爹的霸业。防患于未然，你就没想到为你老爹分忧？”

“软……”

“只要你提起你的身分，报出你老爹的大河苍龙名号，北斗星君如果没有卷土重来的打算和能力，必定心甘情愿接受你的摆布，想想看，对你建立威望有多大的帮助？周小妹，值得的。”

“算了，我得考虑。你们谈，我要歇息了。”周小妹知趣地告辞，她不想干预有关机密的事。

“你请便吧！”九幽狐无意挽留，“请不要接近后面的内院，弄乱所设下的禁制。”

“我对法术一窍不通，才不想自找麻烦呢！”周小妹向厢房走，“沈大爷，少陪。”

“周姑娘请便。”神枪太保客气他说，“后天是决定性的一天，希望姑娘仍在旁替在下助威，谢啦？”

口回日日

“我想请你姐妹明晚走一越南漳庄、探一探虚实。”神枪太棵等周小妹一走，压低声音提出请求：“甫漳庄一整天毫无动静，令人莫测高深，不知魏天混蛋弄什么玄虚。

我有点不放心，可别让煮熟了的鸭子飞了，珍宝没能索回，反而着了他的道。”

“不是我有意偷懒。”九幽狐明显地拒绝所求，“也许我的道行比他高些，但即使高两三倍，也不可能进去之后，他完全毫无所觉。一旦他发现警兆，那就打草惊蛇大费手脚了。……”

“可是……”

“你还不明白吗？”九幽狐笑容消失了。

“明白什么？”

“你是杀人如麻的将军，他也是杀人如利草的带兵指挥，一旦他觉得大

祸临头无法避免，肯定会抛开一切，作宁为玉碎的打算，牺牲六个小孩，算得了，易地而处，你会为了六个不是骨肉的小孩，而甘心屈服舍弃一切吗？”

“试……”

“你不会，我也不会。”

“好吧！以后再从长计议。天色不早，不再打扰你们歇息了。”

神枪大保偕两同伴走后，九幽狐脸色有点不悦。

他不派人前往窥实，居然要我们前往涉险，没安好心。”

她向两同伴说：“我们给他出主意，我们负责对付北斗星君，他坐享其成，而我你获三分之一金珠，仍想要我们闯虎穴龙潭，真是岂有此理。

一师姐，金珠还没到手呢！”右首那位右椭圆美人痞的少妇冷笑：“有没有金珠，谁也不知道。你相信北斗星君是蠢材，会把金珠窖藏到现在吗？

如果他将金珠买了田庄耕地，我们能把庄院田地据为己有吗？”

“师妹，不要泄气好不好？建庄院买田地，要不了多少钱。

大乱之后十室九空，田地不值钱，一两车金珠，可买下一个乡镇呢！北斗星君是见过世面的人，绝不会为财而丢命的。”

“但愿如此……师姐，你听到什么声息吗？”师妹突然侧耳倾听，脸上出现警戒的神色。

“大家小心。”九幽狐双手齐挥。罡风乍起，灯火摇摇，四只烛台八支大烛，几乎同时熄灭。

厅堂一暗，充满炭火的暗红色微弱光芒。

回霍然很懒，因为他欠缺夜间登堂入室，侵入陌生人宅院的经验，懒得偷偷摸摸逐室摸索，也缺乏耐性，干脆让宅中的人找他。

先登屋顶，向有灯光的地方走。

跳下西院的大院子，沿右面的长廊，向灯光隐约从窗缝透出的厅堂走去，不时伸手轻拍廊内侧的墙壁，意在吸引里面的人外出。

果然有效，一门厢房的房门，吱呀呀拉开了，冲出两名衣裙尚称完整，作侍女打扮的女人。

“咦！你怎么乱拍墙壁……你是什么人？你是怎么进来的：

夜色暗沉，女人的间话像连珠炮，已经看出他不是自己人。

“我从前面的院门进来的呀！”他的嗓门大得很，“我是柴老爷雇的花匠老霍，西院的盆栽和后花园的花果，都是我照料的。春天到了，我得放勤快些。”

“胡说八道！你分明知道西院住的都是女流，胆大包天前来偷香的贼。”

“你说我是偷香贼？”

“不是吗？哼！先打你个半死，不怕你不招供认罪。”侍女恶狠狠他说，说打便打左手疾伸。

是爪功中颇为难练的燕爪，五指张开的弧度不大，抓住人五指像扣又像钩，将肌肉扣牢向内卷收，会把人痛得叫皇天。

另一手用的是鬼王拨扇，远距离的搥耳光手法。

左手扣住了，扣住了霍然的右手爪，十个指头同时发力扣牢，扣得死死地。

右手的一掌也落空，被霍然扣住了脉门。

侍女的反应超人，抬膝攻他的下裆。

他身形半扭转，侍女的膝盖撞在他的右腿外侧，像是撞在棉花上，不可能造成伤害。

一瞬间的接触，连续的打击又凶狠又阴毒。

“就算是偷香吧！你不漂亮。”霍然一扔手，侍女飞摔出院子，向另一个还没看清变化的侍女一指：“你稍标致些，来来来……”

侍女果然来了，纤指排空而入，可爱的纤纤玉指，指向仇胸口的鸠尾大穴，要用点穴术擒人。

点在他的鸠尾穴上，奇准无比，力道猛烈，劲道用的是昏字诀。

“暖玉幽香抱满怀。”

他浑如未觉，似乎他没有可制的穴道，一把挟住侍女，一手扣住侍女的脑袋徐徐扭转：“看清了不过三五分姿色，不要，把脖子扭断算了，我要的是艳狐。”

“不……不要……。”侍女尖叫，脖子如果扭转半圈，非断不可。

“好吧！不要，带我去找狐狸精。”他放了侍女，一把揪住背领向前推。

摔落院子的侍女，已被摔昏了。

“救命啊……”

侍女尖叫示警，被推着向前走。寒风一吹，冷得直发抖；也可能是害怕得发抖，脚下虚软拼命喘蹬，蹬的部位也是下体。

已经知道这两个侍女身手了得，不是普通的女人，他知道找对人了，用不着客气啦！

对方攻势泼野阴毒，他也大为反感。

把侍女猛然推倒，揪住发舍拖着走。

踏上厅廊具同样打扮的侍女从暗影中冲出，像一阵狂风，两支剑一左一右一上一下，幻化为两道电光，悄然扑出手下绝情。

他丢掉侍女，以更快一倍的速度，在双剑及体前的一刹那，身躯像已变形，竟然从刹那的空隙中钻入，危极险极地从右面贴上那位侍女的右侧，一把扣住剑攻下盘的纤手，向前扭身急翻。

有骨折声传出，侍女尖叫一声，被他的翻腾力道掀倒，仰面摔翻仰面朝天，握剑的右手肘骨被扭断了，剑甩出丈外。

似是同一瞬间，他双脚一沾地，鱼龙反跃立即仰面撞入左面侍女的怀中，身形扭转来一记大鹏敛翅，=时撞在侍女的右肋下，挺身双脚沾地斜窜八尺，冲向厅门。

贴身攻击他经验丰富，与德州的城狐社鼠打架，拳打脚踢全是贴身拼搏，怪招百出，他从来就没输过。

不同的是，与泼棍们搏斗，游戏的性质高，所以不用内力习技巧，他的技巧几乎全从那种搏斗中，体悟出来的手眼心法步，泼棍们等于是替他喂招，比师父传授功效更高。

两侍女像是同时倒地的，说快真快。

举拳千招，不如一快；快，主宰了全局。

他这种和女人贴身相搏，在两支剑凌厉聚合中，走险行雷霆攻击有如搏命的搏斗技巧，确也让自命不凡的人心惊胆跳。

如果用上内力，一沾之下便生死立决。

他无意下重手，但仍有一个侍女臂骨折断了。

贴身相搏通常受力不重，但脆弱的部位极易受伤，速度大变化激烈，

谁也无法保证不会受伤或丧命，；；

迅雷不及掩耳，攻击的气势常可控制大局。

“砰”一声大震，他一脚踢倒了厅门，疯虎似的冲入幽暗的了堂，火盆炭火的暗红光芒（对他的视线大有帮助，厅中的景象一览无遗。

厅中空空，桌上余茶尚温……

“哎·。……晴……”厅外侍女们的叫喊声震耳小他取烛台点燃，出厅把四个侍女拖入，摆放在堂下，各在要脊上拍了一掌，四侍女只能躺在地上叫骂，喊痛，动弹不得。

烛光明亮，”他大马金刀地高坐堂上，自己动手斟茶，像是仁宅的主人。

喝了第二杯，右厢门前出现一个美丽女人。后堂口，出现另两个：九幽狐和她的师妹。

三个女人佩剑挂囊，烛光下，一个比一个艳，高贵的风华中，另有一种不可侵犯的气势流露。这种气势，行家称之为杀气。

杀气好浓好烈，他悚然而惊，不能再大意轻敌了，拾起桌上拾获的连鞘长剑，小心地插牢在腰带上。他的目光，留神地注意三个女人的动静。

不但杀气浓烈，另一种妖异之气也十分慑人。

烛火摇摇，一阵阴风入厅，似乎火盆的热力随之消失了，气温陡然降低了一倍。

他突然敛下心神，正襟危坐，深深吸入一口气，虎目中幻现异光，像是猛兽的眼睛，眼神深邃、幽沉、却又隐透出冷厉、狞猛。

= 他知道碰上劲敌了，心神受到妖异的压力所震撼，汗毛直竖，气血的脉动加速、有力。

“你是南漳庄派来的人？”九幽狐怪异的嗓音，直贯耳膜撼动灵智。

呼出一口长气，他狞猛的目光松弛了。

心中一动，有了主意。

“来捉狐狸的。”他也用低沉震耳的嗓门回答。

（回答我的话。”九幽狐用命令式的口吻压迫。

“你听说过炼魂修士詹清尘？”他仍然不直接回答。

“晤：“听说过。”九幽狐眼神一动。

“中·州双奇。”

、“你提他们干什么？”

“我跟踪他们来的。”

“胡说八道，他们目下行脚江南。”

“信不信由你。他们追踪毒娘子和闹江龙，我跟在后面准备浑水摸鱼，必要时，助他们一臂之力从中牟利。一到这里，便发现这里有狐狸祟人。”灵可能与毒娘子这些人有所勾结，所以我来了。”

“一派胡言。说！北斗星君派你来有何图谋？”

“在下不过问旁人的事，只管维护我的利益……”

“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

“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不肯听，故意曲解。一句话，我要捉狐狸。”

“是吗？你又是何方神圣？”

“在下姓霍，霍然，霍然而愈的意思，很好记。）他眼神一动。似有所觉：> ‘我猜，狐狸不止你们三个。你，一定是九幽狐，我要捉你……’

“你去死吧！很不妙，三个女人六手齐动，异光满室，慑人心魄的声音

四起，烛火剧烈地闪烁明灭不定～他手忙脚乱，毕竟欠缺应付众多高手围攻的经验～“啪！叭……叭啪、……”四只茶杯，急剧地与四道晶芒接触。

案桌掀起，异物击中桌面的异声巨响。

双手左右拂拨拍抄，各种怪异的小物体在他四周飞舞。

脚一挑交椅，椅飞起、跳荡，一声巨震，椅和施舞而来的一股黑气同时爆烈。

变化太快，他像发疯般手脚并用，身形闪转起落穷于应付。有些物体在他身前身后发出异响，纷纷弹落。他的衣裤，也不断出现裂缝和洞孔。

在原地应付招架，他实在很笨。

最后一声气爆，刹那间的暴乱倏然中止。

烛火摇摇，徐徐重放光明。

他的棉袄裂了几条缝，棉絮冒出裂口。下身的长裤也有缝有孔，幸好不曾流血。

“厉害！”他额上冒汗，狼狈万分，“你们都……都可以用元神御发法器，应该是不可能的，居然发生了，幸好要不了我的命。”

三个女人分列三方，把他逼在堂上。

三双冷电湛湛的凤目，全用怪怪的眼神，在他身上搜索，似想找出是否有严重的伤口，也意似不信他仍是完整的人，惊讶的神情写在脸上。

衣裤破烂，但人确是完整的。不完整的是桌椅，和所有的茶具。

“你也不可能。”九幽狐的话也显得怪异。

也许是运气好，你们众多的法器，御发得大多，多而力分，我幸运地留得命在。狐狸，这不公平，倚多为胜，毫无成名人物的风度。”

九幽狐向同伴暗中打手式、剑出鞘杀气炽盛。

“不要再群殴了……”他拔剑。

剑光破空，激光暴射，汹涌的剑气压体，第一支剑眨眼即“挣！”他愤怒地一剑封出，把第一支剑崩飞丈外。

身形在这瞬间下挫、斜转，“挣”一声崩开了第二支剑，光练横空，向第三支剑喷出。

总算脱离原位，第三支剑成为他反击的目标。

本来已经聚合的三支剑，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崩散，震散的剑气似隐隐风雷，金鸣余音袅袅消逝，聚攻的雷霆一击，刹那问瓦解冰消。

“铮铮铮，三声狂震，第三支剑的主人九幽狐，斜冲至厅口，脸上泛灰。

他来不及追击，九幽狐闪退的身法太快了，出乎他意料之外，截错了方向。

刚转正身形，第一支剑准确地破空而至。

这次）他不再硬封。

经验是从真实的生死搏斗中，累积而成的。他的悟性超人，知道该如何应付群攻急袭了。

剑身锋刃侧转，劲道内敛，毫无震力发出，“嗤”一声金铁切刮声传出，光临右肋盯锋尖被他的剑错偏三寸，贴肋背而过。

扭身切入，左手探出擒人。

先前侍女用燕爪功对付他，他也会使用燕爪。

爪功有多种，功能与手法其实相差不远，巧立名目而已，龙、虎、豹、鹰、燕虽则各有所长，真正的分别于内功的火候，抓扣不牢，任何爪也造成

不了伤害。

双方都快，攻击闪避快逾电闪，几乎都是用神意自行反看招出招根本无此可能。所以十之七八之所谓高手，急了就忘了招式，变成拳打脚踢无章无法的打乱架，不是比武功论英雄。

扣住了女人的右肩，却在收爪时手中一空。

女人的身躯滑溜、柔软、着指下滑内陷。

“噗”一声响，他的剑靶云头，在同一瞬间撞中女人的左耳门。

“嗤”一声裂帛响，女人的狐皮小袄与贴身衣衫，被他从右肩背撕裂。

没能扣牢女人的右肩窝，仅扣住衣衫，女人滑脱爪抓，衣衫遭了殃。

剑靶云头撞中耳门，不死亦昏。

女人向后倒，他从女人的左侧一掠而过。

“哎呀！”第二个女人尖叫，剑没刺中掠走的霍然，几乎把仰面而倒的女人一剑穿腹，危极险极。

变化急剧，谁也看不清经过。

旁观者清，有人旁观。

夕一声怒吼，他身剑合一招化白虹经天，猛扑刚冲来的九幽狐。

身后同时响起一声娇叱，剑气压体彻骨生寒。

是第四支剑，他计算外的一支剑。

前后受敌，生死须臾。

尤其是身后的第四支剑，来得太突然，在计算中，他的对只有三支剑，而且已尹减少了一支。另一个女人急于救助同附淳实上威胁已经解除。

可是，多出来一支剑。

他能击中九幽狐，背部的剑也能击中他。

生死关头，生死的价值已无暇衡量，唯一的行动是死中求生。以命换命作为代价的想法，他从不曾有这种念头，平时只注意锻炼在何种绝境中，用何种技巧死中求生。

虽则他从没在实际发生的凶险情势中，经历过这种磨练，骤然发生了，他发挥了求生的本能。

向下一挫，剑飞腾而起。

“哎……”九幽狐尖叫，砰然摔倒。

同一瞬间，飞腾的剑，被身后的剑击中，翻腾更为激烈了再次升腾。

同一瞬间，他身形再现、猛然疾升，双手一合一分，罡风似殷雷。

“砰！”第四支剑的主人，被凌空摔翻在堂下。

人影倏止，烛火暗而复明。

九幽狐是被他伏下时，贴地一脚扫翻的。

扶住女伴的女人，张口结舌惊呆了。

女伴的小狐袄与衣衫，破裂成数片挂垂在腰下，露出精赤的上身，胸围子的系带也断了，椒乳怒突。

第四支剑的主人，是那幕周小妹，衣裙也碎裂肉帛相见，晶莹的胴体若隐若现。

他虚空的双手一合一分之下，周小妹的衣裤是被无恃的合分异劲所震腐碎裂的，所以不是撕裂，仍然留在身上，不至于成为裸体女人，比那位侍女衣不蔽体稍好些～他远在内堂口，背部本来已有多处破裂的棉衣，共出现三个洞孔，一条裂缝。新添上的这三洞一缝，是周小妹在击中翻腾的剑后一

刹那，所加上去的。

这位周小妹的剑术快速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

这件棉袄成了花子衣，彻底报废了。

有两处棉絮露出处，可以看到血迹。

他自己知道，受伤了。

估计中，侍女既然练成了肌柔如脂的奇功，情急愤怒一击，所用的劲道不能用至刚强压，所以他用的是阴柔的韧劲。

估计错误，周小妹所练的是刚性的内功，身躯没被柔劲强压萎缩，因此出现衣裤破碎的景象。

所承受的压力，也因为她身在空中，未能发挥全劲而减弱，护体的刚劲内功还承受得了，衣裤破裂而不曾受伤。

即使受伤，也不严重。表面上看，周小妹是胜家，击中他四剑之多，而且造成伤害。

骨子里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一比四，谁是真正的胜家，不能以被击中而论定。

不论徒手相搏，或者以兵刃交手，除非有一方使用游斗，不然绝不可能不被击中。

问题在于是否承受得了，是否击中了要害。

交手接触快逾电光石火，没有人能看清变化。

6

片刻的静止，杀气依然浓烈。

他发动了，受伤激发了他的野性，猛地鱼跃而出，抓住一把不知是谁遗落的剑，前滚翻一跃而起，扭身猛扑发呆的周小妹。

一声惊呼，周小妹发疯似的扭头便跑，酥胸玉乳惹隐若现，惊惶地以手掩胸窜入内堂。

他像一头发威的猛虎，转身面对惊骇的九幽狐。

杀气重新在他脸上勇发，比先前浓烈三倍。他的剑发出龙吟，也像从云天深处传来的隐隐殷雷，剑身光芒闪烁，似已扭曲变形，不是剑，而是光芒闪烁的晶虹，附近的气流，也呈现波动异象。

九幽狐身形一晃，脸形骤变。

左手上抬，手也变了。

是一张骇人的面孔，像狐，也像狼，甚至像狗，反正都差不多。尖耳朵，尖利的锐齿，毛色黄褐带苍，没错，是兽头。

手也变成爪，像猫爪，锐利的爪尖可以缩入毛指内，伸缩不定作势攻击。

是面具，极为酷肖天生的面具，半夜三更出现，真会把人勺胆味破。

“我必定杀你。”他一步步向前逼进。

“你不敢。”九幽狐沉声答。

“你已经多次装神弄鬼，用法器再三向我下毒手。现在你蔓化成妖怪，

能吓得了我？在我的眼中，你任何天兵、神将、妖乞怪兽，也无法遁形，亲自幻形，也逃不过我的如电神目。”

“我不是指幻形的事。”

“那又是什么？”

“你看。”丸幽狐向内堂一指。

一位侍女踱出，挟住一个五六岁女童。女童双目茫然，像白痴。

你要小孩们死？九幽狐得意他说，狐形面孔似乎也呈现爪住鸡时的笑容。

“你用小孩的死来威胁我？”他冷笑。

“没错。”

“这小女童是我什么人？”

“魏庄主请你来救他们，不是请你来逼他们死的。”

“是吗？”

“没错。”

很好很好。他的目光，落在已被拖至壁角，排成一列的囚个昏迷，或受制无法动弹的侍女身上，心中暗作打算。

“什么很好？”九幽狐惑然问。

“你想怎样？”

丢掉你的剑，我要和你坐下来谈。”九幽狐更得意了，“谈善后，你伤了我不少人。”

“是吗？”他举步向壁根走？”

“站住！你干什么？想走？”

“我想走？你差一百万个天兵天将，一千万头怪兽来赶我，也赶我不走。”

“你……”

“不宰掉你们这些妖怪，我绝不走。”他的剑举起了，指向一名侍女，作势要下砍，要砍断侍女的脖子，剑一下，肯定会身首分家。

“住手！”九幽狐厉叫，“你干什么？”

“你不顾小孩的死活。”

“小孩？小孩又不是我的，非亲非故，不关我的事，我不认识这个小女孩。”

“你……”

“你杀吧！不关我的事。别来烦我，我忙得很。如果你有兴趣，不妨看我怎么杀。”

“住手！”剑光一闪，侍女的头突然分家。

“哎！你……”九幽狐尖叫。

“你也杀呀？杀！”

第二个侍女的头，依样葫芦分家。

九幽狐盯着一位侍女的头，似乎觉得头的眼睛眨动了两下，嘴也张开了，在向她求救。

她耳中，清晰听到侍女的叫号声：主人，救我……

“不要……”她尖叫。

霍然的剑，向第三名侍女的脖子急落。

一声厉叫，她挥剑冲向挟住小女孩的侍女，要杀小女孩报复。

“主人……”侍女尖叫。

剑是指向侍女的，光芒直射眉心。

侍女大骇，推开小女孩急闪。”

霍然一闪即至，两劈掌落在九幽狐的左右颈根，一把将人拖倒，先取掉兽面具，假爪，剥衣裙……

“不零刮了你们这些贼淫妇狐狸精，此恨难消。”他凶狠他说，一阵裂帛响，九幽狐的衣裙一片片一条条撕开，丢散。

中途身形再闪，=手一个把两个师妹拖狗似的拖来。

叫师妹的人，正七手八脚救助玉体半裸的另一位师妹，毫无自保的机会，也没料到他会来，先一足尖挑中腰脊，拖了便走。

三个女人排放在一起，他重新撕剥九幽狐剩下的破碎衣裙。

“不要……”那些曾经挟持小女童的侍女，惊惶地尖叫，却不敢上前抢救主人。

“不要虐待我们……”师妹躺在地上哭叫求饶。

“你们都是女人，有一天，你们会有儿女，甚至你们已经有了儿女。”他停止撕剥，虎目睜圆，“大人們的仇恨，该由大人們了断，儿童何辜？他们生到世间来，役伤害过任何人。你们竟然把儿童掳来当人质，准备杀死他们，天饶你们，我不饶。”

“我们无意残害他们……”

“是吗？刚才这头狐狸就挥剑要杀小女孩。如果不是我早已经控制她的灵智，她会一剑贯穿小女孩的胸膛。报应临头，你们都得死！死！”

剑光一闪，刺向九幽狐赤裸的右大腿。

“住手！”娇叱声震耳。

剑尖在羊脂白玉似的大腿上停住，锋尖距肌肤仅一线之差。

扭头冷然注视，目光落在已经换穿了衣裤，手中剑隐发龙吟的周小妹身上，冷冷一笑。

“你能救她们吗？”他冷冷地问。

“称……”

“你从背后偷袭的可耻举动，确是非常感人。”他嘲弄他说，“你击中我背部四剑，剑术超尘拔俗，凭这四剑的威风，就救得了她们？你是这些狐狸精中，武功剑术登峰造极的一个，J定是狐狸的首脑。来吧！就少你一个了。”

“你不能怪我情急救助而偷袭，而且你撕衣侮辱她们的行为也大过恶劣……”

“你闭嘴！双方交手用爪功，抓破衣极为平常，你这是含血喷人的污蔑，我拒绝接受指控。你们还不配我剥衣观赏，我见过比你们可爱一百倍，美丽一百倍的姑娘。我身边就有一个，她善体人意比你们好一千倍。你上！我要公平地回报你的剑，上广最后一声沉喝，声如春雷表示他的愤怒J他弄不清自己为何失言)为何把李秋燕小姑娘，和这些妖媚的狐狸比较，醒悟之后大为光火。这种光火，其实是自责的借题发挥。

=千个男人中，至少有九百九十九个，喜爱李秋燕这种善体人意，依人小鸟似的温柔可人小姑娘，不敢接受举着剑威风八面的女英雄，即使这位女英雄美如天仙，天下无双。

眼前这个狐狸，就美如天仙。可是，手中扬着剑，艳如桃李，冷若冰霜，与秋燕小姑娘一比，他的感觉是倒尽胃口。

他很难想像，把这种女人抱在怀里，会发生何种情景，会不会被脚踢

下床？

秋燕小姑娘在他怀中，不但让他爱怜，而且让他觉得自己是真正的男子汉，一个有自尊的保护神。

小姑娘就曾经说过，他是神灵的化身。

“我不是她们的人。”周小妹拒绝承认也是狐狸：“我行脚天下，恰好碰上她们，跟来看热闹，掳儿童做人质的事与我无干。”

“你和她们联手递剑，是不争的事实。”他气消了一半，似乎觉得这位少女，艳如桃李冷若冰霜，与九幽狐狸几个艳中流露妖媚的气质，的确不同。

“走在一起，我不能置身事外，这是道义。”

“你已经插手了，你还有机会毙了我。”

“你到底想怎样？”

“我要那六个小孩。”

“我和她们商量。”

“周小妹，不要理会他的要胁。”九幽狐大叫，一他杀了我三个侍女，我要那六个小孩偿命。”

周小妹一怔，用目光四处搜寻。

“你的侍女都没死呀！她们受制而已。”周小妹小倪地说，“你怎么胡说？”

“我亲眼看见他砍断我三个侍女的头。”

周小妹的目光，在并排躺着的四侍女身上搜索。

四侍女的头，好好地仍在脖子上。

“胡说八道。”周小妹不屑他说，“你的四个侍女，脑袋仍然氏在脖子上。”

“小喜……”九幽狐向瑟缩在一旁的侍女叫。

“小婢在。”侍女畏缩地答。

“她们好好地。”

“头不是断了吗？”

“没有，头还在脖子上转动呢！”

“没骗我叶“小婢不敢。”九幽狐所躺处，脚部对着四侍女，她即使能转动头部，也看不见四侍女。

“不！我亲眼看见他……他……”

霍然俯身盯着她怪笑，将剑伸出让她察见，剑身光亮如一泓秋水，没沾有任何血迹。

“你那一剑，不但没能刺中小女孩，反而几乎刺死了你的特女，你知道为什么？但不肯相信，是吗？”霍然怪笑着问。

“你……你你……”

“你的道行，比我差远了。”

“我……我我………”一你自以为了不起，是吗？狐狸、听得进老实话吗？老实话圃常不中听。”

“你是说……”

“不要去南漳庄，招惹那个主宰人间生死的北斗星君，你的道行差得太远了，你会死得很难看的。人为财死；北斗星君其实没有财。”

“他吞没了六元帅七大车抢劫各州县的金珠。”

“你怎么这样蠢？”

“我蠢。”

“双方数十万大军厮杀，尸堆成山血流成河。魏庄主当时只是前锋的一个同百户小民壮队长，百余名民壮没有他一个乡亲，乘胜衔尾追击，谁敢停留？一追上百里，能轮得到他停下来抢拾运金珠的车？七大车要多少人驾驶？能逃得出仍在厮杀的战场？”

“哦？这个……”

“别蠢了，你在做怀中揣满金珠的白日梦。”霍然踢了九幽狐一脚，两个师妹也挨了一靴尖，“把小孩子交给我带走，不然我要剥你的皮做狐裘。”

九幽狐跳起来，不死心地向四侍女定神察看。

四侍女的头，确是好好地仍在脖子上，既没离开，地上也没有血。

“不给不给不给！”她尖叫，有上当的感觉。

“你再说一声试试尸霍然丢掉剑，张开双手逼近。

她脸一红，赶忙拉破裙掩住暴露的粉弯雪股。

“以后我会找你，誓报此仇。”她奔近后堂门扭头尖叫，“你这杀千刀的混蛋，没有人敢如此侮辱老娘。你给我好好地记住，我绝不放过你。‘你怎么胡说？”

“我亲眼看见他砍断我三个侍女的头。”

周小妹的日光，在并排躺着的四侍女身上搜索。

四侍女的头，好好地仍在脖子上。

“胡说八道。”周小妹不屑他说，“你的四个侍女，脑袋仍然长在脖子上。”

“小喜……”九幽狐向瑟缩在一旁的侍女叫。

“小婢在。”侍女畏缩地答。

“J、杉)J、菊她侃】。”

“她们好好地。”

“头不是断了吗？”

“没有，头还在脖子上转动呢！”

“没骗我。”

“小婢不敢。”九幽狐所躺处，脚部对着四侍女，她即使能转动头部，也看不见四侍女。

“不！我亲眼看见他……他……”

霍然俯身盯着她怪笑，将剑伸出让她察见，剑身光亮如一汛秋水，没沾有任何血迹。

“你那一剑，不但没能刺中小女孩，反而几乎刺死了你的侍女，你知道为什么？但不肯相信，是吗尸霍然怪笑着问。

“你……你你……”

“你的道行，比我差远了。”

“我……我我……。”一你自以为了不起，是吗？狐狸、听得进老实话吗？老实话通常不中听。”

“你是说……”

“不要去南漳庄，招惹那个主宰人间生死的北斗星君，你的道行差得太远了，你会死得很难看的。人为财死；北斗星君其实没有财。”

“他吞没了六元帅七大车抢劫各州县的金珠。”

“你怎么这样蠢？”

“我蠢。”

“双方数十万大军厮杀，尸堆成山血流成河。魏庄主当时只是前锋的一

个同百户小民壮队长，百余名民壮没有他一个乡亲，乘胜衔尾追击，谁敢停留？一追上百里，能轮得到他停下来抢拾运金珠的车？七大车要多少人驾驶？能逃得出仍在厮杀的战场？”

“哦？这个……”

“别蠢了，你在做怀中揣满金珠的白日梦。”霍然踢了九幽狐一脚，两个师妹也挨了一靴尖，“把小孩子交给我带走，不然我要剥你的皮做狐裘。”

九幽狐跳起来，不死心地向四侍女定神察看。

四侍女的头，确是好好地仍在脖子上，既没离开，地上也没有血。

“不给不给不给！”她尖叫，有上当的感觉。

“你再说一声试试？”霍然丢掉剑，张开双手逼近。

她脸一红，赶忙拉破裙掩住暴露的粉弯雪股。

“以后我会找你，誓报此仇。”她奔近后堂门扭头尖叫，“你这杀千刀的混蛋，没有人敢如此侮辱老娘。你给我好好地记住，我绝不放过你。”

“我等你。”霍然愉快他说，“欢迎你找我。”

“你叫什么？”

“霍然，你真善忘呢！”，“我问你的名号，真名号。”

千霍然，还没混到绰号。”

“日后我如何找你？”

“你可以在江湖打听。”

“你是魏庄上请来的人？”

字嘴碎，你烦不烦呀？快去把小孩带出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不耐烦就会生气，生气就会揍人，揍人绝不会怜香惜玉，倒相的一定是你们这些狐狸。”

“咩！”

不远处的周小妹，悄然退入厢房走了。曰

天一亮，一辆轿车驶出城门口。

所谓轿车，是有车厢的马车，车厢像轿，所以叫轿车。

这一带平原使用各种车辆，通常使用的大车有两种，用来载货载人。一种有栏、以载货为主；一种上面加棚子蔽炎阳，载人兼载货。

有钱的大户人家，则用轿车，也称轻车，专用来载人，仅可载一两个人（一车厢成轿形）美仑美奂，夏天冬天外面的车帷都不同。

拉车的马有单马双马，甚至三马，称两套车三套车，也有用双头马车的，轻快迅速，十分气派。“不过，没有功名的人家，车厢只许一色青。仕绅人家，才能使用华丽的车帷。

这辆轿车一色青，是两套车，车厢门窗紧闭，驾车的大掌鞭人高马大，坐在车座上像铁塔）丈八长鞭附有红缨，鞭花一抖，叭叭暴响，两匹骏马轻快地向前奔驰，熟练的走步十分优美，铃声清脆悦耳动听。

驶过壕桥，越过堤门，接近了外围重堤的闸口，堤两侧顶端，大柳树下接二连三出现八个人。

前面大道旁，两侧驰出八匹健马，骑士勒马在道旁，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不可一世。

一声叱喝，轿车在距闸口十余步刹住了、车后不远处的一匹健马，轻快地超越，在车前勒住僵，向大掌鞭打手式示意，重新起步，在闸口勒住坐

骑，骑士抬头瞥了两侧堤上的八大汉一眼。

骑士是霍然，从鞍袋抽出连鞘长剑，从容不迫插妥在腰带，拂了拂近寸粗，三尺长的怪马鞭。

是柳枝粗制的马鞭，甚至不曾削刮皮壳。

“哪一个狗养的杂种，敢向马车投掷什么怪玩意撒野，霍某人如不将他的手脚弄断，算他祖上有德。”他声如雷震，震得人耳中轰鸣。

八大汉脸色骤变，有两位仁兄甚至急急掩耳后退。

人影飞升，单足踏鞍，一声长啸，千鹤冲霄扶摇直上两丈，一抖臂身形斜飞，两记前空翻跃登三丈高的右首堤顶，恰好飘落在四名大汉身前。

四把刀剑出鞘、杀气腾涌，但没有人敢冲上枪先出手，脸上惊容明显\n“是你们吗？”他用柳条向四大汉一指，虎目中神光湛湛。

一根柳条面对两刀两剑，他大胆的举动、给予对方的心理压力十分沉重，那种无畏的气势令人胆寒。

四大汉退了两步，气慑胆虚。

“你就是叫霍然的人？”一名大汉壮着胆问。

“没错，那就是我。神枪太保是哪一位仁兄？给我站出来。”

“他不在。”

“我就找你。”

“我们要小孩子。”大汉大声说；

“得先问我肯是不肯。”

“混蛋！上！”

两刀两剑猛然迸射，抢制机先同时递刀出剑，先下手为强，要打他个措手不及。

柳条突然拂动，破风的厉啸慑人心魄，速度大快，已看不见柳条的形影。

怪鸣连绵，第一把刀飞抛，第一支剑翻腾，第二把刀随即飞起。

“哎……狂叫声刺耳。

柳条抽打着肉声急骤，骨折声同时传出。

第一个人跌翻，第二个人紧跟着摔倒。

一眨眼，四个人有两个人滚落堤下。

“我的脚……”一名大汉狂叫。

两个右手骨折，两名右小腿也折断了筋骨。

（有一眨眼）霍然出现对面触顶。。。

这一百的四名大汉，刚看清对面四名同伴，撒豆子滚葫芦一样，一蹦四跌，正感到诧异，便看到霍然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惊得魂飞天外。

这怎么可能？四名高手一冲便垮，太可怕了，谁还有勇气上前拼命？

一哄而散，四个人沿堤顶狂奔。堤外的八骑士，不约而同策马落荒而逃。

真正不怕死的人并不多，不怕断手断脚的人也很少，财没到手便被弄成残废，太不值得了。

他们并不相信九幽狐的警告，但心中不能无疑，有疑就摆出阵势试探，不死心要证实霍然是否真的可怕，其实心中早已发虚，并没真的完全不相信九幽狐的警告。

一照面便有四个人被柳条抽翻，手断足折有目共睹，谁还敢不信？逃

命第一。

霍然重行上马，扭头向大掌鞭示意。

“南漳庄。”他用柳条向前一指，健马腾跃。

车行似风驰电掣，车厢内根本没有小孩。

口他不需紧迫追踪，八骑士留下的蹄迹清晰可辨，落荒飞驰的健马，即使在坚硬的土地上，也会留下蹄痕，循蹄痕追踪绝不至于失误。

办事必须有始有终，他必须与神枪大保彻底解决，不然将很难平安地把六个小孩，顺利送回南漳庄，城门外的拦截人上惊容明显、“是你们吗？”他用柳条向四大汉一指，虎目中神光湛湛。

一根柳条面对两刀两剑，他大胆的举动，给予对方的心理压力十分沉重，那种无畏的气势令人胆寒。

四大汉退了两步，气慑胆虚。

“你就是叫霍然的人？”一名大汉壮着胆问。

“没错，那就是我。神枪太保是哪一位仁兄？给我站出来。”

“他不在。”

“我就找你。”

“我们要小孩子。”大汉大声说；

“得先问我肯是不肯。”

““混蛋！上。”

两刀两剑猛然迸射，抢制机先同时递刀出剑，先下手为强，要打他个措手不及。

柳条突然拂动，破风的厉啸慑人心魄，速度太快，已看不见柳条的形影。

怪鸣连绵，第一把刀飞抛，第一支剑翻腾，第二把刀随即飞起。

“哎……狂叫声刺耳。

柳条抽打着肉声急骤，骨折声同时传出。

第一个人跌翻，第二个人紧跟着摔倒。

一眨眼，四个人有两个人滚落堤下。

“我的脚……”一名大汉狂叫。

两个右手骨折，两名右小腿也折断了筋骨。

有一眨眼）霍然出现在对面淤顶。、……

这一面的四名大汉，刚看清对面四名同伴，撒豆子滚葫芦一样，一蹦四跌，正感到诧异，便看到霍然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惊得魂飞天外。

这怎么可能？四名高手一冲便垮，太可怕了，谁还有勇气上前拼命？

一哄而散，四个人沿堤顶狂奔。堤外的八骑士，不约而同策马落荒而逃。

真正不怕死的人并不多，不怕断手断脚的人也很少，财没到手便被弄成残废，大不值得了。

他们并不相信九幽狐的警告，但心中不能无疑，有疑就摆出阵势试探，不死心要证实霍然是否真的可怕，其实心中早已发虚，并没真的完全不相信九幽狐的警告。

一照面便有四个人被柳条抽翻，手断足折有目共睹，谁还敢不信？逃命第一。

霍然重行上马，扭头向大掌鞭示意。
“南漳庄。”他用柳条向前一指，健马腾跃。
车行似风驰电掣，车厢内根本没有小孩。

他无需紧迫追踪，八骑士留下的蹄迹清晰可辨，落荒飞驰的健马，即使在坚硬的土地上，也会留下蹄痕，循蹄痕追踪绝不至于失误。

办事必须有始有终，他必须与神枪大保彻底解决，不然将很难平安地把六个小孩，倾利送回南漳庄。”城门外的拦截人员，只是探虚实的一小群人，沿途将有埋伏，他无法照顾六个小孩。

打蛇打头，神枪太保就是蛇头。这个蛇头，一定埋伏在距道路不远处，以雷霆万钧的快速攻击，夺取运送小孩的车辆。

这是响马贼白衣军的惯技）神枪太保曾经是淘衣军，地位相当高的贼首。

他保护不了六个小孩，必须和对方：个智，将威胁完全解除，才能把小孩平安送回南漳庄。他所雇的马车里，没有小孩在内，将小孩寄放在城内，不移动就不会有危险。

循蹄迹远跟出十里外，终于有所发现了，在一处小树丛藏妥坐骑，向侧绕走，乍起乍停小心翼翼，绕向前面两三里外的一座树林。

他估计得相当正确，人马全藏在这座树林里。向西两里左右，便是县城至南漳庄的大道。

地下的蹄迹，远伸至树林方向。如果不在树林内，他不再回头找坐骑，徒步追踪他足以胜任。

“我算定你们一定躲在这里？”他喃喃自语，快速地从树林的东北角窜入。

五六十匹坐骑，藏匿在树林中，加上急撤返回的八骑，人马已超过七十大关。n人都散处在林西边缘歇息，派了两个人负责了望，眼巴巴弛留急两里外盼大道，等候马车出现。

一个首要人物，聆听八骑士报告情势。

所有的人，皆感到心中暗惊，派出试探的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竟然在刹那间的一照面中，四个高手同时崩溃，未免太可怕了；心理上饱受威胁。“）

神枪太保身材高大，五十来岁正是人生的巅峰期，板貌在白天更显得狰狞，皮套袋改系在背上，上身的皮袄内，加穿了一件护腋蛙豆甲。

“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他向脸色不安的同伴大声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也怕人多；咱们有这许多身经百战的好手，还怕一个年轻小狗？九幽狐把他说成天神），以掩饰她们的失败，抽腿怕死溜之大吉。”

你们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再一心虚，咱们哪成得了事？”

“老大，设有九幽狐参与，咱们的实力便减了一半。”

神手翻天王鸿飞的口气，也显得有点胆怯：“得靠你我几个人，面对北斗星君，胜算并不大J口果小孩夺不回来，北斗星君便可放胆集中人手，无所顾忌地和咱们决战，咱们所付出份代价，可能十分惨重呢？”

“所以咱们必须倾全力，把小孩夺回，小孩才能将北斗星君狐身诱出，

任由咱们宰割。没有小孩做人质，他当然不会单骑和咱们拼命、诸位，不可丧气，咱们驱马蜂涌而上，务必把小孩夺回，小孩是咱们成功的保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神枪太保郑重地宣示决心，鼓舞士气。”世间绝不可能有真正的万人敌，凭咱们七八十个敢斗敢拼的好汉，压也会把那小狗压扁，刀山齐下他将成为肉泥。咱们不但要夺回小孩，而且必须把他除掉。除掉他等千砍匕斗星君的手脚，就可以任意摆布北斗星君了。

诸位，那七车金珠都是我们的，非夺回来不可，这些金珠，也是咱们下半生的倚靠，务必……”

身后传来一声咳嗽，打断了他的话。所有的人皆惊跳而乙大吃一惊。

“给你们每人一万车金珠，你们没有命享受也是枉然。”发突声的人说，“你们贼性不改，后半辈子不会有什么倚靠了。”

是霍然，双手各拖了一个像死了的人，手一动，人飞抛而“是他！就是他……”八骑中有两人惊叫。

人群奋勇前冲，咒骂着拔刃剑。

抛出的人飞舞着砸落，霍然随在后面冲出，拔出插在腰间勺柳条，发出一声震天长啸，冲入惶然走避的人丛，点打抽拂予雷霆攻击。

一沾即走二窜四五丈，去势如流光。

“哎……睛……”狂叫声刺耳，断手折脚的人倒地求救，帮助我，我的脚……人啸声震天，早已割断经绳的坐骑，在林中发狂般四散狂字，七八十匹马势如怒涛）地面亦为之震动。

在林园歇息的贼众，呐喊着狂追飞奔的坐骑，他们还不知宣来了强敌，抢回坐骑是第一要务。

制造混乱成功，正好浑水摸鱼。霍然不是在摸鱼，而是在了落水狗，满林窜走如飞，见人就用柳条猛抽狠揍。

柳条在他手中，比作为武器的两尺手棍，威力更强数倍，矛手手断，及脚脚折，当者必定遭殃，奔东逐西指甫打北，人多则避，人少一击即走，来去自如；手臂骨折的人还可以走动，腿骨断的人可就灾情惨重，只能等候同济救助，想逃也逃不了。

片刻，又片刻，林中追逐的人渐稀，各处求救声此起彼落，没有人追及他，也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追得最快的人，也倒得最快。

不久，四五里方圆的树林，已看不见有聚集的人了，人都走散啦！

逃走也不容易，坐骑都跑光了。

霍然并非有意逗引神枪太保追逐，事实上他也不认识神枪太保，反正乘乱东奔西走，有机会就把碰上的人摆平，再快速寻找另一些人，根本就没有人能跟在后面盯牢他，树林中任由他纵横。

这是一场狂风扫叶式的大混战，激烈狂暴而不精彩的毁灭性搏斗。

一击即走，毫无精彩可言。

【】

神枪太保身边，仍有充足的人手，共有八个死党，能紧跟在他后面八方追逐。

先后曾经有七次被霍然从后面袭击，骤然摆平几个人就去如星跳丸掷，另找走散的人下手，把他本来有二十余人的队伍杀得只剩下八个人了。

他们仍在搜寻，作绝望的最后挣扎。

“老大）不能再追来追去了。”

神手翻天早就知道不妙了，不得不提醒神枪太保：“这狗娘养的来去如电，避实击虚打了就跑。”自们没有人能追得上他，他却鬼似的随时出现痛下毒手，咱们毫无希望，喜不撤走就来不及了，恐怕全得被摆平在这鬼林子里。”

“咱们必须救助受伤的人。”另、位死党更是惊恐不安，“如果北斗星君报了案J自们受伤的人，谁也休想逃离甫官县，甚至会上法场。老大，认栽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神枪太保焦躁地问。

“和这个姓霍的家伙谈谈，咱们愿意罢手离去。”勺自们死伤惨重，就此罢手？” = ”“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日后再召集些弟兄来，姓霍的不可能永远在南漳庄，做奴才保护北斗星君。”老大，不罢手又如何？”

“仗：·.....、“识时务者为俊杰；又道是大丈夫能屈能伸。问题是.....、
“是什么？”

“咱们愿意罢手，他愿意吗？北斗星君肯吗。”死党沮丧他说。”目下咱们是输家。”

“老天爷！天知道咱们到底还剩下多少人？”

神手翻天痛苦地叫天：“姓霍的到底是何来路？他一个人犹把咱们上百个亡命好汉，杀得鬼哭神。嚎，天哪！难道只剩下咱们这几个人叮？”“、.....

树林占地方圆四五里，虽说是调林，但视线仍难及远，举目四顾，看不到有人走动。

“大概是的。”死党倒抽了一口凉气，“那混蛋如果再来两次偷袭，还得减少几个人呢？”

“不要再说泄气话了。”神枪太保不得不承认失败，“咱们快救助受伤的人，设法把他们带走。”

略一分辨方向，便向先前聚集处急走，沿途共救了五个腿骨被打断的同伴，分别背着走。

距聚集处约有半里地，看到受伤坐在树下的几个人。众人心中一宽，戒心立即减弱。

看到同伴，心中高兴是必然的事。

右后方一大树后人影电射而出，像一把尖刀插入人丛，或者像一头猛虎，张牙舞爪扑入羊群。

杉）条比枣木棍更具威力，扫击下盘罡风虎虎，脚骨一触即折，有如摧枯拉朽。

首先遭殃的，是那幕断后的死党，右膝被击碎，摔倒出丈外。

然后是三个背了受伤同伴的人，六个人像在同一瞬间砰然倒地。

狂叫声与狂笑声同发，狂笑的人影在树隙中闪动几下，便消失在林木深处，有如电射星飞。

“姓霍的！你不要斩尽杀绝。”神枪太保发疯似的厉叫。”我要和你谈谈。”

他完全失去追的勇气，看了霍然闪动窜走的速度，他心中雪亮，毫无追上的希望。

只剩下四个完整的人，所有的人皆欲哭无泪。

追不上拦不住，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悲惨搏斗。

“我去找他谈。”神手翻天一咬牙，“如果我不回来、你们不要等我。”

兄弟……”神枪太保痛苦地叫。

“不要阻止我，老大。”神手翻天一挺胸脯，昂然大踏步离去，“我必须冒险。”

一个以必死之心应付危难的人，勇敢无畏的。

狐身一个人行走，手中没有兵刃，应该不会受到偷袭，除非偷袭的人，是打闷棍背娘舅的小毛贼，稍有自尊的人是不屑为的。

神手翻天大胆地认定，霍然不是小毛贼。

大摇大摆远出两里外，再向北一绕。

林空寂寂，毫无动静。

他的佩剑挪至腰后，表示没有拔剑的意图，也有意让对方知道，如非必要，不想用剑相搏。

其实他的剑术，在行家眼中不登大雅之堂，剑只是引人上当的兵刃，真正致命的武器是他的双手，对方如果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剑上，便注定了老命难保，被他的手沾上，便有死无生，他任何一个手指，都可以成为致命的武器，洞穿寸厚的坚木轻而易举。

他要在手上下赌住，赌霍然有让他近身的机会。

正穿过两株大树的空隙，身后传来一声轻咳。

心中一跳，真碰上了。他沉着地止步，镇定地缓缓转身。

~霍然背倚在树干上)神情轻松毫无敌意、右手用三个指头，转动着柳条，用平静的眼神，泰然地注视着他，靠在树上毫无准备拼搏的准备，甚至翘起左脚交叠在右脚上，要挺身站直也将延迟一刹那，很难应付猛然快速扑上的人气相距仅八尺左右，他竟然放弃扑上的大好机会，只要迈出一步，就可以近身。

阁下定然是姓霍的人。”他双手叉腰屹立，尽量放松情。

“正是区区在下。”霍然虽然不会在江湖走动，说的话却带有江湖味。

“阁下好身手。”

“好说好说，谢谢尊驾夸奖。”

“豫阁下具有近乎神化身手的人，应该在江湖有阁下崇高的地位。咱们的弟兄，都是在江湖闯荡了半生颇有地位的人，居然没有人知道阁下的底细，可否见示阁下的真名号。”

“无此必要，你知道我叫霍然就行了。”

“霍老弟，你是魏庄主的弟兄呢？抑或是他聘请的保镖护院？”

“我在南漳庄作客，如此而已。”

“哦！作客替主人分忧，义不容辞，这是可敬的道义襟怀。

你已经占了绝对上风，咱们的弟兄几乎全军覆没，得饶人处且饶人，阁下可以放手了吧？”

“是你们不肯放手，你怎么问我？”

“试……”

“你们只要向后转，远离南漳庄，甚至远离南宫县，没有人会阻止你们呀！易地而处，你是南漳庄的庄主，你会驱使只会种庄稼的庆民，和大群飘忽不定的匪徒拼命吗？能将匪徒吓走，已经谢天谢地了。”

。”好，我们走。”神手翻天有意无意地移进半步，“咱们是挑得起放得下的人，输了认栽，这就带了人向后转，你不会斩尽杀绝紧楔不舍吧？，“不

会。”霍然仍无移动警戒的意思。”如果我存心斩尽杀绝，就不会手下留情了。自始至终，我不曾杀害任何一个人，下手有分寸，并不过份，是吗尸只要一迈步，便可闪电似的贴身出手了。

“就算你不手下留情，咱们也不怪你。”神手翻天长叹一声，又移近了半步，“毕竟咱们人多势众，你下毒手理所当然。

好，咱们一言为定，我们向后转，带了人远离南漳庄。”

“哦！你能代表神枪大保吗？”

“当然，他是咱们的老大，授权给我和你谈，任何约定都代表他的意思。”

“唔！虽则这种授权于法无据，效用可疑，但我宁可相信江湖道义，英雄好汉言出如山，千金一诺，言出必践。好，一言为定，你们可以平安离去。”

“谢啦！”神手翻天喜悦地抱拳行礼道谢，自然而然地接近了一步面面对：“你阁下大洪大量……”

“王老兄。”霍然打断对方的话，倚靠在树上的身躯仍然显得懒懒散散。“我不是什么大洪大量的人。这件事与我无关，只是碰上了不得不多管闲事；我与你们双方皆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不为已甚）出手有分寸。如果事情牵涉到我，而又理字在我一方、局面就会改观：）结果也将完全不同。”

“你的意思……”

……比方说，我与你的约定，那就是你我的事了，我会遵守诺言。如果你存心歹毒，利用约定掩护你的恶毒行动，对我不利加害于我，那就表示这是你我的仇怨了。卫老兄，獯得够明白吗？”

神手翻天居然能强行抑止出手的强烈冲动，极不情愿地散去手上所凝聚的真力。

“我明白你的意思。”神手翻天退后卜步，“在下深感盛情。”

在转身举步的瞬间，突然止步，那股突下杀手的冲动又在心头涌升，强烈的程度甚至增加一倍，浑身起了强烈的气血腾涌反应，跃然欲动双手呈现痉挛与冒汗现象，有猛然扑上的冲动。

猛然扭头盯着霍然，突然气血的脉动立趋缓和，怒涌的扑上冲动消失了，手心不再冒汗。

霍然仍然懒懒散散倚在树上，手中的柳条，仍在无意识地缓缓在手指中旋转，脸上有飘忽的笑容，缓缓抬起左手轻轻挥动。

“好走，不送。”霍然像在和朋友道别。

神手翻天僵笑，也举手一挥转身走了。

远出十余步外，又止步转身回望。

霍然已站正身躯，丢掉柳条，缓缓取出连鞘剑，也信手丢出丈外。

“我是怎么了？”神手翻天呆呆地自问，“我为何不扑上去，撕裂他的胸膛？”

他找不出答案。现在，他已经没有转回去动手的勇气了，拍拍自己的脑袋，重行转身大踏步走了，一直不再回头。

霍然穿林而走，要回去找坐骑。他已经和车大约定，车在七八里的某处地方停留，等他前往会合，再驱车返城，载运六个小孩。

离开现场百十步，前面一株大树后，踱出灰衣裙飘飘的九幽狐，衣裙与树干色彩差不多，如果贴在树上不动，走近也不易发现。

“我算是服了你。”九幽狐似笑非笑，“你一个人也没杀，而且一直不会

用剑。”

“无仇无怨，杀人就不合道义了。”他泰然走近，两人并肩举步，“毕竟是我多管闲事，何况他们虽则贼性不改，十分可恶，但并没杀死南漳庄的人，我如果下毒手，他们双方的仇恨就无可化解了，岂不是我促成的？”

“靠武功混名利的人，你弄断他们的手脚骨，比杀了他们更残忍。”

“你少来，呵呵！”他大笑，“练武人不小心弄断某些骨头，伤了筋肉，平常得很，所以·必须学打之前先学挨打，学如何医治跌打损伤甚至行功自疗……”

“你少贫嘴，有几个人能练成行功自疗？你把天下的练武人，都看成了不起的高手？”

“不是吗？至少这期间，我所遇上的人，都是了不起的高手，我那件破棉袄，以及身上的伤口，就表示比我高明的人多得很。

你那几位侍女，断了的骨头，我敢保证你已经作了最佳的治疗处理，要不了多久便可复原。断了的手脚，才无法治愈，人毕竟不是暇蟹，手脚断了不可能重生。”

“你在神手翻天身上弄了手脚？”九幽狐笑问，“那家伙是真正的亡命，阴毒凶狠是不饶人的？”

“哪个人是神手翻天？我不认识几个人。”

他摇头苦笑：“你们亮出一大堆夸大吓死人的名号，我毫无所知，不知即不惧，吓不倒我。我没在他身上弄手脚，只要他不可妄动，不要惹我生气，以免我折他的手脚。

他很聪明，乖乖走了。狐狸，你找我有事？”

“想来看看结果呀尸“言不由衷，你肚子里……抱歉。”他脸一红。

“你不要想歪了。我告诉你，看到我这头九幽狐肚子的人，是活不了多久的。”

九幽狐用肩碰了他一下，嫣然一笑但脸有点红：“你这小伙子很正派，没用色欲的眼光看我，很难得。我想，你对周小妹所说的话可信。”

“我说的什么话？”

“你说你见过比我们可爱一百倍，美丽一百倍的姑娘。你身边就有一个，善体人意比我们好一千倍的女人。”九幽狐白了他一眼，“我不服气，我要看看她，到底是什么天仙化人、比我们美丽一百倍的姑娘。”

“信口胡扯的话你也相信呀？”他用笑掩饰自己的情绪波动，因为他自然而然地想到李秋燕小姑娘，“说你的来意，要不要我施展心神搜秘术？”

“你敢？”九幽狐拍了他一掌，“你的道行比我高，难道不觉得，能完全知道人门的想法心意，是十分不愉快的事吗？”

“我知道，所以除非有绝对必要，是不会使用的。”他苦笑，“每一个人，都难免有些事涉及隐私，绝不可能所行所思都效法圣贤。道德行为规范，禁止不了凡夫俗子的妄念幻想。这些妄念幻想并非犯罪行为，不希望被人知道。

能探测别人的心灵之秘，不但不愉快，而且痛苦。尤其是自以为是圣人，希望天下苍生都是圣贤的施术者，一定会痛苦得去跳河，因为天下苍生没有几个圣贤。”

“少嘲世骂人好不好？难怪你把我看成狐狸精，首先就先人为主先定立场，从我狐的绰号先下定论。你是圣人吗？”

“不是，我不配。喂！你有完没有？”

“好吧！说正经的。你真知道炼魂修士和中州双奇的行踪？”

他们真到了这附近叶“不知道，我只知道早几天他们出现在德州……”他将德州发生劫皇船的经过概略说了。

“原来如此，我还没听到风声呢。这一带不是江湖朋友的猎食场，穷乡僻壤不易传到。”

“你与那些人……”

“那些人都是圣贤，嫉恶如仇，武功超绝，我承认我怕他们。你如果不做圣贤，可得提防他们，把你看成除之而后快的罪犯歹徒。”九幽狐冷冷他说，语气中有债涵，“一旦他们认定你是歹徒恶棍，你以后的日子肯定会十分难过，凶多吉少。”

“我会尽量离开他们远一点。”

“那就好。他们大概不会在这一带行脚，可能忙着举起侠义之剑，忙着追查不法的劫船贼，我不必慌张张离去啦！我与那个炼魂修士，有些过节未了，也奈何不了他。小兄弟，后会有期。”

举手一挥嫣然一笑，袅袅娜娜地走了，年近四十的半老徐娘，成熟女人的风韵极为动人。

“这头狐狸会迷死人。”他盯着九幽狐有韵律扭动的动人胴体，不由自主发出赞美声。

7

马车远里外，庄中就冲出一队人马接应，接到车大喜过望，捧凤凰似的将霍然迎入。

秋燕小姑娘喜极而位，一进门便投入他怀中直掉眼泪。

略一叙述经过，北斗星君断然要替他治伤，不管他肯是不肯，似乎有意卖弄自己的金创药，是如何灵光的灵丹仙方。

一听是九幽狐在主持大局出主意，北斗星君悚然而惊。

“如果这头狐狸真要行凶施虐，进出我南漳庄并无困难。”

他告诉霍然：“我庄中的子弟，很难发现或阻止她进出。”

这头狐狸以阴险精明威震江湖，所以称为九幽狐，并非指以荡的狐狸精，而是会把人送入九幽的凶狠妖女。所以，那姓周的姑娘，才不避嫌地和她同行，不怕蜚语流长）九幽“不是淫荡的女人。”

“哦！那姓周的小女人你认识？”

“可能是大河苍龙周天豪的女儿。”

北斗星君说：“你说她的剑术了得，居然能击中你四剑。”

大河苍龙是取代我和神枪太保地位，成为领导大河两岸的巨头，他的剑术出类拔革，是少数宗师级的剑术名家。这一代的剑术名家中，真正受到推崇的名家中的名家，共有三个人，称三大神剑客，也称天下三剑，因为他们的大名中，都有一个天宇。排名第一的魔剑许天化，大河苍龙周天豪第二，第三是一剑横天华天雄。这三个人，剑术的神奥相差无几，差的是内功修为有些高下。再神奇的剑术，如果没有超绝的内功御使，一切神奇妙招皆派不

上用场，只能和相等的高手论高下。”

霍然心中一动，想起了笑魔君的女儿傅玉莹，正是剑魔许天化调教了六年的门人，一剑就几乎令唯我神君出彩，剑术确是神奥辛辣。

“以后她最好不要再向我递剑撒野。”

他悻悻他说：“我不会用不知道身后有人偷袭做借口，掩饰中剑的事实遮羞。但如果我心中有所警觉，她想击中我谈何容易？以她的身手来说，偷袭也是事实。我修养有限，她以后最好识像些自爱些，哼！”

“据我所知，大河苍龙周天豪，虽是黑道的风云巨孽，为人却十分正派。姑娘们情绪不稳定，反应是直觉的，行事不知利害不考虑后果，也就难免犯错。深思熟虑，是我这种久历风浪老奸巨猾的事。希望你不要和她结仇，惹上黑道巨孽不是愉快的事。”

“我知道，所以希望少生是非。”他苦笑，“我出门游历没几天，就连番风雨是非层出不穷，真有点穷于应付，大有寸步难行的感觉。”

“在我这里多住几天，我指导你如何适应江湖邀游者的门道。比方说，如何找门路更改姓名行程，如何能找到门槛与牛鬼蛇神打交道。我虽然不再在江湖闯荡，)江湖上还有些朋友拥有风光的局面。像你这样没头苍蝇似的乱闯，会出大纰漏的。比方说，你在槽河附近出了事故，怎么鬼撞墙似的，远跑到这附近的穷乡僻壤来？在穷乡僻壤。你绝不可能脱出仇敌的追踪。呵呵！”

北斗星君大笑，拍拍他的肩膀，“要想鱼龙变化，首先你必须把自己，先变成适于变化的鱼龙。”

“三天后。他驾着一辆北斗星君赠送的小马车，车后有一匹备用马，身上有了可以乱真的身份证明，衣着鲜明，轻快地南下；

北斗星君告诉他，路引中的秀才身分，是最佳的掩护，而且可以公然挂剑在闹市进出。各府州的治安人员，见面就矮了一截。

如果不幸犯了案。上了公堂，问案的大老爷，必须请出各州县的学政，当堂革去功名（秀才本来没有功名）身分，才能按在堂下跪伏打板子。

这可不是容易的事。

各州县的太爷们，对合法的游学书生头疼已极，最好敬鬼神而远之，不但查证身分费时费事，还得准备盘缠金银，肆应这些书生呈一张拜帖，借口盘缠用尽打抽丰。

江湖上某些有名望的人，以书生、秀才、什么儒的绰号行走，确也受到各方人士的尊敬，这是事实。

他有真正的秀才身分，外表也必须有秀才味。

暮春三月下扬州，正是草长莺飞的最佳时节，春风已绿江南岸，良辰美景不胜收。

扬州已恢复宁静，百姓们忍气吞声，怀着悲痛盼乙情，默默地、哀痛地舔伤口，努力地、无可奈何地抚平心底的伤痕。

正德皇帝已经在南京大玩特玩，听不到扬州人的哭泣与咒骂声。

皇帝在扬州遍刷处女寡妇二十四天，按名册刷一个也逃不掉。有些处女失踪的家庭，甚至遭到家破人亡的噩运，只能暗中向上苍投诉，打掉牙齿和血吞。

小马车在南门外的广陵驿右面不远，颇有名气的江都老投宿。

旅行后期，他为这部小马车大为烦恼，尤其是进入南京地境（南京北

境是海州徐州)之后,车马已无用武之地,乘船乘轿连小驴也很少有人骑乘,乘船过渡困难重重,有些地方的渡船,根本容不下马车。

在扬州,他这辆马车恐怕找不到买主。

他的经验愈来愈丰富,躁急的个性也在慢慢改变,第一步便是先安顿再说。

李秋燕小姑娘也有新的身分:他的妹妹霍燕。

第一件事就是探道,他出现在城北的牧爱坊。

他应该先到府学,或者到汇俊坊县学投帖,以后在府城活动方便得多,但他不想张扬。

从府学门口向东走,经过文津桥,他像一个学舍生员青衫飘飘一摇三摆。不用冒充斯文,他本身就是人上人的秀才。

拦住一个顽童,大方地先塞给顽童一包糖果。

“小弟弟,李教谕的家在哪里?他亮一亮另一包糖果,“学舍的李教谕,也叫教授。”

“他们搬走了。”小顽童措指一座小宅院的院门,“大闺女没啦,住不下去啦!”

“搬了?搬到何处去了?”他将糖果递给顽童,心中暗暗叫苦。

送佛送上西天,显然他送的佛,在西天没有座位,他的责任未了。

“搬到何处去了?”他催问。如果搬到另一坊另一条街,找一找不会太麻烦。

“不知道。”小顽童大摇其头。

“想想看,再想……”

这一家的院门开处,踱出一个白发苍苍老人。

“你是学舍的学生,怎会不知道李教谕的事?”老人显然先前在院子里。听清门外的话:一除非你不是学舍的学生。”

“不是,老伯。”

“哦!那一定是江都县学的学生。”

“是甘泉县学的学生。”

“难怪了。李教谕辞职因故乡去了,唉!”老人叹息一声,“一位高洁的读书人,遭到那种祸事,哪有颜面立足?而且别家的女儿虽然受到残害,毕竟仍然在家,他的女儿却失了踪,情何以堪?”

“罢了!”他泄气他说。

“老天爷不长眼啊!那些兵……”——“老伯,你不能将这些罪行,归在兵身上。”他气冲冲他说,一罪行在于指使兵的人身上,老天爷看不见。因为老天爷很自私,放纵他的儿子造孽,你千万不要相信天老爷是仁慈的。”

皇帝自称天子,天者爷的儿子。

他大踏步走了,脚下沉重。

出了南门,他发觉身后有人跟来了。

口那时,新城还没增建,南门外广陵驿附近的南关大街,是最热闹的所在,街市直延伸至槽河旁。

他已非吴下阿蒙,已发现有人跟踪,心中有数。李教授的灾祸未了,人虽迁走了,遗患仍在。

他大为不满,落井下石的人一定不是好东西。

走了一半大街,他折入一条小巷。没错,跟踪的人跟来了。是一个高瘦

的中年人，穿青布短夹袄，像一个普通市民，很可能衣内藏有匕首一类短家伙，接近用匕首挟持极有可能。

闹江龙伙同一众各路人马，在德州有志一同拦截快马船，他心中称快，对这些好汉颇感佩服。

那么，查李教授根底去向的人，一定是快马船上殃民官兵的党羽，必定在调查被动走美女的下落，难怪他冒火。

脚下一慢，倏然转身。

中年人一怔，迟疑地止步，一触及他神光暴射的虎目，机警地退了两步？

“干什么？”他一点也不像一个士子，气势汹汹像是要吃人。

“噢！你……”中年人是行家，吃了一惊。

行家才会体会出他流露的杀气，能早一步看出凶兆。

“你跟了许久，从城北跟到南门外。”他逼进两步虎目彪圆，“说不出道理，我剥你的皮。”

“今天不是放假日，你怎么不在学舍读书，却在外游荡？”

“你不像府学的学生。”中年人讶然问。

那年头，最好不要得罪学舍的学生。府学的学生通常有秀才身分（附读生除外），一闹事，巡捕一出面，有理无理，对方首先就得倒楣。

“关你什么事？”

“我从山东来，曾经绕道至寿州庐州查线索，回来晚了半个月，到处打听李教谕的下落，只知道他已迁回原籍，却没有人知道他原籍在何处。”

“你为何查他的下落？”他心中一动。

从山东来，有意思。

“我得了他三百两银子，托我上京调查照料他的爱女。到了山东德州，才听到皇船被劫的消息，已经是十天前的事。后来听到消息，皇船上的十个绝色美女，分别被人救走了。我得到风声循线索查，在寿州查到一位姓郑的小姑娘下落，白跑了人越。”回来发现李教谕已经迁走了。迁籍的事大有可疑，说不定是失踪的，我查不出结果。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我得向他有所交代呀！今天恰好发现你在打听李教谕，所以跟来了，希望知道一些线索。公子爷，可否借一步说话？”

“你是……”

“小姓张，张成栋，手勤脚快，专门替人打听消息寻人找物，在江对面的镇江府，有一番局面。”

寻人找物，得找地方上专门经营这种行业的人。通常由这些人派几个汉子，沿街敲锣贱喝，以及张贴寻人招物榜，算是正当的行业。

但真正具有派人至外地侦查能力的业者，必定具有相当像样的实力，人面广，各方关系良好，有时需冒风险，所以需有能冒风险的人才。

李教谕到镇江请人调查，可知扬州一定没有人敢接受他的委托。

“好，我们得好好谈谈。”他的气消了。

“河边绿杨春的点心不错，我请你。”张成栋欣然作东。

“不，作东是我的事，我不是吃定了苦哈哈的穷秀才。走，你领路，我不知道绿杨春在何处”囚曰曰

扬州的绿杨春有好几家）这一家在潜河旁。两人在偏远的角落占了一

桌，叫来几份点心沏壶好茶。

江南人有好茶出产，有名扬天下的最好茶具，但喝茶的品味似乎不怎么样，真正纯喝茶的人并不多，点心杂食反而喧宾夺主。“扬州本来我有门路。”

张成栋一面喝茶，开门见山谈上正题：“可是，这次碰了钉子，衙门里的人一提皇帝在这里胡作非为的事，莫不掩耳一问三不知。市民们提起皇帝在这里奸淫掳掠，同声咒骂怨天恨地，但不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城西南运河旁的扬州卫城，军方派有探子，禁止谈论这件事，耳语者罪。”张成栋压低声音，“要被捉进卫城，麻烦大了。”

“去他娘的！”他粗野地咒骂，“我是慕名来访问李教授的，十分失望。张兄，说说你在山东所获得的消息，以及追寻的经过。”

“我接到买卖，已是皇帝走后的事了。皇帝是正月初六动身的，我十五赶到，开始找门路打听……”扬州上万个被看。中的处女与寡妇。”在皇帝淫乐期间，陆陆续续被放回，但有些特别绝色的处女，从此失踪不曾返家。

李教授的爱女，便是其中之一。

张成栋是调查的行家，查出不时有皇家的快马船，悄悄带了金珠和美女直航京师，主事的人是副将军国贼朱（江）

彬。

他必须前往京师调查，向江彬的爪牙打听李小姑娘的下落。

他乘船前往京师，在德州才知道有一艘快马船被劫的消息。

调查的结果，他甚感为难。

劫船有不少各路人马，得手后各奔前程。那艘快马船上，共有十位绝色美女，到底落在哪一路人手中，无法查出结果。

他查出一群人的来历，是行踪飘忽，一度曾经名震南京豹邪道大豪，拥有不少人手的天蝎星公孙皓）

这群人抢得几箱金珠）带走了一位美女，西走广平下徐州。

他存了万一的念头，追踪到寿州，果然查出那位美女的下落。

那位小姑娘姓郑，十四岁，被安顿在远亲的家中。

说是劫贼们好心，专程把她送交远亲藏匿，没索取分文便走了，甚至留下小姑娘的伪造身份证明。

他十分失望，无法再进行查证工作，返回扬州覆命，岂知李教授已经不在了。

“天蝎星是邪道的大豪，一个可怕的人物，居然做出这种有天良的事，委实异数。”

张成栋最后万分感慨他说：“反而是万民主宰的天子皇帝，做出这种混灭天良绝子绝孙的事。公子爷，我觉得你去查，可能比我有有效。”

“怎么说？”霍然可不以为然。

“我所接触的人，都是三教九流的牛鬼蛇神。你找学舍的士子查，定有所获。”

“唔！不错。”他醒悟，必须找对门路才能有所获。

“假使查出下落，你如果去见李教谕，就把我所得的消息转告他吧！我已经无能为力，请他另找高明。我万分抱歉，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你老兄已经义薄云天了。”霍然郑重他说，“我尊敬你。

这件事交给我，我会尽力。”

“你得小心，有许多人都在查，查劫船贼，查金珠美女的下落。”张成栋热心地提出警告：“这些人中，有官方与军方的人，有黑道好汉，有侠义道高手名宿，以及邪魔外道，别让那些人缠上你”。“他们最好别来缠我，除非他们像天蝎座一样存有好心的人，哼！”

张成栋是行家，早已看出他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听那一声哼充满杀气，不由摇头苦笑。

两人谈了半个时辰，一声各自珍重各奔前程。

口两人分别住在相邻的上房。

名义上他们是兄妹，相邻住宿便于照顾。

轻叩姑娘的房门，门开处，小姑娘笑吟吟一把将他拉入，活泼地替他斟茶。

可是，当她看清霍然脸上的神色不对，几乎失手落杯，眼一红泪水模糊。

“大哥哥，我……我的爹娘……”她已感觉凶兆，对霍然的神色变化有深入的了解。

“你先不必焦急。”霍然握住她的手：语气尽量温柔，“告诉我，你的故乡在何处？”

“故乡？”

“你爹娘已经迁返故乡，他们怎能仍在扬州遭人耻笑？”

“哦！只要不是出了意外……”

“确是迁走的。”霍然硬着头皮扯谎，其实他对张成栋所说的失踪有点相信：“回故乡一查便知道了。”

“我记得在四岁那一年，曾经回故乡扫墓，以后便因路途遥远，爹的职务也丢不开，所以……”

“在何处？”

“杭州。”

“老天爷！”他拍拍自己的脑袋。

“大哥哥，有……有困难吗？”她偎入霍然怀中，怯生生低问。

“不是有困难，也不是因为路途远。”

霍然轻抚她的秀发：“而是万一在杭州有……有耽搁，或者你爹娘途中有事在某处稽留，便得重返扬州从头查起，天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让你们骨肉重聚？”

“大哥哥……”

“不要说，小妹妹。”

霍然扶姑娘坐下：“目下有很多人，都在查皇家金珠美女的下落，相当危险，扬州不能再逗留。第一件事是准备离开，动身前往杭州。如果我能找得到可靠的朋友，把你暂时安顿，我一个人速度快，查起来也方便。”

“大哥哥，我郑重地告诉你。”小姑娘纤手捧着他的脸，神色庄严：“你是我这一生中，最信任最敬佩的人，甚至信任敬佩的程度，胜过我的爹娘。如果要死，我要死在你的怀中，不要抛弃我，求你。

我……

我愿将生命交到你手中，我的生命本来就是你重新给我的，如果人死后，真的有鬼有灵，我会永远依附在你身边，直至永远，永远。”

“我们一起走。”他捉住小姑娘的双手，“不论发生任何变故，你都不要怕，知道吗？”

“跟着你，我已经觉得我已经逐渐勇敢起来了。”

小姑娘含泪而笑，目光凝注入他的眼神深处：“我觉得神站在你的一边，我每天都向神祈祷，没有任何妖魔鬼怪能伤害得了你……”

“废话，那个姓周的女人，就刺了我四剑。”

他也笑了，扶小姑娘坐下：“天黑之后，我要找人证实一些消息才放心，你一个人在客店，怕吗？”

“我用凳把门顶牢。”小姑娘拍拍酥胸：“请你替我买一把匕首，我……”

“你什么都别想要。”他摇头拒绝，“少给我转怪念头耍花招，一切有我，知道吗？”

“人家知道啦！”小姑娘伸舌头做鬼脸。

“你好好歇息，我去找店伙卖掉马车，办理雇船离境手续。”他向房外走，“门一定要上闩，听到我的声音才能开门。”

雇船本来很简单，江南水乡皆用船代步。

但要雇远到杭州的小客船，可就不是易事了。

广陵驿码头规模小，只能停泊在扬州附近航行的船只，长途客货船，规定必须到朱莫湾潜运码头停泊。

他初来乍到，懒得亲自跑船行，委由店伙办理，反正他有的是钱，有钱可使鬼推磨。

风声不太妙，他必须尽可能避免亲自出面，尽快早离疆界。

劫船贼中，那个叫陈百川的混蛋认识他。这个混蛋是否抢到金珠珠宝他不知道，如果抢不到，很可能回到扬州打听消息，他不希望碰上这个人，和那两个漂亮的少女，碰上了难免有纠纷。

他本来要找这个混蛋出口怨气，现在却不希望碰上这个混蛋。

店伙带了一个叫张大柱的人来见他，是一个小客船的船主，船藉在苏州，拥有行驶苏杭扬州南京的航权，这次送旅客到扬州，正好多赚一笔回航钱。

他要先看船，才付三十两银子的船资。

有小姑娘同行，乘的船绝不可以像猪圈，而且要快，慢慢划哪一天才能到杭州？他是操船的专家。

沿河北岸至东南城根，整条街路都可以泊舟，但并非码头，船来来去去，沿岸停泊了三两百大小船只，广陵驿附近最多。

船泊在广陵驿东面不远处的河堤，是一艘小客船，仅有前后两舱，单桅，有六名舟子住在后舱，用的是橹而不是桨。

船主张大柱真的壮实得像柱，五个舟子也老实健壮，他相当满意，对船也无可挑剔，当堂付给二十两银子订金，另交二十两银子，交代船主沿途购买可口的食物，有一位小姑娘同行，他知道需要些什么。”

正在舱面交代船主，码头跳板前缘，出现三个人，一男两女，衣着丽都，像是有身分的人。

但领先那位男士。却有点不伦不类，穿了一袭浅蓝色长衫有模有样，但行动袒臂手长脚长，走动间瞟悍气外露，那双怪眼更是精光四射。

女的年约双十年华，春衫长裙，眉目如画，凤目特别明亮灵活。

“这种小船相当快。”这位中年男士指指小客船，不理睬船上的人，“可以乘坐十个人，诸位姑娘急于要快船到南京，如果对这艘船满意，在下就招呼船主准备，不然只好另行设法找更好的船。”

“好，就要这一艘。”那位瓜子脸女郎表示满意。晚上我们就动身，劳驾你六爷多费心，十分感谢。”

“能为诸位姑娘效劳，是在下的劳幸。”六爷愉快他说，向船上招手：“哪一位是船主？上来说话。在下钱江。你们是江南的人吧！不知道在下的来历，我告诉你就明白了，我要肩你这条船。”

扬州称江北，镇江叫江南。

但在地人口中，江南却是南京附近甚至包括苏杭的统称。

船主傻了眼，不知所措。

往来扬州的客货船，江南江北的船户，对扬州的虎鲨钱江，怀有一分敬九分畏。

扬州水上三位大爷级混世果雄中，虎鲨钱江排名在中。

他人数量最少，但暗中替他撑腰的人大有来头，来头大得令人害怕，整人的手段也最凶狠。

“钱爷，小的这艘船，已……已经被这位公子爷雇……雇了。”船主张大柱不敢上岸）惶然地期期艾艾说明原因，“办妥手续就……就离埠。”

所有的目光，皆向背手而立，笑吟吟不像武夫的霍然注目，真有公子爷询问温文气概。两位女郎的打量目光，似乎另有意义。

“叫他另雇。”虎鲨钱江大不耐烦，船主的拒绝伤了他的威望自尊，“滚上来说话，可恶。”

“钱爷……”

霍然伸手拉住了发抖的船主，一摇三摆走上跳板。

虎鲨钱江堵在跳板前端，显然无意让他上岸。

“你叫钱江？”霍然不想硬行抢登；脸上似笑非笑，“你要硬雇我已雇定的船？不要，阁下。”

“不要也得要。”虎鲨钱江态度强硬；向身侧举手一挥，“叫他走。”

过来三名大汉，一看便知是泼棍打手。

“好，我走。”霍然摆出示弱态度，“我这就进城、到江都县衙与扬州府衙两处官舍投名帖，看扬州的两位公祖大人怎么说。你叫钱江，我记住了。”

北斗星君要他保持秀才身分行走，确是最佳的护身符。在大都会中有王法的地方走动，泼棍土豪还真不敢和人上人斗，秀才就是人上人。

侮辱官绅，罪名不轻。

这是自古以来，家天下帝国皇权必须维持的特权，因为官吏仕绅，都是朝廷任用过的人，或者是即将或将来要任用的人。

虎鲨钱江傻了眼，也气得脸都绿了。

三个泼皮也却步，还真不敢撒野。

码头上人多眼杂，很可能有巡捕走动。

如果他们胆敢不顾一切行凶，别想在扬州混了，泼皮打手跑得掉，虎鲨钱江肯定跑不掉的，衙门里的可敬巡检捕快们，会向他们的撑腰人施压要人。

瓜子脸俏丽女郎伸手虚拦，拦住强忍怒火又急又羞的虎鲨。

“算了，钱爷。”女郎淡淡一笑，“劳驾另行设法，走吧！”

虎鲨下不了台，凶狠他死盯着泰然自若的霍然。

左方不远处，一个青衣中年人大踏步而来。

“钱江，你干什么？”

青衣人瞥了一眼，目光凌厉地落在虎鲨身上。

霍然那一袭儒衫，普通平民是禁止穿着的。

“没事，没事。”虎鲨的态度转变得好快，脸上有僵笑，“与这位公子爷商量雇船，没事，罗大人。”

称大人，来头不小。

“公子贵姓？”罗大人向霍然客气地问。

“敝姓霍，游学途经贵府，即将渡江南游。”霍然也客气，“大人是……”

“江都县的罗巡检。霍公子，这个人怎么啦？”青衣人指指钱江。

“没什么，正如他所说，商量雇船的事，有点小意见不合而已。罗大人公事忙，请放心”巡检，是正式的从九品芝麻绿豆起码官，官虽小，仍然可称大人。捕头捕快不是官，只能称爷。

“那就好。祝公子旅途顺利。”

罗巡检的目光转落在虎鲨身上，瞥了两女郎上眼。”钱江，你这两位女宾，晤！本官有点眼熟……

“嘻嘻！我也认识你呀！罗大人，通臂”穿心手罗公远。不要查我们的底，好吗？至迟明天我们就走人，大家都有好处。”

瓜子脸女郎银铃似的悦耳嗓音，冲淡了紧张的气氛。

“那就好。”

罗巡检冷冷一笑：“我会留意任何风吹草动。如果我办不了，我会交给卫城的骄兵悍将办。他们被那个什么朱副大将军，逼着查劫皇船的贼，逼得要上吊，一旦弄到疑犯，有人就快活了。”

“嘻嘻！反正快活的人不是你。”女郎偕同伴离去，一语双关，临行扭头瞥了霍然一眼。

罗巡检紧跟着举步，对霍然毫不生疑。

霍然不再登船，打定主意尽早上船安顿，免生是非，立即返店准备。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不想生是非，却避免不了是非)”城外没有夜禁，码头上灯火通明。

回口回日

小姑娘必须夜间上船，扬州可能有人认识她。江南的女人绝大多数是天足，她不是小脚伶仔的小姑娘。

在这期间，她已经习惯于锻炼自己，缠着霍然教她练气以强健筋骨，几经凶险，她知道于金大小姐的岁月已一去不回，她必须坚强地站起来。

前途危难仍多，吉凶难卜，她一定要能照顾自己，霍然不可能每天寸步不离保护她的安全。

所以，她要霍然替她买一把匕首。

匕首的作用，她知道，霍然也知道。

一个有决心自己站起来的人，一定可以站起来。

“她甚至可以携带自己的包裹，不再是弱不禁风的千金大小姐。走在前面，提着的包裹份量不轻。霍然要监督挑行囊的挑夫，目光不可能一直留意

她的一举一动.经过三个像是旅客的人身旁，她的包裹被人攫走了。

“哎呀！”她惊叫，盯着那位英俊而秀气的年轻男旅客发呆。

年轻旅客手中，有她的包裹，秀气的脸庞笑容怪怪地，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不老实“在她刚发育还没完全成熟的酥胸溜来溜去。

霍然跨出一步，随即颓然止步。

另一位瓜子脸的俊秀年轻小伙子，已傍在小姑娘身侧、随时皆可伸手把小姑娘逮住。

“大白天，你书生的身分高人一等。”瓜子脸小伙子盯着他怪笑：“夜间你神气不起来了。你这位小香扇坠似的女伴好秀气，我见犹怜，不会是诗婢吧？书生游学，应该带书僮的。”

小姑娘终于明白了，是故意生事的仇家。

“还给我。”她向取走包裹的年轻男士说，居然有勇气面对意外事故：“不然我……”

“你怎样？叫救命，叫抢劫？”年轻男士笑问。

“我踢你。”

她果然抢前一步，一脚踢向年轻男士的右脚迎面骨。还真有章有法。

年轻男士退了一步，格格怪笑。

“小妹，别理她。”她是女的。”

霍然阻止小姑娘进一步出手。

霍然已看出这两个年轻男士是假货，而且知道就是白天争着雇船的女郎。

他不能抢出救助，那位瓜子脸女郎，必可在她接近小姑娘之前，把小姑娘攫住。

“她们要做什么？”

“要抢我们所雇的船。”

“不，要搭你们的船。”

瓜子脸女郎手一伸，便搭住了小姑娘的肩膀：“由于引起了那个巡检的注意，他盯牢了我们，吓走了那些码头亡命，我们无法再雇到船了。我们有四个人，搭你们的船到南京。”

不管你们是否愿意。”夺得包裹的女郎接口，“我们的另两个人，已经接管了你们的船。”

“你怎么说？”瓜子脸女郎补上一句追问。

“我们走苏杭，到南京不顺路。”霍然有点光火，但不便发作。

只过多耽搁两三天。”

瓜子脸女郎沉声说：“我们不是坏人，至少不是太坏，不会对你们不利。其实，我们另有许多手段达到目的。这一种手段最温和，那是对你们客气，知道吗？”

“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除非你们不识抬举。”夺得包裹的女郎语气也转厉，“你们如果不合作，声张起来，那就……”

小姑娘一转头，一口咬住瓜子脸女郎搭在她肩上的手，手一抖，她“哎”了一声吃到苦头，那只娇嫩的手咬不动，牙齿反而似要折断。

霍然一声怒吼，踏出一步。

“你试试看？”瓜子脸女郎的另一只手，搭上了小姑娘的头顶，“你绝对禁不起一击，不要逞强。~小姑娘梳了两根油光水亮的大辫子；头顶没有任

何保护，五指一收或者下震，后果不问可知。

“好吧！让你们到南京。”他忍下一口恶气，表示在暴力下低头，“沿途你们如果借故生事，后果自负，你们也最好识相，不要激怒我。”

“你想扮演强项书生？免了吧！在我们这种人面前，你最好不要摆书生威风，你不会享有特权。”

“是吗？”他冷冷一笑，“放了她，走。”

小姑娘一把夺回包裹，奔近霍然身边。

口这是可以乘坐十名旅客的小型客船，前舱分隔为两间，男女分住走道在外舷，所以夜间女客在外走动，相当危险。

当然，夜间或白昼，旅客都没有在外走动的必要。前舱面是船夫活动与工作的地方，旅客也不宜出舱妨碍船夫工作，旅客只好乖乖呆在舱内活动。

四个女扮男装的女人占了一间，小姑娘坚决拒绝与她们同舱，可把霍然弄得进退两难，虽则名义上是兄妹，也不能像五六岁童年期同房异床相处。

小姑娘却不在乎，兴致勃勃地收拾寝具，分占两端角落，把船舱整理得整齐，清洁，垫具袁枕整理得十分妥贴，对船一点也不陌生。

舱本来可住五个人，两个人活动空间增加。

看她整理得如此细心，天真无邪的笑容十分可爱，霍然也就不再拘束，暂且把烦恼丢开。

霍然补交了船资二十两，绕道走南京。

船主张大柱心中雪亮，知道他被劫持了。

白天两个女人的面容并没改变，改穿的男装瞒不了人。

好在没发生冲突事故，也心中害怕不敢声张。霍然大方地补加船资，所有的船夫皆乐于不加过问，也不敢过问。

船上载有不明来历，或者犯禁的旅客，船主是要负责任的，得冒船被没收收入坐牢的风险。

船主希望遵守规定明早启航，女暴客们却不愿意，逼着船主动身，船离码头已经是三更将尽。

顺水顺流，船平稳地驶入三汊河，驶入仪真河道；那是下放船只的航道。从大江上航的船只则走瓜洲，上下航分道不能走错。

好在碰上退潮，船速增加。今年春水足，春汛期间风涛险恶，船一进入大江一就不会平稳了。

舱中悬了一盏小灯笼，随船的晃动不住摇摆，渐渐可以听到风涛声，可知河面愈来愈宽了。

预计明早已牌左右，可以抵达仪真，必须接受查验越境证明，没有合法路引的人将被扣留法办。

霍然感到忧心忡忡，这四个鬼女人恐怕会引起麻烦。

倒不是怕女人们没有路引，而是担心罗巡检，通知巡江船留意他这艘船，查这四个可疑女人的底。一旦船只被扣，就得大费手脚了。

小姑娘有点紧张，但并不害怕，她曾经看过霍然发威，而且知道霍然不喜欢走极端。

两个女人挟持她，霍然投鼠忌器忍耐，并不表示霍然奈何不了这些女人，而是这些女人还不会对她和霍然造成伤害，情势并不恶劣。

“霍然仔细地检查毕舱门舱窗，她跟在一旁留心察看。检查妥当，霍然

将一根腰带缠妥在腰际，倚窗坐下。

“大哥哥，她们是什么人？”她紧倚在霍然坐下低声问，“布袋内藏有剑，包裹小不像走长途……”

“你不要用审贼的眼光看人，你是愈来愈多管闲事了。”霍然打趣她：“一个淑女，要保持风度。这几个女人，毫无疑问十分可疑，可惜我对江湖的人物所知有限、实在摸不清她们的来路。”

“我们不要紧吧？”

“怎么会呢？当我对她们怀有戒心时，她们便已失败一半了。她们不知道我身怀绝技，又输了一半啦！”

你只要记住。不管发生任何事，你唯一可做的事，是睁大眼睛拉长耳朵静观其变，不要大惊小怪。真要危险逼近，不反抗不惊慌，静候变化，知道吗？”

“她们盯着你的目光，我不喜欢。”

她突然一头钻入霍然怀里，脸埋在胸肋里哈咕笑。

“她们在鄙视我这个无用书生。喂！你这小脑袋里，还真会胡思乱想呢！”霍然拍拍她的头，感到好笑，“我真想知道，她们到南京所为何事。可惜她们都是女人，不方便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探索。”

“我去和她们谈谈，也许可以猜测……”

“你去和她们谈。”霍然苦笑，“老天爷！你应付得了这种闯荡天下的女亡命？三言两语，你便会被她们套出你的根底，将有可怕的灾祸，你是被劫皇船上十个美女之一，后果如何？”

小姑娘打一冷颤，后果她当然一清二楚。

“也不必太担心。”霍然安慰她，“离开扬州，没有人再认识你，李秋燕已经不存在了，天下问的小姑娘多得很呢！”

“我突然有心惊胆跳的感觉。”小姑娘抬起脸蛋，忧虑写在脸上。

“现在？”霍然一怔。

“是的。”

“怎么可能？刚才你还快快乐乐的，是不是我那些危言耸听的话，影响了你的情绪。”

“不是的，好像……好像突然心乱，突然……”

走道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舱门被拍得砰砰响。

“公子爷，警觉些。”外面传来船主张大柱惶急的叫声：

“前后与右侧方，都有船逼近，传来要求向左岸靠的灯号，不得不听他们的。”

“是什么船？”霍然拉开舱门急问。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罗巡检果然采取行动了。

“不知道。”

“巡江逻船？”

“真的不知道。”

“可以不理睬……”

“不，他们会把船撞沉。”张大柱不再多说，急急走了。

“你躲好。”

霍然将小姑娘推至角落躺下：“我出去看看，很可能是官方的密探，为这四个可疑女人来的，她们很可能有所行动，与我们无关。”

冲出舱门登上前舱面，四个女人都出来了。
风涛渐剧，浊浪滔滔，浪花扑上舱面，立即浑身是水。

8

六个船夫全部出动，风帆斜转。
夜暗风急，视界有限。
前后右三方，可以看到摇晃闪动的桅灯光芒，隐约可辨帆影。
可见的有三艘船，风帆小，约有客船一半大，速度要快得多。
船不论大小，在风骤浪急中相碰撞，必定同归于尽，船大也占不了便宜。

“不要理会他们。”

瓜子脸女郎大声叱喝，想制止船向左岸靠。

“那将铁定会被撞沉。”霍然不得不提醒女郎注意，“水仍然寒冷。也许你们水性高明……”

“鬼的高明。”女郎尖叫，“我们不诸水性。”

“那就得听他们的？”

“不行，我们……”

“你们犯了案？”

“胡说八道。”女郎不耐地叫嚷：“我们偷遍天下，从来就不曾落案。”
偷遍天下，女郎无意中透露天机。

“他们一定是找你们的。”

“可能。”女郎开始将剑系在背上，“他们会付出代价的，逼我们上岸，哼！岸上是我们的天下。”

“他们的来历）显然……天杀的！这些混蛋。”霍然破口大骂。

“怎么啦？”

“他们要在船距岸百十步时把船撞沉。”

逼来的三艘船，速度正加快接近。左岸河岸已可看清，黑沉沉是树影。

“哎呀……”女郎惊呼。

“我去掌船控舟，一定要搁上河岸。”霍然立即向后舱飞奔。

船如果被撞沉，小秋燕肯定受不了，所有的行囊金珠都将付与东流。
影响他和小姑娘的安全，他必须扭转恶劣的情势“交给我！”他到了后舱，向掌舵的船主大叫，“你帮助控帆，我们一定要冲上滩岸。这些狗娘养的要撞船，不要让他们得逞。”

“公子爷你……”

“我比你高明。”

他推开张大柱，抓牢了舵柄：“看我的，把帆转向北西。”

帆舵齐动，船从斜冲改航急冲，船身急剧侧转，右舷几乎沉入水线下。

在前面斜逼的船立即下漂，脱出斜截的航道。

后面那艘也没料到目标空然侧转，应变不及，以原方向斜冲而下，眨眼间便冲下十余丈，从目标的尾部五六丈冲过，失去碰撞的机会。

改斜冲为横冲，脱出三船的聚合范围。

“摆脱他们了。”张船主兴奋地大叫。

一声暴震，船冲上河岸搁浅了。

四女郎带了剑和包裹，跃登河岸。

三艘船在下游百十步，也先后冲上河岸，人影向这一面飞掠，来势如潮。

“空空缥缈，你们逃不掉的。”有人大叫。

四女郎已钻入树丛，形影俱消。

霍然已取了一根长篙，一掌劈断，督下丈二长的铁篙尖一段，站在舱面似天神。

倒十余个黑影，追入黑暗的树丛。

最后有六个人，奔近挥舞着刀剑水钩涌到。

张船主六个船夫，躲在舱内吓得半死，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何种变故，呐喊声已让他们失魂。

篙的尖端，有近尺长的铁尖，相当沉重，篙身也份量不轻，弹性甚佳，比齐眉棍粗大，这玩意用来揍人，挨一下就丢掉半条命。

六个冲来抢船的人，连人影也没看清，远在四五丈外，便比赛看谁倒得快。

一击即昏，六个人一声未发便躺了一地。

揪住一个人的背领，拖至树下再把人弄醒。

“你们是些什么人？”霍然在没弄清底细之前，仅将人敲昏，将人压俯在草地上，反扭双臀问口供：“不招，扭断双手丢下河喂王八，说一不二。”

“放手！哎……”这人厉叫，“放手……你……你知道我是谁？你好大的胆，……哎轻一点……”

“你本会是江神，或者是龙王爷的驸马吧？招！，他手上加了半分力。

”“哎晴！放……放……我是龙门鲤方……方兴……”

“你他娘的方兴，不叫未艾？我不认识你。”

“我是老三……”

“不叫者二？谁的老三？”

“咱们当家老大是……是闹江龙吕……。吕老大。你是这艘船的船主？害怕了吧？哎……晴……”

“原来是江北的一群杂碎，呸！你们要捉空空缥缈为了什么？”

闹江龙，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不是冤家不聚头。

上次笑魔君挡住了这群黑道恶棍。他背了小姑娘乘机关突围远走高飞，其实他并不会与闹江龙碰头。见面也不认识。

闹江龙一群黑道好汉，=活动在大江以北，潜势力远及高邮州，并不住在船上，所以称当家而不称舵主；水上的好汉才称舵主。

“她……她们偷……偷去了，咱们在德州从……从八荒狮手中，夺获的一箱金珠，所……所以咱们发誓要……要把她们卖……卖入教坊抵……抵债。”龙门鲤有问必答，怕死的心态暴露无遗。

“空空缥缈是她们的贼首？”

他心中好奇，继续追问底细。

“她们是……是一群女飞贼，空空缥缈只是她们的代号，也作为切口。她们的真名号，知道的人不多。‘原来如此。’

既然知者不多，他懒得追问，)锁娘的“你们这群混蛋不是东西。在德州你们倚仗人多，黑吃黑四出拦截抢快马船的人，强夺他们得手的美女金珠。

得意得太早，又被空空缥缈黑吃黑，盗走了你们黑吃黑抢来的金珠，真是报应。去你娘的！”

“哎晴……”

“有骨折声传出，再一掌便失去知觉。

重新登船，叫出张船主几个人，定下心神整理凌乱的帆和橹，清理舱面，准备将船推下水去。

很不妙，正逢退潮，船大半搁在河滩上。

这种小型客船，其实船身相当大，凭他们六七个人，怎能将船推下水？经过这一阵折腾，船已经几乎全搁在滩上了，必须等到涨潮才有“希望。

涨潮，必须等六个时辰少半刻。

霍然把六个打昏了的人，拖至树丛距三艘贼船不远处，排放在显眼处，以便贼伙们处理。

等待是十分烦人的事，但他们不得不等。

船主张大柱对霍然佩服得五体投地，十分感谢霍然救了这艘船，不再害怕，兴高采烈治酒菜压惊，在倾斜度并不大的舱面摆下酒菜，点起火把插在河岸，江风一吹，废竹缆制的火把愈烧愈旺。

霍然要船伙与小姑娘回舱歇息，有何动静皆不许他们出来。

有酒有菜有火光、毫无疑问可以将有心人引来。

出了事就不怕事，怕事解决不了问题。船不能丢弃，既然走不了，就必须面对现实，解决闹江龙这些杂碎的威胁。

经历了不少风险，他的胆气愈来愈壮。

既然志在遨游天下历练，他必须建立自己的威望，争取他应有的地位，以免处处受到一些阿猫阿狗的骚扰。

如果他积极些，空空缥缈的这四个女贼，怎敢肆无忌惮胁迫他？用得着冒今晚这种葬身鱼腹的凶险？真要被撞沉乘坐的船只，黑夜中他怎能照顾得了小姑娘？

他愈想愈冒火，这种事不能再发生。

要想让这种事不再发生，最佳的方法是让打坏主意的人怕他。

将断篙放在手边，他坐在舱面开始喝酒。

“他娘的！你们来好了！”他一口喝干了一碗酒，粗野地咒骂。

三艘贼船并没搁浅，有人在船上控制，远远地看到火把的火光，终于派了三个人前来察看。

“咦！怎么还有人。”

三人站在船下，盯着大吃大喝的霍然，大感意外，为首的大汉一面说，一面飞跃而上：“喂！你是载女贼的船主吗？”

“去你娘的！太爷是雇船的乘客。”霍然怪叫，“是你们这些杂种要撞翻我的船，岂有此理！滚！去找你们的首领来说话。”

“宰了你这狗王八……”

大汉怒吼，拔出分水力火杂杂地冲上就是一刀。

霍然跳起来，“挣”一声篙尖架住了刀，刀翻腾着飞落船外，抢人“叭”一声响，一耳光把大汉打得天昏地黑，一脚踢在大汉豹右膝上，有骨折声传

出。

大汉厉叫一声，飞抛而起，飞出船外，“叭达”巨响中，摔翻在泥泞中挣扎难起。

另两名大汉发出警啸，飞纵登船，一刀一钩两面齐上，要替同伴报仇。

竹篙两面分张，单手挥动可远及丈五左右，触足足骨折，触手手骨断，力道恰到好处。

“哎……”两大汉狂叫着向船外抛起，也摔落在泥泞中鬼叫连天。

“来一个摆平一个，绝不留情。”

他站在舱面，向下面的三大汉大声宣布：“去叫闹江龙来，他欠我两笔账，在这里一起算，等他还债……”

“混蛋！咱们老大欠……欠你什么债？”右膝骨被踢碎的第一个大汉，在泥泞中挪动回骂：“你一定是……是女飞贼的党羽，你……”

“闭上你的狗嘴！太爷不认识什么女飞贼。闹江龙欠我的两次债，他心中有数。”

“你是……”“太爷姓霍，霍然。”

他正式大声嚷嚷，亮出姓名：“记住了没有。大爷霍然，绰号叫太爷。你们这些杂咋，今后必须对太爷霍然保持尊敬，快滚！”

他回到食物旁坐下，重新斟酒，嘴里不住叨念：太爷霍大爷霍然……

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个有怪绰号的太爷霍然，十分惹人反感，听到的人个个生气。

每艘贼船皆留下七八个人，手脚骨折的同伴返回，立即引起愤怒的反应，九个人气势汹汹，呐喊着举力挥钩，潮水般涌到。

霍然不再在舱面等候（跳下船相迎，丈二竹篙有如闹海的狂龙，点打择扫专向手脚攻击）刀与钩一触便蹦飞，“眨眼间，风扫残云，九个贼人拉了一地。

贼船不再派人来了，他在等、等追四个女飞贼的人返回，等闹江龙来还债。

他心中雪亮，四十余名黑道杂碎、夜黑如墨中，哪追得上四个女飞贼？

贼，以偷为主，神出鬼没穿堂入室，如入无人之境，在房屋内也无法发现他们，在荒野想发现，不啻痴人说梦，所以闹江龙要在河边，先将船撞沉再捉人，一上岸就在劳心力了。

他在等，等失望返回的闹江龙。

要想避免以后的麻烦，最佳的手段，便是把这些人打得心胆俱寒，以后才不敢向他撒野，天天防备这些人行凶，实在不愉快。

尤其是他有一个需要保护的小姑娘在身边，委实很难避免与防范意外发生。

喝掉第十碗酒，他的脸红得像煮熟了的螃蟹。

有了五七分酒意的酒鬼、正是气大声粗，可以毫无顾忌，诅咒天地神明也不怕的时候；聪明的劝酒人，最好这时不要触这种醉鬼的媚头。

山东人会喝酒，但喝了十碗也就差不多了。

火光夜间可以吸引飞虫，也可以吸引人。

两个中年人，站在岸上的树丛边沿，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在歪斜的舱面，大吃大喝自得其乐的霍然。

相距约在三十步外，在火把的跃动光芒中看得真切，感到惊讶困惑，

此时此地，怎会有这么一个怪人，在搁浅的船钉亨弓火把吃喝？未免不可思议了。

霍然知道有人来了，却假装不知道。

人影乍现，这两个人像是平空幻化出来的，跃登舱面无声无息，近乎卖弄。

他这才扭头注视这两个不速之客，立即心中一动。反感涌上心头。

他认识右面那个身材修长，梳了道髻，穿了一袭宽大有如道袍的人，佩的剑古色斑斓。

炼魂修士詹清尘，他是听毒娘子说的。

那天在德州码头，中州双奇拦住了陈百川与两位少女。毒娘子出现，让中州双奇不敢妄动。

然后侧方出现了炼魂修士，毒娘子也就不敢撒野，嘲笑了几句出口怨气，溜之大吉。

他侧身面对着剑拔晋张的这些高手名宿，本来就是局外人，陈百川向他打听五爪蛇的住处，如此而已。

因此炼魂修士并没看到他的面貌，他却看清了这位像老道的炼魂修士面容)

他对中州双奇这些人，并无印象，谈不上恶感，对所谓侠义道高手名宿，也毫无成见。”

可是，笑魔君父女，以及唯我神君，却说有些侠义道人士，表面上是留意水贼在潜河行凶，骨子里却受人委托，暗中保护皇家快马船。

而快马船上，却藏着皇帝在扬州肆虐，所获的无数珍玉，以及运至京师享受的十名扬州最美处女。

李秋燕小姑娘，就是十名美女之一。侠义道高手名宿，居然暗中保护皇帝肆虐扬州，天怒人怨中掠夺得来的珍宝美女。

酒气一涌，他气往上冲。

“干什么的？”

他虎目怒张，“啪”一声将酒碗重重地摆落在舱板上。

炼魂修士两人，已看出他醉意甚浓，本来不想计较，准备退走。

“什么东西？哼！”他又加上一句轻蔑性的活，“这混蛋醉了，不必理会。”

炼魂修士伸手，拦住了怒形于色，将要发作的同伴。

真要有不计较息事宁人的念头，又何必加上混蛋两字？可知炼魂修士口是心非，修养仍然很差，鹰目中冷电四射，心中必定极感愤怒。

“你说什么？”

他跳起来撩衣持袖气势汹汹：“你们上我的船撒野？混蛋！”

炼魂修士的同伴，愤怒地踏出一步手抬起了。

“高兄请稍候，问清再说。”炼魂修士又拦住了同伴，同霍然冷冷一笑，“船是你的？”

“没错。”

你一定是吕老大的人了。”

“什么吕老大？”

闹江龙吕老大呀，他带了好几船人沿河布网。你这艘船。“搁浅了。你要找吕老大”“和他举刀剑上的交憎，你……”

“你要找他的船。”

“对。”

“那边，三艘”霍然火消了一半，饱含深意地一笑。

这两位侠义遭高手名宿，要找闹江龙攀刀剑上的交情，他正好作壁上观，乐得隔岸观火：“船上大半是受伤的人。如果你们有兴，可在那几艘船上等，他带了几十个人，追仇家去了，何时返回，一等便知。”

“你这艘船不是他的？”

“你没长眼睛是不是？”他又冒火了，“这种正当经营的客船，能作为谋财害命河上打劫的船吗？莫名其妙，没知识。”

炼魂修士怎知他心存报复有意挑衅，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急进两步，右手一扬就是一耳光。

上当了，“霍然无畏地贴身，比掴耳光的掌快三倍，掌刚扬他便长驱直入。

“砰噗噗……”铁拳击落在肚腹上的爆炸性响声，已经快得无法听出中拳的次数了。炼魂修士急急倒退六七步，几乎失足跌下船。

同伴高兄总算反应甚快，大喝一声，斜刺里拍出一记劈空掌，围魏救赵逼霍然自救。霍然果然放弃炼魂修士，大旋身左掌一拂，可怕的凶猛劈空掌力一泄而散，右掌急探而出回敬。

高兄的第二掌，无涛的掌劲汹涌如浪涛。

蓬然一声气爆，高兄倒飞而起，飞越外舷，掉落在泥水里，双脚几乎稳不住马步，总算不曾身躯着泥，不至成为泥人。

炼魂修士骇然变色。本能地拔剑出鞘，碰上了可怕的强敌，拔剑是必然的反应。

霍然抓起丈二断篙，一拂之下风雷隐隐。

“我会过不少高手名宿，似乎他们的真才实学不怎么样。”

他篙尖向前一伸：“你们的内功可禁受得起重击，内家真气可外发劈空掌伤人，想必是极有名气的高手名宿，最好别让我失望。你挺剑上！”

如果他的内功也可外发，必定借兵刃发出，竹篙必定可以挡刀剑，一被刀剑砍断。

那么，一寸长一寸强，篙长一丈二，剑仅长三尺，剑哪能近身，他回敬了高兄一记劈空掌，显然他是胜家，内功比高兄深厚得多，竹篙肯定可硬挡刀剑。如非宝刃级的刀剑，绝难损伤他的竹篙。

整根断篙，至少比剑重十倍。

篙尖那段尺余长”径粗寸余的铁尖，即使不用劲，也可以把人的骨头碰断，用剑斗一个高手使用的船篙，肯定是输家。

他一掌把高兄震飞，已经把炼魂修士的胆气，吓散了一半。

“老夫要用另一种绝技对付你。”炼魂修士心中一虚，挥剑上的勇气消失了，退了两步，剑开始徐徐举起，在眼前缓缓左右拂动。

“用你的炼魂绝技？你是班门弄斧。”他傲然他说，“我一篙便可勾消你的所谓绝技。”

篙走中宫排空直入，怪蟒归巢兜心疾射，直像一条怪蟒迎面扑到，不许对方有行法的机会。

炼魂修士不敢不躲闪，“挣”一声剑拂中篙尖，爆发出一串火星，连人带剑斜飞而起。

“小心狗腿！”断篙扫向双脚。

炼魂修士果然了得，吸腹收腿双手一抖，飞起的身形猛然后空翻，翻出船外向下飞坠。

“如此而已。”

他站在船边大声讽刺：“要找闹江龙的人，滚到那边向三艘船找，别再在这里丢人现眼，你还不配在我太爷霍然面前撒野，快滚！”

炼魂修士与高兄气得快要爆炸，但却不敢重行跃登。

不远处传来一阵鼓掌声，以及喝采声。

“强中自有强中手，你们这些强者强不起来了。”

震耳的噪音传到：“炼魂修士，你竟然接不下这小子一招，当堂出彩，认栽吧！再上去，一定栽得更惨。”

是一双中年男女。男的相貌威严，留了三络长须。女的荆钗布裙，但掩不住高贵的风华。

“华老哥，你不要说风凉话。”

炼魂修士脸上一阵红一阵青：“这小子在兵刃上占了便宜，没有人曾经使用过这种怪兵刃。你的剑可以横天，何不露两手让咱们瞧瞧，展现横天的威力，看是否言过其实？”

“呵呵！你老兄的激将法对我无效，我的剑气其实也无法横天。别耽误了正事，为何在不相关的人身上浪费时间？那边三艘船确像是那条孽龙的，快去找他。”

“华老哥……”

一双男女身形似流光，已向三艘贼船停泊处掠去。

炼魂修士狠狠地瞪了霍然一眼，偕同伴高兄悻悻地跟上一双男女。

“剑横天，剑气横天。”霍然喃喃自语：“他是三大神剑客之一，一剑横天华天雄，侠义道高手名宿的第一剑，我错过机会了。”

他记起北斗星君，向他提及的三大神剑客名号。

笑魔君的女儿傅玉莹，是三大神剑客，排名第一的魔剑许天化得意门人。

刺了他四剑的周姑娘，是排名第二的大河苍龙周天豪的爱女。

现在，他见到排名第三的一剑横天华天雄。

能和名震天下的高手名宿一拼，知名度的提升将有如平步青云。

傅玉莹的剑术，的确在他眼中评价甚高。

周姑娘刺中他四剑，其实并非交手中刺中他的，该算是偷袭，偷袭怎能评估剑术的高低？

最好能和一剑横天一搏。可惜机会错过了，一剑横天不上炼魂修士的当，办正事要紧急走了。

“我会找你这位名剑客的。”

他盯着一剑横天远去的背影自语。

他重新坐下进食，目光却落在远处的三艘贼船上。

好像不曾发生打斗，三艘船陆续仓惶驶走了。

船上的黑道好汉们，十之八九不是手臂骨折，便是腿骨被打断，哪有再和高手格斗的能力？

相距太远，听不到声息，也难看到经过，他并不知道这些侠义道高手名宿，与黑道好汉打交道的情形，也不想干涉自身以外的事故。

不久，四个人出现在岸际的树林前，相距在三十步外，不住向他的船眺望，无意再接近。

他支篙而起，面对遥遥相对的四男女。

“我知道你们的来历，你们给我小心了。”他声如雷震，向对方挑衅，“你们暗中保护昏君奸臣，在扬州残民以逞所获的金珠美女，已经背弃了侠义英雄的宗旨，混灭天良不再具有侠义风骨。今后别让我找到借口痛宰你们，闹江龙这些恶贼就是榜样。不同的是，他们抢劫昏君奸臣的皇船，毕竟值得喝采，所以我没有兴趣宰掉他们。你们，哼！”

四个人以一剑横天为首，终于忍不住向他接近“确是你痛惩了他们。”

一剑横天不登船，在下面沉静他说。

“我惩戒他们，与他们劫皇船的事无关。”他将断篙拂动得呼呼怪响，“劫皇船值得喝采；这是大快人心的事。”

“你的船上有女飞贼……”“我不知道谁是女飞贼，她们是客船的乘客。我惩戒他们，是因为他们存心歹毒，要擅沉我的船，与其他的事无关。”

“尊驾……”

“少废活，我不屑和你们这种人打交道。闹江龙与女飞贼，都正在岸上你打我杀。”

闹江龙劫皇船；女飞贼黑吃黑，偷了他们劫得的金珠美女；你们则是暗中保护皇船的人，当然必须缉凶追赃。我在这里坐山观虎斗，看你们的结局。”

“年轻人，你不要信口开河……”

“闭上你的嘴。”

他酒意上涌，不认为自己信口开河：“你最好放明白些，不要自定立场，亮你的侠义道大嗓门，血口喷人乱入人罪。那个什么炼魂修士，见面就一口咬定我是闹江龙的人。”

这就是你们这种人的嘴脸，哼！要干什么，划下道来，太爷霍然一概奉陪，不然就赶快滚，少在这里自讨没趣。”

“你这厮横暴的嘴脸，实在太过份了。”一剑槽天实在受不了啦！沉下脸向后退至滩与岸的干燥河岸，“你下来，老夫要教训你。”

他一跃而下，拖着阶篙凶狠地大曠步接近。“你配吗尸：他要用吃人的豺狼态度叫嚷。”

“老夫一剑横天华天雄……”

“我知道，那个什么修士已揭露你的身分。”

“你会用剑吗？”

“当然会，给我一把剑。”

他单手将断篙向下插，竟然插入坚硬的地面两尺左右。

断篙铁尖粗，篙身更粗如手臂，用二十斤的巨锤打桩，打入两尺也得费不少工夫，如无万斤神力，哪能单手猛然插入两尺？

他露了这一手，把一剑横天四个高手名宿，惊得心底生寒，如果被他用断篙全力击中，躯体不被打烂才是怪事，铜筋铁骨也禁不起全力一击。

被一击震飘出船外的炼魂修士，打一冷颤，不自觉地揉动肚腹。

一照面便挨了六七拳，毫无躲闪或反击的机会，如果霍然用这种神力击打，一拳便可把炼魂修士的肚腹，打成一团烂泥。

“剑！”霍然向炼魂修士伸手索取。

炼魂修士终于清醒了，一错不能再错。

“去你的！你那种强攻的笨手法，剑在你手中会成为棍棒，老夫哪有闲工夫磨剑？”

炼魂修士不再生气，语气有轻松成分：“出现一个豆大的缺口，老夫这把剑岂不报废？不能给你。”

他踏进一步，准备抢夺。

舱面出现小姑娘的娇小身影，摆弄着黑油油的发辫。

“大哥哥，我要把菜热一热。”小姑娘银铃似的语音十分悦耳，)酒要不要热一热？不要再喝了好不好？”

“好啦好啦！不喝就不喝。”

他的火消得好快：“劳驾把菜收了。”

“你来一下好不好？”

“好的。”他一手拔起断篙，快步回船。

一剑横天四个人，盯着他的背影发怔，对出现在舱面的娇小小姑娘，也感到惊奇。

小姑娘悦耳的几句话，就把凶猛的霍然升起的怒火勾消了。

火把的火焰闪动，看不清小姑娘的相貌，但看那小家碧玉的打扮，绝不可能是女飞贼。

“我们走吧！”

一剑横天却不认为小姑娘不是女飞贼：“我们没有找空空缥缈的借口，有这个狂人包庇，咱们占不了便宜，走，办正事要紧。”

“对，办正事要紧。”

炼魂修士知道情势不利，再不走可能会灰头土脸。“贼船驶走，闹江龙不会从此地回来了，咱们去找他、辛苦些。”

四位高手名宿，虎头蛇尾见机离去，对霍然所表现的神勇凶猛形象，怀有强烈的戒心。

“老天爷！你怎么出来乱跑？”霍然不安地挽了小姑娘往舱门走，原来他担心小姑娘落在那些人眼下，“那些人正在找金珠美女的下落，你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他们一起疑心，可就麻烦了。”叫暗主说那边有人。小姑娘伸手向上游的河岸一诸（宁要我告诉你小心松防，不要被这四个人缠住了）我。改了袋扮（她们.....

“她们都是人精，改装瞒不了他们的。你与众不同，知道吗？”

他将姑娘送入舱郑重地叮咛：以后不论对方是什么人，你都不可以露面，千万记住。”

“大哥哥，我有什么不同？”小姑娘不理睬他的警告，抓住他的话题盈盈地注视着他笑问。

“就因为不同，所以才被送往京都呀！”他信口答，顺手拉拢舱门，忽略了小姑娘的用意。他的目光，落在上游的河岸，在芦苇树影中，搜寻可疑的人影。

“最好是闹江龙那混蛋，还有那个什么陈百川和那两个女人。哼！”他自言自语，找人打架的念头又兴起了，“我一定折了他的龙爪。”

其实他并不清楚，陈百川毒娘子，是不是闹江龙的爪牙，便想当然把他们联想串在一起而已。

陈百川与两个美丽少女，在劫船时为了灭口，与贼伙用飞刀攻击他，直接导致他的船翻覆，因此引起他的痛恨，要找陈百川算账。算账的心态，与劫皇船的事无关，他对胆敢向皇船打劫的人，存有几分好感。

但像出山虎那些参与劫船得手的人，他却又十分反感，因为出山虎要抢得小姑娘，以高价带往外地卖给教坊妓院……

“劫金珠宝玩是应该的，夺得美女不送还给家属）“反而作为牟利转卖的扛货，就不可原谅了。像一度名振南京故邪遭大豪，无蝎星公孙皓、就轰自扮一位姓郑的美女一送到寿州的远亲家中安顿、何等可敬？比这些侠义道膏手名宿高贵一百倍。

笑魔君与唯我神君，也是邪道凶魔”也因为救助小姑娘，而和闹江龙大群黑道好汉周旋，义无反顾，对金珠珍宝视同垃圾。

如果让他查出，闹江龙也得到金珠美女，而将美女视同赃物任意处置，他对付的手段，可不像今晚一样温和了，打折手脚骨只是温和的小惩罚。

今晚的小惩罚，是针对那些人撞船的残暴手段而发的，与劫皇船的事故无关。

如果有机会，他也想参加劫皇船行列……

这表示他在是非认同的心理发展上，有了偏向而且不怎么健全，原因是迄今为止，他一直不会与所谓正道人士接触打交道，观念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笑魔君、北斗星君这些邪道人物的想法。

果然不错，有人奔出河滩。

“她们胆子真大，居然敢跑口来。”他颇感意外，也大感佩服。

是四个女飞贼，向船急奔而来。按理，她们必定远走高飞，另行设法前往南京，怎敢邀口找原来的船卜四女飞奔而至，相当狼汲，衣衫几乎被大汗湿透了，脚下已经不怎么俐落。

哎呀！船怎么变成这鬼样子？”瓜子脸女郎在下面叫起“退潮哪，就是这鬼样子？”霍然站在舱面，盯着剧烈喘息的四个女人暗笑。

“不能走了？”瓜子脸女郎跃上，愁眉苦脸。

能清到三十个人，就可以将船推下水。或者，等天亮之后潮水上涨。”

“糟糕。”

“你们可以另行雇……另行劫持其他船只呀……”

“见鬼！瓜洲那一带，他们已经说动水上的同道，封锁了沿岸，在这航道的中段，哪有船可雇？废话！你少出馊主意。”

“你不怕强盗门转回来找你们？”

“他们不会回来了。”

“为何？”

“碰上了比他们更强更凶的仇家。

“他们人多势众，仍有仇家敢找他们？”

“是笑魔君几个老凶魔，我们听到魔笑声。闹江龙那些杂碎，欺善怕恶是有名的。

这次出动的人，全是他的狐群狗党弟兄，所聘请的可怕人物不在，所以禁不起凶魔们猛烈的攻击，可能逃往瓜洲一带去了。哦！他们那些泼贼，没为难你们吧尸霍然一怔，笑魔君父女也来了？那晚闹江龙神气极了，但并没成功地把笑魔君留下，他不是量大如海的人，找机会报复理所当然。

“噢！老凶魔也跟来了？怎么可能？”

他大感惊讶，笑魔君怎知道闹江龙在这里劫船？怎知道先在这一带等候？除非也雇了船跟踪，但并没有其他船只跟来呀！

“老凶魔盯住了他们派在瓜洲一带接应的人，这一带就是瓜州西境呀！他们有计划地在这附近，撞翻我们的船，我们如果逃上岸，便会落在他们的陷阱里。凭他们那些料，会困得住我们？简直异想天开。”瓜子脸女郎，显然没留意他的语病。

一个真正的书生，怎知道什么叫老凶魔？

“你们反而逃回来，怎知道我们的船还在？又怎知道我们的命，没断送在他们手中？”

“他们如果杀死你兄妹和船家，大江的水上同道怎肯干休？仇家不在船上，他们不敢加害无辜。”

吃水饭的同道虽然也可恶，但绝不许外人在势力范围内作案，这是犯忌的事，等于是挖墙脚示威，断衣食父母”会引起火并问罪的大风浪。

四女不再和他多说，已经冷得发抖了，三不管抢入舱内，第一件事便是要船伙计备热水净身更衣，可知她们已经逃得精疲力竭，被迫得很惨。

霍然到后舱走了一趟，要求张船伙计、不可透露他惩戒贼伙的事，必须守口如瓶一问三不知。

他既然答应送四女到南京，便该遵守诺言，反正并不碍事，不必吓走她们。

如果四女贼知道他，曾经面对的是些什么人，肯定会被吓走的，也可能另生阴毒的恶计，在小姑娘身上打主意，岂不易生枝节。熄灭了吸狮人的火把、他河舱要匠）=还可以睡山个更次）

谷抵的享自有囚岔贼负责。船是三更初搁浅的~正是退潮的中期6，这表示必须明早已牌未左右，潮水才会恢复至现在的水线。

镇江这段江面，潮差相当大，潮势猛烈，江水在涨潮时逆流而上，潮头直扑太平府采石矶附近，蔚为奇观。

天刚亮，舱门便被拍得砰砰响。

小姑娘紧张得几乎跳起来，却被他伸手按住了；

“一切有我。勿他掀被而起低声说，穿衣着靴，“这些贼女心慌意乱、不足为害。”

“开门！”门外果然传入瓜子脸女郎的叫声。

拉开舱门，他昂然挤出，把女郎挤在壁上、“干什么？天掉下来了？”他用大嗓门嚷嚷，“不会是旅途寂寞吧？有事你不会去找船主？真是的。”

累了大半夜，他当然有权发牢骚，可是话意透着邪味，不像个君子了。

瓜子脸女郎不得不退让，走道狭小，大男人刚从温暖被窝里爬出来的热烘烘气息，还真有令女人不安的魔力，想抬手揍他，却又忍住了。

“少给我贫嘴。”

女郎脸红耳赤，幽暗中幸好不易看到窘态：一去村子里雇些人来，把船推下水，得赶快离开，这里我觉得.....觉得不安全、，东北三里左右；有一座小村落。

一那是船伙计的事，你怎么找我？”他恼火咖，“你不要得寸进尺、以为吃定我了。

该死的，你可恶“一尽女郎恼羞成怒、抬手真揍人了.....

。他一把扣住女郎的手肘。拖近扣住娇嫩的咽喉、=将女郎挤压在壁

上、牢牢地擒住了、“我实在受不了你们作威成福。”

他的脸逼近女郎的脸。面面相觑，高大的身躯，把女郎高耸的酥胸几乎压平了。”我耐性有限）惹火我你将后悔莫及。

我揍起女人来是无所顾忌的，千万不要妄想做我的主子，知道吗？”

“嗯……嗯嗯……、女郎在他的身躯挤压下，动弹不得，咽喉被控制得叫不出声音，像蛇一样在他的箝制下扭动，无法挣脱。

三个女郎出来了，但走道容不下许多人。

“放手！你敢撒野？”

最前面占住走道的女郎大叫，在他的肩背连劈三掌。

他浑如未觉，伸脚一钩，一声惊呼，用掌抢攻的女郎仰面便倒，幸好被身后的同伴扶住了。

“去你们的！”他将瓜子脸女郎霍地扳转，猛地一推，四个女人惊叫，被他全部推入舱中。

他堵在舱门口，像把关的天神。

在转身也不容易的狭窄处所，男女发生推挤，雄壮的男人肯定会占便宜，女人先天的体质，就不如男人，吃亏是意料中事。

进了舱房，比走道宽阔多了，有了充足的活动空间，瓜子脸女人立即惊怒交加，一拉马步功行双臂，要发威反击了。

“有人来了，不好！”船主张大柱惊惶的叫声及时传到，时阻止瓜子脸女郎发威。

四女熟练地抓起剑，飞快地抢出。

霍然退入舱房，决定静候变化，不急于跟出。

七个人在河滩上一字排开，面对着搁浅的客船，：相距二十余步列阵相候，似已知道所要找的人在船上，七双怪眼彪圆，声势汹汹。

中间那人身材修长，留了大八字胡，腰间所佩的剑。刀又大又重，用来切割人头，必定刀动头落锋利省力。用来格斗，双手需有超人的神力，不然挥舞不了几下。便力竭气衰抬不起来了。

四女抢出舱面，脸色大变。

“小女人，你们以为可以轻易脱出在下的掌握？少做春秋大梦了，你们逃不出在下的手掌心，哈哈！”

这人声如洪钟，得意极了：“笑魔君那些人不成气候，在下懒得和他计较，以免招致损失，派几个人就把他们引走了。

你们想利用机会脱身，希望成空完全绝望，乖乖束手就擒，招出你们的主事人，在下放你们一条生路，保证不将你们卖入教坊。小女人，不要自误。”

四女已别无抉择，跳下船奋勇上前。

大白天逃走不易，后面背水，往水里逃更是免谈，虽则羽水潭浊潜水脱身并非难事，但先决的条件必须水注高明，而她们却不诸水性。

瓜子脸女郎拨剑上前打交遭。柳色难免紫张。

“澜江龙，不要得意得太早了。”

女郎强作镇定：“本姑娘自信还可以应付你，你们七个人也休想能把我们拦住。”我要向你单挑，公平了断你敢是不敢？”

“哈哈！你配向在下单挑？少往你脸上贴金，再闯荡几年闯出相等的名头地位，你才够资格向我闹江龙叫阵单挑，现在你不配。”

“我要……”

“女人，你什么也不能要，我要。”

闹江龙怒叫，“把珍宝还给我，把你们空空缥缈的主事人招出，冲江湖道义，在下不会凌辱你们，不然，你们将生死两难。解剑丢过来就擒，快！”

“本姑娘……”

“擒下她！”闹江龙不耐地大喝，举手一挥。

大踏出来一个巨熊似的粗壮大汉，挟了一把六尺长的浑铁双股猎叉，重量可能超过二十斤，打磨得光亮锋利，跨步足有四尺长，迎面一站一亮叉，像一位金刚天神，气势凌厉，怪眼慑人心魄。

“小女人，你上，我闹海夜又要你，要你做替我擦背的女人，保证让你快活。”

大汉一脸邪笑，怪眼在女郎高耸的酥胸，以及小腹下裆瞞上膘下，“快马船上的小女人，都是生涩的小毛桃，留下来得花两年养大养胖）毫无意思。你们，红了大半的水蜜桃，妙极了，一定可口正合太爷的脾胃，大爷要定你了。

女郎羞怒交加，一声娇叱，剑化激光人剑俱进——“愤怒地走中官招发癡运级。

这简直是自不量力；你非大汉仅有几斤蛮力。行动其蠢如牛，不然这种从中官硬攻的招式，魏对无法从叉的空隙中突入，又是剑长的将近西倍多一点。

大汉毫不蠢笨，举动骤悍灵活，抖动叉尖便完全封锁了中官，叉尖找上了射来的剑光。

射星逸虹是虚招，中途变招人影闪动如电，剑走偏门急剧旋动，一口气攻了七剑，风雷俱发，攻势在猛烈中变化诡奇辛辣。

可是，大汉高明得多，人在原地旋转闪动，叉漫天飞舞，尖挑柄拨快捷如电，把射来的每一道剑光，：——迫得中途折向，攻势——瓦解。

一声狂笑，叉终于与剑接触，挣一声轰鸣，剑光外荡震力凶猛。

叉柄一搭一沉，压住了女郎的右肩。

“跪下！”大汉喝声似沉雷。

压势十分快捷凶猛，声落女郎已被压得蹲在地下，双手已触地，但拒绝跪下。

其他三女郎大骇，不约而同急冲而上。

这一面也冲出三名大汉，哈哈狂笑各找对手。

瞬间的暴乱，“谁也没料到多出一个人影。

位个人影从船下方电射而出，快得令人难见形影。三男三女各找对手的暴乱光景，也乱了旁观者的视线。

大汉刚要加力，将女郎压倒，斜刺里伸来一只大手。“你真有千斤神力，滚！”抓叉的人冷叱。

大汉感到双手一震，虎口裂开了，巨大的揪力传到，狂叫一声，巨大沉重的身躯，突然反飞而起，身不由己两记后翻腾，“砰”一声摔落手脚朝天，滚了两下手脚一松，发出痛苦的叫号。

所有的人，全都大吃一惊。行将接触的三男三女，不约而同止步后退。

“咦！什么人？”闹江龙惊问。

是霍然，拖起女郎向后推走，单手舞叉风雷殷殷，叉在他手中旋转如轮，已看不清叉影，只看到幻化的光团。他控叉的四个指头，似乎已不是有血有肉的手指，而是控制铁叉固定式的齿轮，手指的力道骇人听闻。

叉急剧旋转所激发的劲流，以及所传出的风雷声，把闹江龙的六个人，惊得毛发森立。

躺在地上叫号喊痛的大汉，也令人心惊胆跳。

“在下姓霍，单名然，绰号叫太爷，太爷霍然，你们记住了吗？”霍然收了叉，倒拖在身侧声如雷震，高兴地报出名号。

“混蛋！怎能把太爷两字做绰号？”闹江龙怒叫：“你于什么的？是何来路？”

“我高兴做太爷，就是太爷……”

“闭嘴！你知道我是谁？你好大的胆子。”

闹江龙怒叫：“你不是那个什么闹江龙吕大江吗？去你娘的混蛋！太爷我用太爷做绰号，毕竟平实贴切。你用龙来做绰号，夸大得离了谱，你能兴云化雨飞腾变化吗？呸！你他娘的称泥鳅还差不多。”

“你既然知道在下的名号……”

“所以我才找你呀！”

“去你娘的！为何找我？你与这四个女飞贼……”

“她们是飞贼？”

霍然指指身后的四女，然后一脸邪笑：“瞎了你的狗眼，乱开黄腔放狗屁。她们是我雇请的女仆，负责伺候我的小妹妹，你这混蛋竟然指称她们是女飞贼，我就没看过她们飞。你向她们行凶，必须向她们道歉，然后我再和你亲近亲近。”

“小辈，你少胡说八道，你是她们的……”

“没错，我们是他这位太爷所雇请的女仆。”瓜子脸女郎惊魂已定，居然大方地接口。

“上去两个人，毙了他！”闹江龙怒不可遏，暴怒地大叫大嚷。

“来一个废一个，绝不留情。”

霍然单手伸叉，一字一吐：“昨晚你们三艘船二三十个人，我每人折断一手或一脚，让他们逃生，聊施薄惩报复他们撞船的罪行。你们上岸走了，保住了手脚，果真是在劫者难逃，天亮了你们赶回来送手脚。来吧！最好七个人一起上，免得多费手脚，上！一起上！”

三艘船不在是事实，滩岸上遗留有打斗的痕迹，也是事实，他等于是揭开真相，把闹江龙吓了一跳。

没有人敢上前，大概对那把浑铁猎叉心生恐惧，这玩意敲打在身上，绝不可能断手断脚了事的。

你把我的人赶……赶走了？

闹江龙脸色大变、勇气迅速沉认。幸好是我赶走了他们。幸好？什么意思……

“随后赶来的人中，有可敬的 = 剑横天华天雄，炼魂修士詹清尘，一个姓高的中年人，和一个高贵的中年女人。他们看到一大群手脚骨折的人，大方地不再问罪，所以可敬。”

所有的人惊骇莫名，四女郎也打一冷颤。

“你……你他娘的，说……说得像……像真的一样。

江龙连说话也感到困难了。

“本来就是真的。

“那……那他们……”

“我赶他们走路。”

“什么？他娘的！说谎也该有……有个谱。”闹江龙又大惊小怪：“凭你？凭你一个力大如牛的年轻人，能把那些名震天下的……”

“的侠义道高手名宿。一剑横天号称三大神剑之一，排名第三，我看并不怎么样。

炼魂修士接了我七拳，他的肚子幸好没被我打破。一剑梭天拒绝用剑斗我的断船篙，分明是胆小心虚。你们七个人联手，该比他们四个人强些。上吧！不要害怕，我保证不打死你们，只折断你们的手脚，像这样……”

双手一张，一沉马步，一声冷哼，握粗的浑铁猎叉杆，开始徐徐弯成弓形。

第 = 个扭头狂奔的人是闹江龙，好快。

“你这混蛋不能走（裁有活同你。”霍然丢掉叉大叫大嚷、他不叫倒好、这一购 ~ = : 闹江龙跑得更快. 他不能追 “、 = 仍上有小姑娘需要照顾.“你要问他什么事？”

瓜子脸女郎红着脸问，目光不敢和他的目光接触。

“问他在快马船上，抢到多少金珠，抢到几个美女“他娘的怕死鬼，怎么还没输就跑掉了？可恶。”他愤怒地一跺脚，向船走去。

“他们根本没赶上动手抢船。”

女郎跟在他后面：“他倚仗人多，黑吃黑抢别人到手的金珠美女，所以有许多人找他算帐，连侠义道的人也在找他。”

“我还会找他。哼！”

“分金珠美女？”

“胡说八道。”

他扭头瞪了女郎一眼：“你们真偷了他的金珠？”

“一箱，那本来就是他抢别人的。他抢，我们偷，没有什么不对呀！”

“难怪他们出动大批人手拦截，码头上那个混蛋卖了你们。”

“说不定是罗巡检出卖我们呢！闹江龙在扬州衙门有内应。”

“我跟着倒媚。”

“你真会扮猪吃老虎啊……！”

“你小心被我吃掉。哼！”

“你……”女郎的脸红到脖子上了，大概想起被叉住脖子，顶压在舱壁上的滋味。

“该弄早膳了，你们是女仆. 他看不到背后女郎的窘态，信口胡扯。

“好的，太爷。哦！你昨晚真把一剑横天几个人吓走了？”

“大概是吧！”

他拾起藏在船旁的所篙，一跨步便跃登丈余高的舱面。

小姑娘站在舱门内，喜悦地迎接他。

囚囚曰“笑魔君来了，要不要和他父女见面？”小姑娘在舱房内放低声音：“你们打交道的話我都听见了。他们健在，我好高兴。”

“千万不可和他父女见面。”

霍然低声叮咛：“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他们在无意中透露口风，你我的处境就不妙了。”

“不会吧！”

一很难说。比方说，他们碰上了一剑横天那些人，能否抗拒得了炼魂修士的炼魂术摆布，恐怕没有多少把握。

武功高低，对付炼魂术差异并不大，如果被诱出内情，大群高手名宿齐集，我应付不了。我得尽快把你安顿妥当，我不能让你饱受惊吓威胁。”小姑娘侵入他怀中，默然久久。

“不必担心。”他轻抚小姑娘的秀发：“今后这段时日，不要离船露面，必可平安抵达杭州。

“大哥哥，我……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是否有勇气离开你。”

“哦！小妹妹……”

“我知道我必须离开你，必须失去你的保护。”小姑娘用他的衣襟拭泪水“有我连累你，一步一艰难。如果我练了武，该多好？”

“不要说傻话。人生的遇合，谁也无法预料，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道路和方向。如果你练了武，并不能保证你我能茫茫人海中，能萍水相逢，我要趁年轻的岁月，以经历一些世故以充实人生，很可能出生入死……”

“我不要你说。”

小姑娘伸手掩住他的嘴：“不论你身在何方，我都会永远为你向上苍祈求，保佑你平安健康，上苍一定会慈悲地答应我的祈求……”

“谁也弄不清上苍的意向，所以说莫测天心。”

他打断小姑娘的话：“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知道上苍是仁慈呢！抑或是冷酷。如果你一生顺遂，上苍就是仁慈的；若仍然多灾多难，那就表示上苍是冷酷的。

我不会向上苍祈求什么，更不想在他手中得到什么。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种人间惨毒的事，山东响马造反期间，我看得太多了，你所遭逢的灾祸，更让我对上苍起疑。”

“大哥哥……”

“我在褻读神明，是吗？算了，不谈那神明，我得请船主去村落中请入推船，早些动身。我总觉得，在这里多逗留片刻，就多一分危险。”

他扶正小姑娘颤抖的娇躯，出舱去找张船主。

真的不能在这里逗留，谁敢保证那些人不去而复来？除了笑魔君父女之外，都是他必须回避，或者必须把他们击溃的敌人。

回船终于在三十名村民的帮助下，推下水脱离滩岸。

扬帆乘风破浪飞驰，意识中，已经脱离是非场，脱出风暴的中心了。

霍然进入四女的舱房，不介意男女室中相处。

“老爷是不能进仆妇舱房的。”瓜子脸女郎笑吟吟他说，坐在他身右表情丰富：“人言可畏，你可得保持老爷的尊严呀！”

“少给我贫嘴。”他也笑吟吟泰然自若，在女人面前他从不拘束：“还没正式请教诸位的芳名呢！我叫太爷霍然，你们已经知道了。”

“姓名重要吗？”

“至少，该知道怎样识别你们呀！总不能阿猫阿狗乱叫吧？”

“对，可以乱叫。”瓜子脸女郎逐一介绍：“我叫灵猫，她们是猎猫、悍猫、飞猫。

或者小春、小夏、小秋、小冬。我们是女飞贼，从没落案的神偷，如果有名有号，会有今天的成就吗？”

“这……”霍然苦笑。

“所以，不要问笨问题。”

“闹江龙就知道你们……”

“我们是特地告诉他的，以免他胡乱找错对象。口头上告诉他，不传六耳，他根本无法指证是我们所为，只能穷嚷嚷自说自话。”

“空空缥缈是你吗？”

“你又来了，嘻嘻！”

女郎用肩碰碰他的肩膀，得意地笑：“空空缥缈只是对外的代号，乱人耳目的虚幻幌子，让那些失主去找空空缥缈，向官府报案必定丢人现眼，空空与缥缈”都表明那是虚无的东。

“高明，你们值得骄傲。你们要到南京作案，已有特定目标？”

“我们去偷皇帝的珍宝。”女郎小春一语惊人。

“什么？去偷皇帝的珍宝？”霍然大惊小怪。

“有什么不对吗？他从京师来，说是什么御驾亲征，其实江西的叛乱，在他出京时便已平定了。

他沿途抢，在扬州就抢了二十一天，抢官吏和百姓的珍宝美女，拼命往京师送。他能抢，我们为何不能偷？闹江龙抢，所以我们偷他的抢获物。这是报应，知道吗？”

“岂有此理，我算是服了你们。喂！别连累我好不好？”

“连累你？”

“你们已经连累我了。灵猫，打个商量好不好？”

“商量什么？”

“你们在仪真码头另觅船只前往南京，如何？”

“哦！你随时可以赶我们下船呀！”

“我不想破坏我的承诺。”

“好，我尊敬你。”

灵猫欣然答应：“我们在距仪真十里左右下船，不连累你。”

“一言为定，你是个可爱的姑娘。

“幸好我没勾引你，不然就不可爱了。”灵猫俏巧地白了他一眼：“早知你是如此了得的江湖新秀，我会千方百计诱惑你。”

“哈哈！你现在诱惑还来得及呀！”霍然大笑而起：“我不是什么侠义英雄，声色大马我都会……”

“你算了吧！侠义英雄同样喜好声色犬马。”灵猫把他推出舱门：“你眼界高，从没多看我们一眼，原因是你的小妹天姿国色，你眼中那有我们这种

庸俗脂粉在？你小心。

“小心什么？”

“小心找不到中意的女人。”灵猫拧了他一把，格格娇笑重重拉上舱门。

“百无禁忌的女人。”霍然摇头自语，有点怦然心动。

槽河（运河）不是一条河，而是许许多多条河，连贯起来的南北水上交通大动脉。

有时须另挖一条河加以贯连，自杭州可以直达京师。

自从京师北迁，繁荣了幽燕之地，南方丰富的物产，养活北方无数百姓，所以说北人南养。

一艘船的载货量，比一队车马的载运量更多，没有这条大运河，京师皇帝一定坐不稳龙座。一度曾经尝试海运，可是风涛的损失非常惨重，因此主要的运输，仍然得由槽河负相由于是许多河流串成的。因此航程有时是顺风顺流，有时则逆风逆水航速缓慢、船过了镇江府，开始逆水逆风航行。三月未吹东南风，帆因河道窄而完全不能使用。架起两很大橹，船像蜗牛般向上游爬。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乍暖犹寒，时雨时晴。前片刻丽日高照，后片刻烟雨朦胧。

他俩躲在舱内，倚窗欣赏江南胜境，用不着辛苦奔忙，十分惬意。

他们避免与外界接触，船就是他们的天地，却无法获得外界的消息，悄然赶赴杭州是第一要务，其他的事与他们无个灭。

消息在扬州传出，太爷霍然的名号轰动江湖。

大爷霍然，心胸狭小的人闻名震怒，简直不像话，这混蛋是谁的大爷呀？

江北的好汉，提起太爷霍然就打冷颤。

江南的龙蛇，用好奇的心态留意大爷霍然的动静。

越过苏州，航入嘉兴府地境，已经是四月中旬。沿途平安无事。这段江南烟雨路，两人的心情皆欢欣愉悦，无忧无虑，浑然忘却剑影刀光。

船越过王江泾。往来的稍大型船只已不多见，大部份是小型船只，甚至可以看到超小型的小乌篷悄然往来。河道渐窄，水流也湍急些。

夏汛期间，河水浑而不浊，水势虽有点湍急，仍不妨碍客船破水上航，只是摇橹颇为吃力，速度也减慢了些。

小竿娘的眉心，不时锁在一起，也许是近乡情怯吧！或者因满目春光而引发多愁善感。霍然正相反，心胸特别开朗。

进入太湖那段时日，他体悟出这次外出，大开眼界不虚此生，接触到截然不同的世界。他知道除了麦子以外，还有米可以吃。他看到一辈子没见过，只有书上才有的山。

他看到清河以外，烟波浩瀚的巨大湖泊，大得几乎连自己也难以相信）而且，他即将可以看到海，那也是从书上才有的所谓无边无际沧海，更希望能看到书上所记载的龙。

他并非真的忽略了小姑娘情绪上的变化，但他无能为力。

长期的接触，生活在斗室内，日久岂能不生情？他早已发觉小姑娘对他的依恋。可是，他必须止乎礼，止乎道义。

小姑娘并非真的小，江南有许多地方，十四岁的新娘车载斗量，只是

不够成熟而已。

不曾经生的历练，很难体会情为何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情。

他也不能算大)不十岁出头的人哪能算大？尽管他四肢发达人高马大，距真正的大还有一段距离。

天下有一半地方，二十岁的青年仍在玩泥巴，楞头楞脑比大白痴好不了多少，智商并不比大白痴好得了多少，智商并不比大都会的十岁儿童高多少。

他当然不是大白痴，德州是槽河区的大埠。

小姑娘生长在杭州，生活在扬州~可是，他俩在苦难中相逢，情感的发展，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在他，是责任，义不容辞，见义勇为的责任。

这是难以跨越的鸿沟，牵涉到教养、自尊、理性、道义，跨越一步，一切就会崩溃了。

小姑娘是全然的害怕，她不知道所有的人，今后将会如何进一步迫害她，何人带她走，她别无选择，反正不管是什么人，她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等她发现霍然是真正的救命菩萨，便把霍然当成大慈大悲的保护神，感情逐渐转变，随即发现她的道路与方向，与霍然的生活环境南辕北辙，无穷烦恼困之而生，她与霍然根本不是同一时空的人。

所以，她希望自己也练练武。

近乡情怯；她即将与亲人重聚，但也将与她同生死共患难以生命庇护她的人别离。

回日

近午时分，已接近杉青闸。这段河面，称为北槽渠。

这一带的人，把小河称为径；把可以设闸管制水量的小河称为渠。可知这一段槽河，是一条小河流。

王江涇镇，是南京与浙江交界处，最大的一座市镇，属浙江嘉兴府秀水县；秀水也是府治所在地，所以这段河，也叫王江径，镇上大部分居民姓王或姓江。在小河上行舟，霍然这艘客船，已经可算是大船了，塘里无鱼虾子贵。

接近杉青闸，便可隐约看到府城的楼阁。”搜云楼、月波楼遥遥相对，概略显示这座富裕城市的繁荣风貌。

上游有多桨快船下放，下游也有快船向上急航，似乎都在争先，毫无相让的意思。

上游下放的六艘快船中，先头另有一艘红色的驿船。后艄的大橹兼舵的作用，船首微转，向左略靠，以便让这艘偏了航道的驿船驶过。正常的航道，是靠左航行，碰上地位高的船只，便于向左相让。任何船只，碰上驿船都必须相让。

很不妙，无形中阻挡了跟在后面的快船。快船有八支大桨，速度奇快，客船略一转向，便挡住了后面五艘竟快的快船航旭。

上游的驿船与六艘快船，像一群受惊的鸭子，在水声哗哗中，争先恐后疾冲而下。

下游的五艘快船，也陷入船阵中。

咒骂声呐喊声大作，河上大乱。有船撞擦，有大桨折断，有人落水……客船稳住了，船伙计叫苦不迭。

霍然和小姑娘倚窗外望，被这短暂的暴乱吓了一跳。

本来河道宽仅二十余丈，哪能用船辟并航竞驶？

下放的驿船与六艘快船，船轻水急如飞而去。

上驶的五艘快船，有两艘受到擦撞，有人落水，驶至河堤善后，受损并不严重。有人向急驶而去的快船大声咒骂，叽叽狐狐谁也所不懂在骂些什么。

一艘快船靠上了客船，跳上三名魁梧的大汉，逼令张船主向左岸靠，来势汹汹。

霍然出到舱西，心中有点冒火；但身在客地，还真不便逞强发作。

即使有错，错也在上游冲下来的六艘快船。发生擦撞的，也是两方的快船，客船并没与任何船只发生擦撞。

这些自称受害者的人，不找已经向下飞驶的快船，反而找笨重的客船理论，简直是倒因为果，也是欺善怕恶的表现，委实令人冒火。

船一靠岸，情势便恶劣得不可收拾，上来了十余名大汉，叫骂叱喝有理讲不清。

为首的人一口咬定张船主是故意的，故意阻挡快船制造事故。拖拖拉拉中，霍然只好出面。他拉开两名大汉的手，张船主恢复了自由。

“他们要干什么？”他向脸色苍白，可可怜怜的船主张大柱问。

他身材魁梧，像貌堂堂，穿得体面，颇有戎严）拉开两名大汉所表现的力道，也有震撼的作用。

“他们要求赔偿。”张船主欲哭无泪：“老天爷！我哪有钱赔？”

行船月余，船资只有三十两银子，怎么赔？

“我负责。”他毫不考虑加以保证：“没出人命吧？”

“没有，有三个人落水，哪淹得死人？”

“那好办，叫他们开出价码来。”

“他们要将船驶往他们家。由他们的主人定夺。”

“他们家在何处？”

“不知道。”

“好吧！听他们的。不要怕，一切有我。”

船伙计们早已知道他了得，而且显然有钱有势，既然有他出面，自然欢天喜地。重要的是，不需他们从微薄的工资中扣钱赔偿。

霍然是山东人，哪听得懂这些人用苏杭土话争论？即使以平常的速度说话，他也有如鸭子听雷，所以他只和张船主说话，张船主说的是所谓官话。

船驶入一条支河，驶入一座湖。

在嘉兴，任何地方都有河，任何一处角落都有湖，不必问名称，连本地人也记不清河名湖名，反正多得记不胜记；嘉兴本来就是一座被许多河许多湖包围的城。

一看湖边的庄院和码头所停泊的大小船只数量，霍然心中有数，主人一定是当地的豪霸。

他不是个不讲理、重视暴力的人，吃点小亏无所谓，所以他不阻止张船主听由对方摆布。另一原因是，小姑娘即将到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只希望最后一段旅程平安大吉。

船一靠上码头，首先所有的橹皆被取走了。他冷眼旁观，注意一群群大汉进进出出，冷静地等候变化，等候与主人见面。

不久，三名大汉气势汹汹登船。

“跟我去见家主人。”为首的大汉用官话向他说，像叫也像吼。

他不能离船，小姑娘不能留在船上。在他的心目中，甚至不希望小姑娘离开他的视线外。

“不，去叫你的主人来。”他尽量压下心中的不悦：“如何赔偿，一句话，赔了之后我们就走，这点点小事，没有理论的必要。”

“大胆！你敢拒绝家主人的要求广大汉摆出要吃人的面孔叱喝。

“无所谓大胆。我不想横生枝节，不想和你们争论谁是谁非，付了钱我就走，付钱就是你们的要求。”他心中的不悦，逐渐转变成怒火。“家主人会向你说的。”

“我不想受人摆布。”他强按怒火，向在一旁坐立不安的张船主倪：“张船王，你宏见他的主人，”不要和他争论，赔多少也不必分辩，去吧！不要怕。”

“不，要你去。”大汉横蛮他说。

我是乘客。你们找船主索赔，不是吗尸他仍然能冷静应付。

“打交道时是你出面，所以必须要你去。”

“不关我的事，我只负责替船主出钱，赔偿你们的所谓损失。”

“你非去不可。”大汉坚持：

“如果我不去呢？”

“把你打个半死，拖了去。”

他终于爆发了，不再示弱。

“我不去，你试试看。”

大汉居然没看出危机，猛地进步兜胸就是一记凶猛的黑虎偷心。

“劈啪劈啪”四声巨响，四耳光把大汉打得仰面便倒。

两大汉勃然震怒，两面齐上。

他双手一分，大喝一声，抓住两大汉的手一抖，两大汉飞离舱面，“噗通通”水声如雷，摔落水中水花四溅。

码头上有不少人，呐喊声中纷向船上抢，有人抄起木棍，有人取了工具小刀小斧；

“一声狂笑，他拳打脚踢指东打西，狂叫声与水声暴起，又纷纷落水或跌回码头，似乎在刹那间，十余名抢上船的大汉，没留下半个。

“你们把住舱门，不要出来。”他向慌了手脚的张船主吩咐：“我要和他们讲理，要他们赔损失。”

反咬一口，这是他的打算。

庄院占地颇广，约有二十余栋主要建筑，从北朝南，前面临湖，码头与院门之间，约有十余亩大的活动广场……庄院三方茂林修竹围绕，没建有庄墙，人从各处涌出，叫喊之声不绝于耳。

他屹立舱面，静候变化。

主人终于出来了，有二十余名佩刀携剑的人拥簇，神气得很，像大老爷出巡，前有开道领路，后有随从跟班，气势慑人。

主人年约半百，身材高瘦，穿了宽大的碧蓝名贵轻光纳长衫，狮鼻海

口相貌极具威严，所佩的剑长三尺二寸，正好便于身材高，手长脚长的人使用。

身后跟了两男两女，其中一位年轻女郎极为出色，绿缙春衫绿绞裙，明眸皓齿刚健婀娜，小蛮腰间的佩剑古色斑烂，没加任何佩饰。

“不许乱，退！”领先的人大喝，喝退挤在码上不住鼓噪的一群人。一霍然一跃而下，将长衫的下摆，从容不迫掖在腰带上，撩起双袖表明准备打架。

在德州学舍就学期间，他和地方泼皮地棍打架，就是这副德行，全城的泼皮地棍，从来就没占过上风，三五个泼皮一起上，也占不了便宜。

但在学舍中，弓马刀枪这门功课，他表现平平毫不出色，连授武的教师爷也摇头。

淤牙咧嘴的十余名大汉的狼狈相，主人粗眉深锁，用凌厉的目光，狠狠地打量这个英俊挺拔的书生，却心中暗惊。

能片刻间把十余大汉打下水，哪能不惊？

“该死的！你敢到我这里行凶？”主人沉声叫：“你不是来认罪的，而是……”

“闭上你胡说八道的嘴！”

他用高一倍的声音，打断对方的话：“认什么罪？岂有此理。你们的快船，与另一批北航的快船擦撞，与我这艘途邑贵地的客船无关，你们根本就不该提赔偿的要求。我的船主胆小怕事，我也希望息事宁人，因此答应赔偿你们的损失，你们竟然一再无礼然后行凶。也许你们这里真的没有王法，你也是交通官府的强龙土霸，但也不能做得太过份。现在，我们当面理论，我赔你的损失，你也赔我的损失，两不相亏。”

“可恶，你……”

“你给我听清了。”

他再次打断对方的话：“不要妄想倚仗人多势众，妄想蚁多咬死象。我不想生事，也不怕事，你最好和我讲理。再敢有人撒野，我保证你们哭爷叫娘，我会拆了你这座庄院，说一不二。”

出来一位秃头大汉，壮得像一座山，腰带上塞了一把泼风刀，走一步似乎地面也在震动。

“书虫，你的大话说得大多了。”大汉铜铃眼彪圆，伸出一双大手五指不住张阁：“我会拆散你一身骨头，也是说二不“你就来吧！蠢蛋！”他拉开马步反手相招：“你的一双手好像有几斤蛮力，让我秤秤你的斤两。”

大汉一声怒吼，双手箕张像捞鱼，双脚居然十分灵活，支撑沉重的身躯突然变得很轻快，一冲即至，双手乍合，十个指头真像网。”

“砰噗噗”一连串拳头着肉声暴稷，霍然无畏地突入，速。

度比对方快三倍，就在双手乍合中撞入贴身，双拳出手快逾电闪，一连七记重拳在胸、腹、肋开花，打击之快无与伦比。

大汉踉跄暴退了五六步，稳下马步依然摇摇晃晃，扼了一声、总算稳下来了。

“咦！”有不少人发出惊讶的叫声。

“再来再来。”霍然再次轻蔑地反手相招：“混元气功，你还真有两把刷子。

“你小子的拳……头有鬼……”大汉咬牙说，却迟迟不敢上。

“你不上我上。”他声出人近身。

大汉这次聪明了，不再双手捞鱼，右手出天王盖印取顶门，左手海底捞月勾腿抓阴。

像这种巨人，双手一伸便可远及四五尺，马步一挫重心下降，任何身材稍矮手略短的人，根本就无法近身，播弄老半天，也找不到切入出招的机会，没有攻击的好机会，哪能妄想胜利，霍然毫无顾忌地抢入，双手指天画地，格开上盖下捞的双手，斜身切入，一记霸王时撞在大汉的左肋上，掌一翻，掌背吻上了大汉的鼻嘴，翻掌再吐。”按上了大汉的胸口，真力猛然迸爆。

一连串的进步紧迫连绵进攻，一气呵成迅捷如电耀霆击，挨一下就注定了必挨第二下，第三下也绝难闪避，毫无还手的机会，是力与力的硬拼，技巧与技巧的对决，谁抢得进手先机，谁就是胜家。

砰然一声大震，大汉仰面摔跌出丈外，口鼻流血双目难睁，像倒了一座山。

泼风刀已易了主，到了霍然手中。“换一个上！谁来讲理？”他将连鞘泼风刀插在腰带上，表示夺刀准备使用：“份量不够的人，不要出来饱受皮肉之苦。”

先声夺人，把所有的人吓了一跳，自始至终，大汉的手一直不会沾近他的身躯，开始得快，结束更快，反正一照面结束了。

年轻女郎伸手拦住想抢出的同伴，款步上前，绿裙飘飘有如仙子凌波，也的确像是向前飘移而非走动，裙长及地看不见小蛮靴。

“阁下也表现得太狂了，果真是不是强龙不过江。”

女郎的沥唛茸声十分悦耳，亮丽出色的面庞没有怒容：

也许你在借题发挥，或者受人唆使前来藉机生事。请问阁下高姓大名，明白宣示来意？”

“小姑娘，不要用这些场面话套牢我。”

他也和和气气：“我不知道你意何所指，只知道我是雇船前往杭州，途经贵地的人，为免是非而前来替船主赔偿损失的旅客。你们的人作威作福行凶，因此我也有权索赔，绝对无意扮过江的强龙。我姓什名谁无关宏旨，我不想和你们这些地方豪霸有任何牵连。

告诉我应该赔你们多少，我付了钱就开船，简单明了，不伤和气。当然，你们不能狮子大开口，如果存心敲诈，我也会狮子大开口，提相对的条件。小姑娘，我说得够明白吗？”

“你真是外地的过客？”

“来自扬州，前往杭州，用不着瞒人。

女郎注视他片刻，扭头向主人用目光询问。

“金主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主人扭头向跟在身后的。

随从问。

出来一个师爷打扮的中年人，身材也够雄壮。

“回庄主的话。”

“这人欠身说：“王管事领了几艘船，在河上练膏力，准备五月划龙舟，没料到出了意外。肇事的船主带回来了，属下传负责人入庄理论，就这么打起来了，详情属下还不清楚。是属下主张把负责人传来理论的，出事的经过大有可疑。”

另一位五短身材的中年人也上前回话：“近来谣言满天飞，各种风声令

人警惕。太湖方面有人前来踩探，南京也有权贵秘密前来走动，可能对本庄不利，不知他们到底有何图谋，因此不得不小心留意风吹草动，提高警觉是属下的责怀。”“你们损失有多重？”主人追问。

“这……折了几支桨）有几位子弟失足落水而已。”

“你们真会小题大作啊？打发他们走。”主人不耐烦地挥手，转向霍然：“抱歉，小事一件，你可以走了。”

霍然大感意外，反而觉得自己抱歉。

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哪能事事躬亲处理？久而久之，就难免给予下人作威作福的机会。显然这位主人，真的不知道事故发生的经过，外面大打出手，主人才带人出来处理的，所以并没下令一拥而上，毕竟甚有风度。而他，却成了打上门的暴客。

“我也抱歉。”他将泼风刀取出、递给身旁一名庄丁：“庄主不追究，在下深感盛情。”

“看样子，你们已无法赶到府城午膳了。”

庄主挥手赶走跟随的人：“如果胆量够，何不在敝庄午膳？”

我保证敝庄不是盗窟贼窝，会以客礼相待。你文质彬彬，穿一袭儒衫，却勇悍如狮身怀技，哪怕我这些庄丁打坏主意？如何？我是诚心邀客。“恭敬不如从命。”他心中一宽，欣然应允：“庄主不见疑，在下已感激不尽了。在下小姓霍，单名然。请教庄主尊姓大名？”

“霍然？很怪呢！”庄主大笑：“呵呵！你在学呢？抑或已有功名？”

州学府学甚至国子监，在学的士子都可称在学，但没有功名。但一般百姓的想法却不同，把秀才、举人、进士，都认为是功名，因讹传讹，错就错到底。

其实，连高中第一榜的三名魁元（状元、榜眼、探花），都不能算是功名，要真正在翰林院结业散馆外放，取得正式委任官状的才算功名。

“什么功名？小小的秀才，庸才不堪造就，无缘参加乡试，在下游学鬼混，如此而已。”

“那就表示你应该有字。呵呵！你是秀才公，是有身份的地位的人，不会要我失礼称名道姓吧？”

“霍然就很好呀！何必要字多此一举？庄主……”

“这里叫燕湖庄。我姓于，于时杰。”

庄主知道他不愿意透露根底，通名而不说字必有用意，也就不再勉强：“你船上还有朋友吗？何不请来相见？”

“只有舍妹在船上。”他不想小姑娘露面：“她年纪小，怕生，让她在船上进食便可，船夫会照料她的。”

“我去请。”女郎欣然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令妹必定是中帼英雄，我……”

“她弱不禁风。姑娘如果和她论诗书，她会和你谈论三天三夜，依然精神抖擞乐此不疲。”

女郎伸伸舌头，乖乖打消邀请的主意。

“霍秀才请。”于庄主含笑肃容。

地方的大豪大霸，并非全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鱼肉乡里，交通官府的坏蛋。

霍然在甫漳庄，曾经受到庄主北斗星君的款待，起初也不愉快，后来证明北斗星君不是恶霸坏人。

燕湖庄的于庄主，气质与北斗星君相差不多。至少迄今为止，他仍然看不出于庄主是恶霸的象迹。

于庄主在西院的花厅宴客，陪客有六位。

师爷祁廉、外庄主事人金韬、护院总管沈英、船舶管事李羽、田庄管事刘伦。

主要的陪客也算是宾客，府城的范大爷范家千金范云凤，就是那幕绿衣姑娘，是嘉兴府的武林世家千金，剑术的造诣非同小可，号称苏杭三凤的第一凤，难怪她毅然出面与霍然打交道。

酒过三巡，逐渐提及近来的变故。

霍然免不了好奇，首先便询问有关近来谣言满天飞，各种风声令人警惕的原因。

“说起来也的确令人难安。”

于庄主先叹了一口气再说根由：“去年初冬，提督南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押送南昌叛王宁王定壕，翻山越岭押抵杭州，交给太监张永解赴南京献俘给皇帝，张太监押解叛王，乘船从这里经过。在押解之前，在杭州就天天闹贼闹刺客，沿途也有人登船偷窃。

据说同俘移交的宁王府三十大箱金珠珍宝，沿途被盗损失了一半之多。结果，南京派有权贵沿途追查，太湖盗群也纷纷你来我往）江湖豪强也闻风而至，迄今仍在来来往往热闹得很。

我这座燕湖庄名气不算小，我担心受到有心人陷害或趁火打劫。天杀的！这种事实在很烦人，令人食寝难安。”

“偏偏那个皇帝在南京玩昏了头，毫无宣布大乱已平的意思。他一天不走，我们一天不得安宁。”

祁师爷悻悻他说：“他把叛王秘密囚禁在南京城内，仍然宣称正在御驾亲征。叛王被擒迄今已经过了八个月，官兵仍在调来调去打没有敌人的仗，像话吗？”

叛王的金珠珍宝，真的被人劫走了不少吗？”霍然信口问。

他想起德州劫皇船的事，德州沿河一带州县，也被骚扰得鸡飞狗走，人人遭殃。

“真相谁也不知道，得问那些押解叛王的官兵，和负责人太监张永。”于庄主苦笑：“按理应该不可能，即使有也为数有限。”

“怎么说？”

“皇帝在南京大玩特玩，禁止王守仁献俘，勒令一些将军彻底封锁南昌九江，要王守仁放掉叛王，让自以为天生神武的正德皇帝亲自去捉。这简直是狗屎主意，王守仁怎敢放虎归山。所以不辞千辛万苦，亲自押解叛王，翻越浙赣山区，偷出封锁线押抵杭州，准备押至南京，却被江西的奸臣悍将发现了，在杭州便被拦住动弹不得。秀才公，你看过我们浙江山区的山吗？”

“你们这里的山都很好玩呀！”

“当你到了浙西山区，你就觉得不好玩了。王守仁押着叛王，翻越崇山峻岭，手脚并用，走上百里不见人烟，他能带多少金珠珍宝？当然不可能没有，但绝对不可能有几十箱。

“你是说，珍宝不可能被盗尸“不知道，我也不敢打听，多知道一分秘密，就多一分家破人亡的机会。秀才公，你要到杭州，最好不要逗留太久，以免引起无谓的纠纷。

“这里到杭州不到两百里，两天可到。”

范云凤提出邀请：“杭州的风景固然名闻天下，但嘉兴的风景并不逊于杭州多少，先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我作东，陪你兄妹作十日游。”

“你算了吧！呵呵！”霍然有意转变话题：“据我从书本上所卸，贵地的人实在不堪领教。“啐！你意何所楷？”范姑娘白了他一眼。

“好像贵地出了一位颇为能干的名臣朱买臣。这个人并不怎么样，但毕竟是有名的会稽太守，平东越功业彪炳，你们把他丑化得不像人样，更把他的妻子丑化得成了教衫 i i 女人的教材，千载以来，他夫妻成了世人咒骂的对象，实在令人气仕”“这叫做众口烁金。”范姑娘叹了一口气：“积非成是，奈何？”

“我是山东人，我绝不相信会有马前覆水这种蠢事，所以山东人被滔称愚鲁，我更不同意贵地的古人们，把他的下堂妻羞愤投水的地方取名为羞湖。”

“她的墓还叫做羞墓呢！”

范云凤了叹了一口气：“墓在庄北十里左右。他的后夫，据说就是守杉青闸的闸吏。

如此作践一个可怜的女人，咱们的古代的乡亲实在有欠厚道。”

厅外匆匆奔入一位庄丁，大汗淋漓。

“启禀庄……主。庄了气急败坏：“河口哨站传来信号、有……有三艘来自府城的单单桅快船，已……已经进入湖口航道。”

“警戒讯号可曾发出？”庄主脸色一变。

“正在发出。”

“好，我去看看。护院总管沈英放杯而起，匆匆带了庄丁飞奔。

“噢！于庄主，有船只往来，是平常的事情呀：你们怎么如此紧张？”霍然大感惊讶。

“燕湖是私人产业，没有外人的船只往来。”

于庄主粗眉深锁：“三艘船驶入，岂不可疑？哨站的人必定已看出船上有可疑征候，所以才传出警讯。老弟请赶快进食，船只早些驶出湖外。”

“万一有变，不至于连累你。”

霍然本想进一步有所表示，随即心中一动。

小姑娘的安全必须考虑，必须离开是非场。

他如果插手干预，也不能留在现场)

“好，我这就走。”他不再多说。

片刻，船向湖口航道缓缓驶去。远出两里外，三艘快船迎面鼓桨而来。

“燕湖庄有麻烦了。”

他喃喃自语，拍拍与他并肩倚窗外望的小姑娘：“我认识第二艘船舱里面的一个人，恐怕也与你有关。所以，我必须插手管这一档子闲事，早些了断，以免日后遗患绵绵。”

“大哥哥，是什么人？”小姑娘惊问：“怎么与我有关？”

“一个叫陈百川的人，是劫快马船众贼伙之一。人“哎呀，这梦魔何时方了？”

“不必惊慌，我会好好处理。”

口回燕湖说大不大，面积也有四百亩多一点。湖口两岸，生长着巨大的柳树，口宽约二十丈，利用柳树并加栅，升起一道附有利刺的巨网。

湖口内侧，十六艘快船徐徐左右巡行，水手们腰间有刀，手边另备有标枪、铁杆鱼叉，自卫力极为雄厚，随时可以登岸，拦阻沿湖岸奔向燕湖庄的人。水陆两途皆可以有效地封锁。

三艘快船知道不能硬冲，在网前的湖岸停泊。

“太湖毒龙祝龙，专程拜望神鳌于庄主。”

第一艘快船上，那位满脸虬须的中年大汉沉声叫：“大江的道上朋友飞鱼廖忠，也一同前来拜会老朋友，请撤网方便。”

网旁的大柳树后，踱出护院总管沈英，与两名雄壮的年轻人，颇感意外地不住打量船上的人。

三艘船除了船夫之外，好像人数并不多，舱门是大开的。

舱窗也拉起，里面空空不见有人活动。真正穿得像样，佩了刀剑的人，不超过二十人。

“怎么会是祝老大你？”

总管沈英神色有点不安：“事先没约定，不太好吧？庄主也不便在庄中与诸位谈交情，改天另约地方见面好不好？”

太湖毒龙是一群水贼的老大，是太湖十股水贼中，实力不大也不小的一股，人数最多时有两百名左右，少时只有一二十个人，聚散无常，作案的手段颇为凶残，是苏州治安人员全力缉拿的对象。

大江的飞鱼廖忠，也是颇有名气的水贼，出身据说是开国水军名将巢湖廖家的子侄，其实是水贼世家。

朱家有人做皇帝，也有人做乞丐。廖家有人是开国元勋，也有人水贼。

“你通报好不好？见与不见，该由于庄主定夺，你阁下怎可慢客自作主张？”毒龙祝龙怪眼一翻，声色俱厉：“快通报，我在等。”

“于庄主目下可是嘉兴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家中接待大湖与大江的水贼，风声传出，那就麻烦大了，推官大人与巡检捕快，一定来得很快的。”

19：2199'9'19“好吧！你们等着。”总管沈英还真不敢作主，立即派一艘船飞柯返庄。

“你老兄贵姓大名呀？”毒龙祝龙坐在舱面等，向总管沈英套口风：“在于家多久了？”

“无可奉告。”总管沈英不上当。

“阁下听说过我这号人物，是吗。”

“不错。”

“那就表示阁下不等闲。于庄主早年号称神鳌，十二年前，仍是普陀的东海一霸。

也许，你是他当年的心腹弟兄，当年有难同当，如今有福同享。

“胡说八道。”

“是吗？不管怎样，算起来在下与于庄主，多少也聊可算是同道，只是不怎么走运，仍在道上混口食，没混到大批金银可享，也就无法金盘洗手放下屠刀。于庄主已经享了十二年福，也该照顾一下同道呀！你说是不是？”太湖毒龙的话，已充分表明前来拜会的目的。

“是不是同道，各人看法不同；谁的运气好不好，也不能怨天尤人呀！是不是尸总管沈英不再用气忿的口吻说话：“当年设舵普陀，横行东海的那些人，从没抢劫沿海的村落，不骚扰任何一艘本国的船只，仅专门洗劫进出乍浦关的所谓番舶，把那些东洋西洋的番邦鬼子整得很惨，这是事实。而你太湖毒龙，好像连在太湖打渔的穷渔民，也抢光他们辛辛苦苦打捞所得的渔货。

老天爷！你们就是那样混日子的？你们能吃得心安？你们晚上睡觉，会不会梦到那些哭哭啼啼，求你们大发慈悲的可怜渔民？”

“闭上你的狗嘴！”太湖毒龙恼羞成怒：“即使你说得天花乱坠，仍然是同道。”

“你们是来打抽丰的？”总管沈英转变话题。

仰削（）还不至烂到打同道抽丰地步。”太湖毒龙傲然他说：

“何况你们拼老命种田打渔，在你们身上实在也榨不出多少油水来。”

“那你来到底为什么？”

“等于庄主出来就知道了。”

“何不说给在下听听，先听为快让在下高兴高兴？”

“是否高兴，得看你的心情和看法，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要等于庄主高兴才算数。

你不够份量，不屑和你多费唇舌。”

太湖毒龙当然不会透露玄机。

快船来势似箭，于庄主带了人赶到了。

双方的船隔网相望，总管沈英也带了同伴登船，向于庄主禀报经过。

“姓祝的，你井水犯到河水里来了。”于庄主的大嗓门充满怒意：“好吧！我等你摆下道来，撒网广巨网开始下沉，十八艘快船开始列阵。

一声狂笑，三艘来船本来空无一人的船舱，抢出五六十名膘悍的大汉，精赤着上身，携有可在水中搏斗的长短兵刃，刺钩匕首一应俱全。

有备而来，有水上水下杀搏的准备。

燕湖庄的十八艘快船，每船有六个人。双方的人数比较，太湖毒龙的人少些而已。

但情势并不乐观，太湖毒龙这些人的气势，就比燕湖庄那些种田打渔子弟强烈得多，杀人放火亡命的膘悍形象也极为震慑人心。

如果阻止不了这些人，被冲越船阵，冲抵庄前的码头，冲入庄内，那……结果将是一场大灾难。

“不必操之过急，祝龙。”舱内出来了三个人，穿的竟然是宽袍长靴；相貌威严，为首那人声如洪钟，怪眼精光四射：

“我不希望他们死得不明不白。”

“遵命。”太湖毒龙欠身恭敬地应诺。

于庄主吃了一惊，这个人是太湖毒龙的主子？

“把人带出来。”这人大声说。

舱内出来了四个人，架着一个脸部血污，五官似有点扭曲的人，连架

带拖进了船头，让对面船上的于庄主观看，让于庄主验明正身的意图极为明显。

“于庄主，你认识这个人吗？”这人沉声问。

即使被架住的人脸孔不扭曲，也不易看清五官轮廓”血迹污面，气色想必极差，远在三十步外，哪能分辨面貌？像是瘫痪了的身躯，也必定与实际轮廓不同了。

于庄主粗眉深锁，实在无法从已经走样的面孔，辨认是什么人。

“我该认识吗？”于庄主冷然反问。

“再仔细看看。”

“我不认识这个人，你们把他整治得快要不成人形了。

“也许你瞒得过所有的亡命同道，却瞒不了我的眼线耳目，东南半壁的牛鬼蛇神，全在我掌握之中。这个死囚的底细，我已经全部摸清了。

“噢！你是……”于庄主脸色大变。

口气不对，声音托得令人心惊。

“我，从南京来。你不必知道我的来历，反正我知道你的底细就够了。这个死囚，是冷面煞星万重山的死党。冷煞是你早年的海盗伙伴，是海鳅船的首领。

去年十月天，冷面煞星在西水驿，伙同一群高手大盗，劫走了钦差两箱来自江西宁府的奇珍。这件事要说你不知道，无人能信。”

西水驿在府城西门外，是潜河这一段最大的水驿。霍然的船出事时，所碰上的就是西水驿定期驿船。

“我怎么可能知道？”于庄主反驳：“府城不是于某的势力范围，任何人作案我也管不着……”

“不许强辩。”这人的喝声似沉雷。

“你……”

“我不管你是否知道，唯你是问。

“这岂不是乱入人罪吗？冷面煞星十五年前，确是海鳅船队的司令，之后他便改邪归正上了岸。你要我担负十五年前伙伴的罪行，这算什么！”

“我不要你担负他的罪行，我要你招出他的藏匿隐身处。

你如果不合作，我要把你粉身碎骨。”

这人声色俱厉，杀气腾腾：“我有绝对的权力，铲平你的燕湖庄，把你们三两百人送上法场轻而易举，千万不要逼我采取屠村毁庄的激烈行动。现在，我等你招供。”

于庄主真的害怕了，已从这些话中听出凶兆。这人从南京来，谁有权轻而易举将三两百人送上法场。上法场，代表 19：2199'9'19 什么身份？

什么人会有权铲平燕湖庄？什么人能屠村毁庄？

皇帝目下在南京，南京是风暴中心。可是，这人应该不可能是皇家特务，不会是南镇抚司（锦衣卫南京的衙门）或东、酒 y 内行三厂的人，因为这人所带来的爪牙中，有太湖毒龙与飞鱼廖忠，这两个混蛋是太湖水贼与大江水贼的首领。

官方特务不带官兵办案，反而带水贼登门，可能吗？

皇帝派人追查被劫的珍宝，应该不是意外。

“老天爷！你就是把我活剐了，我也不知道冷面煞星在何处藏匿。”

于庄主脸色死灰，心惊胆落哀叫：“自从十五年前他离去之后，过了两

年我也散了伙上了岸，十五年来彼此毫无联络，谁也没想到他仍在重操旧业。阁下，不要……逼……

我……”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哼！祝龙。

“小的在。”太湖毒龙欠身应诺。

“发动，我要活的。”

“大人，他一定是活的。”太湖毒龙傲然他说。

“唯你是问。”

“是的，要活的，唯小的是问。”

右岸的大柳树下，踱出一个蒙面人。

“哈哈哈哈……”蒙面人仰天狂笑，声如殷雷震耳欲聋，声波之强烈无以伦比，似乎湖水也在波动。

本来没有风，丽日高照，但笑声一起，似乎风起波扬，柳枝摇曳，禽鸟惊飞。

“笑魔君！”有人惊叫。

所有的人皆掩耳走避，船上大乱。

这位蒙面人穿一袭飘飘青衫，身上没佩有刀剑，青中蒙面，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笑魔君。

于庄主的人，却从蒙面人的青衫中，知道他是谁。

“你们都是强盗吗？”

蒙面人止笑，喝问声仍然震耳：“好哇！捉一个强盗，最少可以领二十两银子赏金。

官府的赏格虽低，仍然值得一捉？

你们这些混帐贼王八，乖乖上来受缚。你们是我的财神爷，我不会亏待你们。哈哈……我要发财了，一个贼二十两银子……”

“混帐贼王八”，骂得太刻毒，这些凶悍的匪徒怎受得了？

一个个怒吼如雷，跳上岸愤怒地挥刀舞剑，疯狂的向蒙面人扑去，像一群争食的饿犬。

蒙面人一声长笑，飞步迎上，一把扣住最先冲到的一名悍贼右时，一扣之处时骨立碎，顺手夺过用来爬船或水中钩人的分水钩，信手一挥，把第二名悍贼的右小腿勾住。”猛地一带一抖。

一声狂叫，飞起的悍贼把三名涌来的悍贼砸翻了。

分水钩有如灵蛇，闪动的速度骇人听闻，一动之下，似乎从中间迸射出无数的钩影。

钩背比钩尖更可怕，一敲之下不是手折就是脚断。钩尖如果将人钩住，必定将人摔飞，肌裂骨折血肉模糊。

但由于有时摔出时不易脱钩、因此用钩尖攻击的机会不多，用钩背敲击，省事而速度倍增，钩背击倒的人，比钩尖厅伤的人多三倍。

虎入羊群，仪真河岸夜间的惨剧重演，断手折足的人撒一地，河岸成了制造残废的工作坊。

聪明的人永远比笨蛋幸运，第二艘快船上；就有一些聪明人，眼看登岸的人冲上如潮水，垮下时又像惊散的老鼠，便口道不妙了，不但不跟上去，反而躲在后艄看风色。

长笑震天，蒙面人挥舞着分水钩，击倒三个要逃上船的贼，飞跃而上。

聪明的人更聪明了，悄然滚落水中泅水而遁。

激倒了七个在船上拼命抗拒伪悍贼，蒙面人直杀至后艄，找他所要找的人，最后失望地登岸，丢下钩仰天长笑，然后大踏步走了。

第一艘船只有三个操舟，舟上有那位大人。

三艘穷追的快船，凶猛地靠上了。

于庄主像一头猛虎，冲向挥刀拼命的那位大人。

“于庄主，你不怕抄家灭族吗？”大人怒吼，刀如狂龙连攻七刀。

于庄主手中的剑上下翻飞，来一刀接一刀，来者不拒，硬接七刀化解。

“毙了你太爷再远走高飞。”

于庄主在一阵激烈刀剑交鸣中，一面封招逼进，一面咬牙切齿说：“至少你先死，轮不到你抄我的家，灭我的族。去你娘的狗东西！”

崩开最后一刀，剑乘隙排空直入，贯入大人的右肋，左面探入，扣住大人的左臂一拉，抬膝撞在大人的小腹上，放手再加一脚，将大人踢翻。

“捆！”于庄主沉喝。

三艘船一艘也没逃掉，人也许逃掉了一些。

断手断脚的人逃不掉，足有上百人之多。

“带走处理。”于庄主不是宽洪大量的人，并不因悍贼们受伤而大发慈悲。

“不关我……小的事……放我一马”以有人狂叫。

“饶命……我……我是奉命……行……事……另一些人哀叫乞命。

庄丁们都是铁打心肠的人：先把人打昏再上绑，往船上一丢，毫无怜悯的表情。

、湖水流和槽河，水势缓慢。河道其实是湖伪一部分，全长三里余，最宽处仅二十丈左右，狭窄处不足十丈。两岸柳树成林，鲜绿的芦苇丛生。春末水位高，大半芦苇浸在水中，蒙面人不死心，沿岸搜寻漏网的人、不时用树枝拨开水际的芦苇丛，留心察看是否有人在内藏匿。

身后陆续跟来了一些人，兴高采烈帮他搜寻。

“不敢荣驾老弟台费心，搜寻漏网贼是我们的事。”跟在他后面的于庄主说：“老弟台援手之德，燕湖庄存歿均感。”

“不要放在心上，我做的事并不全然为了你们。”他扭头拉下蒙面中微笑：“人不自私，天诛地灭。”

“哦！秀才公的意思……”

19：2299'9'19“这些人中，有我要找的人。”

“官方利用凶残匪徒已无疑问，官匪联手牟利平常得很。

老弟台要找的人……”

“一个叫陈百川的人。”

霍然在柳树旁坐下：一他有一些可怕的人撑腰，其中一个女人绰号叫毒娘子。

我知道他是贼，与水路亡命多少有些交情，连那些侠义宣名宿，也不敢公然对付他，可知他虽然为非作歹，可能不雪落案，所以侠义道人士颇有顾忌。这个人在第二艘船上，可昔被他逃掉了。”

“晤……陈百川……”总管沈英拍拍自己的脑袋：“陈百姓名好像我有点印象。霍公子，可知道他的绰号？”

“不知道。”霍然摇头：“早些日子，他身边带有两个标致内年轻女人，

三个人都会使用飞刀，那种单刃的飞刀，而且卜常快狠准。

“晤！可能是他。”

总管沈英似乎想起了：“江湖朋友的姓名，大多数靠不住，卜之九用化名，绰号却很少更改。他会飞刀，吃水饭的人很使用……”

“你想起谁了？”于庄主催促。

“泅州水怪陈浩。”

总管沈英说：“他不是正式的水贼，是在江淮一带横行的吴道凶桑，飞刀术相当高明，剑术也霸道辛辣，水性出类拔萃。霍公子，他是不是用剑？……”

“对，佩了剑，像貌狰狞，虬须如戟……”

就对了，是他。他满脸虬须，伏在水中真像怪物，这是他绰号的由来，会把不知情的潜水人吓昏，没错，就是这个人，泅州水怪陈浩。”

“我们会替你留意这个人。”

于庄主举手一挥，一艘快船靠岸：“秀才公请上船，你的船已经由我的人送走了，目下可能已到了杉青闸。大德不言谢，容图后报。”

“哦！我的船在……”

“是范姑娘带走的。你一现身，他就随你的船一定在不远处停泊。”

这、厂头很聪明，一看你现身的气势，便知道这场灾祸，仰一定可以勾消，所以不等结果，便乘船先走了。她要请你黍（她范家作贵宾。”“‘呵呵！她会失望，我不能在府城逗留，去心似箭，恨不得插翅飞往杭付，霍然上船，抱拳告辞：“诸位，山长水远，后会有期，大家珍重。”

“老弟，秀才公，燕湖庄的庄门，随时为你而开，但愿有幸，能和老弟台日后小聚。

后会有期。

六桨齐下，快船破水飞驰。

日囚口日

嘉兴府距杭州府不到两百里。

浙江最富裕的地区在浙北，地跨嘉兴、湖州、杭州三府，形成最富裕的三角地带。

其他地方山多田少，地瘠民贫，风气闭塞，大多数山区的人衣不蔽体。

这三角地带，才有江湖人士光临，他们活动的地盘内，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些所谓地头龙人物。

这些地头龙之间，也难免有利害冲突。但一般说来，以互通声气，维持均衡情势居多。很少会成为死仇大敌。

于庄主是嘉兴的地头龙。与杭州的地头龙维持有良好的交情。

霍然果然不能在嘉兴逗留，婉辞范姑娘的邀请，改乘于庄主替他备妥的快船，要亲自陪他直航杭州，准备到达杭州之后，替他打点一切。

盛情可感，但霍然坚决拒绝于庄主相送。

大祸刚饵，余波荡漾，庄主须全力戒备善后，岂能在重要关头离开？万一仇敌卷土重来，没有庄主持大局，后果不堪设想，而且霍然也不需有人照顾。

昼夜兼程，快船比所雇的客船快一倍以上，次日午后不久，船驶入武林门外的吴山驿码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四月初的杭州，真美得令人觉得已远离了污浊

的俗世。

当然，那得看当时的心境。

比方说，在武林门讨饭的花子；或者穷得走投无路的债奢人；投亲不遇途穷潦倒的流浪者；贫病交煎须等候入土的匪寡；这些人的眼中，杭州并不是天堂。

霍然和小秋燕，不是来杭州观赏美丽湖山的。

打发走燕湖庄的船回航，他们在钱塘老店投宿。

J、姑娘最后一次回故乡是四岁，十年岁月漫漫，四岁的小女孩，对故乡的印象模糊是意料中事，她根本就不记得，故乡老家的大门朝哪一边开。

老家不在市区，这点她可以肯定，因为她记得是乘轿的，而且是走老半天山路。

总算是可循的线索，他得着手打听。乘轿的老半天路程，当在市外三十里左右。

范围缩小了，府城的南面与西面都是山区，而且进入山区的路并不多。

次日一早，他找到钱塘县管户口、钱粮的几个小肯吏，花了一些银子，打听一位姓李名安字康宁的人，住处可能在甫乡或西乡。

这条路不通。第二天他到了府学，具了名帖，拜会一位叫李景的教谕。

果然有了线索，在举人题名录找到李康宁的资料，注记上附录是宏治三年。高中第二甲同进士出身，至于散馆后的资料，就没有记载了，表示他并没获得任官。

一查籍贯，果然有着落了，李安的祖籍，是仁和县凤办乡。

府的附廓有两县，东北是仁和，西南是钱塘。通常外地人把钱塘当作杭州的代表，因为西湖属于钱塘县一仁和在府东北，南起清泰门与望江门，西起钱塘门，东北和海宁州与德清县（湖州府）接壤，县境内风景区不多，名气没有钱浴响亮，但在地望上，仍是杭州的一部分。

再花些银子，跑了一趟仁和县衙。

他不能带了小姑娘同行，必须先找到李安，证实李安一蒙老少的确在家，才能带小姑娘前往，可是问题又来了。

凤山乡在县东北约三十里左右，与路程相符。

把小姑娘留在客店，实在大冒险。几经衡量，他不能冒险，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带了小姑娘一同前往，相机行氮；

几经奔波，总算有了着落，浪费了好几天时光，看来，寻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依然不是易事，人海茫茫，没有门路一定盲人瞎马乱闯，找其他小人物更是困难重重。

他想起扬州相遇的张成栋，那位寻人的专家，不由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种事真需要由专家处理。

一早，雇了一乘小轿，他挟了一把油纸伞，腰间有扇袋，音衫飘飘就道，神采奕奕，成了不折不扣的游山玩水书生，不叁引人注意。

携着游山玩水的人多的是，连偏僻的乡民也不以为怪。

风和日丽，沿途虽然罕见名胜，但风景如画，连花木映乞的村落田野，也令人赏心悦目。他一摇三摆跟在小轿后面，外表泰然，心中却有点紊乱。

答案即将揭晓，他的责任将了，他应该有如释重负之感已反而有不胜依依的情怀。

这期间，他实在分不清，他对红位善体人意，强烈依恋他的小姑娘，

在感情的份量上，疼巨与怜爱的天秤到底倾向于那一端，难免有点烦恼。

凤山乡到底有多远，两位轿夫也仅有一点概念，反正名是游山探亲，并不急于赶路。

到凤山乡还得仔细打听，他有充裕的时间着手进行。

当然他必须小心，这里虽然距扬州已在千里外，消息不论好坏，在乡民间不可能流传。距德州更为遥远。但小心是必要的，因为他已经与江湖人士接触频繁，江湖朋友间，消息传播十分迅速。

他不急于赶路，后面出现的人却蚕于超越。

前面是一条小巧的拱桥，石卜种江南式注重美观的小桥。

桥那端是一座果林修竹遍布的小村，约有三二十户人家，雅致的房舍成不规则散布，似乎每栋皆有特色，可隐约听到村童的嬉戏声、犬吠声、家禽的啼叫声……一切是那么和平、安详。

田野中一片青葱；稻浪一阵阵构成美妙的动态画面。在这里，实在令人难以想像，会与刀光血光有何牵连，那简直是一种破坏画面的亵读。

而后面跟来的人中，六个大男人与两个女人，皆带了刀剑行色匆匆，实在倒尽胃口。

轿夫并不知后面有人急赶，脚下自然一紧，大概想到村中讨口水喝，走了十余里需要补充体内的水份。

霍然不经意地扭头瞥了一眼，并没在意。

江南的乡村小道，确是小得可爱，仅够行人恰好相错而过，两个大块头相遇，很可能发生擦撞。在他的家乡，寸才与村之间的“小”径，也可以并行两部马车。这里的乡民只用小小的手推车，以船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山多田少，每一寸土地皆加以充分利用。

河流池塘更是星罗棋布，可耕的地减少了许多，实在舍不得建筑宽大的道路，也就可以从民风与环境上，概略了解南北民风性格上的异同。

上了小拱桥，四位年轻佩剑人跟到。

“借光，谢谢。”领先的年轻人颇有礼貌，走得甚急，半强迫性超越。

霍然闪在一旁，让六男女超越。

“他们急什么？？他心中喃喃。

六男女行色匆匆，急急超越，一个个似乎心事重重，脸有忧色一股劲赶路。

小轿面积大，挡住了一大半轿面。轿夫识趣，急急跨开大步要先一步到达桥那端，桥的引道宽，可以避在一旁让后面的人超越。

桥头引道有五个村童在玩耍婚戏；纷纷避至两旁表示让来人通行。

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气味，在空间里流动。

过桥不远便是村口，小径贯村而过；六男女进了村口，小轿也随后人材。

霍然发觉了那股若有若无的气味，但并没在意，进了村口，他无意中扭头回顾，看到五个七八岁的村童，站在一起用奇怪的目光，目送他们人材。

村童们对陌生人好奇，是正常的反应。可是，他看到了些什么。

村童们的手中，每人都有一个寸余粗，约尺长的竹管，不像是玩具。也许是一个当地的小孩玩具，也就不介意扭头赶路。

乡村小道通常贯连各座村落，所以贯村而过。不是有旅客往来的交通大道，往来都是各村落的人。

有家畜在村道内活动，却看不到人，几头家犬不住向他吠叫，却不敢接近张牙舞爪。

六男女大踏步前行，走了三二十步，脚下突然转缓，似乎脚下有点僵；小轿因六男女脚下一慢，因而逐渐赶上了。霍然跟在轿后。仍没发现有异。

两个轿夫突然也脚下一慢，脚下也同样有发僵现象。

前面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低沉声浪，时高时低，时缓时急，高低的差异并不大，柔柔绵绵地不绝于耳。

路旁房屋的角落，踱出一个青衫中年人，口中发出另一种奇怪的声音，与柔柔绵绵的怪声浪不同，移到路中以背相向，走在前面像是村中的人，脚下缓慢。

领先的英俊年餐人，跟在中年人身后亦步亦趋，后面的五男女也依样葫芦跟着走，形成一串奇怪的行列～向右一折，徐徐走向一家像是四合院的农宅。院门是敞开的，看不见人影。

中年人进入院门，六男女也亦步亦趋跟入，小轿也跟入，霍然也随后跟入。

院门闭上了，村中似乎特别沉寂。

是一座家具很少的房舍，但不像是厅堂，前后各有一阶门，窗户皆用厚木板钉得只留几条缝透光。门各有握刀的人把守，并没关闭，把守的人可以监视里面的活动，随时可以控制情势。

其实里面的人，已经被捆得活动困难，连女的也受到一样的待遇。

背捆的双手，加了控颈牵绳，手便无法从脚下移到身前来，向下移必定勒住脖子。

双脚也用牛筋索并捆，也加了连接捆手的牵绳，无法站起来，捆得结实实，可以移动，却无法活动，不可能用口咬绳或磨断捆绳。

共有十四个人，其中有霍然四个倒媚鬼。同行的六个男女，显然与另四个年轻人是相识。所有的人，都是被水泼醒的，上身水淋淋，三位女的最为狼狈。

李秋燕小姑娘，算是第二次被捆住禁制了。上一次是捆住双手塞在麦箩内藏匿，呼天不应叫地无门，吃足了苦头。这次）捆得最牢。

霍然被冷水泼醒，第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猛然跳起来，结果摔得滚了几匝，引得泼水的人哈哈狂笑，被踢了两脚才安静下来。

看清了处境，他怒火中烧，强抑立即爆发的冲动，以免危及小姑娘的安全。

不久，进来了七个男女。三个男的年约半百，相貌凶猛，但慑人的阴森气势流露，表示不是讲道理的善男信女，而是阴狠残忍的可怕人物，性情难测的螫猛泉雄。

四个女的年约双十左右，年轻貌美体态丰盈，正是所谓貌美如花，珠圆玉润的尤物，那股形之于外的妖艳气息相当浓烈，浑身曲线玲珑十分惹人。

‘哈哈哈哈哈！’为首留鼠须的中年人，得意地狂笑：

‘果然是瞰碧园丘园主的子女与侄儿女。老夫算无遗策，大功已成十之八九，有这些人在手大事定矣！不怕丘园主不接受摆布。哈哈哈哈哈……’

“你们简直无法无天。”

那位英俊的年轻人怒叫：“你们在这里把我丘家的人劫持苛待，会受到报应的，你们到底为什么。”

中年人用脚拨动年轻人，与身畔的一位女郎，笑声更得意了，像是逮住了鸡的狐狸。

“你大概是丘园主的长于丘志远，这个标致的姑娘是丘碧霞丘大小姐了”

11

中年人狞笑的面容十分可怕，靴尖在丘大J、姐的臀·部探了商下：“你以为东山村几个恶少，到你皋亭村瞰碧园骚扰，以为凭你们丘家的几个会几手拳棒的子弟，赶回去就可以解决问题？老夫算定你们会从城里赶回去的，所以在中途设下埋伏，来~个捉一个，两批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漏网到达皋亭村。噢！原来东山村的人……

是老夫唆使他们出面的，当然给了他们不少好处。”

中年人透露半途劫持的秘密；“他们一闹事，你们丘家怎省干休）便会不断派人回村处理，派的人也必定身份一批比一批高。哈哈！这一批是丘园主的子女，下一批必定是丘园主怒火冲天亲自带人赶回处理，也必定在这里乖乖入网进罗，给无例外。”

“你……你们到底为什么。”丘志远脸色大变。

“为了你们家的瞰碧园。

“什么吵”“是为了你们丘家的皋亭村产业。”

中年人得意他说：“老夫有位方外的朋友，看中了你们家的瞰碧园，要在园中修建一座美仑美奂的官观，把皋亭山作为修真砭地，：需要令尊合作，i 膺任舍宅建宫的护法施主。……

“岂有此理，我们家信佛”“不再僧佛了，小施主。”

中年人狞笑：“由你们不得。令尊如果不合作，老夫会杀光你们丘家的人，当然女的可以留下另有大用，最后老夫定可设法把丘家的产业，合法地转入老夫名下。所以，你最好劝劝你老爹，合作是你丘家一门老小唯一的生路，不然，哼！”

“你们四兄妹拳棒不差，在府城颇有名气地位，在东乡直至海边，你们都有人望。”

那位酥胸特别高挺，小腰却特别小像胡蜂的美女郎，盯着丘志远媚笑：“希望你们能鼎力相助，协助我建立势力范围，可以容纳我们不少人，成为我们的秘密山门。小园主，你愿意吗？”

“什么叫秘密山门？”丘志远显然不懂江湖行话。

“日后自知。”女人格格娇笑：“你人才一表，我喜欢。你一定要帮助我，我会给你好处……”

“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闭嘴！你又不是笨蛋白痴，怎么听不懂话意？”

中年人脸一沉，声色俱厉：“我们要你者爷捐出皋亭村的产业，这是一清二楚的事。”

“你们休想！”丘志远大叫：“皋亭村的产业，是我们家的四代祖产……呢……”

中年人一脚踏在他的腰肋上，痛得他缩成一团，老半天叫不出声音，

痛得浑身抽搐。

“就算是历代皇帝赐封给你们的产业，老夫绰号叫四海瘟神，说要就要，连皇帝也不敢拒绝我四海瘟神焦无极的要求。”

中年人凶狠他说：“不要惹火我，小心我活剥了你。等你老爹得不到任何消息，急怒之下带人赶来，落入老夫的网罗，就可决定你们丘家一门老少的死活了。老夫这些人横行天下，手段干净利落，杀百十个人毁尸灭迹小事一件。你最好劝你老爹乖乖合作，才是聪明的保命作法。

“你……你们……”

“你还没学乖。”四海瘟神又踢了他一脚，把他的叫喊踢回腹中。

另一位中年人，在丘家大小姐的身侧蹲下，伸手邪笑着抚弄丘家大小姐的脸蛋，酥胸。

“住手……”丘家大小姐丘碧霞扭动着尖叫。

“这个大小姐不错，真的不错，真有七八分姿色，十分够味。老大，我要。”中年人淫笑着提出要求，手逐渐向腹部探索。

“以后再说。”四海瘟神不立作答覆。

“老大，你不要太贪心……”

“你闭嘴！”四海瘟神不悦地沉叱：“是你当家作主呢！抑或是我？说！”

中年人吓了一跳，乖乖闭上嘴。

另一个中年人，到了脸色灰败的李小姑娘身旁鹰目放光，臆了一声。

这一个才真的美丽可人)才是含苞待放的美人儿。

这位中年人生了一个酒糟鼻，发出赞叹声:)没开脸没装扮，已经秀丽得……啧啧！

真是天堂里的美女，我……我要她，我……”

“喂！你们在于什么？”霍然受不了啦。小姑娘受人侮辱，在他的保护下受到侮辱，立即激发了他的野性，嗓门大得很，“咦！你的气还不小呢！”四海瘟神一怔：“你们与丘家谋产纠纷，与外人无关，对不对尸霍然仍然大声说。

“关不关你又有何高见？”

“我和我的小妹，是从府城雇轿郊游探春的外地人，与丘家无关。”

“是吗？你们走在一起，没错吧？”

“在路上走，不能算是走在一起，是吗？你们……”

“你给我闭嘴！老夫并不认为你与丘家无关。”

“你阁下绰号叫四海瘟神。”

“咦！你知道……”

“是你说的。算起来你是名号响亮的成名人物，应该不至于牵连无辜……”

“去你娘的！你以为老夫会让涉入的人，活着在外胡说八道”“哦！你是说，我兄妹活该被灭口了。”

“对，你不笨。”

你这狗养的杂种……

“我毙了你……”。

四海瘟神怒火冲天，走进一脚踢向他的太阳穴。

他背捆在身后的双手一抬，双脚一绷，捆绳寸断而解，一把扣住四海瘟神的右脚，身形急扭急弹，立即传出骨折声。

“哎……”四海瘟神仰面便倒，右腿骨头折了好几处：断骨刺破肌肉，软绵绵血肉模糊。

一滚而起，四海瘟神腰间的佩剑已到了他手中，跳起时剑飞腾破空，把正要伸手抓起小姑娘的中年人，打断了腰脊。

剑飞旋的力道惊人，剑靶击中要脊，连海碗粗的树干也会折断，何况是人的血肉之躯？

变化太快，谁也没看清是怎么一回事，终于两声狂叫，所有的人都清醒了。

被抓住手摔翻的两个人，是一男一女，女臂骨折被扭翻，那能不断。

这一刹那，四个人被摆平了，两个手臂骨折，一个右腿成了烂肉，一个脊骨断成废人。

进来的七个男女，在一刹那间倒了四个，几乎像是同时倒下的，打击之快，真有如电光石火，就四海瘟神一脚踢出时，便已决定了生死存亡。

最后一个人被摔倒，第五个人便被霍然抓住了右腔，一声长笑，来一记山东大擂、将人扔起急旋。

“哎……放手……”是那幕胡蜂型的女人，尖叫着身形飞旋。

“放就放！”

“砰”一声大震，他放手了，女人重重地飞出，把正要拔剑的第三个中年人撞翻跌成一团。

他一跃而上，一脚喘碎中年人的右膝。

女人已用不着他加上一记，右踝骨已被他扣碎了。

“你走得了？”他沉叱，追逐唯一完好向外逃的女郎。

“大哥哥，救我！”小姑娘狂喜地大叫。两边把门的人逃掉了，女郎逃走的身法也快得惊人。

他不能追，火速替小姑娘松绑。小姑娘投入他怀中，哭了个哀哀欲绝。

“不要哭，没事了。”他安抚小姑娘，老天爷真是岂有此理，怎么世间到处都有是非？

替丘志远几个人割断捆绳，十男女千恩万谢缠住了他。

“你们赶快善后，村中恐怕还有他们的人。”他不得不提醒丘志远：“碰上他们的人，切记不要逞强，把他们向我这里引。他们会使用迷魂药物和妖术，桥头那几个小孩，手中的竹筒，就是施放迷魂药物的工具，由我来对付他们。”

丘志远兄妹把他当作救苦救难大菩萨，言听计从，立即奔出善后，丘家的人地头熟。

这一家农舍的主人，一门老小全被囚禁在后院。

两个轿夫依然昏迷不醒，被叠放着塞在小轿里。

据村民说，商天前这些人便控制了几家农舍。逃走了五个人，是从村东逃掉的。

丘志远的家，在十里外的皋亭村，在府城另有产业。在皋亭山下，建了一座占地两三百亩、幽静而华丽的瞰碧园，是颇有名气的园林之一。

丘家在府城也甚有地位，是受人尊敬的措绅地主。丘老爷丘宏毅，年轻时也曾舞刀弄棒。两个儿子志远、志达，两女碧霞、碧霓，也请了武师练拳脚刀、剑，技击术仅可算小有成就而已。

农舍主人当然认识丘家的人，以往来往府城，都经过这座村，两村算是毗邻。

这些凶神恶煞控制了村民，村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在计算丘家。

农舍主人治茶水果蔬，替他们压惊。

丘志远兄妹，根本不曾与江湖人接触，怎知四海瘟神是啥玩意？也弄不清对方并吞丘家产业的用意。

“这些人的来历，我也不清楚。”

霍然席间向众人说：“他们的意图，我大概了解一点概况。”

他们要在贵地建立所谓秘密山门，这表示要在贵地，建立一种不为外人所知，为非作歹的根据地。他们的人数一定不少，至少还有一批准备日后建什么宫观的人，很可能比四海瘟神这群人更高明更凶狠，今后你们得特别小心提防。”

一番话把所有的人。说得脸色惊惶心惊胆跳。

“霍公子，那……那我们该如何提防？”丘大小姐苍白着脸，惶急地向他求教。

“这……多请一些保镖护院，或者请官府出动缉拿。”

他其实也拿不出好主意：“好在这些亡命，看风色不对，便会远走他方，另觅容易隐藏的地方建基业。等我问清了口供，也许能了解他们以后的动向。”

六个残废的男女，成了很难处理的棘手问题。

报官当然是好办法，其实也不怎么好，事情闹大了，可能后患无穷；

“天啊！我们怎能应付得了这种人？”丘志远急得六神无主。

“霍小妹，能不能请你哥哥帮我们善后？”

“丘碧霞缠住了小姑娘，亲昵地挽住并坐的小姑娘央求：

你哥哥救了我们的命，我们丘家的人没齿难忘，可是……”

“我哥哥侠胆慈心，古道热肠，但他也只能救一时之急，毕竟我们是外地的游客呀！”小姑娘当然知道不能见死不救，但事实上有困难。

“霍公子，可否到我家作客一段时日？”丘志远满怀希望思冀地提出邀请：“有你这救苦救难大菩萨坐镇，他们必定知难而退……”

“正相反，他们会把仇恨记在你们头上。”霍然摇头苦笑：

“让我想想看，该如何一劳永逸解决困难。方法有两种……”

“霍公子，有那两种？”丘大小姐欣然问。

“一是让他们不敢不远走高飞，2是……是……”

“怎样，大哥哥？”小姑娘也急于获得答案。

“扫庭犁穴，找出他们的藏匿处，把他们全废了，弄断他们用来犯罪的手脚。”

“哎呀！”小姑娘被他杀气腾腾的神情吓了一跳。

他心中一动，小姑娘日后还得在这里生活呢！引来日后的绵绵报复灾祸，岂不弄巧成拙？

“晤？我有主意了。”他心中已有了对策：“必须让他们知趣地远走高飞。”

四海瘟神六个男女，经过紧急处理包扎裹伤，用树枝暂时固定，走动时不至于伤口迸裂。

丘志远十个人，先一步前往皋亭村。

雇了十二名乡民，粗制了六个担架，把六个受伤男女抬了，浩浩荡荡出村直奔府城。

小轿跟在霍然后面，霍然一马当先。

两里，三里，前面一座树林内，陆续出现十二个相貌狰狞的男女，劈面拦住去路。

“霍然在十步外示意停轿，担架放下。一声剑鸣，他拔剑出鞘，杀气腾腾逼进，虎目中冷电湛湛。

一位穿青道袍的中年人，咬牙切齿迎出。

“阁下，你要干什么？”老道厉声问。

“带了凶器，以及证人。”

他轻拂着长剑，一字一吐威风八面：“到仁和县衙报案。

然后本秀才亲到府衙投帖，向椎官大人禀明案情。老道，我陪你们打官司，你们居然敢在府城附近行凶，我要你们上法场。”

“你……”

“你们还有十二个人，最好一起上，免得本公子多费手脚，必须把你们一并解送法办，不许走脱半个，你们准备上吧！大爷从扬州杀到杭州，沿途没碰上敌手，你们大概武功与妖术都不错，禁受得起太爷切割，上！”

他那股震慑人心的霸气，真把老道镇住了。

从扬州杀到杭州，沿途没碰上敌手，仅凭这两句话，就把对方十二个人的气焰压下了。

“贫道要和你用江湖手段解决。”老道的杀气弱了许多，勇气迅速沉落。

“本公子不是江湖人，我要用我的正当手段解决。”他断然拒绝。

不要逼贫道走极端。”老道气慑：“你武功盖世，刹那间就废了四海瘟神六个超绝的高手，你不能否认是武林人……”

“武林人不一定是江湖人。本公子是武林世家，堂堂一府秀才，挂剑游学的书生，不知道什么叫江湖手段，你白说了。……”

“我们谋夺丘家的产业以便建立山门，与你一个外地人无关……”

“但你们牵连无辜，要杀我兄妹灭口，还能说无关？少废话，挥剑上，我等你进大牢，你可以施展妖术，让你有斑门弄斧的机会，以免你死不瞑目，上！”

一步步紧迫，逼对方走极端，一比十二，他的胆气令对方心惊胆跳。

“把受伤的人交给我，我会感激你，今后远离杭州，我们洲西山区建基业避祸。”老道不得不示弱了：“施主，亮名号”。

“太爷霍然。”他沉声亮名号：“你，报名号。”

老道大吃一惊，打一冷颤。

他们在杭州潜伏，留意各方的动静。

嘉兴府的消息，一天便可传到杭州。霍然到达杭州已经忙了三天、太爷霍然的事迹，早已在杭州的江湖朋友中轰传，太爷霍然的名号令人心惊胆跳。

“罢了，你……”老道脸色泛灰：“把人交……交给我，我们立即远走高飞。我们并没伤害丘家的人……”

“那与我无关。”

“霍施主，让一步天下可行……”

“好，让一步天下可行。人交给你，立即给我离开杭州，别让我再见到你们。我在杭州还有一段时日游山玩水，碰上了一律折断手脚，破去气血二门。”

“贫道一言九鼎……”

“是否遵守诺言，着你的了。”他收了剑向后退，命村民将六个人抬出，交给老道的人……

“贫道深感盛情，后会有期。”老道领了人退走，一直不敢吐露名号。

人的名，树的影；大爷霍然的名号，已经具有甚重份量的震撼力。

太爷霍然扬州仪真河道发威，黑道与侠义道对太爷霍然心中慎慎。霍秀才在嘉兴尽歼太湖与大江的水贼，消息传得更快更离谱。

霍然向老道说，从扬州杀到杭州，“没碰上敌手。老道第一件事，便是从太爷霍然想到这位霍秀才，心中已经发虚，怎敢亮名号留下后患？

能在一照面的刹那间，击废了四海瘟神六个超拔的高手男女，在心理上的威胁就占了绝对上风，所以老道不敢十二个人一拥而上。

霍然不再前往凤山乡，小轿重返府城。

日回返店后不久，丘宏毅率长子丘志远，长女丘碧霞造访，千恩万谢邀请霍然兄妹俩，至城中府第作客。客店的东主当然知道丘大爷的身份，特地将自用的客堂款待贵宾。

“如果我到尊府安顿，日后恐怕你们有大麻烦……”

霍然将逐走老道一群人的经过说了，最后说：“那些人一定派有限线，留意我的动静。他们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不小心招惹了我，即使有仇恨，也是我与他们的事。如果被他们误认与你们有关，那就会迁怒你们了。”

“哦！这些亡命不会离开？”丘宏毅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那日后……”

“他们会离开，但会留下人监视，预防我不放过他们，主要的首脑远离，眼线才会撤走。所以，我不便再到凤山村走动，以免后患。哦！皋亭村与凤山村相距不远吧？丘大爷是否对凤山村熟悉？”

“两村相距仅十里左右，我当然熟悉呀！双方的村民，有些还是亲家呢！”

丘宏毅坦然说：“皋亭村在皋亭山下，山北是黄鹤山，东北是母山。母山本名叫凤凰山，翼张左右，如母顾子，所以川母顾山。凤山村就是以山命名。母山虽然在附近的群山中最，但风景却没有我们皋亭山绚丽，我的瞰碧园，就建在桃花坞前面。你如果去凤山乡游山玩水，务必先到我的瞰碧园驻驾，别让我失望，秀才公。霍然心中一动，颇感兴奋。

“丘大爷，凤山村有一位曾经高中进士，在翰林院修业，做馆后在外地任学舍教谕的李安李康宁老伯，丘大爷是否知道这个人尸他欣然问。

“哎呀！怎么不认识？他年轻时在府学就读，假日我们还经常在一起在西湖泛舟呢？只是……”

丘宏毅的脸色暗下来了：“他上月初辞职返家，好像有点不得意，乡亲们也不便问，问他也不说。”

“哦！上月初回来的？”霍然心中狂喜，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尘埃落定了。

“是的，好像家眷还有些人留在南京。”

丘宏毅怎知霍然的心理变化？更没留意一直默默坐在一旁的小姑娘，

垂下的秀脸有何奇异的表情：“康宁兄一直在外地任教职，满腹才华作育英才无算，听说这几年都在南京各地书院任教，’书院比学舍要自由些。这次返乡，好像不再外出，决定在家乡终老田园，不再作出轴之云。

扬州也地属南京，在南京各地任教并没错，但在书院任教，与在府州县公立学舍任职是两码子事。

可知李教谕在外地任教，可能真正的任教地，并没让乡亲们知道，十年不还乡，很可能另有苦衷。

爱女被皇帝强征侮辱，还真是有苦难言的苦衷。爱女生死莫卜，藉口有家眷留在南京，也是痛苦的谎言，不足为外人道。

“哦！他确有家眷留在南京。”

霍然瞥了小姑娘一眼，为小姑娘高兴、也感到凄然。

“秀才公认识康宁兄？”

丘宏毅有点恍然，知道他为何要去凤山村的原因了。

“我也算是李者伯的学生呀！”

“原来如此。”

“明天可否劳驾令郎，带我兄妹前往拜谒李老伯？”

“我作东，明早小轿前来促驾。”

丘宏毅欣然说：“康宁兄返家月余，我们只见过一次面，这次专程去拜望他，大概他不会拒绝的。他闭门谢客，任何人皆拒于千里外，你前往谒见。我也跟着沾光呢！”

“我们都去。”丘志远兄妹同声说。

口霍然在房中整理行装，心中有点依依。

房门悄然而开，轻盈的脚步声到了他身后，一双小手从后面抱住了他，脸颊在他背上揉动，他感觉出，衣衫已被泪水濡湿了。

他轻拍抱住她的小手，默默地祝福这双小手。

“大哥哥，你不送我回家吗？”抖切的语音，令他心中一酸。

“我不能，我必须为你日后的安全着想。”

他硬着心肠编造理由，轻柔地将小姑娘挽至桌旁坐下，用衣袖轻拭小姑娘流不尽的泪水：“一定有残忍的人，监视我的动静。丘老伯是你爹的好乡邻，我知道他可靠。”

“大哥哥……”

“这是你的身份证明文件。”

他指指桌上的桑皮纸公文封：“你只能是你爹娘的义女，我的妹妹。我相信扬州官府，已经替你除籍，这世间，你李秋燕已经不再存在了。我留书给丘老伯，说明托妹的经过，藉口追踪贼人远走，何时返因难以逆料。莫测天心，也的确难以逆料日后。如果有缘，我会来看你。”

“大哥哥，我……我我……”

“小妹，你怎么……”

“我……我等你，等你一……一辈子，等你……”小姑娘抱住他，哭了个雨带梨花。

“你听我说。”

他掩住小姑娘激动的小嘴：“小妹妹，我救你，和你厮守一生，在你来说，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在我来说，我成了一个自私的

小人，感恩图报的念头，将让你逆来顺受委委屈屈过一生。而且我的来日……谁也不知道来日如果我对你有承诺，我岂能放心毫无责任地在外游荡。“哦！大哥哥，不要过那种惊涛骇浪，在生死边缘打滚的日子好不好？”

“那么，我也将委委屈屈活一辈子。”

他将盛了金珠的精巧小竹匣用青布帕包妥：“不瞒你说，如果我志在功名，中举人取进士有如探囊取物，但我不能做叩头虫，不想辜负大好头颅。夜已深，我送你回房。”

他是四更天离开客店的，携了自己的行囊，飞檐走壁一口气奔向清波门，再越城外，在湖边的大柳树下假寐等天亮。

那时，清波门外的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已恢复原状。

十二年前，杭州知府杨孟坡大浚西湖，把快要干涸了的西湖恢复；日观，在里湖西岸加筑一道杨公堤，开六条桥通水。

柳浪闻莺这一段，曾经突山湖中四五十丈，被居民垦作菜圃，杨知府全部加以挖除。

西门四周，共挖掉被占垦的田三千四百余顷，西湖才恢复日观。目下这一片柳林，其实仅生长了十二年代，但已粗如海碗了。

他准备天一亮，找家小客栈安顿，再雇船游久已响往的西湖胜境，这几天把他忙惨了。

他硬起心肠离开小姑娘，油然兴起寂寞的感觉，一旦重责卸除，他反而平空生出寂寞空虚的心情，也觉得造化弄人，有深深的无奈和无力感。

这期间，他遇上许多年轻貌美的姑娘们，见也匆匆，别也匆匆，没有任何一位姑娘，在他心目中留下印象。

与李秋燕小姑娘相处最久，情如兄妹，一而再共患难，他对这位小姑娘又爱又怜，印象最为深刻。可是，他不能因而生情，尽管他并非草木，道义与责任阻止他付出感情。

小姑娘能与亲人团聚，他卸下了万斤重担，责任已了，他毅然踏上这游天下，一荡胸襟的游子旅程。要说他毫无留恋，那是欺人之谈。

睡了一觉，东天微喷，他先练气，再练拳脚，出了一身汗，这才发现湖边泊了一艘小画舫，隐隐传来人声，而且有女人的嗓音。心中一动，他藏妥行囊，悄然接近湖岸，幽灵仪的藏身在画舫的近旁。

这种小画舫，是供游客自行驾驶的小型游湖艇，上面架汲了彩棚，该称为棚船。也可以兼雇舟子，游客不必自行控制双桨，可以乘坐五六位游客。

棚内没有灯笼，四男一女正在船上品茗，船系在大柳树上，似在商量不让人听到的私事。偷听别人窃窃私语，是可耻的不良行为，他却不得不听，他的藉口是在杭州他有敌人。

再就是破晓之前太安静了，而他的听觉却锐利无比，只要他留心，十丈内的耳语他几乎皆可以听得真切。如果他用心，甚至可以探索对方的心灵奥秘。最佳的藉口，是这些人谈话的内容，令他感到兴趣，甚至与他有关。不管藉口是否合情理，反正他听定了。

就算是好奇吧！好奇是人的天性，总不能要求他看到有人耳语就回避，表现正人君子的风度。

他不承认自己是正人君子。在这段游荡期间，他所结交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正人君子。

笑魔君不是正人君子；北斗星君也不是；神鳌燕湖庄主于时杰也不是。迄今为止，他还没与方方正正的人交朋友。

朋友的好坏，影响性格的发展，以及人生看法的主观型态演变，这是不争的事实。

耳濡目染，就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船上的四个男女，根本不知道天没亮，湖滨竟然有人活动，也无法发现有人旁听。

“老犀牛，你到底去不去？”

女的悦耳嗓音低低柔柔，语意却是刚性十足：“狠狠地做这一笔买卖，你就可以大亨后半辈子的厚福了。”

老实说，如果不是需要水性高明的人下手，我还不想来找你老犀牛有福同享呢！你不要假惺惺推三阻四好不好？别让江湖朋友，耻笑你这曾是天下三大水性高手之一，分水神犀杭大海，是惊破了胆的怕死鬼，只敢在商旅的圈子，干谋财害命的勾当，不敢向皇帝的价值连城金银珍宝下手。”

又是皇家的珍宝，难怪霍然的兴趣被引发了。

“幽冥玄女，你不要用激将法卖弄。”

被称为分水神犀杭大海的人冷冷他说：“老夫年已半百出头，历尽人世沧桑，激将法对我无效，何况我现在活得十分惬意。你去找别人吧！江湖上水性高的人多的是。”

“水性高武功差劲也是枉然呀！那得和御林军拼命玩命哪！”

另一位男的接口：“你分水神犀用脑袋就可以把一艘百石船撞毁、咱们能到何处，才能请得到你这种水陆能耐皆超尘拔俗的高手？”

又捧又损，双管齐下。

“据我所知，早些天泗州水怪曾在杭州现踪。”分水神犀说：“你们可以邀他入伙呀！”

“老犀牛，你的消息过时了。”

幽冥玄女说：“泗州水怪算得了什么？何况这一年来，他一直就在走循送，冲了大岁一直就不顺利。”

前些日子他邀了一些朋友，在山东劫皇船、”没获得登船的机会，好像是碰上了仇家耽误了一刹那，“来不及登船毫无所获。

早几天搭上了驾临南京的某些东厂混蛋）在杭州调查一批南昌宁府叛王的金珠，结果人都失了踪，被嘉定燕湖庄突然出现的一个蒙面人，杀得落花流水。他与两个爪牙见机逃命，已经逃回南京去了，可能也在打劫取叛王金珠的主己。

“老犀牛，机会千万不可错过了。”

那位男的继续用利引诱：“江西宁府叛王被抄没的金银珠宝，已经押到南京了，共有十二船，富可敌国。

江西宁府在天师妖仙李自然的策划下，十余载经营，搜刮天下财富，公然抢劫各州县的库房，积聚造反的本钱。咱价）只要抢得一两箱。足可享受百年。”

“值得的，老犀牛。

幽冥玄女再接再厉说服：“十二大船金银财宝哪！别说抢到一箱两箱，抓一把也可以大吃大喝十年八年。以往你暗中陷害一些商旅，杀人越货冒上法场的凶险，所得能有三二百两银子，已是丰富的油水了。别人敢打主意，

咱们为何人后？”

你一言我一语，分水神犀陷人四面楚歌中。

“好吧！我算一份好了。”老犀牛意动：“咱们一共有多少人？”

“连你算上，共有十个人了。”

幽冥玄女兴奋他说：“其他的人在南京等候，同时进行踩探。你不会后悔的，老犀牛。你再帮咱们找几个可派用场的人，实力就够了。”老夫既然参加了，不论成功失败，都不会后悔，废话”分水神犀大声说：“找人没问题，但得费些劲。”

“那就一言为定了。”

“好，一言为定。何时动身？”

“明天，愈快愈好。找人很费时，得早些动身。”

“好，明天。”

在杭州痛痛快快地玩了五天，游遍西湖与灵隐山区的名胜，没有一个无时无刻皆需照顾的小姑娘在旁，他自由自在一身轻松任意遨游。

他曾经伪装为村民，走了一趟凤山村，夜间再潜入李进士第（小姑娘的老家有进士第的荣誉），亲眼看到小姑娘一家乐聚天伦，才放心满意地完全放下心中的负荷。

泅州水怪逃回南京去了，他并不急。

他无意专程找这个水怪算帐，碰上了当然不想轻易地放过这个歹毒的混蛋。

这几天畅游名胜，偶或与一些江湖人士接触，他终于知道，他太爷霍然的名号，已经造成相当大的轰动与震撼，他已经是挤入风云人物之林的人物了。

像他这种出门没几天，便获得肯定具有声威的年轻人，江湖道上还真找不出几个呢！

他算是一鸣惊人成就非凡的幸运。

最后，他乘坐江甬船行苏杭的定期客船，离开杭州先赴苏州，预定目的地是南京，沿途也想玩赏各地名胜。

李秋燕小姑娘温婉娇弱的堪爱堪怜的身影，在他的心目中逐渐远去、模糊。

无事一身轻。上次他途经苏州，甚至连苏州城也没看到，船从枫桥驶出肯口，并未经过府城，潜河距城远在十里外，过城郊而不入。

这次，他打算悠哉游哉，畅游这处人间天堂，期能不虚此行。

在城内城郊玩了四天，第五天他雇了一艘小单桅船，三名船夫，扬帆进入三万六千顷的浩瀚太湖，预定作五六日游。

这种单桅上船十分轻快，中等风速时，一个时辰驶三十里轻而易举，风稍强些可驶四十里左右。

他虽然是山东人，但控舟却是行家，所以雇的船也是快船，必要时他

可以接任舟子。船靠上洞庭东山的虎山码头。已经是未牌初。武：(虎)山村安静如恒，码头上泊舟不多，都是本地人往来的代步船，外来的游湖船仅有五六艘。

洞庭东山可游的地方不多，风景区在洞庭西山。

游太湖他并没有特定的目标，大湖七十二峰，其实并无一一游览的价值，反正随遇而安，预定从左绕湖，从洞庭东山南下，绕湖西转湖北经无锡，在何处投宿无关宏旨，行程与时间皆由自己控制。

在镇上进膳，要了各式鱼鲜，白鱼、针口鱼、鳊鱼，甚至还有鲈鱼，当然不是松江的四鳃鲈。

他来得不是时候，东山的绿橘、橙、枇杷，等等鲜果，还没成熟呢！

他毫无所谓上等士人的观念；把三位舟子邀来同桌进食。

舟子受宠若惊，却笑他是垃圾桶似的大胃王，哪有前来尝鱼鲜的人，蒸煎煮烧样样俱来的？简直破坏胃口，不是尝鱼鲜的行家。好在他本来就不是行家，北人南下反正样样新鲜，只要自己满意就够了。

邻桌有四位食客，穿得颇为体面，宽大的吴绉长衫，有模有样像是游湖客。

四食客的目光，一直就在他身上转。

他穿的是青衫，当然也有模有样，但吃相似乎不雅，每样鱼鲜皆狼吞虎咽，吃虾连头带尾一起送进肚，不折不扣的馋鬼吃相，毫无文味。

四食客似乎没有汕笑的意思，目光却呈现好奇。

“喂！你仙乡何处？”那位留了三络须的中年人，突然隔桌向他打招呼。那一声喂，可就与穿的身份不符了，后一句倒有文味。

“俺山东。”他先冒出一句土话，再用官话说：“贵地这种小鱼虾，十盘八盘委实填不饱我的肚子。”

“难怪。”食客淡淡一笑：“你们山东人一天吃两顿，我们吃五顿，所以……你来游东山？”

“是呀！听说这座山叫虎山，还养有虎吗？”

“一千多年就没有虎啦！你来找虎？不是找龙？”

“龙？听说太湖只有蚊。”

“原来你是来找蚊的，什么蚊？”

“我没见过龙，也没见过蚊，你见过吗？”

“太湖是龙窟，怎能没有龙？蚊是妖属，算不了什么。”中年人答非所问，有意岔开话题：“东山翠峰寺有降龙井，西山灵佑观林屋洞有投龙池。自古以来，太湖就是藏龙卧虎之地。”

“可惜物换星移，世事沧桑，龙池已经没有龙，虎山也没有虎。”

双方针锋相对，已明显地透露出敌意。

霍然想起了在燕湖庄，被处置了的太湖毒龙。

四个中年人的游客装扮，已暴露并非游客的身份，盘道探口气的意图明显，流露的警戒神情，逐渐转变为敌意，可知已料定霍然不是普通的仿湖书生。

“你是说，太湖无人？”中年人脸色一沉。

“你我不是人吗？呵呵！”霍然反而消去敌意：“不要扫了我的游兴，太湖的蚊龙猛虎皆与我无关，我说得够明白吗？”

太湖盗群是颇为令人害怕的，自古以来就是亡命的逃通波。天下五大

湖中，每一湖皆有盗贼生息其间，所以江湖朋友口中的所谓五湖四海，就隐喻中有龙蛇。

太湖毒龙，就是太湖十大盗群中的一群首领。

霍然的答覆，当然不能让中年人满意。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来历，不弄清怎能放心？霍然无所谓，他纯粹为了游湖而来，一点也不介意大湖的龙蛇，那与他无关，只希望不要有人找麻烦扫他的游兴。

环湖各府、州、县，都派有治安人员在湖中活动。各股大小水贼之间，也因利害相关而经常火拼、吞拼、保护地盘与扩张势力范围，各显神通明争暗斗，此消彼长，看谁能长久撑持局面。”撑不下去，就一拍两散亡命天涯。

太湖毒龙那一小股水贼，就是因为难以支撑，才另辟生路，与人合伙另找财源，走上了毁灭之路。

“我也给你说明白。”

。中年人当然不相信他的话：“不要妄想在这里撒野，咱们的所作所为，不关你们这种欺世盗名的人的事，你们没有任何介入的藉口。如敢不自量力多管闲事，咱们会把你们沉入湖底喂王八，哼！咱们说得也够明白了。”

四人不等他有何表示，匆匆会帐出店走了。

“噢！这些人到底在说些什么事？”他一头雾水，冲四人的背影讶然官语。

“他们是吴县南湖一带的好汉。”

一位舟子不安他说：“很可能把公子爷误认是仇家。公子爷最好停止游程，以免以起更深的误会。我们不要紧，他们不会为难我们这些靠苦力谋生的人，而公子爷……”

“你知道他们的底细？”

“不知道，猜想而已。”

“他们是……”

“这一带的人，有领是太湖双蚊，神蚊陶潜，青蚊公孙四维，一般说来，他们还守规矩，很少凶残地杀人越货，所以吴县的公人不怎么认真查缉他们。”舟子是本地人，消息当然灵通，但也只知道一些动静，怎能清楚水贼们的真正底细。“哦！最近他们出了事？”霍然好奇地探口风。

“听说与外地一些人结了怨，发生几次冲突，似与本地的人无关，湖西与湖北的好汉们，就宣称不介入各方的纷争。至于内情如何，他们并没透露。”

“是自己人火拼？”

“小的那敢进一步打听？公子爷，为了避免出事，最好立即动身返回府城，以后……”

“不要紧，我不会介入他们的事。”他拒绝中止游程：“我总不能听到某些地方，有什么危险的风声，就趋吉避凶逃走回避，今后大概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

“公子爷如果坚持……”

“我坚持。”他郑重他说：“我邀游天下，宗旨是尽量克制自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真要碰上麻烦，就要面对麻烦加以处理。我不介意有人提警告，他们最好先打听清楚再有所行动。”

“这样好不好？今晚到岛西的东山巡检司衙门附近的东山客栈投宿，不会有人敢前往打扰。”舟子又替他出主意：“半个时辰可以赶到。”

“向巡检司要求保护？开玩笑，他一口回绝。”

“要不就赶往洞庭西山歇宿，西山不是太湖双蚊的地盘。

西山风景比东山美，古迹也多。

“呵呵！你少出馊主意。”

他逐渐有点不耐：“今晚我在这里住定了，咱天还要到处走走。这里的鱼鲜真不错”十分可口，没吃够我是不会离开的，替我去找一家麻烦最多的客店投宿，最好是那种各色盗贼，各种坏胚，可以方便来来去去的客店。”

舟子一再唛叨，可把他的火引冒出来了。以往有秋燕小姑娘需要照顾、所以他避免一切麻烦，尽量克制自己的冲动，能忍则忍。现在，谁怕谁呀？

舟于是住在船上的，乖乖替他在码头附近颇有名气的晋山老店，订了一间上房。

游东山的旅客并不多，全镇只有三家客店。他住进晋山老店，摆明了不在乎威胁和警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谁怕谁呀？

东山的风景区，其实并不比西山少，山的面积，也仅比西山小一点。太湖七十二峰，西山就占了四十一座之多，所以西山占了地理上的优势。

洞庭西山之所以名气比东山大，大在山是玄门道家的林屋洞，也称左神幽虚之天。

洞有三门，合于一穴，里面有石室银房，金庭玉柱。

据说，当年吴王阖间派遣探洞的灵威上人，在地脉中走了七十日。至于是否真的能通向旦陵湖广的洞庭湖，当然那是神仙故事而已，但却相当吸引人。”

东西两山，其实是太湖中两座最大的岛、是由许多山峰构成的，并非仅有一座山，如果绕山步行，那会累死人，西山周回八十余里，东山稍小些。他在洞庭东山的东南虎山镇靠岸，就有点不合乎旅游的行程，难怪引起有心人的注意，把他当成具有潜在威胁性的人物，不受欢迎来历不明的外来客。

他应该在西面的莫厘峰莫厘镇泊舟，那是东山巡检司的所在地，也是东山风景线的精华区”；或者到杨湾靠岸，那是顺灵宫的所在地。

随心所欲，通常会有麻烦，人哪能在世间随心所欲？他随心所欲随意邀游，在不该游的地方，引起麻烦就不足为奇了。

落店后不久，便有人在他的邻房投宿。

傍晚时光，他听到外面走廊有轻微的脚步声。由于心理上已有所警惕，并不怎么介意，有人窥探该是正常的事，不必大惊小怪。

拉开房门，小院子仅挂了一盏长明照明灯，光线幽暗，看到走郎的东端折向处，有两个膝肋的人影。两个膝肋的人影听到了启门声，随即转身看到踏出房门的他，便举步向他接近。

客店是公众活动的地方，人人都可行走、他当门一站，冷然目迎接近的人，两人的脚下并没放轻，“不像是刚才蹊行的人。

“右邻房的房门悄然而开、有人影闪动。

已接近至十步内的两个人，突然大喝一声，四袖齐挥罡风乍起，人影疾闪到了小院中。

有利器破风声传出，与呼啸的袖风不同。

到了小院中的两个人，猛然重新向走廊反扑。这一去一国的速度，快得几乎难以看到真切的形影。

是向他所站之处扑来的，势如雷霆大袖再次荡起风雷，他不假思索地

大喝一声，双掌吐出，用上了劈空掌力，硬撞涌来的劲烈袖风。

气爆声狂震，罡风激荡。

扑来的两个人猛然刹住冲势，一个人退了两步，另一人向下一挫，贴地跃出，砰一声撞开了邻房的房门，一滚而入，身形变化之快，骇人听闻。

“这混蛋掌力可怕，一定是正主儿，要活的！”退了两步的人大叫大嚷，并没扑上反击，而是招呼同伴出手。

上面飘落一个人，随声扑入走廊，一声怪笑，不用袖而用爪，金雕献爪劈面便抓。

“他一定是活的！”声到爪到。

他看出是第三个人，是从屋上飘落的。第二个人进了邻房，他看得一清二楚。

原来是为了邻房的人而来的，他遭了池鱼之灾。

袖风与利器破风的声音，他听得真切，邻房的人用暗器偷袭失败，被袖风震飞了暗器。

他的气消了一半。他的出房，引起这一场暴乱，成了诱发打斗的之媒，也被看成邻房偷袭人的党羽。

抓来的手爪潜力直逼尺外，修为不够的人根本就抵挡不住可怕的压力，必定任由手爪长驱直入，爪一沾体必定大事休矣！

他抬起拂上的手，突然增加七成真力，爪的压力猛然消弭，任由他的手活动自如。

“哎……刁人的手爪一触他的掌背，不但抓不住他的掌，五指反而如被钢铁重击，指骨欲折向上反弹，空门大开，惊叫声中向后退。

“去你的！”他一脚扫中那人的左胯外侧，把那人踢得斜飞而起：“你倒是会吹牛。”

他掠出院子，大手一张。

“轮到你了，上啦！”他向第一个人招手叫。

第一个人用大袖袭击，被他切入一掌震退，已经有点胆寒，再一看同伴一上去就被踢飞，更是心虚，拉开马步不敢扑上。

被踢飞的人滚了一匝，飞跃而起。

“小心他的手有鬼。”这人抢在侧方拉开马步叫：“咱们碰上可怕的高手，用兵刃对付他。”

现身的三个人，都佩了长剑，这人要同伴用兵刃，自己却拉开马步表示要徒手相搏。

“用兵刃的人，先死责任自负。”他豪气飞扬他说“你两人可以拔剑，太爷允许你们联手。”

从邻房抢出的人，也到了院子。

嘲 p 两个混蛋跳窗逃掉了，走！与这个人无关。”抢出的人说，举手一挥，跃登屋顶。

两人不再与他缠夹，也上屋走了。

这些家伙是何来路？”他颇感意外。

这三个高手既然志在邻房的两个人，那么，邻房的两个人，可能在计算他了。

提了灯进入邻房，他开始找寻可疑事物。落店的这两个人没带有包裹，也可能包裹已经交柜，没留下任何可疑物品，也就找不到追查的线索。

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感到有点后悔。

既然已经涉入，就应该向那三个人问明原因，糊糊涂涂交手，最后仍然糊涂，连对方是些什么人也毫无所知，更不可能知道双方寻仇的目的，也就无法预订对策，难以因应以后的变局，实在失算。

好在不关他的事，不需特别留意。尤其是那三个人发觉错误之后，很有风度地不用兵刃攻击，立即离去也有承认错误的勇气。

久久，没再听到其他的声息，大概不会再有人前来骚扰了，他也就安心地沉沉入睡、自始至终，他没听到左邻客房有何动静。这一进院子共有六间上房，只有他这一边的三间有旅客，似乎左邻的旅客十分安静，无声无息也许早就安睡了。

午夜过后不久，左邻客房有人从侧方的明窗钻出，从另处屋角跃登屋顶，去势如电射星飞，轻功惊世骇俗，动时难见形影。

回口口日日回右邻房的两个人，用暗器偷袭失败，便知道情势不妙，断然退入房从小窗脱身的。

两人在镇南小巷内，跳入一家渔户的小院子。屋顶上潜伏警戒的人，也尾随而入。

小院子也有人相候，“将人接入简陋的内厅，挑亮了灯火。

“怎么撤回来了？”在内厅相候的五个人中，那位粗眉大眼最为雄壮的人讶然问。

“那几个侠义道混蛋，发现了我们。”撤回的那位留了鼠须的人脸色不正常：“幸好吉人天相，先一步被那个叫霍然的可疑书生，无意中出房碰上了，挡了他们一挡，我和周兄弟才能及时脱身。”

“那书生竟然能挡住他们？”雄壮的人意似不信。

“半点不假，而且有效地挡住了两人联手合攻、老天爷！”

幸好咱们不曾冒失地向他下手，他比那三个威震江湖的高手名宿，似乎高明得多，咱们如果冒失地下手劫持他，天知道会付出多少代价？老大，千万不可贸然向这个假书生发动攻击，咱们付不起重大的代价。”

“既然他不是那些人的党羽，对咱们没有威胁，咱们就没有向他攻击除去他的必要了。你确定那几个人，是侠义道的混蛋？”老大进一步追问。

“没错，淮安三杰，错不了。”

“这表示他们的先头人员。”的确已经追来了，其至比假书生来得更早；咱们的眼线误事，反而把假书生误认是他们的细作。咱们不能偷懒，赶快查出淮安三杰的下落，除去他们的先头人员，才能确保安全。

淮安三杰神不知鬼不觉潜抵此地，而且立即发现我们的人，迫不及待动手行凶，如不及早除去，将是咱们的心腹大患。诸位，辛苦些，赶快分头侦查，尽早把他” = 的藏匿处找出来。”

“老大，假书生的事如何处理？”一位身材修长的人问：

“不加理睬？”

“他既然不是探道的人……”老大已经表明不再理会的态度，对身材修长的同伴又提出询问颇感诧异。

“谁能正确认定他不是那些人的探子细作。”

“伎……”

“也许是故意挡住淮安三杰，以便让咱们认为他是不相关。

的人，他就可以公然活动，查咱们的底了。老大，咱们不能大意。”

“好吧！我另派两个人盯住他。”老大意动，事实上对可疑的人，的确有继续派人跟踪盯梢的必要，不能掉以轻心。

“如果能争取这个人助一臂之力，岂不更好？”另有人提、出建议。

争取第三方的人，也是壮大自己的最佳的手段。第三方的强势人物，不论投向任何一方，都可以帮助该一方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打破平衡局面。

“没查清底细之前，谈争取言之过早。”

老大有点不耐，不希望一些小事也众说纷坛，把事情搞得愈来愈复杂：“办正事要紧，大家多用些心机，放勤快些，我这就重新分配人手。”

霍然在等候有人采取行动，等了个空，一夜平安无事，没有人再来打扰他的安宁。

没有人打扰，并不表示没有人留意他的举动。

口回一早，他打发船只先驶赴莫厘镇等候，自己带了一根问路竹手杖，开始步行欣赏各地名胜的景色，预计黄昏时分，可以抵达莫厘镇歇息。

他的脚程快，一天绕山一周毫无困难，而且有充裕的时间，在名胜区留连。

他并不重视散落在各处的十余座寺院宫观，以及十余座半公开的所谓邪道词庙。江南人的信仰十分复杂，什么神鬼妖邪都有信徒。

洞庭东西两山，有自汉唐以来修建的名刹宫观，就不下于二十座之多，来两山进香的信众，几乎一年四季都络绎于途，实在令人迷惑。

虎山镇就有一座金龙四大王的血食庙，先后被官府拆了四五次之多。拆了不久，下一任吴县知县到任，就不再理会，该庙又重新鸠工兴建，依然香火不绝，至于其他邪神淫祠，连府城也有秘坛，香火甚盛，禁不胜禁。

环山的道路贯穿山麓与湖滨的村落，地势起伏不定，田野果林星罗棋布，茂林修竹点缀其间，人行走其间经常可以遇上村民，也经常遇上一群群游客。

洞庭东山本名叫莫厘山或肯母山，其实并不高，百丈左右而已。主峰就叫莫厘，支脉绵延伸展，形成不少小峰，稍著名的有芙蓉、翠、荷盘、铁拐、碧螺、饭石峰等等。

峰中形成的夹谷称为坞，共有三十一处坞有人居住。

随遇而安，他不可能走访每一座坞。出了镇，他撒开大步急走，因为他发觉有五个形迹可疑的人，尾随他出镇，这些人都携有用青布卷藏着的兵刃。他快，尾随的人也快了。

“好哇！咱们来练练腿。”他心中喃喃，脚下逐渐加快，衣袂飘飘，似要乘风而飞。

后跟的人也加了劲，开始奔跑了。

芦哨声划空，追的人发出讯号了。

见路就走，他不知道身在何处。

半个时辰之后，前后已经不见人踪。登上一座山脊，眼前一亮，阳光耀目，水波汛纵，湖中风帆片片、天空禽鸟翱翔，像是置身在图画中。

“明天一早，我要攀上莫厘峰看日出。”他向西北面的莫厘峰自语。

来游东山的人，必须登莫厘峰，不然就白来了。游西山，也得辛苦些攀上缥缈峰。

向山下俯瞰，果园的空隙中，偶或可以看到细小如蚁的人影飘忽不定，

几乎目力难及，忽隐忽现很难分辨，不知是不是那腻个跟踪尾随的人。

“隐约可以听到此起彼落的芦哨声，相距又颇为遥远了。

“跑断你们的腿。”他欣然自语。

用全速奔跑，两个时辰他可以跑全岛一圈，八十余里算得了什么？如果用轻功提纵术间歇使用，速度可以增加一倍 20：0599'9'21 而有余。当然啦！循环岛的道路走，路程至少得增加一半；甚至一倍。因为道路是弯弯曲曲，而不是直线的，跑错入坞的路，还得循原路退了，那就更远了。

沿各小山峰的峰脊攀越。都可以攀上莫厘峰。

他开始下降，穿越一处坡地的橘林、找到一条小径，悠哉游哉向下走“附近可能有村落）橘林不可能是野生的，似乎满山都是橘花的浓香，令人心旷神怡。洞庭东西山盛产柑橘。最著名的是绿杨和红橘，绿橘大商甜。红橘是近百十年来所培出的新品种，外表美观，就是名满江南的洞庭红。调小径不久便消失了，他认准方向越坡而走；

穿越一座茶园，前面出现一株合抱粗的杨梅树。他不认识这种树，却看到满树生长着指头大的膏色果实。看外表，距成熟期还有一段时日，当然难以下咽：。可是，却有一些小雀在树枝间觅食。

奔跑了一段时间，口有点渴，不由自主向树下走，也许可以摘几颗青酱果润喉，望梅止渴，不如柄梅止渴有效。乌能吃人也一定可以吃。距衬不是十步：正在抬头打量那些课果实、树下人影一闪，飘落一位五官极为秀丽，明眸皓齿的小的娘，背上居然系有剑。

所谓村姑，指的是穿了平凡的小花浅绿衣裤，梳了大辫子，与脂粉无缘的小姑娘。

他一怔，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面庞的相识感觉。小秋燕与他相处期间，一直就穿衣裙，而且是品质甚佳的长裙，以符合大家闺秀，书生秀才的妹妹身份，与小村姑穿窄袖衫长裤是不同的。

“小妹妹……”他脱口叫。

小秋燕也曾经梳了两根大辫子，所以他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位小村姑也小，外表甚至比小秋燕要小些。

脸型相差不远而且长得五官灵秀的小丫头；相貌几乎差不多，仓卒间还真难以分辨。

不同的是，一个是淑女，一个是野丫头。

其实，他对小秋燕一直思念，并没真的忘怀，只是强迫自己忘怀而已，潜意识中仍然强烈地存在；

“鬼才是你的小妹妹。”小村姑大发娇瞋，不由分说冲上。

向下一伏，猛地扭身飞旋一脚扫出，攻击之快无与伦比。

他完全清醒了，吃了一惊，飞跃而起，竹杖一挥。阻止小村姑升起追击，一记美妙的后空翻，飘落在两丈外，该已脱出追击的范围外了。

料错了，小村姑像一头豹般窜出，正在下面等他，明亮的大跟中有恶作剧的笑意。

瞥见小村姑不怀好意的诡笑，他心中一动，这小女孩鬼精灵，得理不让人被宠坏了。

先下手为强；只有出手攻击，才是最佳的防御；采守势必定任由对方毫无忌惮地拼命攻击。

竹杖一伸，他也诡笑，杖伸出脚反向上缩，减少受攻击的面积，摆明了要用杖攻击。

小村姑果然上当，伸手便抓点落的竹杖，右手五指连伸，控制他的腿部各要穴，是控制面积广的兰花指，点穴制脉的高深指功，可同时攻击多处穴道，比一般使用两指的指功，多出三个可用的手指。

这是说，连劲道最不易发出的小指与笨拙的姆指，也可以发出百斤以上力道的功能。

制穴术并不足奇，问题是手指的发出力道须有百斤以上，百斤力道聚于一点、才有制穴的功能，瞬间力贯穴道而且须控制自如，不然用晕手法便会变成死手法，=一点致命。

这小女孩仅十四五岁，怎么可能会点穴术？那小小的白嫩水葱似的手指，触及皮粗肉厚的大男人身躯，不折断才是怪事呢！

他并不认为这小女孩的手指会折断：一声长笑，杖花乍现，控制的范围更广大，不让小女孩的手抓杖；像是乱点星罗。

小村姑一惊，不敢不收手急退。

“我要用剑。”小村姑退出丈外叫。

剑有小村姑身长一半以上，系在背上根本不可能拔出，手不够长，所以退远些以争取拔剑的机会。

“不陪你玩啦！”他撒腿便跑。

“喂！等一等。”小村姑娘像惊兔，一蹦三丈，小小年纪，轻功极为惊人。”

“没意思。”

“站住，不然……”

“天老爷也不敢命令我站住。”他脚下增劲，对小村姑的速度颇感心惊。

“不站住我可要骂你了。”

“骂什么？杀千刀的？”他忍住笑：“骂骂看。”

“等一等嘛！我需要帮助。”小村姑来软的了。

“你需要的是抽一顿鞭子。”他嘲弄他说：“以免你日后闯更大的祸。”

“你……你比我高明，只有你可以帮助我……”

他脚下一紧，钻入一处竹林，三两闪形影俱消，懒得理会小村姑了。

其实，他对这小女孩颇有好感。

小秋燕是淑女，温柔可人，善体人意，淑女风华的养成，多少有点人工雕凿的形象。

小村姑却是无邪的美少女，美少女距淑女还有一大段距离，任性顽皮难登大雅之堂，但另有可爱的一面。一见面就用脚攻击，在他眼中，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像脱略形骸的玩伴，不是抱在手中，害怕一碰即破的美丽废物。

他觉得逗弄起来怪好玩的，看到小村姑娘跟在后头沾蹦蹦跳跳，也感到十分有趣，清新活泼顽皮的印象十分鲜明。

他不能多逗留，摆脱小村姑觅路下山。

降抵山坞，看到溪流，小径沿溪流蜿蜒，草木葱笼，鸟语花香，他觉得已经到了人间仙境。

隐稳传来一声金鸣，从坞底袅袅传来。

“小女孩在动剑了。”他自语。

心中一动，他重新隐没在草木丛中。

小村姑用尽了全力追赶，速度宛若电流光，但比起霍然这种超拔的高手，仍然差了一段距离，跟丢了，她感到十分沮丧。

“这家伙像鬼。”她不死心一面沿山林穷搜。一面懊丧地自言自语：“快得像传说中的缩地幻形。如果能获得他的帮助，该多好？真糟！我该怎办？”

她脚下放慢，失望地自言自语，没留意有人在旁伺伏，这附近草木葱茏，任何地方皆可潜伏，即使走至切近，也难以发现潜伏的人。

一声轻笑，不远处草丛中升起一立梳宫髻的绿裳美妇，有如突然临凡的仙姬。

“你该问问我，我会告诉你怎么办？”美丽的仙姬笑吟吟他说：“你像个疯子一样，在这一带找寻什么？我会替你释疑解惑，为你指示迷津。”

“你才是疯子。卜她气冲冲他说：“我看你浑身妖气，在山林中出现，绝不是好路数、少给我胡说八道。”

“你说我有妖气？大胆，美妇款步走近、隆的丰臀小腰一握，走动时就出现夸张的波浪线条，你该称赞我是天上临凡的仙女，或者说我是林屋洞左神幽虚之天的仙女或圣姑。”

“你少来。”

她嘻嘻笑亏“这里是洞庭东山，圣姑庙在西山，林屋洞也在西山。看你这妖媚的鬼样子，那有一点圣姑味？以往王家的两位女儿、原称西山二神女。后来，神女的称呼成为流俗的不雅称呼，所以改称王家两圣姑，以表示尊敬，以免和三峡的巫山神女混淆。

不过……不过……”

“不过什么？”

“你可以称神女。”

“该死的小丫头。”美妇勃然大怒，一闪即至，纤手疾扬，鬼王拨扇猛然抽耳光。”

小村姑身形一挫即逝，出现在左方两丈外、“你该死！”美妇继续叱骂，这次不再近身，双掌连环吐出，用外发的掌力遥攻，远在两丈外，踏出一步便拉近了五尺，阴柔的奇异掌力绵绵涌吐、草梢如被狂风刮过，向前倾倒。

小村姑再次侧射两丈，看到掌风撼草的异象，脸色一变，火速撒剑。

“像是阴煞大潜能，你这妖女好阴险。”她用左手揉抚自己的脸颊，脸色大变。

闺女们在出嫁之前，绝不能使用脂粉，出嫁时称开脸。也就是清除少女时代的汗毛、修眉、剪发等等。小村姑脸上与颈额柔软细微的汗毛，根根直竖毛很凸现，本来健康红润的肌肤，变成苍白色，如果被掌劲击实、后果难以想像。

你配用剑，美妇不理睬她的话，等于是默认掌劲是用阴煞大潜能发出的，也可能认为她无知胡说八道，或者根本不知道阴煞潜能是什么。

小村姑知道又碰上劲敌，碰上劲敌就得用剑应付。霍然卡对她有好感，不给她有用剑撒野的机会。这次，她有充裕的时间拔剑。

美妇双掌连环用绝学攻击落空，口气虽则仍然强硬，其实心中暗惊，不敢再轻敌，也拔出宝光四射的佩剑，已经把小村姑看成劲敌了。

佩剑刚出鞘，小村姑已发起雷霆攻击，剑光破空进射，凌厉的剑气压体。

美妇吃了一惊，悚然地后退、侧闪、封招。

“铮”一声狂震，双剑因双方的速度太快，无可避免地发生接触，剑气四散中，各向侧方疾退，双方剑上的劲道，居然难分轩轻半斤八两。

“噢！美妇稳下马步，意似不信地狠盯着小村姑。

“好哇！再来两剑。”小村姑一拉马步，毫无所惧地逼进，剑上居然发出龙吟虎啸似的震鸣，御剑的手平实稳定，神意专注，赫然有一代名家的气势。

“这怎么可能？”美妇像在自问：“也许，我找到需要的人了。来吧！你是我的！”

“上！”

小村姑真听话，挥剑直上，剑吐出慑人心魄的激光，身剑合一奋勇抢攻。

可是，美妇的剑却冷然左右轻拂，激光突然幻没，小村姑突然刹住了马步，剑无力地虚举，晶亮的大眼突然变得茫然，呆呆地注视着美妇的双目，像瓜吸住了，脚下也生了根。

美妇拂动的剑徐徐静止，口中喃喃地发生奇异的低沉慢声音。

“收剑。”久久，美妇说话了。”

小村姑再次听活，茫然地收剑归鞘。

美妇也收了剑，泰然地整理腰带上的一只精巧荷包，关闭能泄放气体的管口，显然荷包中有法宝；

小村姑并非完全由剑的拂动，以及美妇口中所发的奇异声音，相互使用而被制的，荷包内泄放的气体，才是主要的制人器具，三者合并使用，发挥了最大功能。

“我带你走，来！”美妇向小村姑伸手相召。

小村姑像白痴，乖乖地被牵着走。

橘园中那间守园人小屋，目下成了三个美貌女郎的临时落脚处。

小村姑被摆放在在墙根下，茫然地倚壁而坐，剑已被没收，手脚并没上绑。

三个美貌女郎，皆年约二十五六一个比一个美，隆胸细腰胴体撩人情欲，美而艳的成熟少妇型女人，走到何处皆引人注目。

制住小村姑的美妇负责主审，小村姑乖顺地有问必答。

“我叫林涵英，我爹号称玉面天罡。”

小村姑用死板板的嗓音回答：“我们几个人游无锡，韵华姐被凌波燕用诡计擒走了。”

我是最先追踪而来的，孤军深入，人孤势单，接近不了梅坞，那鬼女人不但有不少魔道人士相助，而且有一群水贼担任外围警戒。我在等我的人前来，已等了四天。”

20：1299'9'21 三个美妇脸色凝重，但也脸露喜色。

“哦！你是王面天罡林罡的女儿尸为首的美妇脸色不正常：“他来了吗？”

“应该可以在苏州查出线索，近期间一定可以赶来的。”林涵英用不变的嗓音回答。

“你确知是凌波燕擒走了你的什么韵华姐？”

“是的，无锡有人认识她。”

“凌波燕潜在梅坞？”

“是的，我三次潜入都被发现，无法深入。”

梅坞在何处？”

“就在北面那座小峰下”“很好，很好。”

美妇的手，在林涵英的手脚下用手法推拿片刻：“我们也是来找她的，找她合伙到南京盗宝发财，有福共享，一直就不知道她在何处隐修。你居然知道，妙极了，你也是我们请她出山的保证，妙上加妙。站起来，领我们去见她。”

“好的。”小村姑林涵英木然地站起，手脚似乎有点不灵光。

三菱妇也站起整理衣裙，准备动身，“大姐，惹上了玉面天罡，聪明吗？。那俭穿了青绸绣云雷花边衫裙的美妇、神色有点不安，那位大侠威震江湖，名头仅次于……”

“我知道。”

穿彩色衣裙的为首美妇冷笑：“那些天下大乱之后，死伤惨重——除名或退隐的高手名宿，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北地一大鹏，南天两条龙，而今安在？北剑南刀，而今安在？咱们天涯三凤，也曾与武林四女杰齐名，四女杰安在？而咱们仍在天下逍遥：玉面天罡名头仅次于一大鹏两条龙，与北剑南刀概略相等。山东响马纵横天下期间，他就心中害怕遁世龟缩，可知他只是个浪得虚名的混混，他这个女儿就乖顺如羊。二妹，不要被这些欺世盗名的高手名宿吓住了，好吗？”

“二姐，没什么好怕的。”

那位穿了墨绿衫裙的美妇也兴奋他说，反正把这丫头交给凌波燕，天大的担子让她去挑，玉面天罡不怎么样。那些武功盖世的人，哪敢向咱们这些道术通玄的人撒野？凌波燕师徒的道术，甚至比咱们天涯三凤要高些，所以敢向他们挑战，她敢，我们为何不敢？”

“我……我只是觉得有点不妥，二姐苦笑。

“不要三心两意啦，就算我们不用这”厂头做请凌波燕的引媒，也不能把这丫头放掉。有这”厂头在我们手中，就可任意摆布那些欺世盗名的侠义道名宿。走吧！”大姐催促动身。

小村姑林涵英在前面领路、真的乖顺如羊。

霍然藏身在一株大材后、盯着章贯而行的四个女人术征。

小村姑走在前面，脸上木无表情，本来系在背上的剑，却幻残第一位穿彩色衫裙的美妇左肋下。

三个美妇美得令人屏息，夸张的胴体曲线令人神移，那幻流露在外的艳冶风情，委实令卫道人士们目。尽管那些卫道人士其实也想大饱眼福。

“她们在干什么？”他心中自问。

相距远在三五十步外，他无法为自己找答案。

看小村姑的神情，似乎是三美妇的同伴，唯一可疑的，是小村姑那把剑，实在不该出现在美妇身上的，三个美妇自己都有华丽装饰的佩剑。

“且跟去看看。”他自语。

他对小村姑颇有好感，小村姑与小秋燕，是完全不同型类，但同样年岁面貌相差不远的小姑娘。

他在后面百余步跟踪，不在小径尾随，越野而走时起时伏，动与静之间皆无形影暴露。

满山遍野全是梅林，坡上则茶园处处，坞口至湖滨一带，则遍地桑麻。

小径一线，似乎平时很少有人走动，有些地方已是野草侵径，可以断定甚少有人进出，住在坞中的人不多，不是游客络绎的风景区；

三位美妇打扮得花枝招展，一眼便可看出，是外地的大户人家女眷，来游山的游客，但却佩了剑，而且是份量颇重的杀人利器。

太湖有水贼为害行旅，自古以然于今为烈，携兵刃防身是正常的事，但剑出现在美丽的贵妇淑女身上，却是十分罕见。

梅林中踱出三个粗旷膘悍的大汉，劈面拦住去路，三双燃着欲火的怪眼，在四位女客浑身上下骨碌碌乱转，那垂涎若滴的神情极为引人反感。

“小娘子，这是私人别业，此路不通。”为首的大汉眼中，多了几分警戒的神色，因为看清女人所佩的不是饰剑：“干什么的？”

“来拜会凌玉燕，绰号称凌波燕。”大姐笑靥如花，对大汉们在她身上流览的色迷迷目光毫不介意：“我们是老朋友，远道前来造访，相烦通报，谢啦！”

“老朋友？什么朋友？有些人把仇人也说成朋友，凌姑娘就有许多这种好朋友。”

“我知道，那些好朋友恐怕已经来了。”

“对，咱们发现了一些。”

“贵当家是太湖双蛟吧？”

太湖水贼绝大多数住在岸上，首领人物在湖中各地建有秘窟，不住在船上，所以称当家而不称舵主。

“没错。”大汉傲然他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又道是胳膊往里弯。”

凌姑娘的根在这里，与咱们有深厚的交情，她有了困难，咱们有理由替她解决。她的仇家，也是咱们的仇家。诸位，你们最好走，由何处来，向后转返回来处。

拿咱们不想与外人结怨树仇，也不怕树仇结怨。”

在林内察看的霍然，看得一头雾水，相距甚远，听不清所说的话。看情景，这些男女是相识，但那位小村姑，却像一个局外人。

这附近还有人埋伏，出面打交道的三个大汉，是附近埋伏者之一。这座坞拥有强大的自卫实力，外人出入必定受到盘查管制。

他不想招惹埋伏的人，事不关己不劳心，不能因为对小村姑的举动生疑，便强出头出面查明根底，略一思索，他由原路撤走。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算他有总在江湖过游扬名立万，也不能多管与己无关的闲事。

远出六七里，回到湖滨的环山大道，再北行三里余，到了一座小村。

小村面对湖湾，有游湖船停泊，大小游船五六艘，临湖的小街有各种小商店，供应游客所需。已是近午时分，他施施然踏入一家小食店的店棚。棚设有八副座头，可以饱览湖光山色。

他在唯一的空食桌落坐，店伙笑吟吟上前招呼，首先送上一条净手中。

“公子爷游山辛苦。”店伙看出他不是乘船来的：“小的听候公子爷吩咐。小店的鱼鲜都是活跳的，当然小白鱼例外。”

小白鱼本地称针口鱼，俗称银鱼，细小如针。在天下各处大湖泊中，都有这种小鱼群生长、也可能是由各种幼鱼苗组成的，但当地的人皆坚称是

小鱼的一种，不会长大。

“先替我沏一壶碧笋茶。……”

“小店的碧笋茶，是碧笋峰王家花场直接供应的。”

一那时，碧笋茶并不怎么有名气。碧笋峰产茶年代并不久，后来名满天下的碧笋春还没出产问世。坊间出售的碧笋茶，仅意指本地碧笋峰春天所产的花叶而已。

13

直至本朝末期，朱家茶坊主人在某年采茶期，茶篓已满，便将茶青盛放在怀里，用体温而改变发酵基因，竟然焙出香气极浓的茶，比龙井更高一品。

这种茶，当时叫吓杀人香。苏州方言吓杀人，意思是非常惊人的意思。

直至改朝换代，满清入主，康熙大帝六巡江南，三游大湖，这才把吓杀人香的土名改掉，亲赐御名碧笋春，这才名满天下。

那时的碧笋茶，分雨前和雨后，产量有限。真正的碧笋春茶，产自碧笋峰的石壁间。

其他的碧笋茶，皆是附近茶园的产品，品质相差远甚，只有肯花钱的大爷，才能喝得到真正的碧笋春茶。

以后名满天下的碧笋春，就是产自碧笋峰石壁间的茶树，经康熙大帝品评赐名，便步上西湖龙井本生茶的命运，成为指定的贡品，很少流入市面，市民们无缘品尝了。

店伙沏来一壶碧笋茶，斟上一小杯。

伙计。”他将茶杯放在鼻尖轻嗅，伸手指指南面的小山：

“那边山下有一道坞，怎么称呼？”

“哦！那边。”店伙摇摇头：“我们叫梅坞。公子爷，那地方不许外人进入。”

“为何？”

“坞里的人不好说话，不欢迎外人去打搅他们，那地方也没有风景好看，公子爷如果游坞，可到法海坞、余坞等处游玩，免生是非。”

“原来如此。梅坞里面住了些什么人？”他进一步探口风。

店伙正想回答，突然接触到邻座一位中年游客，投送过来的凶狠目光，一惊之下，悚然地闭上嘴，摇摇头表不知道，匆匆惶然离去。

霍然已暗中留了心，但不想点破。

他无意兴风作浪，对方却找上了他。

“喂！你想打听些什么？”中年游客大概认为可以吃定他了，说话相当傲慢：“也许我可以供给你一些消息，指引你一：

条明路。”

“打听梅坞里有什么风景，有什么人物，不然岂不是白来一趟了？”

他逐渐有点冒火，再三有人挑衅，他年轻气盛，逐渐有点不耐，答话的口气也就不怎么客气：“你所指的明路，最好真的明。指引错误的道路，

有时会有灾祸的，误了别人的事，可就难负责任了。

昨天一到，便有人提警告；今天一早，就有人跟踪追逐；

然后是小村姑恶作剧袭击，最后所发生的情景扑朔迷离；现在，又有人挑衅。

“那是私人产业，擅自闯入，责任自负。”

“严重吗？”他冷然问。

“相当严重。”

“不会做出无法无天的绝事？”

“很难说。”

“坞里的人，有人做见不得人的事吗？”

“这得由你的看法，决定他们做的事，是否见不得人，因为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

“我知道，凡是利害相关的事，对自己有利，虽伤天害理仍然理所当然去做。吩咐了老半天，你还没说出我要的消息，也没指出所谓明路，我在听。”

好，我说。梅坞里住了乙些种果蔬种茶的人，不欢迎游洛践踏他们的农产。阁下赶快拍拍腿走人，到别处看风景，到各寺院烧香拜佛，走了就不要回来；”中年人一字一吐，说的话警告味十足。

“本来我并没打算在这里停留……”

“那你为何不走？”

“经你这么一说”？

“那又怎样？”

“本公子不走了。”

“你……”

“到梅坞走走，我不信坞里的人，胆敢把梅坞划为禁区，敢做伤天害理的事。”

他也一字一吐；不住冷笑：“昨天就有几位仁兄，当本公子踏上东山，就莫名其妙地向本公子提警告）=本公子不信邪，倒得看看梅坞里，是不是隐有龙蛇猛兽，能不能扼本公子吞掉。你阁下不啻在邀本公子前往探索究竟，一切后果皆由阁下负责。”

“可恶！你这家伙不知死活！”中年人勃然震怒，拍桌而起，手一扬，茶杯劈面飞到。

手一抄，他抓住了茶杯，感到震力甚猛。直撼手膀。

“还给你。”他将杯弹出回敬。

中年人不肯示弱，也伸手抓杯，哎一声惊叫，倒退丈外，脚下长凳破裂，几乎撞翻了食桌。

他伸手抓住了搁在凳旁的竹杖，长身而起。

中年人探手入怀，拔出把光彩夺目的锋利匕首。

“动刀子的人，后果自负。”他拖着竹杖逼进：“你给我半斤，我还你八两，互不相亏，看你的了。阁下，你没有任何理由向本公子行凶，即使你是梅坞的人，也不能在梅坞以外向游客撒野。”

棚外三二十步，两名中年游客正匆匆向阳棚走。

一声怒吼，中年人的匕首冲进递出了。

匕首全长一尺八，是鱼肠一类的小剑，与刀性质相同，以强行切入近

身搏击为主，一寸短一寸险，贴身相搏，招出必有死伤，闪避不够快，绝难侥幸。

霍然的路竹杖长有五尺，伸手可攻击近丈的目标。但他放弃远攻的优势，放胆让对方近身切入，估计对方接杯窘相，他已胜算在握。

竹杖一撇，间不容发地锺偏刺来的匕尖，扭身切入，叭二声一耳光落在对方的右颊上，下面靴尖一伸一拨、拨在对方的右膝内侧。一声狂叫，中年人斜摔出丈外、跌出棚外摔倒滚动，跌势相当猛烈。

他跳出棚外，一脚踏住对方握匕的右手腕脉。

“不许行凶！”走近的两个中年人之一，突然一跃而至阻止他再下手，伸手急拨他的身躯。他以为对方来了同伴，不假思索地一掌斜切伸来的大手。

12：4399'9'23 来人伸手的速度快，他也快，必定接触，没有换招收手的余暇。

“噗”一声闷响，小臂接实。

巨大的强韧反弹力，把他震退了两步。

来人也急退两步，噫了一声。

被踏住手腕的中年人获得解脱，滚身而起撒腿向南狂奔。

“你也不是东西！”他怒叫，丢掉竹杖猛扑而上。

对方穿了长衫，剑眉虎目相貌威严，半百年纪正中年，是男人的一生中成熟的黄金岁月，身材伟岸，留了小八字胡，人才一表，手长脚长。

由于对方是赤手空拳，他也用徒手相搏，猛虎似的冲上扑进，左爪右拳攻上中盘，爪攻肩劲拳攻胸腹，势沉力猛劲道惊人，一闪即至强攻硬抢。

中年人已试过他的掌力，怎敢大意？但没料到他来势太快太猛，已无化招反击的机会，唯山的办法是硬接，硬接也是本能反应之一。

双掌分别接住了爪和拳，力道空前猛烈，两人同时暴退两步，势均力敌，都不可能造成伤害。

一声冷叱，仍然是霍然主攻，~火杂杂冲上，先一记钟鼓齐鸣拳掌一合，再一记蝴蝶双飞，双腿飞跃而起连环进攻，每一招可以雷霆万钧的声势，强行切入无畏地抢攻，每一记皆劲道十足猛烈万分，攻招接招毫不退缩，快速地步步进逼，手脚齐飞攻势如惊涛骇浪。

中年人也声势浑雄猛烈，而且显得沉稳扎实些，不但招招硬接，而且顺势制造反击的机会，反击的技巧极为辛辣，直攻要害经常能争回机先。

快速的缠斗令人目眩，拳掌着肉声连珠进爆，看谁禁受不起打击，看谁能先击中对方的要害。双方都内功到家，打击都禁受得起。

看热闹的游客，不住发出惊呼声，其实即使是高手行家，在旁观看也分辨不出交手的招式。

中年人的同伴，也是一表人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也穿了一袭宽长衫，紧张地跟着斗圈旋动，脸有惊容，似乎不断考虑是否需要插手。

罡风呼啸，尘埃滚滚，两人在五丈方圆的店前广场，八方飞旋攻势绵绵不绝，显然已打出真火，出手的劲道逐渐加重加烈，势均力敌死缠不休。

游客渐多，观众也渐多。

双方的技巧皆十分圆熟，保护要害的身法也极富弹性，看样子，必须等到一方力竭功消，或者有一方被击中要害，才能分出胜负了。

三个游客奔近斗场，排众而入，是一男两女。男的是年轻的十七八岁，牛犊般精壮的小伙子，粗眉大眼五官端正，佩了长剑跃然欲动。

两位中年美妇流露出高贵的端庄风华，并不因穿的是荆钗布裙而有损气质，各挟了一个大布卷，行家一眼便可看出，里面各卷了两把长剑。

“怎么一回事？文叔。”为首的中年贵妇，向神色紧张的中年人间。

“就……就这样打起来啦？”中年人文叔不住搓手：“林老哥一到，伸手管事制止这个年轻人行凶，结果……结果就打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这个年轻人穿了青衫文质彬彬，性情比我这狮子还要暴烈。”

“伯父请退，让小侄收拾他。”年轻小伙子在旁得袖撩衣怪叫。

你给我滚到一边凉快去，文叔沉叱：“你碳不是，你上去能挨得了几下？胡搞。”“孩儿……”年轻小伙子面红耳赤，急欲分辨。

“闭上你的嘴，多看对你有益，哼！”

“那……爹可以上呀！”

“狗屁！”

“哈哈……”人丛北面有人狂笑，是一个狮鼻海口的中年佩剑人：“你们可以一起上呀！总不能眼看你们的人被人揍得鼻青脸肿吧？如果坚持你们的武林规矩，会灰头土脸吃大亏的。”

“伍老妖，我陪你玩玩，即使吃亏我也认了，文叔冷笑，突然一掠而上。

伍老妖哈哈狂笑，退出人丛。

“哈哈……南天狮子，以后我五通神会陪你玩玩的，但不是现在，回头见。哈哈……”伍老妖的狂笑声从人丛外传出，笑声渐远。

“追不上的，文叔。”中年贵妇叹息一声：“追上了又能怎样？那些魔道人物者好巨猾，迄今仍然矢口否认帮助妖女，扬言在旁看热闹，能向他们兴师问罪吗？”

“可是……小女的消息……”

“得靠我们自己了。我同样担心小女的安危，但找他们无济于事，也师出无名，反而被他们讪笑呢！”

“罢了，真得靠我们自己了。”南天狮子沮丧他说。

“这个年轻人，会不会是妖女的党羽。”中年贵妇指指依然骁勇绝伦，攻击精神旺盛的霍然。

“好像不是。”南天狮子的语气并不怎么肯定：一但洞庭东山是妖女的藏身秘窟，有水贼替她把守门户，有魔道人物替她助威，这里该是她的势力范围，有人出面挑衅，对方不透露身份，很难断定是不是她的党羽。”

“如果是，对方有这种武功惊世的人才，文叔，我们前途多艰。”

是的，我们深入虎穴，本来就没有多少胜算，如果妖女多几个这种人才，我们……破釜沉舟，我们只能走险，别无他途。”

“得试试他的真木实学。”

“大嫂，他没带兵刃。”南天狮子说：“除非能给他一把剑。”

“好，我会给他一把剑。”中年贵妇开始打开藏剑的布卷，提高嗓音叫：“老伴，退，用剑见他个真章，这样拖下去会耽误时间。

双方势均力敌，撤出并无困难。中年人虚攻两拳，虎跳两丈脱出圈子。

“小辈，剑上见真章。”中年人浑身大汗湿衣，但精力仍旺：“你可有兵刃？”

中年贵妇将两把剑抛出，中年人双手接住向前一伸。

霍然瞥了两把剑一眼，再扫了众人一眼淡淡一笑，对方的用意是要他选一把剑，其中一把短四寸，是适合女性或手短的人使用的，重量也轻些。

他也浑身汗水，气势更旺。

“你们不像是水贼。”他不接剑，已看出这些人气概不凡，不是本地人。

“咱们不认识水贼。”中年人沉声说：“游客？”

“并非为游山玩水而来。”

“那为何替水贼打抱不平？”

“噢！刚才那人……”

“很可能是太湖双蚊的人，禁止在下四处游荡。你这家伙是个冒失鬼，在下懒得和你计较。你如果不是水贼，不要打扰我，我正在气头上，最好离开我远一点。”

他确是正在气头上，所以语气有点托大。其实他对中年人颇感佩服，拼斗两百招以上，他依然无法抓住攻击要害的机会，是他首次碰上的最强悍对手。

无仇无怨，他不会与人拼剑，任何兵刃到了他手中，都可以成为致命的武器。

他抹抹脸上的汗水，大踏步入棚归座，倒了四十杯茶，一口气喝干。

店伙过来添茶水，脸色不正常。

“公子爷，最好快些离开，直奔莫厘镇。”店伙不安地低声说：“刚才那人，就是太湖双蚊的得力小头领，你打了他，他会带大批喽呷来杀掉你。”

“我等他们来。”他冒火他说：“再敢行凶，我要把他们整治得叫皇天。”

南天狮子五个人，在另一桌沏茶。那位乳虎似的年轻人，不住狠盯着他，似有磨拳擦掌找他一拼的意思，年轻气势好勇斗狠的劣根性流露无遗。

喝了两杯茶，年轻人偷偷地向他亮拳头。

他感到好笑，这小伙子皮痒了，老的出面占不了便宜，小的叫阵那会有好处？他出了一身汗，其实并没用真才实学周旋，已看出与他相搏的中年人，还不足以对他构成威胁，因此仅用七成劲与对方拼技巧而已，真要用全力进攻，中年人绝不会支持这许久。

食物摆满了一桌，引得南天狮子五个人忍不住暗笑。

“大牯牛也吃不了那么多。”年轻小伙子讥笑，有意挑衅。

“光华，你皮痒了是不是？”南天狮子怒叫：“你是天生的闯祸精，真不该把你带出来活现世。”

“我就是看他不顺盼。”年轻人气虎虎地顶嘴。

“我也有揍你一顿的念头。”霍然怪笑：“吃饱了我再揍你，要你看。”

“我等你。”年轻人火爆地叫。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喝了一壶酒，二十个青衣大汉飞奔而至，每个人手中，都有各种长短兵刃，长的是五股鱼叉。齐眉棍、红缨枪；短的有分水刀、峨眉刺、手钩、九节鞭……

那位挨了揍的中年大汉，右颊红肿极为狰狞。

霍然推凳而起，抓起竹杖跳出广场。

食客四散走避，以免受到池鱼之灾。

南天狮子五个人，涌出列阵。

“小辈亮名号，东洞庭山不容你撒野。”中年大汉挥舞着分水刀，一面率众冲进一面怒叫。

“太爷霍然，替你们折手断脚：“他扬杖沉喝，声如乍雷：

子绝不轻饶，打！”

一杖便点断一名大汉的右膝，再一记横扫千军，三个人手折腰伤，再来一记狂风扫叶，又有三个人断脚。快，有如罡风扫云，指东打西当者披靡，两冲错三盘旋，人倒了一地鬼叫连天。

虎入羊群。没有一个人能有出招攻击的机会，比赛看谁倒得快，眨眼间已倒了四分之三。

贼人们冲得快，逃得也快，但仅逃走了七个人，其中有三个是被击到折了时骨，爬起来逃掉的。

被打肿的中年大汉没能逃掉，被抓住发结拖至棚下摆平。

“招！梅坞里到底隐藏了那些龙蛇。”霍然把中年大汉的右手拉直，凶狠地问口供：“不招，我要拆了你一身贱骨头。

当他亮出大爷霍然的名号时，南天狮子五个人脸色一变，显然知道他的来历了，他已经是名动江湖的武林后起之秀，江湖朋友心惊的知名人物了。

“放手，放……我……我不知道，哎……”中年大汉狂叫：

“饶……命……小……”

“我要口供。”

“我们奉……奉命在……在坞外戒……戒备，老……老当家从不许我……我们进坞：‘也……也从没告诉我们，里……

里面住……住了些什么人，你……你打死我也不……不知道坞里面的事。”

“招！”

“饶命，哎……”

卡一声臂骨被他一指头敲断了，顺手将人扔出。

“滚！再来的人，一律废了双手，说一不二。”他沉喝，憎身回棚重新进食。

雷霆万钧的刹那间狂猛攻击，把南天狮子五个人吓了一跳，而且已经看出，他无意置人于死地，如果真下毒手，二十名水贼大概禁不起三五下宰割。

南天狮子过来了，在对面拖出长凳坐下。

“你就是太爷霍然。”南天狮子笑问，态度在友好中隐有戒意。

“没错，那就是我。”他喝了一满杯酒，明亮的大眼盯着对方似无敌意。

“你在扬州，废了闹江龙不少人。

“也没错，他们无法无天，要撞沉我的船，船搁浅仍想行凶。”

你打了炼魂修士詹清尘。

“对，他活该，该挨揍。”

“为何？”

“闹江尤其实不该挨揍，他抢劫皇船值得喝采，“虽则他去晚了一步，并没赶上登船，至少他有种敢去抢。

而炼魂修士，还有那个什么一剑横天，他们其实很可恶，“打着侠义道招牌，替皇家追查美女金珠”，那不是他们该做的事，狗拿耗子他们算什么狗屁侠义道名宿？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势与今天相差无几。”

“你的意思是……”

“他们一见面，就咬定我是闹江龙的贼伙，狂妄地动手动脚登船行凶。

你们也是，一照面就动手却脚。”

“他又喝了一杯酒，酒意逐渐上涌：“太爷我邀游天下，增长见识寻找快乐，不是被人当作出气筒任人宰割的贱骨头，你给我半斤，我还你八两。当然我还不至于太任性，我会讲理，也尽量忍耐免生是非，以免在天下寸步难行。现在，你满意了吗？”

“我很满意，但有件事你错了。”

“我错了什么？”

“炼魂修士与一剑横天，不是替皇家做走狗的名宿，他们在追查几件血案，血案可能与闹江龙有关。皇帝在扬州搜刮珍宝美女，他们敢怒而不敢出头与皇家为敌。你认为他们替皇家追查被劫的珍宝美女，错得离了谱。”

“好了好了，他们做谁的走狗，皆与我无关，只要他们今后不要招惹我。”他悻悻他说，等于是承认错误：“你们也是，不要管我和水贼们的过节，谁也休想赶我走。他们要赶我走，我偏不走。”

一剑横天与炼魂修士，以及中州双奇那些人，到底是不是替皇家暗中做保镖，或者追查被劫金珠美女的人，他并不了解内情，也无暇进行了解，所以不能肯定消息是真是假，也没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那与他无关。

小秋燕已经安顿妥当，劫皇船的事该已风消云散。

“另一件事你也错了，水贼们恐怕是对付赘们的……”南天狮子继续唠叨，还没看出他心中不快。

“你有完没有？”他的嗓音提高了一倍：“真是岂有此理！”

是你们向我们挑衅，而我却平白有了一大堆错，天下间的理你们都占尽了，别人不用活啦！”

他推桌而起，丢下一锭碎银会账，拖着竹杖出棚，大踏步向北走了。

“这小子脾气暴得很。”南天狮子苦笑回座。

“你这样子劝人，也不合时宜呀！”另一位高贵中年美妇掩口而笑：“他本来就在气头上，你左一个错误右一个错误，口气如同指责，谁受得了？你以为他是槁木死灰入土大半的老和尚？真是的。”

“他与我们这个宝贝儿子一样，欠揍。”南天狮子瞪了年轻小伙子一眼。

“我又惹了谁呀？”年轻人一脸无辜相。

“也难怪这小子生气。”与霍然交手的人也懊丧地苦笑“我出手阻止也鲁莽了些，好管闲事也的确需要适合时机。不管水贼们是否找错了对象，反正都对我们不利。我真的很担心小丫头冒失，迄今仍然毫无音讯。”

“也许令媛追到洞庭西山去了。”

南天狮子说：“妖女们到底在何处建窟，咱们查不出确讯。

水贼们虽然放出风声，不许外人采取不利妖女的行动，敌意明显，但咱们在他们发动攻击之前，不能主动迫他们招出妖女的秘窟。而且，咱们也找不到水贼的首脑。刚才那小伙子逼供就是明证，逼不出什么来的。”

“唔！那小伙子逼问梅坞的内情。”中年贵妇眼神一动：

“会不会是东山的水贼巢穴。”

“小伙子能逼，我们不能。”南天狮子满脸无奈：“除非水贼们向咱们发动袭击，不然咱们没有理由去捣他们的巢穴，江湖朋友怎么说。”

“反正咱们行事缚手缚脚，真没意思。”年轻小伙子一脸不情愿：“爹，再这样干小心万小心，每一步也怕引人非议，姐恐怕永远救不回来了。”

“你少给我出馊主意。”

南天狮子瞪了儿子一眼：“你只知道好勇斗狠，有勇无谋乱整一通。你又能怎样？找水贼拼命？向五通神那些魔道恶贼挥拳头？五通神跟在咱们身旁，不时抓住机会冷嘲热讽，他并没明白表示帮助妖女，你能把他怎样，你也对付不了他。”

“也许……我该向刚才那狂小子求助。”年轻小伙子悻悻地嘀咕。

“你不是和他约定，要好好打一架吗？”中年贵妇笑问：

“有胜算吗？”

“很难说。”看了霍然痛惩水贼所表现的勇悍，年轻小伙子知道该谦虚了：“连林伯伯也胜不了他，我就是挨了揍也不丢人呀！”

“那小伙子的身躯，坚硬如钢铁，而且韧性奇大，可以禁受连绵不断的沉重打击。”

与霍然交手的中年人叹了一口气：“我运足玄天神罡重击，也仅能将他略为震退而已，所承受的反震劲道似乎更强烈些。除非有宝剑级的神刃，不然没有人能克制得了他。

炼魂修士挨了他几拳，内腑几乎被震得离位，难怪提起“大爷霍然这个人，仍然余悸犹在。这小子如此年轻，是怎么练的？费解。日后碰上他，还真得小心些。”

“水贼们替梅坞把守外围门户，我希望知道梅坞的底细。

南天狮子岔开话题：“我去找店伙，希望了解他们冲突的经过详情。”

“对，值得进一步查询。”中年贵妇说：“我去问方便些。

店伙其实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能将所发生的事据实奉告。

虽然没有水贼在店中监视，店伙也不敢将有关梅坞的内情说出，倭称梅坞是禁区，外人无从得悉坞内的卒。

霍然并不想走，打定主意要一探梅坞的奥秘，白天进不去，晚上跑一趟该无困难，水贼们既然找上他，他有权回报。

他也有好奇的劣恨性，也有解汗小村姑之秘的念头。

他匆匆离开小村，不再理会南人狮十那些人，一面是修养不够讨厌南天狮子唠叨，一方面也是南天狮子的话，令他心中不平衡。

假如炼魂修士那些侠义名宿，的确不是替皇家做走狗，保护皇帝搜刮自扬州的金珠美女，那他就错怪也错打了那些人。

他有儿童时代偷吃糖果，被当场抓住的尴尬感觉。

“这几个家伙是何来路？”他一面走一面想……

贤南天狮子托大，没事先说出名号，他也懒得多问，因为已经发生冲突交手成仇。

但他心中有数，这几个人一定与南天狮子有所关连，甚至有交情，不然怎知道炼魂修士挨揍的事？炼魂修士不可能把自己挨揍的事到处宣扬。

远出两里外，前面的竹丛下，钻出三个人，其中之一正是出言嘲弄南天狮子的中年佩剑人。

他全神与中年人搏斗，并没分心留意外界的事，只知道有人出面，嘲弄南天狮子那些人。因此，这人叫出南天狮的绰号，他并没听清。南天狮子称这人为伍老妖，他也毫无印象。

“小辈，你是怎么一回事？”这人拦住去路，狞笑着提出质问，态度倒也友好：“你是来暗助飞仙的？”

“暗助飞仙？”他一头雾水。

“那位太湖双蚊的弟兄，是替飞仙把守门户的人。你既然暗助飞仙，为何把他打得灰头土脸？”

“哦？你是说那位向我挑衅的仁兄。”他心中好笑，这家伙大概也认错人，烧错了香拜错菩萨啦！

“是呀，他是在梅坞外巡风的小头领。”

梅坞，有苗头了。

“是他找上我的，我怎知道他是老几？”他不承认错误：

“你没留下看结果？”

“我们对那几个自命侠义的混蛋男女，确有强烈的戒心。”

“这位伍老妖居然脸一红：“南天狮子的手爪，我还真接不下他几记狠的。那个与你交手的玉面天罡林罡，手中剑相当可怕。我们如果留下，虽不至于吃亏，也占不了便宜，避之为上。小辈，你真了不起。玉面天罡自命不凡，自以为拳剑无敌（夸称在江湖罕逢敌手，你居然和他拼个势均方敌，佩服佩服。哈哈！飞仙有你相助，大事定矣！用不着和这些混阵捉迷藏，可以公然和他了断啦！到梅坞去见她，商阿公然向刀；些混蛋算账的大计。”

听口气，便知道这三个家伙胆怯，一露面便远走高飞，不曾目击他痛惩水贼的经过。

“我得考虑考虑。”他以退为进，本来就有意夜探梅坞，公然进去当然正中下怀，但不能爽快答应：“我与任何人皆无交情，不想自讨没趣。”

当然他也考虑到那些水贼，在坞外大举向他报复的后果。

“没有考虑的必要啦！以往咱们只能暗助，原因是实力不足，目下有你在，化暗为明实力已足。小辈，你出道没几天吧？”

“没错。”

“听说过老夫道号人物吧？”

“你是老几？”这家伙口口声声叫他为小辈，心中大起反感，口气也就不客气啦！

“老夫五通神伍彪。”这人自报名号，也报出两同伴的名号：“他，飞豹孙雄；他，当头太岁费一清。小辈，混到名号了吗？”

“太爷霍然。”

什么南天狮子，什么玉面天罡，什么五通神飞豹当头太岁，以及什么飞仙，他哪知道是啥玩意？

“什么？太爷霍然？”五通神不悦地怪叫，显然也不知道他的名号：“你是谁太爷，这是什么混蛋绰号？谁给你取的？”

“我自己取的。”

“莫名其妙，这像话吗？”五通神大惊小怪：“哪有取这种绰号的？你一报名号，就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你想与天下人为敌？大狂妄了吧？”

“我高兴。”他傲然一笑：“要想早日成名，绰号愈怪愈引入注意。”

“死得也快，哼！”

“人早晚要死的，快与慢不值得计较。你如果怕死，何必在江湖丢人现眼？你五通神的绰号就怪异，人人都知道那是妖神，一一亮绰号就知道你是妖，同样狂妄而且引人反感。天下问称太爷的人成千上万，多我一个大地同样承载得了，只要有本事，就可以称太爷。阁下，你不服气是不是？”

“算了算了，你这小辈能与玉面天罡打成平手，我不能不服气，走吧！我们去梅坞。”

“不急不急，天黑再去以免引鬼上门。”他不想与水贼们再发生冲突：“假使玉面天罡那些人，盯在咱们后面跟进去，会发生些什么变故？”

“哈！是有危险。”

提起玉面天罡那些人，三个老魔都感到心虚：“金笛飞仙的门人，凌波燕凌玉燕姑娘，用计擒住了南天狮子的女儿，囚禁在梅坞。这些侠义道混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三万六千顷的太湖各处奔忙搜寻，要让他们跟进梅坞，咱们麻烦大了。”

霍然心中一动，那位顽皮的小村姑。

“凌波燕为何要诱擒南天狮子的女儿？”他追问。

“凌波燕的师父金笛飞仙柳虚云，是道木通玄修真有成的女冠，早年与南天狮子有仇怨，多年来积怨难消。一旦有机会清算，怎肯放过？”

原来如此，你们也和狮子有怨仇。“金笛飞仙是咱们魔道的有名人物，与侠义道混蛋本来就是死对头，同仇敌汽，咱们当然义不容辞拔剑相助。南天狮子的侠义道朋友，也有志一同帮他呀！玉面天罡夫妇，就是拔剑相助的同道。”

“哦！你们真的冲同道的道义相助？”

“这……”五通神支支吾吾。

“真的呀？”

“南子王”真的？

“你算了吧！不必假惺惺。”

五通神有点恼羞成怒：“你小辈助她的原因，彼此心照不宣。金笛飞仙虽说已经是半老徐娘，仍然漂漂亮亮风韵犹存。

她的门人都是些人间尤物，风情万种艳冶绝伦。而且……而且她们贩卖的各种药物，江湖人谁不想向她们已结？不论是欢情或药物，她们都很大方，索价公平，人人喜爱，到处受到欢迎。像你这种年轻、英俊、武功超尘拔俗、不是卫道伪君子的江湖俊秀，她会让你……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去你的！他笑骂。当然，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人间男女的事他懂，他就是德州的不良少年，虽则不良是故意装出来的，以作为不参加乡试的藉口，但已经表示他与社会的接触面，比一般在学舍读死书的子弟广。

不要再废话了，咱们找地方歇息。”飞豹孙雄等得不耐烦，忍不住加以催促：“天黑之后再前往梅坞，今晚床上不怕没有美女伴眠了。走也！”

“你到过梅坞吗？霍然跟在飞豹身后问。

“没有。”飞豹信口说：“金笛飞仙在江湖行走时，身边经常带有不少美艳女弟子随行，她们美丽大方，追逐在她们裙下的人多得很呢！”

“南天狮子也是追逐裙下者之一？”

“不知道。”飞豹坦然说：“南天狮子二十岁出道，三十年来一向以侠义门人自居，搏斗时凶猛如狮，骄傲自负不可一胜。他与金笛飞仙为何结怨，局外人怎知其中奥秘？你问我我去问谁呀？”

“咱们知道的是，南天狮子侠名四播，金笛飞仙艳名满江湖，她把南天狮子漂亮的女儿掳走，南天狮子会急得上吊。”

五通神愉快他说：“要不了几天，南天狮子不急疯了才怪。”

金笛飞仙其实应付得了这头狮子，就是故意不让狮子找得到他，时机一至，再和狮子算帐。谈谈说说，前面湖滨在望，村影映掩，是休息的好地方，巨梅坞约在十里左右，片刻可到。

入暮时分，四人已抵达梅坞的坞口小径。

霍然为避免与把守的小贼冲突，希望外围把守的水贼中，没有曾经在小村与他照过面的人在内。同时，他把青衫的衣袂拉起塞在腰带上，脸上用炭加添了些色彩和皱纹，丢掉竹杖，像是换了一个人。

出面拦截盘问的小贼有四个，幸好都不曾与霍然见过面，一听五通神和当头太岁的名号，乖乖让他们通过，并指示该到何处找梅坞的房舍。

顺利地进入中枢，沿途不再有人出面阻挡，直至看到梅林深处的房舍，才出现两位穿墨绿劲装的年轻女郎，把他们拦住了。

一亮名号，女郎欣然发出信号，指引他们先至宾馆安顿，说是主人昨晚便外出，迄今不曾返回，何时返坞无法预测，贵宾先安顿再说。

共有十余栋上瓦屋，外表与中上人家的宅院相差不远，看不出异处，从外表看、必定以为是坞中家境稍富裕的村民，不会引人注意。

14

但内进的房舍，却别有洞天，一切家俱陈设，皆是名贵肉珍品，连厅中的字画，电出自名家手笔。

在宾馆的客厅中，霍然大有身入豪门的感觉，太师椅都青雕的，长案古色古香，盆栽的鲜花异香扑鼻，橱架的古玩不是珍品。

四壁的字画皆出自各代名家，新品则有江南四才子的中兰、条幅、小轴，对本地的名士显有偏爱。

江南四才干名满天下，唐伯虎的字画号称神品。目下四卜人仍然健在，他们一生的遭遇各有不同。

唐伯虎是第一才干，乡试高中第一名解元。凡年前，他皮宁王用重金礼聘，半哄半骗走了一趟南昌宁王府，随即发见宁王怀有异谋、藉酒装疯佯狂，幸运地逃出江西，去年宁王造反失败，他成了叛逆黑名单的人，这污点成了他的致命方，几乎家破人亡，目下穷极潦倒，等候灾祸降临。在江南才子中，他是命运乖悞的一个。

这位乡试第一的解元公，本来就穷，才气纵横，唐伯虎点秋香，娶九个漂亮老婆的故事，根本就是无稽三谈，所赚的钱还不够他买酒喝，哪养得活九个漂亮的老婆？

如果他不会喝酒，就不能佯狂装疯逃出江西，恐怕去年就上了法场，主持抄没宁王府的王阳明先生，也救不了他。

三位艳丽的宾馆侍女接待他们，看到琳琅满目的艺术珍己，霍然那股内心暴戾之气，已消失了大半。他不知道金笛飞仙凌波燕是何人物，但从五通神三个魔道人物口中，概略团道是不规矩的漂亮女人。不规矩的女人会把客厅布置得如此文雅、他颇感惊奇。

灯火明亮，用的都是五柱的名贵烛台，但古色古香，出启名匠之手。

他不理会三侍女热烈招待三个老色鬼，独自环厅欣赏壁间的大师级字画，耳中突然听到一阵近乎轻桃的女性悦耳笑语声，嗅到扑鼻的脂粉异香，不由自主转头察看，颇感意外。

是那三个漂亮的女人，以及神态冷然的小村姑。小村姑跟在三美妇身后。像一个不称职的小侍女。

三个女人正和育通神三个人，热烈地寒暄，显然是旧识，挽手搭肩举动亲热。

‘她们是主人，他心中响咕：“是梅坞的主人金笛飞仙、应该不像呀！”

来，我替你们引见，五通神向他招手：“来见见名满江湖的天涯二凤三位。”

天涯三凤的目光全向他集中，明亮的媚日似乎更为明亮了。

小村姑的目光，则呈现惊讶和愤怒的表情。

你这么年轻，是凌小妹的相好吧，彩凤陈凤目迎他接近，眉开眼笑主动向他招呼：“也许你能帮助我们、说服凌小妹和我们合作，前往南京发财呢！”

听口气便知不是梅坞的主人，当然他也不知道天涯三凤是何许人也。

“小凤儿，凌姑娘这里的事未了之前，怎能离开到南京发财？你们不是来帮助她的？”

五通神颇感意外：“我们还有一些人，在暗中帮助她缠住那些侠义道混蛋，让他们疑神疑鬼，盲人瞎马似的四处乱闯。‘我们也是闻风赶来相助的人呀！只不过顺便邀她出山发财而已。你看。”彩凤拖出小村姑，拍拍小村姑的脸蛋：“我们把玉面天罡林罡的女儿擒来，足以用来胁迫林老匹夫，够意思吧？”

“哈哈！够意思，够意思，这等于是断了南天狮子的一条手臂。”五通神得意地大笑，指指霍然：“他和玉面天罡斗成平手，狠狠地打了一架，有把握对付他们。再有你相助，那些混蛋走上了绝路啦！”

“真的呀？他能对付得了玉面天罡？”彩凤脾脱着霍然，意似不相。

“如假包换，我们是目击的证人。”五通神拍拍胸膛：“他姓霍，叫霍然，取了个混蛋绰号，叫太爷，大爷霍然，存心找挨骂……”

接着正式替双方引见。天涯三凤是彩凤陈凤、青凤韩芬、灵凤杨珠。论名头，天涯三凤比武林四女杰，虽则差了一品，但差的只是口碑与声誉，并非武功差。四女杰是侠义女英雄，天涯三凤是江湖荡女。

武林四女杰已有两三位退出江湖，有了归宿，不再在江湖浪迹，她们的年纪，比天涯三凤小些，有了归宿便急流勇退。

一听三个荡女要到南京发财，霍然心中一动。

你真和玉面天罡交手了？”彩凤似乎仍然存疑，突然纤手一伸，食中两指到了他的胸口，有如电光一闪指向鸠尾大穴。

玄门人士把鸠尾穴作为绛宫，主心，是玄门九宫中最重要的一宫。医家也将这处穴道，列为须小心下针，稍一闪失便误人性命的重穴。内家高手制这处穴道，除非是死仇大敌，不然绝不可使用死、昏重手法制穴。

以闪电的速度面对面制穴，绝不可能失手。

眼一花，纤手落在霍然的巨掌内，顺手一拉。暖玉温香抱满怀。

“哎呀……”彩凤被他抱住，蛇一样挣扎尖叫。

他的右手，捏住彩凤嫩滑的脸颊，一捏之下，诱人的小嘴不敢不张开，牙关便被顶住，状极可笑，如果再用一分劲，脸颊和小嘴必定受损变形。

你好大的胆子。”他脸上有令人害怕的邪笑：“居然敢暗算太爷我，没有人敢在太爷面前毛手毛脚撒野，即使是美如天仙的大美人也不行。我要把

你诱人的樱桃小口，挤宽一倍。”

彩凤完全失去反抗的勇气，睁大着惊布的大眼，放射出求饶的神情，口中已发不出声音。“噢！放手！青凤惊叫：“你这人怎么开不起玩笑，毫无情趣……”

一纤手的出击凶狠极了，那才真的毫无情趣，这刹那间，青凤在他的背部，共下了七指劈了五掌，连他的后脑，也断一记重掌。

他浑如未觉，不加理睬，指中穴道如同点在钢铁上，娇嫩的手指幸好不曾折断。掌着肉便反弹而起，劲愈重反弹力越大。

一声长笑，他推开彩凤，手向后一抄，抓住了青凤的右手，猛然拖到前面来，一抖手，青凤尖叫着仰面被拖倒，被他一脚踏住了右腿根，毫无怜香借玉的男子汉风度。

“你这大美人不是在打情骂俏，而是记记追魂取命。”他脸一沉，威风八面，“我要破你的气门，以后你对男人必定柔情似水了。女人柔情似水才可爱，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男人喜欢你。”

青凤那受过这种折磨？右手被扭转拉紧，半躺着挣扎无力，右腿根被踏住，像压了一块千斤巨石，浑身都僵了，只能尖叫扭动。

灵凤大骇，惊慌地拔剑出鞘。

被推倒在壁根下的彩凤，挣扎难起……

“霍小辈，放手！你怎么啦？”五通神大惊失色、没料到两头风突然被整得惨兮兮，想阻止已来不及了，只能焦急地跳脚叫：“她们只想试试你的身手，你怎么当真？大家都是朋友，对女人也不能如此粗鲁呀！”

厅门传出脚步声，人群涌入。

“这里怎么啦？”悦耳的嗓音先传到。

感到手足无措的三侍女，急急上前行礼相逢，吱吱喳喳嚷明经过。

霍然手一松，放了毗牙咧嘴的青凤。

眼前一亮，异香满厅。

一个徐娘半老，依然风华绝代的美道姑，带了四名绝色美女，出现在厅中；每个人皆佩剑挂囊，四位美女浑身汗水，所穿的淡绿淡紫色劲装曲线玲瓏，隆胸丰臀一览无遗，那喷火的身材曲线，委实令女人侧目，让男人神魂颠倒。

看光景，五个女人曾经长途奔驰，香汗淋漓，可能急于赶路略现疲态。

“是你们。”美道姑听完侍女简略的禀告，目光落在霍然身上，却向五通神几个男女打招呼：“诸位襄助的盛情可感。”

我们在莫厘镇守候了一天一夜，毫无所获，这才匆匆赶回，未能在家接待，十分抱歉。”

“你这个飞仙真是愈混愈回去了，神通也混没啦！”

五通神调侃女道姑：“他们已经得到一些风声，知道你在洞庭东山建了基业，会在来往的码头上岸？你到莫厘镇去等，想得到必定白费劲，他们已经到达你的住处附近了。”

幸好还没直捣你的梅坞胜境……”

“他们已经知道梅坞了，我替你捉住了潜来梅坞附近踩探的人，彩凤将怒形于色，却又无法动手将撒野的小村姑拖出：

“她就是玉面天罡的女儿，叫林涵英。”

“噢！他们真找来了？”金笛飞仙大感惊讶，狠盯了林涵英一眼：“难怪

莫厘镇登陆的几个人，只是小有名气的侠义道小人物，那是吸引我的媒子，我上当了，他们竟然绕道来我这里撒野。彩凤，谢啦！”

“人可以送给你们……”彩凤的语音拉得长长地……

“彩凤，我已经道谢啦！”

“柳前辈，不会要我无条件奉送吧？”彩凤笑问。

金笛飞仙年已半百出头，成名时天涯三凤还没出生呢！三凤与凌波燕有交情，金笛飞仙却是凌波燕的师父，所以彩凤称金笛飞仙为前辈。虽说江湖无辈，武林无岁，但有交情的人，仍然是十分重视辈份的，以免失礼。

“哦！你的意思……”

“我想请凌小妹到南京，助我们一臂之力，利益均分，大家发财。”

金笛飞仙淡淡一笑，目光又回到霍然身上。

“以后再说。”她信口敷衍。当然牵涉到利益的事，目下人多口杂，不便商讨：“这位年轻人有如临风玉树，不像是练武的人，更不像咱们魔道的人物，刚才在我这里露了一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三位大美人，出其不意向我下毒手。”

霍然背着手神态轻松：“在下陪她们松松筋骨，和她们玩玩。她们的纤纤玉手，比玉还要坚硬，我这个大男人不喜欢，只喜欢娇娇柔柔摸起来浑身舒畅的柔荑。当然我不会忘了作客之道，并没以同样重手法回报。

“是这样的……”五通神简要地将经过说出，最后说：

“陈姑娘可能不服气，不相信这小辈真能与玉面天罡打成平手，因此……”

“够了够了。”金笛飞仙摇手阻止五通神再说，目光凝注在霍然身上：“小伙子，你是……”

太爷霍然，他傲然一笑：“出道没几天。五通神，你给我小心了。”

五通神吃了一惊，鹰月中放射出警戒的光芒。

“今后在人前人后，你如果再左一声小辈，右一声小辈。”

霍然微笑着说，神色并不严厉：“我会让你后悔，让你知道该如何尊重大爷霍然。”

“小辈你……呕……”五通神怒叫。

霍然跨出一步，一拳捣在五通神的肚腹上，把五通神打退了三步，几乎摔倒。跨出的大步看似不快，其实快极，所有的人，事先皆没看到他动，看到之后，五通神已被打退了。

你再乱叫试试看？”霍然站在原处，在大拳头上吹冈气，重新背手而立。

他口说知道作客之道，却接二连三出手揍人，主人的脸往那儿放。

更令主人下不了台的是：金笛飞仙与两人成三角形站立。

按理，任何举动，主人双手一伸便从中切入，阻止双方冲突。

可是，主人却来不及有所反应，这表示主人根本阻止不了事故发生，客人在考验主人的能耐，有示威的意图。

五通神痛得双手抱住了肚腹，老半天直不起腰来，口中发出痛苦的呻吟。

飞豹孙雄与当头太岁也脸上无光，拉开马步愤怒地拔剑。

这座美仑美奂的客厅，那能动刀剑拼搏？即使徒手相拼，客厅也将一塌糊涂。

“且慢。”金笛飞仙伸手虚拦，依然晶亮动人的明眸，似笑非笑紧盯着霍然：“小友，你把我的朋友全得罪了，你到底是来帮助我呢？抑或是替南天狮子那些人前来卧底的？我听你解释。”

柳仙姑，我什么都不是。”霍然神色轻松，其实暗中已准备应变。

“什么意思？”

“我是来游大湖的游客，昨天到的。”

他神态从容朗朗而谈：“我既不认识你们任何人，也不认识什么南天狮子玉面天罡。

昨天我一上岸，就有不少人向我提警告，我一，头雾水。可以肯定的是，我没得罪过任何人。

在北面的小村进食，我打了撒野的人，又和管闲事的玉面天罡交手相搏。事后五通神三位仁兄拦住了我，我才知道与我交手的人是什么玉面天罡。他们邀我来作客，盛情难卸，所以我来了。

我出道没几天，与所有的英雄豪杰一样，凭本事扬名立万，树立我的名望声威。老实说，如想出人头地，怎可受人侮辱？日后我还用称雄道霸吗？

“哦！你……”

“柳仙姑，让我说完，”池豪气飞扬，虎目生光：“我再郑重说一遍。我不认识你们任何人，事先也没听说过你们任何一力·高手名宿的名号，完全不知道你们的恩怨是非。三位大美人向我下毒手，五通神”一再小看我，为了保持我名号的尊严，我必须让他们尊重我。

仙姑如果不欢迎我，不需厂逐客令，只需一句话，我走人。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仙姑也想试试我的能耐，请记住。”

“记住什么？”

“你想得到什么，就必须付出什么。你想获得我的尊敬，你必须也尊敬我。像这三个大美人，出其不意下毒手，那就必须承担后果。我是一个相当讲理的人，话已经讲明，现在，看你的了。”

要想扬名立万出入头地，处处忍让绝难有成。名利是人人皆欲获得的目标，必须努力去争取”忍让畏缩，绝难如愿，名利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更不可能恰好掉在懦弱者的头上。

当然，如果没有争取的本钱，就不可奢言争取，那会送命的。

“你知道你身在何处吗？”金笛飞仙沉声问。

“你这里不是梅坞吗？”他故意歪曲对方的意思：“你知道你要面对些什么后果吗？”

他脸色一沉，虎目彪圆。这位飞仙已经对他展开行动了，美丽的面庞渐渐变型，肌肉在扭曲变化，本来美好的樱桃小口，慢慢长出可怕的尖利獠牙：

四周的人开始后退，连五通神也张口结舌，惊骇的神情明显，可知定然已看到骇人的景象。

你能计算出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吗？”他一字一吐，声如沉雷。

金笛飞仙那变得扭曲狰狞的脸孔，变化随他的每一个字，停顿了一下，最后继续在变。

“你只有这么一点点道行，他也继续说，声音放轻了，但每一字却直钻耳膜：“我倒要看看。给你尽量施展的机会，看你能变出什么来，这种小幻

术不登大雅之堂，变些像样的出来看好不好？变！”

阴风乍起，烛火摇摇。

金笛飞仙不但脸部的变化已经定型，而且身躯一晃一闪之下，也完全变了，消失了人的型态。头部变成豹头，身躯也是豹体，真像一头豹，一头人立而起的金钱大豹。手已变成锐利可怕的豹爪，爪伸出了。衣裙变成了翅膀，展翅欲飞。

错，住在宾馆的客房中，睡不安枕，愈想愈胆寒，如果霍然也放不过他……他想起肚腹那几乎内腑离位的一拳，“似乎觉得胃又抽搐成一团了。

他睡得十分警觉，任何风吹草动，也会把他惊得几乎跳起来，抱放在身侧伴睡的剑，连真正睡着了，也紧抓在手中不放。

金笛飞仙不理睬宾馆的宾客，而且不许宾客外出走动，连宾馆的侍女也撤走了，宾客必须自求多福。因此六位男女贵宾，包括人质玉面天罡的女儿林涵英，事实上有如囚犯，不敢一走了之。

所有主客双方的人，皆心中有数，霍然是不会一走了之的。因为霍然所说的那些话，充满了以牙还牙的威胁，主人既然已经出手攻击，就得负起攻击的责任。

男女贵宾的客房是分开的，分住东西两厢。三个老魔所住的东厢客房，也并不在一起排列，每间客房的格局都不同，相错参差皆有小院小隔开，占地甚广，夜间没有人警卫，显得幽静冷寂有如死域。

五通神他并没练成神通，绰号仅表示他为人邪淫而已。江南人敬五通邪神，与北方人敬狐仙一样普遍；’都是妖邪，与西南人信鬼巫，形成敬拜三大妖神主流。

“他睡得很不安稳，倦极时一闭眼，要不是梦见霍然盯着他邪笑，就是出现金笛飞仙幻现的妖异飞魔形象，就会猛然惊醒冷汗彻体，死抓住剑要跳起来。

他不能不熄灯，因为梅坞的人用烛，不用菜油灯，烛无法控制光度，也不能长夜漫漫点烛入睡。紧张过度，哪能真正安睡？一阵强烈的倦意袭来，他朦朦胧胧进入睡乡。

朦胧中，他看到了光芒，看到一个人形物，从光芒中幻现。其小如钱，然后徐徐放大，似乎从遥远的天际，冉冉地飞降，愈来愈近，愈放愈大。

终于可以看清了，是一脸不怀好意盯着他笑的太爷霍然。

一看清相貌，第一个感觉就是肚子疼痛。

“不关我……我的事……”他狂叫，猛然惊醒本能地要跳下床。

真的吓醒了，梦中所见的光芒，是房中圆桌上的双柱明烛，所放射的火焰。“老天爷！太爷霍然就侧坐在他的床口，一手压住他的肚腹，一手控制住他的咽喉。

他以为自己曾经狂叫，其实是在梦中所发的叫声事实上声音并不曾从口中发出。

有许多人从恶梦中惊布大叫而醒，会发出真实的声音。

这次他事实上没发出声音，咽喉被真实的大手控制住了，手是真实的，温暖、强劲、有力。

乖，听话，睡好。”太爷霍然安抚性的柔和语音，安抚不了他发僵的身躯，冷汗彻体，手脚呈现反射性的抽搐痉挛。

南天狮子与梅坞主人金笛飞仙，到底结了些什么仇恨，告诉我，好吗？”

霍然笑吟吟的面孔，由于烛光从侧面射来，脸部形成一半阴暗面，在他眼中一点也不可爱，像魔鬼的脸。

笑吟吟的面孔应该是可爱的，霍然英俊挺拔，笑起来绝不难看，在他眼中却可怕极了。

他想蹦起，想反抗，但力不从心，浑身发僵使不出力道，霍然的一双手，已经完全把他控制住了，他一动，压制的力道就加重。

“我对合作的人十分公平。”霍然像是给他保证：“不会伤害诚意合作的人。要不……”

要不，那就会有伤害的事发生，不需点明，讲道义的江湖朋友，通常遵守这种不成文的规矩。至于邪魔外道，遵守的人就没有几个了。

他宁可相信霍然是遵守道义的人，虽然他对这种道义嗤之以鼻。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呀！”

他尽量压下心中的恐惧，定下心神回答：“早年他们曾经有过冲突，道不同不相为谋，在打打杀杀中，感情畸型发展，很难清晰化分是情是仇。后来金笛飞仙做了女道士，是那种修符录的道姑而非修真，他们的事，双方的同道皆知之甚祥。

这次南天狮子带了妻小途经无锡，被金笛飞仙师从发现，设计把南天狮子的女儿掳来，要把南天狮子一家打下地狱。双方的同道，自然而然地攘臂而起。

这种事平常得苟已反正江湖朋友都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劣根性，没事也找事起哄。你年轻刚出道，怎么也跟着起哄。“你呢？”

“我？我与金笛飞仙早年就有交情，乘机约了一些同道，给侠义道人士一些锅灰涂涂脸，也出口怨气，侠与魔本来就是死对头，见面就有三分仇。我与南天狮子没有个人恩怨，双方的仇视原因简单明了，在观念上，双方就是天生的对头，没有理由好讲。”

“去你的！你在推波助澜胡搞。”霍然大摇其头：“天涯三凤要到南京发财，邀你参加吗？”

“邀了”“决定了”“还没有具体的决定，还得多邀一些人，人少成不了事，弄不好会丢命。”

“要想发财，当然得冒丢命的风险；为名为利，愿意用命争取的人多得很呢！要想发什么财？”

“到南京抢或盗取皇帝的珍宝。”

五通神坦然招供：“抄没江西叛王的宝藏，据说价值连城。

天涯三凤已经查出，宝兹阁下堆放在南京中山王府”很可能放在东花园而不在紫禁城。

那个皇帝经常在东花园划船钓鱼。中山王府的东花园，其中包含了秦淮内河一段河面，已经禁航半年以上了，从秦淮河接近并非难事。

金笛飞仙的门人凌波燕，水性之佳号称天下第一，有她参加成事有望，三凤是专程来请凌波燕的。”

“原来如此。霍然大感兴奋，我去找天涯三凤谈谈，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我也想参加。霍然欣然说：“我的水住不错。”

想起皇帝在扬州，搜刮扬州的珍宝，遍刷寡妇处女的混帐事，他一肚子愤火。

他年轻气盛，有年轻人的一切弱点：鲁莽、冲动、富正义感、行事不顾后果。

这期间；他所接触的人，就没有正人君子，几乎全是豪霸级、对是非界限不明的人物。

你如果参加。我一定也去。五通神也大感兴奋：

“你小子能对付得了五面天罡，那些御林禁军与侍卫，算得了什么”“我要求你放弃与侠义道起哄的举动；劝金笛飞他放手。

要不就让他们当事人自己解决。没有必要掀起侠魔之争，风波扩大，影响咱们南京盗宝的大计。”

“好吧！这本来就不关我们的事，所以我并没有和玉面天罡那些人，公然正面冲突的打。”

“明天再说，我先去见天涯三凤，你可以安睡了，祝你不再做恶梦。”

霍然的手，按上了五通神的天灵盖，轻轻一抚，五通神闭上眼睛沉沉入睡。

西厢设有小型客厅，供西厢的宾客活动交际。

他点燃了三座双柱烛台，小厅大放光明。背着手，他浏览小厅的摆设。

小厅当然没有大厅豪华，格局小了许多，摆设同样是精品，所悬的字画也出于名家大手笔。

“看了各处的摆设，我很难相信主人会是荡妇，会是放荡卖异药的妖女。而且，我很难下手痛惩这里的主人。”

他喃喃地自语，其实字字清淅，有意说给有心人听的。

“事不关己不劳心，我并不想多管闲事，但我说过，向我出其不意下毒手的人，必须承担后果。事关我的声威，我是一个重视声誉形象的人；在树立威望期间，我必须努力维持一个强者的威信，不是一个说大话的混世者。

踱了一圈，毫无动静。

“从你们控制玉面天罡爱女的情形估计，你们的控制手段，我已经有概略的了解。”

他继续说：“不论是药物制人，或者以声伎俩惑人，其实都是些雕虫小技，只能对付事先毫无所知的人。一旦我提高警觉，玩弄这种伎俩的人已死了一半啦！这间小厅所散放的药物，不值行家一笑，想寄望等我倒下，会等得头发变白的。

金笛飞仙可能用药效强三倍的药物，等我进去上当送死，我不会令她失望，因为我一定会找她的。”

通向内室的走道，传来隐隐的声息。

“她练的不是道术，没具有变化的神通，所以她根本对付不了玉面天罡或南天狮子。

她的幻术其实技巧十分圆熟，而且有武功做根底。幻术必须有法器，她浑身都有奇巧的法宝，等我捉住她剥光，她就幻不出什么把戏了，天一亮、我不剥她，她也无所遁形”。

第一个现身抢出的人是采凤；手中剑光华闪烁。

从另一条走道最后出来的灵凤，押着手脚虚软的小村姑林涵英。

“你一定是南天狮子的人，你是来救这个小丫头的。”彩凤咬牙切齿叫嚷：“你休想如意。你如果敢妄动，我们就先毙了这个小丫头。”

“哈哈哈哈……”霍然大笑：“你们在江湖鬼混，应该消息灵通。”

“什么意思？”

“你们从南京来？”

“没错，彩凤坦然承认。

“来时该经过镇江。”

“对。”

“你们就没在镇江打听消息？江对岸扬州江湖上所发生的事，你们难道就不闻不问？”

“我……我们赶路要紧……”“难怪又聋又瞎。”

“胡说八道。”彩凤尖叫。

“我认识的第一个侠义道高手名宿，是炼魂修士，还有中州双奇。然后在扬州，碰上了天下三大神剑客的老三，一剑横天华天雄。结果，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如何不愉快？”

“哈哈……你们可以打听呀！”

“你说出来岂不省事？”

“我把炼魂修士痛打了一顿，向一剑横天挑战，可惜他珍惜羽毛，不愿用剑斗我的断船篙。南天狮子那些人，就知道这件事，所以不愿和我用剑拼命。可以说，我与侠义道英雄，事实上道不同不相为谋，日后见面还有是非。你居然说我是他们的人，真是错得离了谱。你们用杀了这个小丫头来威胁我；如果不是疯了，就是天生的白痴，要不就是做白日梦，好笑。”

“我不信你的鬼话。”

彩凤口说不相信，其实心中暗惊。如果所说的事是真，她们三个女人那堪一击？与侠义道高手名宿玩弄阴谋诡计，她们有玩的充足本钱，公然来硬的，她们哪有拼命的勇气。

金笛飞仙的幻术超尘拔俗，武功的根底也够深厚，但比起南天狮子玉面天罡那些人，就缺乏信心，只能暗地里玩阴的。

大白天幻术的效果有限，绝难禁受定力够，见过大风大浪，勇气超人的高手名宿奋力一击。

“信不信你心里有数，侠义英雄有哪一个，敢用太爷来做绰号？我太爷霍然的声威，目下绝不比你们天涯三凤低，反正你会有时间打听。可惜太湖双蛟不在，他们应该知道我这号人物。”

“小丫头，你知道这号人物吗，灵风向小村姑沉声问，揪住发辫态度凶恶。

“在镇江碰上华老伯和詹道长，才知道大爷霍然的事。”

小丫头可可怜怜畏缩他说：“他不但打了詹道长，而且把闹江龙一群江北黑道群雄，打得落花流水，因为黑道群雄在仪真河道抢劫他的腊。

华老伯他们追踪闹江龙，遭了池鱼之灾，他把黑道和侠义道的人都打了。他目下已经是江湖朋友闻名胆跳的瘟神，不信可以找水贼来问。”

“谁胆敢向太爷我撒野，太爷必定以牙还牙，不管对方是何人物。”霍然气大声粗，威风八面：“白天你老爹和我交手，拼了三两百招未分胜负，日后早晚会的头的，他最好小心了。”

“你……”小村姑林涵英心中一急，便想将她在杨梅树下遭遇的事说出。

“你闭嘴！”霍然大声叱喝，表现出一个强者的专横嘴脸：

“小孩子虽然说话百无禁忌，但牵涉到大人的事，最好学聪明些免开尊口。你这鬼样子十分滑稽可笑，能说出什么聪明的话来？退到一边去。”

“你们说的话，是串通好了的。”彩凤泼野地叫嚷：“你们这些花招，实在拙劣得很，唯一安全之道，是把你打入地狱三支剑乍合，电火流光迸发，三人出手的默契极为圆熟，不需统一发令，心念合一，同时发剑行雷霆一击，位于剑尖聚合中心的人，绝不可能同时应付快速如电的三支剑，也不可能从空隙中脱身逸出。

霍然手中的腰带猛然弹出，在身四周形成一道光环，剑气迸爆声震耳，三支剑几乎同时反弹、上升、暴退、被腰带震得以更快速度弹出。

大手从带影中探出、快速地落在三个丰盈的娇美胴体上。

彩凤的右章门，青凤的胸腹交界的巨阙，灵凤的背部臀脊阳陵（命门下一穴阳关），就在他抢出一旋的刹那间，像是同时倒地，伸指取穴有如探囊取物，旋动的速度骇人听闻，像鬼噬般幻现幻没。

三支剑抛散三方，有一支滚落在他脚下。

“你，躲到壁角去。”他收受腰带，向张口结舌的小村姑说，口气不再严厉：“是被药物所制呢！抑或是经脉被制？”

药物，小村姑畏缩他说，向壁角移动，双脚有发软现象，难怪只能任人摆布。

举手投足之间，便把三个武功了得的天涯三凤，三支剑发起攻击时，刹那间加以摆平，把小村姑自命不凡的傲气，吓得几乎完全消失。

如果白天霍然要捉弄她，她毫无机会，这才相信她老爹的确曾经与霍然交手，而且并没占到上风的事是真的了。

厅门，两侧走道，人群涌出，异香扑鼻。

厅不大，容不下大多的人，因此真正入厅的人只有六个，其他的人堵住了所有的通路。

从厅门抢入的是金笛飞仙，和那位曾经用腰带卷起、撞向金笛飞仙的劲装女郎，也就是彩凤口中，所称的凌波燕凌玉燕，金笛飞仙的第一门人。

金笛飞仙的出现，表示内部的戒备已经加强调整，没有内顾之忧，可以放心赶来宾馆，主动与霍然了断、不想在中枢死守候敌深入了。

“该死的小辈，你撒野撒到我梅坞来了。”金笛飞仙咬牙切齿徐徐将金笛伸出，怒火在明眸中燃烧：“不是你就是我“对，不是你就是我。

他伸腰一挑，彩凤遗落的剑飞起落入他手中：“我知道，你已经决定，也已经计算出，所能付出的代价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十分可敬，用梅坞作毫无胜算的孤注一掷，我算是服了你。把你所有的拿手幻术绝活全掏出来吧！如果在下不能在任你全力施展之下，一举击溃你的幻术大阵，太爷霍然不再在江湖丢人现眼。我准备好了，我等你，快！

看清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天涯三凤，所有的女人。皆脸上变色心中凛慎。

“你……你把她们……”金笛飞仙被他狂放做世，气吞河岳的神情吓了一跳，也看清天凤的惨状，还以为她们死了限！

“他们三支剑行破釜沉舟一击，我立即把她们摆平了，简单明了。她们的药物对我毫无作用，厅中药力仍在。药是你卖给她们的，卖的一定是假药。她们还没死，制了穴道而已。

我不会杀她们，留着有大用，至少可派她们做替我铺床叠被的侍女，

我身边正缺少一些助势的男女随从，行走江湖没有人前呼后拥，神气不起来的。

要想成为人人侧目的豪霸，身边无人可用，绝难令人害怕，孤家寡人成不了事。

他今天在各方人士面前，所表现的做世雄风，就有了豪霸的气概，所缺乏的只是没有供奔走的爪牙而已。网罗羽翼、是豪霸的最基本条件。

他想过了，如果前往南京向皇帝盗宝，他绝不能扮演摇旗呐喊的角色，必须控制主导权，所以他已暗中决定，第一步便是树立威望。

他想起泗州水怪陈百川，逃回南京可能在打皇帝宝藏的主意，必定也在加紧招兵买马，人数少成不了事，怎敢仅用区区几个人，在太岁头上动土？

分水神犀、幽冥玄女，正在各地奔走网罗羽翼，也志在到南京盗宝。

他们能，他为何不能：他就是看那个皇帝不顺眼，有机会一定得设法出口怨气。

在西湖，幽冥玄女一群人走后，他便生出到南京盗宝的念头，可惜思路还没成熟。

现在，机会来了，他灵机一动，决定进行。独木不成林，他需要人手。而且，他必须掌握主导权成为司令人。所以，天涯三凤不曾受伤。恩威并施，是网罗羽翼的最佳手段。

他已经说得一明二白，天涯三凤将是他的侍女。弦外之音，也暗示梅坞的女人他也有意网罗。

金笛飞仙竟然没看出危机，身形倏然起舞。

15

这瞬间，其他五个女人也倏然幻化。

同一瞬间，他的剑迸发出满天雷电。敌动我先动，决胜于发起的刹那间。

六个女人的幻术刚动，剑光已夭矫飞腾，金鸣爆发，五支挥动的长剑还来不及出招，在瞬间折断、崩散，人影暴退，幻术全消。

金笛是短兵刃，八音齐鸣中，剑光一掠而过，金笛在尺外便急剧上升，阴风大作，异声刺耳。

金笛飞仙的身形，已在身形舞动时变了形，像一头大鸟展翅飞翔，头部像夜桑。

笛中射出一枚金针，在剑尖前爆裂。

巨大果鸟的背部出现一个淡淡人影，双手一收，泉鸟立即下坠。

风止雷息，烛光乍灭乍明。

霍然跨坐在金笛飞仙的背部，把金笛飞仙俯压在地，左手抓住发结往上拉，右手扣住右肩向下压。金笛飞仙的头因此而上抬，抬至极限时脸部向前，再拉后三两寸，颈部铁定会折断。

“你……不要……”金笛飞仙嘶哑地叫。

被震飞的五女，手中只剩下断剑，想辰新冲上抢救金笛飞仙，已经来

不及了。

“凭你的身手，怎敢和玉面天罡那些尚手名宿拼命？好蠢。”

霍然放了她，跳起来拍拍双手：“那些\夜间不会闯你的机关埋伏。白天你们的幻术，逃不过他们购法眼。他们都是见过大风大险的人，幻术呈现的异象，绝川：撼动他们的情绪，你毫无机会。我不计较你情急行凶拼命，懒得管你们的事了。”

一脚把她所用的剑，踢至彩凤身边，扫了”想冲入的十余名男女一眼，哼了一声。

“谁再敢不知死活，倚仗人多动手却队，太爷一定弄断他的手脚，白天那些水贼就是榜样。”

他虎目中神光四射不怒而威：“都给救滚！今晚太爷要在宾馆歇宿。”

金笛飞仙狼狈地爬起，不住揉动几乎波扳断的脖子……

“我这里不欢迎你。”金笛飞仙厉叫：“你最好见机逃命，明天我的魔道朋友将可赶到，一定可以埋葬你，将你化骨扬灰。”

“我等他们来，看是否有可用的人才。”他将天涯三凤拖至壁角摆放：乙我以为你可以派上用场。

岂知空欢喜一场。你浪得虚名，装神弄鬼聊可充场面，与大群高手拼搏，你还不配摇旗呐喊呢！不管你是否欢迎，太爷住定了，请鬼容易送鬼难，由不了你。”

“你……”

“你还不走？”他沉叱，声如雷震。

五通神三个人抢入厅，骇然张口结舌。霍然威风八面的神情，已摆明是胜家，控制了全局，主人金笛飞仙显然栽得很惨。天涯三凤躺在壁角里，似乎栽得更惨。

“姓霍的，不要做得太过份了。”五通神沮丧他说：“毕竟你是客人，你……”

“如果我不是客人，这些女人一定没有几个是完整的。”霍然冷冷一笑：“你们三个老魔，身上一定有碎骨头需要整理。

叫她们走，你们留下，我们和天涯三凤打交道，策划行动的大计。”

“天杀的！原来你们串通了来计算我。”金笛飞仙切齿厉叫。”

“柳仙姑，你不要误会了……”

五通神将与霍然打交道的经过说了，充分显露心中的恐惧与无奈，最后说：“是我鬼迷，带他来的，只有和他合作，或可平安地带他离开，不至于对梅坞造成伤害。当然到南京盗宝对我们也有利可图，我们与他合作，并不损害到你我的友谊，我们绝不会站在他一边与你为敌。”

躺在地上的彩凤，却不甘心地大叫大嚷。

“五通神，你不要自作主张。”彩凤的叫嚷吸引了众人的注意：“我不会和他合作，我无法接受一个小辈的胁迫，我……”

“去你的……我还不一定要你合作呢！”

霍然走近，分别替三女解了穴道：“各方群雄皆在招兵买马，前往南京向那个狗皇帝打主意。我同样可以邀人前往，所邀的人必须是超绝的人物。你们，哼！捧你们是二流高手，已经抬举你们了。早些天幽冥玄女那些人，已经邀了分水神犀结伴，我大可找他们合作，与你们这些二流高手合作无利可图。我明天离开，你们可以走了，今晚不要再来打扰太爷的清静。”

“可恶！你敢说我们是二流高手？”金笛飞仙冒火地拦住他，阻止他出厅返回客房。

“也许可以聊称一流，也只是聊可称而已。”

他嘲弄他说：“要到南京向皇帝盗宝，一流高手也派不上用场，必须是身手超拔超绝的，才能应付那些御前侍卫。珍宝没到手反而送命，何苦来哉？哪一位是三凤要请的凌波燕凌姑娘？”

“我就是。”那位一而再受挫的劲装女郎，脸红耳赤窘状相当可爱。

“天涯三凤来邀你合作，听说你的水性超尘拔俗，在江湖女英雄中，号称水性第一。”

“也许吧！”凌波燕居然毫不谦虚。

“能在太湖游三圈吗。”

“只要携有食物，游十圈也轻而易举。”

“这表示你不能抓鱼充饥。在水中支撑不了十天半月。就算你的水性、在女英雄中号称第一，也派不上用场，天涯三凤找你，她们根本找错了人。”

“什么？我……”

“抄没江西叛王的珍宝，全放在船上，要带回京师，听说藏在中山王府的东花园。”

中山王府东花园那一段秦淮河，比水沟大不了多少。即使船藏在龙江关码头，大江的江面也不需水性超尘拔俗的高手施展。你水性高明而武功差劲，要你去干什么？帮着择船？三两个水夫就可以办得到，甚至一两个小水贼也比你管用。”

“玉燕，不要上当。”金笛飞仙拉住凌波燕：“他在激你，欲擒故纵耍小聪明。”

“我说的也是实情呀！”霍然一脸无辜像：“也许我该说得婉转些，说动听些，说大才小用委屈了她，让你们听得心花怒放……”

“那你怎么不说。”

“已经反脸成仇，说得话当然不中听。”

“小辈，你真的敢去盗皇家珍宝？”

“废话，有许多人敢去，我为何不敢？在江湖扬名立万，出人头地称雄道霸，必须有财有势，没有财那来的势？你在梅坞享福，你间间宾馆客厅，仅那些艺林至宝，也值三两万银子。告诉我，你是靠山上种的梅子，赚得的钱买来的呢？抑或是雇人在太湖打渔赚来的？”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横财，不可能像太湖水贼一样，打劫商旅的小钱算是横财。”那个皇帝在扬州，抢尽扬州的富户，凌辱奸淫所有的寡妇处女，用快马船运往京师、抢一船保证有百万财富。抢这种昧良心的财富，才可算横财。

我缺的就是横财。俗语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抢皇家珍宝，就得冒杀头送命的风险，我敢，没有什么好怕的。成功了，我可以用这笔财富，招兵买马树立我的权势、建立我的豪霸地位，享受我的快活人生，所以你不必怀疑我的决心。”

他说得豪气飞扬，真有几分未来豪霸的气势。

“这小辈还真有几分亡命霸气。”金笛飞仙向凌波燕说：

你是否参予，可以自行作主，但你不能把为师扯进去，为师得为梅坞的未来打算。

而且我也走不开，我和那些人的事还没完没了。”

话中的含义，已表示凌波燕可以任意决定。也间接表示，霍然的盗宝大计有成功的希望。

这个小R头就交给你啦！柳前辈。”彩凤指指畏缩在一旁的小村姑：“有她在你手中，对付南天狮子那些人，就多几成胜算。”

金笛飞仙天黑才赶回梅坞，接着出现一连串变故，哪有余暇处理小村姑的事？而且在凌波燕表示合作态度之前，天涯三凤还没有交出小村姑的打算。

“柳仙姑，听得进逆耳忠言吗？”霍然突然说。

“你有什么话要说？”金笛飞仙居然不再恶言相向。

“我没见过玄门十大洞天，也没游览过三十六福地。”

他缓缓平和他说：“下一站将游历洞庭西山，找一找林屋洞左神幽虚之天，但我可以断言、你梅坞绝不比洞天福地差。

你经之营之，所花的心血将不止二十年，用梅坞和那些人赌，聪明吗？除非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实在犯不着以梅坞作玉石俱焚的赌注。”

“这个……”

“他们已经知道梅坞的底细，你用掳劫他们的后人做人质，便会亮开大嗓门，理直气壮兴问罪之师，必定横下心扫庭犁穴，你能支撑得了多久？如果他们有人与莫厘镇东山巡检司的人有交情，结果如何？侠义道人士与官兵治安人员通声气，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他们敢？哼！”

“你不要嘴硬。”

霍然冷笑：“一旦他们发现，牺牲子女也不见得能解决恩怨情仇，就会不惜牺牲子女，抛开一切快意恩仇拼个玉石俱焚。你并不愚蠢，却做出这种笨事。我敢给你打保票，他们一定会光临梅坞的，而且会来得很快，你轻估了他们寻踪觅迹的能耐。”

“你如果帮助我对付他们，我也帮助你到南京盗宝。”金笛飞仙心中惊疑，断然提出交换条件。

她所倚仗的是隐身的地方，侠义道人士毫无所知，引对头跑遍天下疲于奔命，在这期间制造攻击的好机。

如果对方查出她的底细，大举光临梅坞，梅坞不是金城汤池，能支持得了多久？她的人以及助拳的魔道人士，根本不是玉面天罡那些侠义道名宿的敌手，天知道需付出多少代价？可以断言的是，这代价她绝对付不起。

“抱歉！我不能助你。”

霍然一口拒绝：“我与他们无仇无怨，路见不平弘起的小冲突，谁也不放在心上，闯道的人哪能些许小事也斤斤计较？

但如果你肯罢手，我义不容辞充任鲁仲连，要他们离开东山。

他们如果不肯罢休，那就是我的事了。我也不肯让你到南京盗宝，而且凌姑娘的户籍如果在东山梅坞，抱歉，她也不能跟我去。”

“你……你的意思……”

“我不希望梅坞被官兵抄没。”他抢着说：“你两座客厅，动手时我下手有分寸，我觉得在你这里造成任何损害，都有罪恶感，连破坏一几一桌，都心中不忍。总有一天，我也建一座你这种型式的庄院享福。”

“谢谢你的夸奖，我在梅坞花了二十二年心血，成就颇为满意；还真难

以割舍。”金笛飞仙不得不承认弱点，不想玉石俱焚：“你真能让他们退出东山吗？”

“他们如果不退出，那就是我的事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鲁仲意的，必须具有做鲁仲连的条件。太爷霍然或许名头威望差了那么一点份量，但绝对有应付纠纷的本钱和信心。”

“其实我与南天狮子的二十余年前旧仇，说起来并没有什么严重，只是心有不甘，一旦碰上了，旧恨涌上心头，忍不住要让他痛苦。好吧！你准备如何解决？”

“你委托我调解？”

“是呀！”

“那就不要你管啦！如何解决是我的事。只要你把南天狮子的女儿交给我，还有这个小女孩。”他指指小村姑：“她老爹和我打了一架，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好，我派人把那丫头带来。”金笛飞仙欣然说，立即派女侍整理客厅，肃客就座品茗，遣走其他的仆妇侍女，化干戈为玉帛。

两位侍女，押解着气色并不差的一位年轻女郎入厅，推至右壁与小村姑站在一起。

“涵英妹，你……”女郎看到小村姑)大惊失色。

“罢了，我也落在她们手中啦！”小村姑垂头丧气。‘我查出你被押送到梅坞，在坞夕晒了暗算。韵华姐，你没有f+。”4吧？”

“还好，你们……”

霍然大呼小叫，“有苦你们以后再诉，女人被女人捉住囚禁，双方没有深仇大恨，吃些小苦头算不了什么。现在主人要释放你们，替我把活传到。”

“是你的话呢？抑或是这妖女的话？”小村姑看出便宜，态度不再畏缩了。

“当然是我太爷霍然的话”“你是鬼的太爷。”

“并无不可，你不妨叫我鬼太爷。回去告诉你老爹，赶快离开东山，这件事就此了断，不服气可以找我太爷霍然。同时，你们替我带话给一剑横天那些人。”

“那是你与他们的事，我拒绝带话。

“你不带不要紧，日后你得负责。”

“什么？关我什么事？”

“因为我要你带话，带不到唯你是问。

“不带不带不带。”小丫头跳脚叫。

“你非带不可。小丫头，告诉他们，他们在找闹江龙，如果牵涉到山东劫皇船的事，我太爷霍然不会袖手。闹江龙很不，但你不能因为他劫皇船的事，多管闲事向他问罪。

如秉让我查出，你们侠义道的人，‘确是暗中替皇船保镖，太爷霍然和你们没完没了，我会替你们在江湖除名，说一不二。J、R头，记住了没有？”

“我不听你的，哼！”

“听不听悉从尊便，反正日后一定会有风波。你们侠义道的人，最好在近期间，远离南京是非场，替那个奸淫掳掠坏事做尽的皇帝，保护丧尽天良得来的财物，最耻辱而非光彩。”

“哼！你不要……”

“你不要哼！你最好小心些。”

“小心什么？”

“小心别让那个喜欢虐待少女，在京师开皇店做龟公的皇帝看到你。你很不错，不折不扣的小美人，正对那个暴虐皇帝的胃口，我敢给你打赌，你如果被 he 看到，他会派十万御林军，搜遍天下把你弄进皇店的教坊快活。”

“晔！你你……”小村姑又羞又恼。

“那个皇帝，一定非常欣赏你这种泼野的小”r头。栋姑娘、给她服解药，打发她滚蛋。那些侠义道英雄如果不走，我会要他们走。”

“我来。”凌波燕上前说：“我们制人的药物是一样的，我带她们出坞再给解药。”

她带了三位侍女，挟了两位小姑娘便走。

南天狮子的女儿叫文韵华，比小村姑林涵英约大三两岁，显得成熟些，刚健婀娜中，流露出几分文静与矜持，一直目不转瞬，默默地，沉静地注视着谈笑风生的霍然，眼中有重重疑云。

“你……你真是华叔口中的太爷霍然？”她在走了几步之后，扭头沉静地问。

“不错，那就是我。”霍然郎声答。

“你打了闹江龙的人。”

“也没错，那是他们该打。我的船从扬州发镇江，他在仪真河道，夜间用三艘大舟撞我的船，船搁浅了他们仍不放手，倚多为胜登船行凶。”“你不许华大叔找他们……”

“那不同，你们没有因为他劫皇船的事找他。”

“你又为什么？”

“我船上有囚位女客。”

“女客？不是女贼？”文姑娘笑问。

“空空缥缈的女人是不是贼，那与我无关。她们偷了闹江龙一箱黑吃黑得来的珠宝，也不关我的事。她们是我船上的乘客，那是错不了的。闹江龙撞我的船，那是他的不对了，他”=该登船讲道理，不是吗？冤有头，债有主，怎能把船撞沉，不顾其他旅客的死活？少废知，那不关你的事。”

“我觉得你不像……”

“快带她走，长舌。”霍然怪叫。

凌波燕忍住笑，挟了姑娘急急出厅：

“哦！你不会是空空缥缈的人吧？”金笛飞仙笑问：“我得防着你一点，免得你打我梅坞珍藏的主意。”

“去你的！打朋友的主意）还有脸在江湖鬼混？我把你当朋友，绝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我好高兴，就算你是空空缥缈的人……”

“我不是，我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底细。那四个漂亮的女人，“自称什么灵猫飞猫，或者什么小春小秋，我那有闲工夫和她打交道？听她们的口气，也在打主意前往南京盗宝，日后得小心她们搞鬼，可别让她们黑吃黑坐享其成，在心理上，必须把她们当成强力的竞争对手。”

想起空空缥缈，他前往南京盗宝的决心更坚定了。

回一场可能两败俱伤的风波，在霍然的干预下风止浪息。

其实金笛飞仙与南天狮子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可言，双方在年轻闯道期间，打打闹闹逐渐生情，最后有第三者介入，终至分道扬镳。

二十余年来，双方各走各路，很少碰头相安无事，当然也不可能完全遗忘。

这次南天狮子带了妻子儿女游太湖，在无锡被金笛飞仙发现了，一看南天狮子一家和乐融融，金笛飞仙勾起了旧恨，一气之下，派门人凌波燕，在大街上利用药物和幻术，掳走了南天狮子的爱女，要出一口怨恨。

文姑娘并没受到苛待，反而成了客人。一方面是姑娘性情温婉，毫无武林侠女的做态。另一方面是金笛飞仙心中，油然而生出另一种奇异感情，竟然觉得文姑娘应该是她的女儿，她本来应该与南天狮子是一双佳侣。

一个对人生的看法与众不同的女人，常会产生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金笛飞仙就是一个性格不正常的女人。

她爱好音律，喜欢诗词字画，却用金笛杀人；做女道士却又为非作歹。喜欢男人，梅坞中却又不许男人居留。

总之，早晚会发生难测的变故，这次如果不是霍然适逢其会，侠与魔将在东山掀起可怕的江湖风暴，梅坞的毁灭，将无可避免。

霍然已看出这女魔性情难测，因此不要她参与南京盗宝的计划。

办事必须有始有终。近午时分，霍然独自出现在昨日发生事故的小村。

同一间小食店，同一批人。

人数多了两倍，显然南天狮子的一些侠义道朋友，得到消息赶来聚会了，即将对梅坞有所举动。

文姑娘与小村姑林涵英也在，小村姑狠瞪着他神情如谜。

以玉面天罡为首的十余名高手名宿，也都用怪怪的眼神，站在店外的食棚前，迎接他昂然而来。

他仍是一袭飘飘青衫，身上没带有兵刃。

“猜想老弟台会来，老朽感激不尽。”玉面天罡极有风度地，向他行礼致谢：“昨日多有得罪，老弟台海量。”

“喏！你们好像不甘心呢！”他回了礼，脸上有怪怪的笑意：“把手集中，先礼后兵”。“老弟，别讽刺人啦！”南天狮子说：印良们在湖滨准备上船，就离开东山。梅坞有你这位大菩萨坐镇，咱们不走能讨得了好？”

“呵呵！那不一定哦！金笛飞仙少见识，梅坞根本无险可守，几间上瓦屋的小禁制，连稍高明的鼠窃也挡不住。你们能找到梅坞，她已输了一半啦！我在梅坞作客，明天便得离前辈给足了面子，在下深感荣幸，希望从此雨过天青，不值得放在心上丢不开，是吗？”

“我们不会再来，请放心。老弟台要到南京，”玉面天罡笑问。

“不错。诸位不会也前往南京吧？最好不要去。前辈，几十万御林军与边军挤满了南京城，哪用得著诸位行侠仗义？我愿意听信文前辈昨天的话，愿意相信炼魂修士一剑横天那可些可敬的名宿，不是替皇帝保护快马船的保镖，但心中的疑团难释。”

“老弟有何疑团”。“决马船在山东德州遇劫，炼魂修士的确当时在德州现身，同行还有名侠客中州双奇，我不会看错人。闹江龙是劫船贼的一股，虽则他们没赶上登船，但事后黑吃黑，从其他同道处抢了不少金珠和美女。

炼魂修士带了人紧迫追踪闹江龙，我不信这是巧合。那个皇帝畜生不如，你们侠义道英雄，如果认为帮助皇家是主持正义，正义未免太不值钱了。”

“老弟，我敢保证……”

“前辈，这世间光怪陆离，什么反常的事都可能发生，你不能保证任何人或任何事。”

他抢着说：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三四年前轰动江湖的勾魂白无常事件，就是明显的例子。目下在南京，带领昏君快活逍遥，替昏君残害扬州的副大将军江彬国贼，就是勾魂白无常事件的罪魁祸首。名震天下的北剑南刀的北剑，与北地一大鹏的金翅大鹏，就是他派出的帮凶，他们污辱了侠义英雄的神圣侠义精神。我霍然出道没几天，也许我的武功不如勾魂白无常，但我有绝对的信心，你们如果也像北剑神剑秦泰，和金翅大鹏一样，用你们的侠义标准对付我，我会像勾魂白无常一样，杀得你们大天做恶梦。

这次我到南京，江彬那混蛋最好找只乌龟壳躲起来。勾魂白无常在他脸上留下一道箭创做纪念，我会把他的脑袋砍下来做球踢，哼！

他说得杀气腾腾，虎目中冷电四射。

任何含有杀气的活，通常是缺少理性的，具体的表象就是比嗓门大。嗓门大的人，其实并不表示是有理的一方，而且十之八九是强辞夺理，但在大多数场合，嗓门愈大，占胜的机会也愈大，信不信由你：

他这一番杀气腾腾的话，暴力的成份比理性多一倍。

所谓勾魂白无常事件，那是发生在三四年前，轰动江湖掀起澎湃血雨腥风，几乎导致黑白道大对决的不幸事故。

其实当时泰半侠义道门人，并不曾参予其事。个人隐私恩怨，导致北地武林泰斗金翅大鹏，纵容子女借国贼江彬的权势公报私仇，迫害一个山东响马造反期间，家破人亡含冤无处诉的年轻人艾文慈。

艾文慈在九死一生中挣扎，愤而自取吓人的绰号勾魂白无常，把那些助纣为虐的不肖侠义道门人，杀得落花流水江湖震动。侠义道经此打击，声誉滑落几乎一蹶不振，直接导致江湖道消魔长，泰半高手名宿退出江湖独善其身。

迄今为止，甫刀似乎已经在世间消失，北剑（神剑秦泰）与金翅大鹏一些人的子弟，不敢南下走动。硕果仅存的玉龙也隐世潜踪。结果，黑道群雄并起，侠义道怯步不前，目下是牛鬼蛇神的天下。

侠义道成为众矢之的，真是冤哉在也，其实真正主持正义，倾全力相助艾文慈的人，是南方两条龙的玉龙。

玉龙是南方侠义道的精神领袖，迄今仍是众望所归，各方尊崇的侠义英雄，不幸的是他已经隐世，侠义道领导无人。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北地侠义精神领袖金翅大鹏一念之私，可把所有的侠义道门人害惨了，经过黑道人士的有意渲染，侠义道门人的一举一动，皆被抹黑丑化，把他们与国贼江彬扯在一起。

江彬目下仍是正德皇帝面前的大红人，正德皇帝的干儿子，替皇帝劫财宝抢女人，开皇店做龟公，引诱皇帝北行南巡，为祸天下，直接控制边军、御林军、东西两厂与内行厂、锦衣卫……令江湖朋友气愤侧目的是，他会利用侠义道的不肖败类任所欲为。

结果，侠义门人的一举一动，皆被有人心加以丑化，与天下人人皆曰可杀的国贼江彬牵扯在一起。

霍然出道以来，所接触的人中，几乎全是黑道豪霸级人物，这些人对侠义道人士的评价哪会好？所以首先便对炼魂修士中州双奇那些人，预设立

场甚表不满，意识中已先把他们定位，认为他们是暗中保护皇船的人。

今天他的这番话，就含有强烈的警告意味。

玉面天罡这些人如果修养不够，肯定会被他这番话所激怒，毫无疑问将引起冲突，后果极为严重。

还不错，没有人被他的狂妄态度所激怒。

稍有自尊心的侠义门人，不会承认自己是江彬的走狗，也不屑做御用的皇家外围鹰犬。如果他们被激怒起而责难，岂不是有意承认自己是御用走狗？

他杀气腾腾快意他说完，扫了众人一眼转身便走。

十余位高手名宿，相对苦笑摇头。

“等一等。”小伙子文光华大叫，蹦跳而出：“咱们把话说清楚……”

霍然止步转身，笑意上涌。

“哈哈！我知道。”他大笑，“咱们还有一次约会，了断才能无债一身轻。来来来，我要打散你一身嫩骨头，前几招是你的、我不想欺负你这小孩子。‘你才是小孩子。干小伙子冒火啦！年轻人一言不合便会怒火冲天，狂冲而上，劈面就是一记黑虎偷心，拳风极为猛烈力道沉重无比。

小伙子已经十六岁，牛高马大那能算是小孩子？体格比霍然差不了多少，只是稚容未褪而已，发起怒来还真气势吓人这种武林世家的子弟，即使真正年龄还小，也不肯承认是小孩子，所以江湖朋友，把出家人、妇女、小孩子”列为必须小心提防的危险人物。

霍然并不敢轻视小孩子，他也曾经历过小孩子的成长阶段，背着手闪动，不拆不接，闪动如电滑溜如蛇）一口气避开十余记重拳，贴着小伙子旋转，摆明了要死缠不休，诱导对方放手抢攻，暗中测量对方发招的力道，技巧地承受拳劲中心的余劲。

小伙子的攻势，似乎真力不竭，出招的劲道与速度，愈来愈猛烈，望影攻击拳打脚踢像疯虎，拳风掌劲已可外发五六尺伤人。

白费工夫，狂攻十余招皆无法击实。

一声长笑，霍然不再闪避了。

“砰噗噗”暴响似连珠花炮爆炸，七记重拳在霍然的胸腹间落实。

笑声未止，“砰”一声大震，小伙子被扣住手臂扔翻在地，背部着地手脚朝天，似乎地面也在震动。

一声怒吼，小伙子鲤鱼打挺一蹦而起，金鹏献爪走中宫伸手便抓。

又一声狂震，小伙子又被扔翻出丈外。

第三次用腿进攻，第三次被摔飞，反正一接触，人便被抛掷掼摔而出，快得令人目眩。旁观的人神色凝重，惊疑不定。

“老哥，看出这小子的手法吗？”南天狮子不安地向玉面天罡问，爱子被连续摔倒大感惊讶心疼：“他不可能在根本不可能发力的身法步中，把我的儿子摔翻的，重心与力源都不对，简直岂有此理。”

“好像是传说中的大周天手。”

玉面天罡迟疑他说：“任何方向角度，任何偏移的重心，都可以在沾体时将人制住或摔飞。与擒拿术最大的不同处，是不需使用反生理技巧，任何角度皆可以擒人。

比方说。他不需扭转你的手臂，便可以直接把你的手臂折断制牢，或者把你摔飞。

技巧为君，劲道为臣；手眼心为主，反应为从。难怪华老哥说，闹江龙的贼伙们，都是手脚被废的；这小子真可怕。”

连摔带翻十二次，小伙子锐气尽消，浑身灰土，开始气喘了。

霍然正相反，神态轻松步步进逼，引诱小伙子出手，手一出必定被摔飞，身躯扭来扭去毫不费力。

表面上看，似是用借力打力的巧打，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每一记皆是来者不拒硬接硬摔的妙招，他的手真像八爪蜘蛛，可以从八方把猎物罩住加以宰割。

如果他下重手，小伙子绝对支撑不了十招八招。

“砰”一声大震，小伙子第十二次被摔飞出两丈外，似乎这一次摔得最重，挣扎了几下，想跳起已力不从心，只能挣扎着狼狈地爬起。

霍然就站在一旁，伸手可及；

“快出手呀！机会大好。”霍然大声嘲弄地催促。

目标就在眼前、任何一个打昏了头的人，都会本能地出手攻击，没有章法招式可言，用不着催促，出手已是本能反应。

幽香入鼻，纤手拉开了晕头转向的小家伙。

“挡一挡，如何？”身旁含笑俏立的娇美身影，是梅坞的俘虏文韵华姑娘，及时杳乃弟解困：“我是诚心请教高明，绝对不是恩将仇报。你是太爷，也该指导后进呀！是吗？”

“嘻！看你文文静静怪可爱的，却也俏皮刁蛮会伶牙俐齿呢！大概比那个小”r头更难缠。”霍然指指在不远处，跃然欲动正在做鬼脸的林涵英：“我拒绝接受架梁，走也！”

说走便走，去势如星跳丸掷。

“这小于的手有鬼。”小伙子冲他的背影大叫。

“你还不服气？”韵华笑问：“不要紧吧？”

“姐，哪一天我们联手斗他一斗。”小伙子揉动着腰胯，大概摔得不轻：“用你的玉女拈花手，配合我的龙虎八法，巧猛相济刚柔齐发，一定可以把他打得天昏地黑满地爬。”

“蠢才！你再苦练十年，也达不到他今天的成就。”他老爹南天狮子在远处说：“他在逗你玩，磨你的火性，知道吗？”

你如果再不知道谦虚，早晚会吃大亏的。今天假使再被摔翻两次，你就会气散功消了。”

小伙子脸红耳赤，乖乖闭上嘴。

霍然并没立即动身赴南京。除了天涯三风，需另找朋友助拳之外，凌波燕也得返回老家，预先作一些准备。

五通神三个老魔，也有些私事需要处理。因此大家商量之后，约定一月之后，在南京龙江关码头，颇有名气的金陵老店聚会。

他不需金笛飞仙做导游，一叶扁舟驶入洞庭西山。

湖庭东山的主峰是莫厘峰，西山则是缥缈峰。缥缈峰略高十余丈，耸立在岛中心，小峰向四面伸展，共有四十一座之多。总面积也比西山大些。

游西山通常有三处必游的地方，即禹期山、柱山（金庭玉柱所在地）龟头山（非无锡的龟头清）。至于寺庙古迹，数量比东山多一倍。禹期山与龟头山几乎是相连的，相距仅三四里。

当天在西山村投宿，次日到柱山的灵佑观，游览林屋洞金庭玉柱，颇感失望。最后一口气跑到西面的阴长生的炼丹处，更为失望，什么也没看到，看景不如听景，亲自跑一趟难免败兴而归。

这天，他的船移至岛东面，泊在龟头山的水湾，在奄里村的望湖客栈要了一间上房，打算在此停留一昼夜。

这座小石山伸入湖中，像伸出的乌龟头。本地人忌称乌龟，所以改称奄。奄，就是可能已经被吃得绝了种的美味巨鳖，据传说，重量可能超过千斤。

这里有数座采石场，所以奄里村是西山的大村落，西山巡检司衙门也设在这里，工人们自己建有住所，与村民相处倒还融洽，事实上村民的数量，比采石工人少。村民有一半是渔民，一半种田，西山的耕地中，只有这里的百十亩是肥田。

采石场出产各种石材，统称太湖石、主要的是花石、做玩具的带白色玉石、有胎斑的砚石。这里，就是南宋有名的花石冈采石处，杭州宫殿的建筑石材，皆从这里采制。

最有名的从湖采出的太湖石，是名满天下的假山石，可做亭园的玲珑假山，在石场称为花石。但经过千百年来捞取开采，目下已所剩无几。

那些年代久远的采石场业主，把从山上采下的大石推入湖中，任由风浪侵袭，由百年后的后代子孙捞取贩卖，其他的人，是不能任意捞取的，采石区都是有主之物，在官府有毫。

已牌时分，他随一群男女游客，从山根最高处的圣姑庙（神女庙）向山头走，小径沿山脊向东伸，游客并不多，有男有女，沿途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游山玩水没有伴，虽行动自由写意，但难免寂寞。

他没来由地想起了小秋燕，如果有她在，该多好？小秋燕温婉可人，善体人意，把他当作保护神，有时撒撒娇惹人怜爱，有这小女孩在身边，他忘了一切烦恼。

他的思路飞向杭州，飞向他曾经喜爱的小女孩身旁。

幽香入鼻，身后来了两位女郎，似乎嫌他走得慢，轻咳了一声提醒他的注意。

他并不急于赶路，泰然地让至路左，本能地扭头回顾，眼前一亮。

又是一个面容与小秋燕相似的年轻女郎。只是要年长几岁，可能已接近双十年华，身材玲珑透凸十分惹火，穿的浅桃红衫裙也抢眼，走动时莲步轻移，小腰肢并不夸张地款摆，但摇曳生姿极富美感。梳了三丫舍用翠玉发环，表示是大户人家还没出阁的闺女。

另j位长岁稍小些，是梳双丫髻的秀丽侍女。

其实年岁相差不远，面型也差不多的女郎，除非外露的气质相差很远，不然一瞥之下，相貌都差不多，须定神察看才能分辨。

他心中有小秋燕的形影，难怪一瞥之下，突然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足为奇。

上次他突然看到林涵英，就情不自禁脱口叫出“小妹妹”三个字，引起林涵英的误会，几乎大打出手。

小秋燕、林涵英。这位女郎，都是带有灵气的瓜子脸，同样秀气，难怪他心不在焉，一瞥之下，把三个人看成一个人。

这次，他不再冒失，并没发山惊嗑声，仅呆了一呆。

小径不能并行，两女不客气地超越。

小姐打扮的女郎，超越时向他嫣然微笑，可能是为他的让路而致谢意，落落大方甚有风度。

这期间，他结交了好几位年龄相若的女郎。第一个是笑魔君的女儿傅玉莹。可是，除了小秋燕之外，其他的女郎，从没让他内心产生契合的感觉。

对女人的欣赏，他有相当高的评价尺寸，而大多数的男人，通常以动物性的眼光看女人，尤其是对漂亮的女人。

他也淡淡一笑致意，随后举步。

山两侧与湖湾，都是采石场。南湾有一座码头，渔船都半搁在滩岸边。

艳阳高照，湖上帆影片片，满山青翠，湖水在艳阳下闪。

烁着猷狱波光，站在这突出湖中的小山远眺、心神为之一爽。

沿山脊共有三座大型凉亭，八角玲戏极为壮观，既可歇脚，亦可坐下来观赏浩瀚的湖景。对岸十里外便是东山，中间是苏州至湖南各县的航道、回头远眺缥缈峰，这太湖第一高峰近峰顶处，云雾缥缈如在图画中。

到达第二座凉亭，已是近午时分，二十余名男女游客，散布在亭四周的大树下，有说有笑，有些则在进食，分别聚在一处互不干扰。

亭中有五位打扮特殊的人，一看便知不是外地的游客，占住亭中的石桌石凳，有酒有茶，有点心果品，笑声粗豪外型泼野，难怪游客都避到亭外去了。

他信步入亭，取下腰间的食物包和水葫芦，在亭栏内的石排凳坐下，先喝口水润润喉。

中间石桌的五个人，有意无意地瞥了他一眼。

“喂！读书人，过来坐。”那位穿粗青布外袄的大汉，像山下采石场的采石工人，友善地向他招呼：“要想买好的石砚台，我替你张罗，保证石质不下于端砚款砚，价廉物美。”

“呵呵！别想向我兜生意，我虽然读书，最讨厌磨墨，所以所写的字卖不了钱，这辈子休想跟上贵地一字千金的江南才子唐祝文周。”他也不客气，提了食物包过来坐。

圆周共有八座石辙，他加入还有两座空位。他右首，是一位脸色不怎么健康，年约花甲，光着头穿青僧便服的老和尚。

左首，是一位豹头环眼，船夫打扮的庄汉，一双手呈现强健有力的线条。

另两位一是穿了水蓝底田字图花长衫，有几分大爷仕绅嘲的中年人，处身在粗豪的众人中，与他穿士子青衫一样不调和。

最后一位像是水上镖客，佩了一把尖刀。

“从何处来？”那位像大爷的人笑问。

“府城，在贵地漫游了好些日子了。”他 j 团和气，有意交朋友：“小姓霍。诸位好，请教。”

“霍书生，幸会。”像大爷的人也笑吟吟：“在下姓陶……”

口气带有江湖味，平常百姓很少自称在下。

接着替他引见：张船老大、王石场领班、李漂师。了尘和尚。

了尘和尚是桃花坞天王寺的僧人。天王寺是唐代大中元年所修建，源远流长，有百十名老僧在内舍修。

桃花坞也是游客必到的地方，风景比府城西北阊门内的桃花坞好，但

没有城内的桃花坞有名，因为唐伯虎在城内桃花坞，建了一座颇有名气的桃花庵。而这里虽然有庄严的天王寺，毕竟没有才子所建的庵名气大。

这五个完全不同型类的人，居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现在加一个书生，等于又加上一怪。

所有的人，皆通姓而不通名。

萍水相逢，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彼此有所保留是人之常情。

“我们这些人。”陶大爷喝了一口酒，打开话匣子：‘都是从小到大的乡亲，有暇就来这里聚一聚。

“诸位都是西山人？”霍然问。

“不，府城外，地属吴县。”陶大爷指了指尘和尚，他，年纪最大，也是府与县二三十万人口中，最令人害怕的人。

“出家人慈悲为怀，怎么可能是人人害怕的人？”霍然惑然。

他出家十二年，出家之前，是吴县六代世袭的刽子手；

那把刽刀用了一百二十年，砍了上千颗头颅，你说谁看了他不害怕，天知道他手中的刽刀，那一天会落在何人的脖子上？

“别听他胡说。”了尘和尚漠然他说：“苏州的市民，如果真怕我，每次出人，法场上人山人海，热闹得很，怎么可能怕我。出人，意思是行刑决犯。出人以秋后决的死囚最多，一次砍十个八个平常得很。

‘为非作歹心中有鬼的人，应该怕你呀！”霍然从没看过出人，信口敷衍。

‘正相反，施主。”了尘和尚同样不带表情的漠然嗓音说：

不但为非作歹的人不怕，连妇女小孩都看了我就嘻嘻笑，怪吧？

“是很怪。”

“死太平常，人心都麻木了。”

了尘的口气终于有了感慨：“法场本来是警世示众的地方，但每次出人，却像是赶庙会，男女老少皆兴高采烈围观，与啼哭的家属形成强烈的对比，恐怕只有我这个刽子手的心感到凉。所以，我看破了这可怕的人间世，放下了屠刀，希望能成佛。”

“大师成佛了吗？”霍然蠢蠢地问。

瞬间，他看到了些什么。或者说，他感觉出什么了。

“南人屠永远成不了佛……”

突变乍生，生死须臾；

桌上桌下，同时迸发追魂夺命的雷电。

五个人有十双手，五只在桌上，五只在桌下，怎么这样巧？每个人都有一只手在上，一手在下，不合常情。有人在喝酒，有人喝茶，有人在吃点心，有人在说话，怎么可能同时一手在上，一手在下。

他看到了这种异象，感觉出某些地方不对，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住他，浑身汗毛直竖。

“南人屠”三个字，引发他的警觉感猛然并发。

某些神经感觉锐利的人，可以感觉出凶险的存在。

许多动物，这种本能更为强烈锐感，与生俱来，可以及时逃离凶险。

动物或人，如果动了杀机，乙神便会投落在猎物上，无形的杀气便会笼罩住猎物。

猎物如果感觉锐利，便可感觉出这股无形压力。

他就是感觉锐敏的人，而且他练了心神控制术。

可是，对手太强了。

桌上桌下，都有致命的暗器向他集中。

似在同一瞬间，十手同伸。桌上的餐具食物齐飞，无恃的拳风掌劲似万丈波涛。

他身形暴退，“砰”一声背部撞毁了朱色亭栏，人向亭外倒翻而出，向斜坡翻滚而下。

亭中的五个人，被飞散的食具击倒了三个人。

和尚与陶大爷，仰面倒滚至亭周的石排凳下，暂时失去跃起的能力，来不及出亭追逐。

这瞬间，人影如飞隼下搏。两个女人的身影，从亭侧的花树下升起、疾落，凌空猛扑滚势未止的霍然，飞腾下搏的速度惊人，衣裙飘飘中，手与脚下伸，玉指如鹰爪，手与脚皆是致命的武器。

是那一主一婢两个漂亮女郎，负责外围的截击。如果亭内的五个人得手，就用不着她们出面了。可是猎物已经逸出，核她们出面收拾残局啦！

暗器先下，针钉一类小型锐利的暗器，向下攒射有如暴雨打残花，洒向滚动中的人。

生死关头，他迸发出生命的潜能，滚势猛然停顿。向下洒落的暗器；是以他的滚势速度，而定前置量发射的，他倏然停顿，暗器落空。

猛然向侧方的草木丛中一钻，如飞而遁。

“他从那边走了。”有人大叫。

他只能凭本能逃避灾祸，尽快地远离灾祸现场。

有多远就走多远，不管东南西北，事实上他将届精疲力尽境界，眼前朦胧也无法分辨方向，人地虫疏，不知身在何处。

身上的创伤已经麻木了，已感觉不出痛楚。他也要求自己忍受，把痛楚忘掉。

能忘掉痛楚，才能有精力逃出死神的掌心。

他办到了，痛楚已不再存在。

追的声息已不可闻，没有人能追得上他。

“他们是些什么人？”他自问。

不可能找出答案，他根本不认识这些人。

这些人知道他要游神女庙，要游富头山，预先布下埋伏等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谁有这种未卜先知的神通？该有脉络可寻。

先不必多想，脱险后再说。

手触及火，呈现的现象是飞快地缩回，远离火可及的危险范围，这是本能，一种生存的自然反应。只有白痴半死人，才会任由火焰的手。

远离危险范围，追的人当然知道逃者的心态，必须紧蹊追寻，不许逃的人脱离危险范围。

这一带草木葱茏，视界有限，追的人速度即使相等，也极易失去紧蹊的目标。如果速度跟不上，那就毫无希望了。

这些追的人速度差了一段距离，一眨眼目标便消失了。但他们知道，目标已受了伤，不可能远逃出危险区外，短暂的求生爆发力，会很快地耗尽、消失，只要有耐心地在某段距离内，定可找出精力已尽，不得不停下来藏匿的猎物。

问题是，能出动多少人搜寻；范围有多大，藏匿的地方可能在何处。

搜寻的人手并不多。和尚五个人，被双方所迸发的内劲，遭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不可能全力施展倾余力辛苦地搜寻。

具有快搜能力的，只有两个轻功超人的女郎。

这两个女郎竟然敢向坡下飞跃，中途向下发射暗器，着时轻灵地飘落在四丈左右的坡下，两滚翻滑下三丈，才被小树挡住，胆气与身手的灵活，骇人听闻。

由于这一连串着地技巧的耽误，失去紧蹊追逐霍然的机会。

所有的人，都忘了穷寇莫追的定律，竟全功的念头，促使他们不顾地穷追。

受伤的猛兽最为危险，接近必须具有更强的能力。这些人不自量，根本没有超强的能力。他们所恃的，是大白天太阳当头，受伤的猎物无所遁形。

一阵穷搜，人逐渐分散了。

□他必须停下来休息，争取恢复一些精力的时间。

受伤走动，本能地找容易走的地方走，不可能向上爬升，也没有精力爬上山脊。

虽然知道追的人必定向山下搜寻，山上才是安全的藏匿处，但他已无法控制精力，只能跌跌撞撞盲目地，在草木丛生的山坡向下逃，眼前险峻，不知身在何处。

终于精力耗尽，他向前一栽。

在知觉即将消失之前，他的身躯回复本性，像蛆虫一样移动，找一处角落、一条缝隙、一个小穴，或者一片草叶，挤进去躲起来保护自己。最后，他静静地蜷缩着陷入昏迷境界。

昏迷的是灵智，身躯的功能却加强，发挥修补的功能，看是否能战胜外加的创伤，不会停止，至死方休。世间的生物，都具有这种功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连草木都有这种神奇功能。

不知过了多久，他从虚无的状态中，逐渐恢复知觉，感觉出温暖的气流。他的腰袋中，盛有各种膏丹丸散，在逃走时，已经吞服了一些药物。感到干渴，但他仍然勉强吞下几颗丹丸。然后，他开始向痛楚挑战，强撑着行深长的呼吸，准备聚集元气行功。他发觉自己处身在许多巨石丛中，挤在一条不规则的石缝里。是一处采石场，似乎听不到声息，没有工人工作，原来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了。不是工人收工了，而是这里不是工作场，是堆集石材的地方，所以显得零乱，石隙中杂草丛生，石材堆积在这里，已有一段漫长时日了。

身上最少也有五处创伤，是暗器所留下的创口，有飞刀、袖箭、镖，

幸好都没中要害，相距太近，发射暗器的劲道不足，人体仅寸余而已。

伤势最重的是那枚袖箭所造成的，贴着左肋贯穿肌肉，擦骨穿透而不曾深入腹内，肋骨仅受到箭链划伤，肌肉则前后出现洞孔。

后续的掌力拳劲攻击，也造成头面与腹部的相当程度损害，脸部淤血浮肿，内腑受震几乎离位。

他居然能活着，居然还有精力逃走，真是奇迹，按理他该当场毙命的。

的确幸运，他在千钧一发中，感觉出凶险光临，后一刹那发动神功抗拒，功能发挥四成，所以才能保住了性命。

人哪能一天到晚，时时刻刻提防意外？也不可能把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当作敌人来提防，何况这期间，根本没有敌人追逐他。

栽得真冤，后悔莫及。许久许久，他像乱石丛中的一座石像，外表是无生命体的石人，体内生命力澎湃。右胸、左肋、右外膀、左胯、右大腿外侧，创口已用药散封住，仅左肋需要包扎。他已恢复了不少精力，内功疗伤发挥了良好功能，已不再感到痛楚，便撕腰带小心地裹伤。刚包扎停当，便听到小石滚动声。

他第一个念头便是有人接近，而且是敌人，工人不会偷偷摸摸潜行，来人已接近至三十步内了。

如果来人的武功深厚，他难逃大劫，目下他只能用一二成劲相搏，一个二流高手，也可以轻易地置他于死地，危机临了。

“老天爷保佑，不要让那两个鬼女人来。”他心中喃喃。

那两个女人美丽大方，漂亮可爱，但下毒手时，——一点也不可爱了。轻功之佳，与敢于从上方向坡下扑的胆气，委实令人心中凛慎，简直就像一头大雕，猛然从高空敛翅下搏，气势慑人心魄。

那像暴雨似的针或钉形暗器，劲道十分惊人，这时的他，绝难闪躲暗器群的笼罩，护体神功减弱了八成，绝对抗拒不了普通暗器的攻击。

他拾了一块拳大碎石握在手中，尽可能利用一切可用的物品，作为攻击的工具。

踏石声渐近，人已到了右侧十余步外。

仰自们回去吧！这是白费工夫。”有人用不起劲的嗓音说：

“天快黑啦！回去还远得很呢！已经两个时辰了，那小狗怎么可能会逃来这一带躲藏？说不定已经伤势恶化，死在那一处角落里了。”“少废话！生见人死见尸，一定要找出结果。”另一人大声说：“追出十里外毫无线索，可知一定还在十里以内藏匿。

这一带容易藏身，必须仔细搜寻，天黑再动身回去，别偷懒。”

“好吧好吧！我仍是一句话，白费劲。”

老大爷真可爱，接受了他的祝告，来的不是那两个可爱又可怕的女郎，而是那幕李镖师以及王石场领班。当然，这是假身份，姓也可能是假的，只有他这个大笨瓜，把那五个人看成无害的本地人。

他真正动心惊党的原因，是“南人屠”三个字。

在江湖杀人如麻，被称为人屠的有好几个。称南人屠的也有两或三个，其中一个就是苏州人，也叫江南人屠，姓汪，南人屠汪升。所有的人屠，都是凶名昭著的杀人魔星，威震江湖，江湖朋友畏之如虎。

南人屠是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谁也不知道，可知的是，这个杀人魔王，即使做了和尚也成不了佛，行何人也必须严加提防。

所以，他警觉地运功护体，仓卒间断然飞退，神功将袭来的拳风掌劲反震，激起食具阻挡对方连续攻击，保全了自己。

他听说过南人屠这个人，幸而保全了小命。

天老爷再次保他，这两个人是分两方向他的隐身处接近的。他们如果稍留心些，一定可以发现躲在石隙中的人，按他们搜寻的路线，毫无疑问会经过他藏身的石隙。

生死关头，他只有破釜沉舟一条路好走。

另拾起一小块碎石，默默计算脚步接近的声息。看不到人影，他必须计算得十分正确，只有一击的机会，一击失手将任人宰割了。

心跳加‘决，手心有点淌汗，随脚步声的接近，他的情绪逐渐升至爆发点。

是时候了，小石向前面悄然抛出三四丈外。啪一声响，小石落地。果然估料正确，脚步声向小石落地处奔出。

他一窜而起，右手的石块破空而飞，人奋全力飞扑而出，扑上李标师的背部，双手勾挟住李标师的头，吸腹扭腰身形蹦跳旋扭，像狼咬中猎物的劲背。

砰然大震中，两人摔倒在石堆里，一阵扭动蹦旋滚翻，李标师的颈骨折断，头换了位，皮肉也在他的蹦扭下绞了一匝，死状甚惨，他蹦扭的力道，折断颈脖绰绰有余。

他吃力地放手推尸而起，看到那位自称王石工领班的人，倒在几块础石丛中，头已被他扔出的石块击破，头部变形血肉模糊。

他力已用尽，但必须远离，连撑带爬艰难地离开堆石场，进入西南角的草木丛，已是暮色西起，不怕再有人夜间前来搜寻了。

两天，三天，霍然投宿的上房毫无动静。

按规定，客人失踪三天，必须呈报巡检司衙门备案。

如果旅客十天之内仍无踪影，旅客的行囊物品，须缴送巡检司衙门看管，由巡检司衙门按旅客流水簿中，所记载的资料，行文该旅客的本籍，列为失踪人口备查。假如有尸，便以死亡文书行文本籍，管制十分严格。

可是，店家并没报案。巡检司衙门在街中心，距客店仅百步左右，店家竟然不报案，透着古怪。

霍然所雇的小船，静静地停泊在码头，舟子曾经两度至客店查问，店伙一口咬定霍秀才已结帐离店两天，店家怎知旅客的去向？

小舟不能离开，舟子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时至客店打听，分头在村中查问，不知该如何是好。

霍然大部分行囊存放在船上，旅店中只有随行的包裹，盛放了一些换洗衣物而已。

游湖船丢了游客，可是十分麻烦的事，说不定得打人命官司，难怪舟子急得六神无主，叫苦连天，只能定下心再枯等几天再说。

船主相当精明，猜想必定与太湖双蚊有关。当初在洞庭东山登岸，便碰上了太湖双蚊的贼伙干预。洞庭西山仍是太：

湖双蚊的势力范围，出了事故，十之八九与太湖双蚊有关。

舟子怎敢去找水贼打听？心中有数却不敢声张。而且，码头上不时可以看到不三不四的人守候，目光不时在这艘船上探索，窥伺。

客店中也有陌生人走动，留意旅客进出，店伙们对这些陌生人，怀有深深的恐惧，有事时恭敬惶恐，回话时低声下气唯唯诺诺词不达意，连一些旅客，也看出这些陌生人不是好路数。

已经是第五天，已是三更初，三位舟子睡在后舱，好梦正甜。

船半搁在岸上，不受波涛撼动，如果有人登船，船或许会发生震动而非摇晃。

摇晃，表示船后艄有人登船。

两个赤条条大汉从水下钻出，短手钩一搭船舷便跃登后艄。船主恰好一惊而醒。便看到后舱面的人。

“把姓霍的行囊丢出来。”一名大汉已看到舱内的人影，不入舱在外面下令：“抗命者死！”

三个船夫都醒了，后舱通向舱面没设有门，星光下看到外面两个赤条条，手中有攀船短手钩的人，便知来人是何来路了，吓得不住发抖。

正想回话，又看到两人身后，又多了一个人，也是赤条条一丝不挂，但腰间没系有携带兵刃的腰带，一手抓住卷成一圈的衣物。

“为何要姓霍的行囊？”第三个人问。

两大汉吃了一惊，火速转身。

“噢！你是……”大汉以为是来了同伴。

“回答我的话。”第三个人沉声说。

“奉大爷所差，把姓霍的行囊带走灭迹。姓霍的一定死了，必须毁掉一切遗物，以避免官方追查。你是……”

“我是等你们来送口供的”，已经等了两天。

“什么口供？你……”

“我就是姓霍的……”

大汉一声沉叱，一钩挥出。另一大汉也挥钩夹攻，反应居然快极，分清敌我，立即先下手力强。

是霍然，跟在两大汉后面登船的，大手一抄，便抓住了一把钩，顺手一带，钩的主人反向同伴撞去。呕了一声，被同伴的钩钩中右胯，灾情惨重。

这种尺八手钩份量不轻。用途甚广，搬动货箩货袋，可钩起一两百斤的重物。用来攀登船只，更为灵活。在水中格斗，比分水钩更具威力。

钩刃粗如手指，钩住肉那还了得？一拉之下，会把人痛昏。

打击光临第二名大汉的右肩，是用钩背敲中的，肩骨立折，连右锁骨也断了。

“哎唷……”两大汉同时发出痛苦的叫号。霍然先两掌把两大汉劈翻，从容穿衣着靴，然后一手一个，走舷板将人丢入住宿的前舱。

“开船。”他向战栗着跟来的船夫说：“不要怕：一切有我。”

船主怎敢逗留？心惊胆跳将船推下水，撑出百步外，升起帆航向苏州。

回舱中点起灯笼，两大汉被自己的腰带捆住了手脚；不住发出痛苦的呻吟，已经知道大事不妙了。霍然坐在一旁，抚弄着一把短手钩，不时鹰钩尖在两人身上磨来磨去，不住阴笑。他的气色不大好，显然元气未复。“你们应该认识我。”他用钩背在大汉的脸部磨动，“所以派你们来取行囊灭迹。”

“我……我们不认识你。”大汉惊恐他说。“只是奉命行事，只知道你所雇的船。”“奉谁之命？”

“大爷陶当家。”

“哦！他是谁？”“神蚊陶潜陶大爷，你不知道？”

“哦！原来是他，太湖双蚊的老大神蚊，我应想到是他的。他恍然大悟：“该死的混蛋，他居然不肯甘休，一定是活得不耐烦了，他不该不自量找我的。”

“这……这都是那幕泗州水怪陈老兄的主意。”

大汉一急便招出内情：“他在各处请朋友到南京发财，在太湖附近已活动了好些日子了，前些日子邀走了失了巢的太湖毒龙，与咱们两位当家有往来。早些天他到咱们的垛子窑，找咱们的当家，设法请梅坞的一群神秘女人，前往南京襄助～他身边有不少身手高明的人，自告奋勇替咱们捉你出口怨气。

咱们一些弟兄，只负责眼线跑腿，那敢招惹你？你就放咱们一马吧！冤有头债有主……”

“且慢！”霍然心中二动，打断水贼的话：“你们前往梅坞，结果如何？”

“梅坞的人拒绝了、甚至拒绝泗州水怪入坞。”“哦！泗州水怪认识我尸。”

“不认识。”水贼坦然说。

“他和毒龙前往杭州的事，你们知道吗？”

“听到一些风声，他语焉不详卜只说毒龙已经死了，出了意外。”

“他没说出意外的详情，没说同种有些什么人？”

“我不清楚，这得问两位当家。”

“一定是想邀你们的当家前往南京。”

“是的，两位当家答应考虑，这里的事丢不开，水怪的要求也不合情理。”

“如何不合情理？”

“不能带弟兄同前往，说是人多反而会误事。毒龙的弟兄早已星散，本来身边就没有几个人，所以被他说动，随他前往杭州寻找财宝。咱们有一两百位弟兄，两位当家怎能丢下这里的事，跟他前往南京发财？所以当家拿不定主意。咱们太湖的好汉固然很穷，但要到外地作案发财，岂不成了流窜的强盗？两位当家所以迟疑不决。

天下各地成群结队、占山据水的强盗贼伙，十之九都穷，穷得走投无路，才挺而走险做强盗。

太湖各路水贼也一样，人数愈多愈穷，抢劫勒索得来的财物，一分就光，有时也靠打渔种地维生，也可隐蔽身份，连做首领的人，也家无余财，因此一听有可观的财宝可以到手，那能不蓦然心动？

太湖毒龙跟着泗州水怪走，原因在此，财没发成，命却笨了”他娘的！”霍然口出粗话：“泗州水怪这混蛋，所做的事有古怪，的确不合情理，我得进一步查个水落石出，看这混蛋到底在搞什么鬼？”

“霍公子，你的意思……”水贼惑然问。

“那混蛋纠众抢劫皇家快马船，然后四出请人到南京，盗取皇家的珍宝。但我已经查出，他身边有皇家的办案大员，四处带着他追查皇家的失宝。你说，这混蛋到底是那一边的人？”

“这个……”

“毒龙在嘉兴被杀，同行的就有几个南京的皇家秘探在内，他腿快水性高，从水中逃得性命……现在他来找你们的当家到南京发财，显然指的是皇

家珍宝。你说，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这得问当家的才清楚。”

“他人呢？”

“在东山杨湾，那是咱们的秘舵所在地。”

“好，我去打他。”霍然丢掉钩：“顺便送你们回去，把我的疑问告诉贵当家，以免上当。”

他立即去找船主，船驶东山杨湾。闹江龙在洞庭东山颇有名气，那是顺灵宫的所在地。顺灵宫的神主是伍子肯，香火鼎盛，在江南家喻户晓。

破晓时分，船驶入杨湾。

事先已问清太湖双蚊的秘舵所在地，任由两个受伤的水贼，登岸找自己的人救助。

霍然则奔向湾右的一处小山坡，疾趋坡脚近湖滨的三栋渔户小屋。

夜间打渔的船只刚返航不久，五六艘渔船仍在滩岸善后，渔货已交由运鱼船处理，带往苏州出售。善后的事务相当繁杂，整理渔船与网具钩具，显得相当忙碌，却不知陆上来了不速之客。

如果用船只在这里靠泊，就会引起纠纷，村内的水贼将提高警觉，很可能采取袭击或撤走的行动。连东山巡检司的巡捕，也不知道这里是太湖双蚊的秘窟。

厥然称秘舵，可知水贼必定有船只经常在这里停泊。尤其是夜间）贼船往来不会受到注意。

霍然从陆路接近，出其不意直捣贼巢。

他认识神蚊陶潜，就是那幕与他打交道的陶大爷，打扮像绅士，真看不出是一群水贼的首脑。

这里名义上只有三家渔舍，其实每一家都有几座房屋，显得零零落落，甚至有菜园与家禽的棚屋，有意潜入的人，夜间真需要摸索老半天。

当他出现在第一家渔舍前，立即引起骚动，最先发现他的人，发出一声嗯哨，在湖岸边忙碌的人，纷纷快速地抄起鱼叉短桨，发疯似的赶来聚集。

奔近的人中，赫然有曾经见过他的水贼。

“是姓霍的书生！抄家伙。”有人大叫。

可是，反而引起惊恐，本来已团团围位，声势汹汹逐渐宿小圈子的人。反而惶然后退。

霍然击溃了一小队水贼）水贼们早已心中慎谨，居然我贼巢来了，怎能不又惊又怕？干有勇气抄家伙上的人，真找下出几个。

“哈哈”……。”他大笑：“有人认识我，很好很好，免得多费唇舌了，快叫陶大爷来迎接，或者叫公孙二爷来套交情，他们应该出来了，大爷霍然驾到。”

人群中分，大踏步出来了三个雄赳赳的大汉，每人手中有一把分水刀，窄窄的刀身泛着晶亮的光芒，打磨得十分锋利。

“好小子，你……你打上门来了。”为首的大汉向前扬刀逼进，气势汹汹：“咱们以为你已经死了，只派了几个人在西山善后，你却小命长得很，反而跑到咱们这里撒野，你送死来了。”

“你真蠢，蠢蛋。”霍然嘲弄他说：“你们如果杀得了我，我会前来送死吗？快叫你们的大爷二爷出来打交道，或者叫泗州水怪那些人出来还我公

道)免得太爷火起,把你们所有的人弄断手脚活现世。”

一声怒叫,三把刀三面合围。

他赤手空拳,三把刀把他围在当中,不管他从那一方闪躲,都会受到两把刀的雷霆攻击。

三刀齐发,漫天彻地全是闪烁的刀光。

外围呐喊助威的人,雀跃的喊声刚起,狂野的飞舞刀术,猛然静止幻没。

一声狂叫,一人一刀飞抛而出。同时砰然两声大震,两名大汉握刀的手腕,被霍然一手一个扣牢、摔翻在地,手臂可能已经骨折了。

飞抛两丈外的大汉,是被一脚踢飞的。霍然将两把刀踢飞至人丛旁,将快要昏迷的两大汉用脚拨开。

“你们可以一拥而上。”他拍拍手高叫:“上啦!每人弄断一手或一脚。妇孺儿童可免,让巡检司的捕快处理。快快快!!

谁还敢上前断送手脚?他们根本没看清,三个最高明的人,是如何被霍然赤手空拳弄成半死的……

总算不错,有两个人抢出,但手中没有兵刃,也是赤手空拳,明白地表示不敢动武。

要制止一群暴民蠢动,最有效的方法,是以雷霆万钧的气势和手段,先把领头的一小撮最勇敢的人,用最快的速度摆平。“你……你要干……干什么?式。为首的人紧张地问。

“找你们的当家,简单明了。”

“你……是你先……先向咱们挑……挑衅……”

“胡说八道!太爷一到东山,你们就出面提警告,再三撮野行凶,最后追踪到西山,设下陷阱暗算,你敢说太爷我免向你们挑衅?混蛋!”

“起初,咱们以为你是那些侠义道杂碎的探子……”

“以后知道不是,反而变本加厉)怎么说?”

“是……是……”“是涇州水怪唆使的?”

“该……”

“说!”

“他派人帮助我们对付你,敝当家则帮助他说服梅坞的柳仙姑帮助他,所以……所以……”

“他娘的混蛋!所以你们一拍即合。去叫他们出来还我公道,不然我把火烧掉你们的龟窝,废掉所有的人,把首领拖给巡检司衙门法办,绝不容情,快!”

“他……他们昨晚到……到梅坞去了。”水贼心中一慌,乖乖吐实。

他心中一震,感到有点不妙,本能地感觉出凶兆,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天杀的混蛋!为何夜间前往梅坞?”他厉声问:“不乖乖吐实,太爷撕烂你这些贼王八。”

太湖双蛟与金笛飞仙有交情,住处几乎相邻,而且派有贼伙替梅坞担任外围警戒,不但阻止外人擅自出入,也阻止贼伙们觊觎梅坞。有事前往洽商,应该大白天依礼前往拜会。

梅坞绝大多数是女人、为何要带了外人夜间前往相晤?而且,他已经从受伤的水贼口中,知道梅坞已经拒绝了涇州水怪的邀请,怎么竟然在夜间再次前往?

“泗州水怪同来的朋友，策画招……招梅坞的人人伙大计，所……所以……”

“去你娘的贼王八！”他勃然大怒，一脚把水贼踢倒：“见利忘义出卖梅坞，你们……”

他一跃三四丈，飞越人丛如飞而去。

泗州水怪身边，有一个江湖朋友闻名色变的毒娘子。炼魂修士是侠义道高手名宿中，武功与道术皆超尘拔俗，声誉极隆的一代大侠，也不敢在毒娘子面前倚老卖老，在德州那几位侠义道名宿的表现，就足以说明毒娘子在江湖道上的份了。12：2799'9'25 出卖朋友计算朋友，是最容易的事，因为朋友的一切皆知之甚详，随时皆可出卖易如反掌。

一个贼要偷某一家大户，必须踩盘探道、打听、调查，费尽心机，也不一定能知道金银藏在何处，进入时能否顺利通过障碍，得手的机会并不多。到朋友家去偷，那就省事多了。

愈是要好的朋友，愈容易出卖。

霍然知道泗州水怪心怀叵测，也知道毒娘子在水怪身边，如果有太湖双蚊相助，梅坞难逃大劫，因此他大感愤怒。也感到心焦。

金笛飞仙把他当成朋友。他对朋友的想法，与太湖双蚊不同，朋友是不能出卖的，只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为朋友不惜赴汤蹈火。

全力以轻功飞赶，救人如救火。泗州水怪与太湖双蚊是昨晚前往梅坞的。但愿还来得及。

接近梅坞，已是红日东上。

拾了一根竹杖，他循入坞小径飞奔，急如星火，但不再使用轻功，留意蓄劲养力。

路旁的梅林中人影一闪，村姑打扮的林涵英堵住了他的去路，剑系在背上，一脸顽皮相。

“算算你也该来了。”林涵英笑吟吟他说：别急，我比你清楚情势）听我分析之后，我听你的，我是个帮手。

也可以说，我等机会还你的救命债，水里火里算我一份，”“噢！你们还没走尸他大感惊讶，也感到不满：“你们侠义英雄一言九鼎……”

“只有我留下，我爹他们信守承诺，恐怕已经到了镇江“你二个人留下？你这小鬼不知天高地厚，一而再单独乱创……”

“我是等你的，等你当面把话说清楚。”

姑娘理直气壮脾脱着他，装大人像：“你比我年长）也是个冒失鬼，同样听不得老实话，你装什么大人？少神气好好）我以为你还在东山游荡，没料到找了好几天，找不到的魂，却发现有人在梅坞鬼鬼祟祟J不瞒你说，我对那个笛飞仙颇有好感，虽然口碑差，毕竟不算是坏透顶的人。至那些水贼坏一百倍。糟的是我人孤势单，无法帮助她）我得你一定会来。的，果然盼到你来了。

呵呵！你以为你是神仙，算定我会来？胡闹。好、我们手。”

“我好高兴。”姑娘不胜雀跃：“水贼窝里反，不知为了何本来他们该替梅坞警戒，却带了一些牛鬼蛇神半夜摸进十分可疑，果然里面传出杀声。”

“咱们也杀进去。”

他咬牙说：“太湖双蚊利令智昏，出卖了梅坞。祸首是泗冰怪，和几个

神秘的身份不明人物、据说要请金笛飞仙至晾发财，金笛飞仙拒绝了，所以他箭漱的不行就来硬的。

“救火；走，我们杀进去。”以最快的速度疾趋梅坞中枢。

“两个人公然杀进去？”姑娘黛眉深锁。

“百十个土鸡瓦狗，何足遣哉？”

“大概有四十左右。”姑娘说：“也许从后面山脊潜入了一些，数量应该也有四五十……”

“算一百好了。”他举步便走：“我在学舍所学的是万人敌，百十个人算得了什么？我领先。”

“少吹牛了，万人敌该指……”

“指兵策谋略，我知道，呵呵！吹牛并不犯法呀！至少善意的吹牛，没损害到任何人。小鬼，我在给你壮胆哪！你知不知道？”

“喂！你怎么老是托大叫我小鬼？”小姑娘跳脚抗议：“我可是……可是……”

“可是一个大姑娘？嗯？你算了吧！你这么一点点大……”

“喂！几岁了？”

“不告诉你。你如果再乱叫，我……我想，我该叫你……”

叫你……哈哈！大笨牛，如何？……”

即将投入杀戮战场，他们却一面走，一面嘻嘻哈哈互相调侃，似乎不当一回事。

“哈哈！被我揍得惨兮兮的那个文家小子，才是不折不扣的大笨牛。哦！你们倒是很相配的两个小鬼，平常在一起一定闹闹。他笨，你鬼精灵，我想，你一定吃定他了。”

“那是当然，得意说，“连韵华姐也没有我机思……”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什么机灵，不折不扣的坏点子多，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有满肚子捉弄人的坏主意。你老爹玉面天罡，是个方正古板的人，怎么会养出你这个机灵刁钻的女儿？怪事。”

“人家以为你是贼，所以想捉来问口供呀！”小姑娘为那天的事辩护：“你开口就叫我小妹妹，我觉得你在有意嘲笑我，所以……所以……”

“所以动手动脚，像一头野猫。”

“你才是野……我承认我野了一点，野才不会吃亏被人欺侮。霍……霍兄，你真要到南京盗宝？”

“对，要去。那个皇帝……”

“提携一下，如何？”小姑娘笑吟吟地和他走了个并排，毫无顾忌挽住他的手膀。

“什么？你……”霍然大吃一惊。

“我不分你的珍宝，我们家不穷。”

“老天爷！你老爹是当代的侠义英雄，你居然要和我去盗取皇家的珍宝，不怕把你老爹气死？”霍然摇头苦笑：“你这是叛逆，信口开河……”

“你别大惊小怪好不好？”

小姑娘不在乎他的惊讶：“我爹的事与我无关，我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爹和他那些朋友，提起那个皇帝的事，哪一个不咬牙切齿？只是不便出面作对而已。你说一剑横天华叔那些人，做暗中保护皇船的保镖，这是不公平的，他们巴不得有人出出面去抢皇船呢！他们确是去追踪闹江龙的，要追

究几件血案的凶犯，你如果不带我去，我会盯在你后面和你捣蛋。”

“你这小鬼……”

“我是当真的。”小姑娘抢着说：“我经常独自在各地游玩，盯梢的本领到家。韵华姐被金笛飞仙诱擒，还是我查出的线索，神不知鬼不觉跟到东山，甚至几乎进了梅坞，厉害吧？……”

“厉害。”霍然由衷他说，换了他，绝难理出头绪：“所冒的风险也大。天涯三凤的武功，比你差了一大段距离，结果，你像呆瓜一样被她们带进了梅坞，以后你千万得小心。我这次游西山，也上当几乎丢命。”

“怎么一回事？”

“没有什么啦！上一次当一次乖，下次不会上当了。你真有意帮助金笛飞仙？”

“碰上了不能不管呀！我觉得她人并不太坏，与水贼们比较，我宁可帮助她，这叫做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不对？而且我感觉出你把她当成朋友，也一定会关心她的，所以猜想你会来帮助她，我也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我准备先绕进去，看看情势有多糟，再相机行事，了解情势才能决定对策。我先告诉你，咱们可能面对的是些什么人，如何防备毒物和暗器……”

他将泓州水怪与毒娘子一些人的底细说了，不再行走小径”绕山林而走，小心地逐步深入。

大白天接近梅坞并非易事，通过把关的水贼就得费些工夫，心须绕远些，而且得争取时效，被水贼在坞外缠住，情势就难以控制了。

回要计算朋友是十分容易的事，有如窝里反。

金笛飞仙的武功和幻术，固然可以克制太湖双蚊这一群水贼，但真正可以让她在梅坞安居纳福的原因，是她经常以金银济助这些水贼。

梅坞的人其实为数不多，十之七八是女流。金笛飞仙有八名女弟子，其他全是侍女仆妇以及几个照料梅园的老少工人，仅在主要的居室布置一些机关暗器，阻止外人进入，本身的防卫能力有限，根本不配称雄峙一方的豪霸。

太湖双蚊不是善男信女，出卖梅坞并非为情势所迫，事实上早就有覬覦梅坞的念头，心目中没有道义的存在，时机一到，受到外力引诱，便水到渠成一拍即合，毫不费力引导外人长驱直入，里应外合轻易地控制了大局，成了梅坞的新主人。

金笛飞仙根本料想不到，事先毫无风声，等到居室被包围，大势已去回天乏力了。

梅坞主要的居室，位于房舍的中心。外围的房舍是普通的民宅，以应付外人耳目，表示这里是普通的小村落，或本地主人的普通宅院。

中心的主要居室共有三座，最前面一座就是宾馆，外表也与普通民宅相同，但内部的设备却别有洞天。总之，外人一旦登堂入室，便控制了主要居室的外围，便可瓮中捉鳖了。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太湖双蚊是梅坞的半个家贼，因为他并不全然了解主要居室的格局，他们占住了宾馆，宾馆没设有机暗器。

包围主要的两座居室，共有七八十名水贼，当时闯入主要内院的五名领路水贼，全部被机关所困住，惊醒了里面的人，其他的人便不敢深入了。

必须等到天亮之后，才敢放胆深入。这期间，水贼们作了周详的准备，

点起了火把，声称必要时放火。

这是梅坞的致命伤，四周房舍如果起火，四面八方往中间烧，主居室势将成为火海的中心。

杀人放火平常得很，这是水贼们理直气壮的生存手段。

破晓时分，双方主脑在房舍的广场前交涉，决定生死存亡，主人似乎已注定了可悲的命运，生死的决定权，掌握在入侵者的手中。

神蚊陶潜不再是大爷打扮，青中包头青紧身一脸贼相。青蚊公孙四维也一身青，身材修长精神抖擞，脸上有胜利者的得意神情，不以出卖朋友为耻。

满脸虬须的涇州水怪，今天的地位似乎相当低，跟在两个粗壮魁梧，相貌威严的佩刀人身后像随从。

毒娘子不在场，这毒女人是涇州水怪的保镖。

金笛飞仙带了两位女弟子，脸色难看愤火中烧。

“不要怪我，柳仙姑。”神蚊陶然虽然脸有愧色，但说话的口气却强硬：“你拒绝与涇州水怪陈老兄见面，在下不得不出此下策，请仙姑与他当面谈个一清二楚，毕竟这是三方面都有利的事，是吗？”

“哪一位是涇州水怪？”金笛飞仙知道情势恶劣，一切责难皆无补于事，不愿多费唇舌：“我倒要听听他的发财高见，对本仙姑有多少利可言。”

“我就是涇州水怪陈百川。”涇州水怪拍拍胸膛：“我只是一个传口信的人，现在已用不着在下饶舌，你可以和咱们的主事人直接打交道，相信对你必定十分有利，不要错过机会了。”“我姓黄，黄信。”

一位佩了狭锋刀的中年人，神情傲慢他说：“在京都一沓差事，拥有颇为风光的权势，奉上命所差，在天下各地追查皇室被动走的庞大金珠宝玩。你如果肯合作，追随本座查缉，查获的金珠宝玩，你可以分一至两成，我告诉你，本座的要求不容拒绝，拒绝的后果，不必我明白告诉你。现在，我等待你的答覆。”

人声嘈杂，二十余名水贼，押出二十余名侍女仆妇，全都加以五花大绑，在广场边缘成一列跪下，像上法场的死囚，水贼们扮演行刑刽子手。

不要逞强，柳仙姑。”涇州水怪晓以利害：“黄大人目下驻节南京，需要江湖上各色人才襄助，没将你列为查缉的疑氫已，已是天下的恩惠了。你如果拒绝效命，黄大人只好把你列在查缉的黑名单内，后果……”

长笑震天、霍然出现在右首的房舍屋顶。

涇州水怪看清是他，大吃一惊。

“涇州水怪；可让我找到你了。”

霍然止住笑，声震屋瓦：“你在山东德州，纠集一群悍贼男女，在浩河抢劫皇家运珍宝美女的快马船，现在摇身一变，反而成了替皇家追查被动珍宝的鹰犬。他娘的！你未免变得太反常了吧？哦是已击你抢劫皇家快马船的人证，而且你一群狗男女打了我几飞刀、我要和你公私两了，把你交给正式的官府法办。”

“是他！是他！是打伤了我们十余名弟兄的人，毙了他！”

有人大叫。

“不许乱。”黄大人的嗓门也够大，阻止水贼们骚动，向霍然招手：“你下来，我和你谈谈。”

“我正要和你谈，一举两得。”霍然一跃而下。大踏步进入广场，外围的

水贼纷纷走避，不敢阻拦。

“你是什么人？”黄大人厉声问：“为何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又是什么东西？你凭什么诬指我胡说八道？去你娘的混蛋！给我滚到一边凉快去。”霍然破口大骂，一指泗州水怪：

“我要捉这个杂种，他是泗州水怪的水贼，劫皇船的匪盗，太湖水贼的盗魁贼伙。”

“拿下他！死活不论。”黄大人怒吼。

宾馆方向掠出四个粗壮如熊的人，四把雁翎刀出鞘，打扮像随从，气势却极为浑雄猛烈，快速地冲出，刀山乍合。

“我不要你们死，留你们打官司。”霍然一面说，一面伸竹杖贯入涌来的刀山中。

“有人要受到报应了。”金笛飞仙欣然高叫。

一声惨叫，第一个人飞摔而出，然后是第二个，两人的右大腿扭歪在一旁，像拖了一条尾巴，手中仍死握着雁翎刀不放，仍想挣扎着爬起拼命。

一眨眼，四个人分四方摔出。

一声长笑。”竹杖扑向黄大人。

黄大人的狭锋刀出鞘；一刀劈向点来的竹杖。

竹杖一转，从刀光前折向，把刚拔剑出鞘的神蚊陶潜，归飞出丈外，双腿齐膝骨折，爬起不来了。

同一瞬间，看守侍女仆妇二十余名水贼身后，林涵英小姑娘像鬼魂般悄然出现，用剑拍击脑袋，连拍五名水贼，才引起其他水贼的注意。

金笛飞仙飞跃而进，手中金笛八音齐鸣。

屋内杀出她的五位门人，以及二十余名侍女仆妇。

杀声震耳，与昨晚的突袭方式完全不同，昨晚是一击即走，今天是你死我活有进无退的生死决战，梅坞的人已别无抉择，豁出去了。

聪明的人永远比笨蛋幸运，泗州水怪就是最聪明机警的人。上次在燕湖庄，一看蒙面人勇猛如狮的气势，便知道大事不妙，当机立断泗水潜之大吉。

这次，他同样害怕。上百名人手列阵，这位昔日仇家，竟然凭手中一根竹杖，便无畏地向人丛闯，向刀山闯，绝不是送死的冒失鬼。

黄大人的四个瞽悍随从一倒，这家伙便知道完了，首先向后转，乘乱溜之大吉。

霍然的出现，揭发他纠众抢劫快马船，他已经心中打鼓，本来就有溜之大吉的念头了。他还算有良心，脱出斗场撤走之前，发出千声遁走的信号、知会同伴见机脱身。有两个人跟来，匆匆越山而走。

两个人一是假和尚南人屠，另一位是体态丰盈的少妇，轻功都比他高明，他是最差劲的一个。隆胸细腰脸蛋相当美丽的少妇最侠，远出三里外进入一座树林，这才脚下一慢，等候同伴赶上。

“这个武功惊世的年轻人，；到底是何来路？”她向浑身汗透，急急跟到的南人屠问：“是不是你们到西山计算的霍书生。”

“老天爷！确是这混蛋。”南人屠惊魂未定，犹有余悸：

“他竟然没死，我们留在西山的人一定完了，我真不该没见到尸体就赶回来，他一现身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咱们五个人明枪暗箭齐下，竟然没把他弄死，今后咱们将日子难过。水怪，他怎么知道你？”

泗州水怪快要跑不动了，飞奔三里地精力快要耗尽。气喘如牛，脚下发软。

“他……他是我在山东德州码头，找他问……”。问五爪蚊住处的书生。”
泗付 1 水怪跌坐在树下，摊开手脚喘息：：“他一定是那些混蛋的党羽，他知道我的底细，我却不知道他是老几，栽得真冤哪！”

“他娘的！你却打发咱你个人，跟到西山去毙他，作为与太湖双蚊交换控制梅坞的条件，是不是有意要咱们送死？”南人屠冒火地怒叫：“炼魂修士的党羽，岂是咱们这些人容易对付得了的？你这狗东西……”

“你讲讲理好不好？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是这个人，怎能怪我？水怪叫起屈来：“在德付；我只是凑巧向他问路，根本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太湖双蚊说这个书生打了他的弟兄，也没说他是何来路，我又不曾见过他，怎知道他就是德付 1 那个假书生？如果事先我看到他，怎敢要你去冒险？那些侠义道混蛋一定还在这附近，咱们唯一的保命度方就是尽快远走高飞。”

“我问你。”少妇阴森森地逼近：“那几个皇家密探，真不知道你是曾经抢劫快马船的水贼，”“不可能……”

“不许说谎！”少妇沉叱。

“你……”

“我不想再三受骗。”少妇声色俱厉：“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曾经抢劫快马船。如果知道，我不会参予追寻失宝的行动，那些皇家密探，随时皆可以把我当作贼伙法办，不会有人相信我是清白的。你死了活该，我呢？”

“我……”泗州水怪想跳起来。

少妇左手微扬，指尖出现三枚锋利的针尖。她是在西山扮侍女，追袭霍然的两女之一。

“你最好不要妄想撒野，我任何时候都可以要你的命。”少妇冷冷他说：“我要知道你真正的图谋，以便估计我未来的下场。所以恢胸自白如果令我怀疑其真实性，我会冷酷无情地杀死你，一定。说！”

“柯姑娘，有话好说。”南人屠在一旁直搓手：“据我所知，陈老弟邀我们也是一番好意……”

“那是天杀的好意，该说是阴谋的一部分。”少妇不肯干休，脸上杀机怒涌：“他自己是抢匪，皇家密探应该捉他。结果他却成了皇家密探网罗的人才，替皇家追查珍宝的人，以查获的珍宝分成作饵，不择手段威迫利诱咱们替他们效命。你真蠢，跟着他们这种人办事，天知道会有何种灾祸？他们就不是清清白白的人，你能放心？我一定要弄清楚他们的阴谋。”

“没有阴谋，这是互惠的、大家可以发财的好事。”泗州水怪不敢妄动，大声表白：“不错，我邀请毒娘子一群人，由五爪蛇供给船只与消息，在德州抢劫快马船。由于碰上这个扮书生的混蛋，在河上耽误了片刻，没赶上登船，白跑了一趟。后来……”

“后来怎么啦？”少妇追问。

“后来我落在皇家密探手中、答应替他们追查珍圭的下落，除了快马船的珍宝美女之外，其他皇家失窃或被劫的珍宝也包括在内。上次在嘉兴，我几乎查出另一批宁府抄没的珍宝下落，被一个蒙面人破了我那笔买卖，皇家密探失踪了好几个。一同前往的太湖毒龙与飞鱼廖忠，也下落不明。”

“原来你是这种货色。”少妇不屑他说：“我还以为你真是南镇抚司礼聘的密探呢！”

你这种身份的杂碎，老命捏在他们手中，随时都可以掉脑袋，我们其他人，岂不是更不值吗？

你真混蛋。”

皇家特务锦衣卫，在南京和京师，开府设有两处对外的衙门，分称南、北镇抚司。

衙门虽是公开的，但所承办经手的案件，地方官不敢管，按察司不能管（十三监察御史），都察院（都御使衙门）不过问，刑部不敢管，直接向皇帝负责，权倾朝野。

“柯姑娘，话不是这样说的。”

泓州水怪急急分辩：“他们都是讲道理的人，不会亏待我们，他们获利十之九，全靠我们替他们卖力，怎会对我们不利？”

“获利十之九？意思是说，所查获的珍宝，都不必缴交南京了？”

“软……”

“这是说，这些主宰你的大人们，并不是专替皇家办案，而是私自在外发财的？”

“柯姑娘，这有分别吗？”

泓州水怪冷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反正他们有权有势，能保证咱们发财，他们为公为私，没有计较的必要。我已经打听出，在嘉兴西水驿，盗走抄没宁府押送南京的两箱珍宝，价值连城，盗宝的首脑冷面煞星万重山，确是藏匿在太湖某处地方。

